

2020年第1期 | No.1, 2020

ISSN 2652-7855

# 南極光

## SOUTHERN LIGHTS

新州华文作协会刊

Journal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 《南极光》2020 第 1 期目录

【发刊词】（张劲帆）	2
【编者的话】（何玉琴）	3
【漫画】	4
从前有座山（物语子 纸小虎）	4
【诗歌】	5
妈妈，我爱你！（田沈生）	5
遗忘 是因为我们仍旧活着（莲动渔舟）	8
东方 vs 西方——动乱时刻（山林）	10
【小说】	13
封城小说——生还是不生？（王晓雨）	13
般那依裸身回（俞瑞门）	15
上海女婿（何玉琴）	16
死去活来的李子树（李双）	31
路劫（张劲帆）	35
蓝月的泪（西贝）	41
融入如何（乔一）	47
脸谱（心水）	56
鱼观（山林）	57
流年似水（张小河）	61
义工玛丽李（边玲玲）	72
千波系列小说 —— 多边恋时代（千波）	96
梁军系列短小说 —— 悉尼那些事儿（梁军）	107
【相声剧本】	137
疫国情缘（三场相声剧）（张小河）	137
【散文杂感】	154
我的哥哥李六爱（李双）	154
神人汀姆（何玉琴）	157
魂梦如斯（梁晓纯）	164
写在 2020 年的六一儿童节（莲动渔舟）	166
初抵悉尼（易安）	168
一机两制（易安）	172
澳洲喜鹊——黑白乌鸦（陈向阳）	174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陈向阳）	177
年下的花馍（山林）	183
想起潘主兰那副赠联（黄冠英）	187
嘉义-北回归线碑（赵九歌）	190
担心“折腾病毒”复发（普沙）	192
瞞错：宋代爱情与当今疫情（何与怀）	195
肯定《软埋》，拒绝“软埋”（何与怀）	200
【文学评论】	203
海外华文文学的在地化书写（张奥列）	203
古语今解需斟酌（黄冠英）	206
挑刺《平水韵》（黄冠英）	208
【征稿启事】	211

## 【发刊词】

张劲帆(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创立于 1995 年，发行电子会刊也有很多年了，原名《南洲沙龙》，历届会长和会刊主编为它付出过不少辛勤的努力，使会刊成为会员们展示创作成果和交流文学信息的重要园地，为作协保留着一份美好的回忆。

时代来到 2020 年，纸质媒体逐步式微，电子媒体日益兴盛，互联网技术使得全世界连成一体，以前封闭一隅的作品，借助互联网，瞬间就可能传遍全世界。我们顺应这个潮流，为会刊改版，更名为《南极光》，申请刊号，进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电子书库系统，可以保存永久，且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被检索，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件事的达成首先要感谢何玉琴主编提出申请刊号的建议并编辑出改版后的第一期，其次要感谢本会理事会诸位理事一致同意改版，更要感谢会员们票选刊名和投稿，还要特别感谢何玉琴主编的女儿 Daisy Wang 帮助设计出漂亮的封面。

移居到海外（这里是指华语地区之外的地区）的华文作家几乎都是业余作家，不靠写作养家糊口，他们从事着各行各业，写作只是谋生之外的业余爱好，但是“业余”只是描述一种写作生态，并不是评判创作水平的标准，事实上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作家都是业余的，譬如契科夫是医生，马克吐温是水手，狄更斯、海明威和马尔克斯是记者，卡夫卡开过小店，王小波是大学会计系的讲师，所以我认为业余写作状态完全不会影响我们的会员作家们写出好作品，接地气的职业生涯反而使他们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们的写作不受控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又经过中外不同文化的浸染，有充分的写作自由和超脱的视角，这是海外华文创作尤其值得珍视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的不少会员已经在一些卓有声誉的刊物和出版社发表作品，有些人得到各种文学奖或者受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视。我们不必因为远离华语文学主创地区而自我菲薄，只要发挥海外创作的环境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亚于甚至超过华文文学主流地区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来。

我们的会刊主要是为会员提供发表园地，也有选择地刊登一些非会员文友的作品，以文学作品为主，适当发表文学评论，我们秉承非赢利、非政治、非宗教之宗旨，文责自负。欢迎会员们踊跃投稿，会刊改版是我们协会的一个新起点，从这里出发，我们的创作必会更加活跃，必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关注。

南太平洋的天空湛蓝明净，夜空则有南十字星和南极光的辉耀，在澳大利亚有两处南极光的科学观测站，南极光是那样美丽、绚烂、形状多样：带状、弧状、幕状、发射状，变幻莫测，我希望我们的会刊成为发光体，发出我们的“南极光”，更希望我们协会的作家群体在世界作家之林发出耀目的“南极光”。

## 【编者的话】

或为锦衣玉食，或为信仰自由，或是负笈求知，抑或是什么都不为，只是随着大流，或是遂了别人的心愿，我们来到澳洲。

在这里，我们流汗，流泪，落户，安家。

岁月流逝，我们学会了用“Hello”代替“你好”，习惯了把“Thank you”挂在嘴边。看着“Home and Away”，吃着牛扒，“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不再是歌谣里的童话……我们的“曾经”成了一条多余的尾巴，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切割、撕咬，彷徨中不知道是要放弃还是保留。

长路漫漫，我们边捡边丢。多年以后，暮然回首，发现曾经珍视的并不都是美好，曾经抛弃的又想慢慢地寻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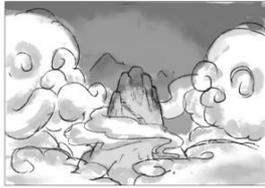
人生路崎，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我们一路走来，际遇迥异，舍取难分……在这里，透过一首首用心写就的诗歌、唏嘘跌宕的故事、真诚质朴的散文和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你会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思想的光华，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生命的解码。

本刊主编 何玉琴

2020年6月19日

# 从前有座山

文/物语子 图/纸小虎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的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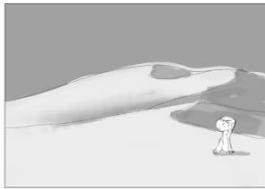
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的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



老和尚讲着讲着，就睡着了。



趁着老和尚睡觉，小和尚偷偷打开了后院那道神秘的门，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走了好久好久，小和尚口渴了，可是哪里有水呢？



他走啊走啊，前方出现了一处干涸的湖泊，一个渔夫在用没有钩子的鱼竿在小水坑里钓着什么。



小和尚问：“你在做什么呢？”  
渔夫说：“我在等美人鱼上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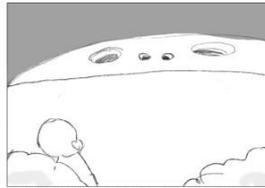
“可是这湖早就干了啊。”小和尚奇怪地问。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在河床的这个位置做了标记，只要按照标记，一定错不了的。”渔夫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小水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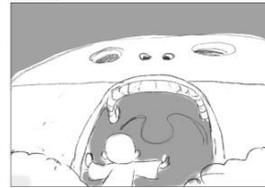
小和尚继续往前走，有流浪的猴子猴子摊开手找他耍糖吃。小和尚翻遍了包，也只找到七个糖果，他放了三个在猴子的左手，四个在猴子的右手。猴子摇了摇头，于是他放了四个在猴子的左手，三个在猴子的右手，猴子满意地走了。



走啊走啊，小和尚渴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前方出现了一处巨大的海市蜃楼。一个巨大的城堡屹立在他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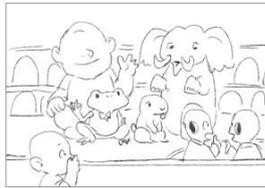
他走进城门，却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这个城堡叫自由堡，入城的条件是永久舍弃眼、耳、鼻、口之一并且忘记它曾经的存在。如果不愿意放弃，那么就没了入城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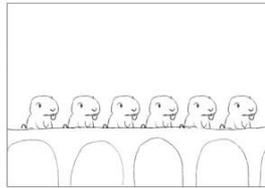
小和尚想了想，就放弃了自己的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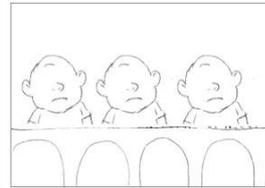
他走进城里的集市，只见一个瞎子艺术家在画布上画着猴子从未见过的大教堂。小和尚觉得这画得不对，想告诉瞎子，却开不了口。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嘴。很快他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忘记了他曾经拥有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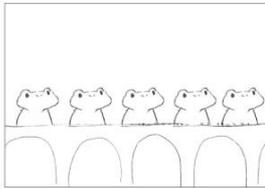
他走到了城里的体育馆，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选美比赛。有四个选手，一个是没有耳朵的兔子，一个是没有眼睛的独眼巨人，一个是没有嘴巴的牛蛙，还有一个没有鼻子的象。象子主持人进行一番品头论足后，要下面的观众进行口头投票，一人一票。



没有耳朵的动物们无动于衷。



没有眼睛的动物们不得摇头。



没有嘴巴的动物们叫不出声音。



最后没鼻子的象成了冠军。



一片喧哗声中，天色越来越晚，小和尚心想，师傅一定睡着了，我得赶快回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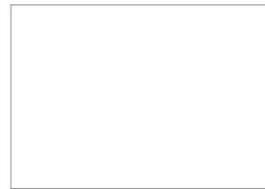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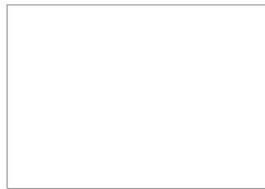
想着想着，他就拴着长长的绳子，想从城堡降到地面。



他刚下了一半，忽然海市蜃楼消失了，他重重地摔到了地面。



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一个庙里。眼前的老和尚似乎刚刚睡醒，在对着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小和尚讲着“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故事。



## 妈妈，我爱你！

田沈生

当我还在襁褓里，  
妈妈亲了又亲  
为我裹好衣被  
交给外婆  
眼含泪水  
一步三回头  
离别了故里  
那时我不懂得  
也不会说  
妈妈，你去哪里？

当我上了小学  
常常站在村口  
盼望远处出现妈妈的身影  
给外婆和我一个惊喜  
失望又失落  
回家的路上  
止不住地哭泣  
妈妈，你在哪里？

那时我并不知道，  
在遥远的南方  
在繁忙的工地  
妈妈在搬砖  
妈妈在和泥  
重担压弯了妈妈的腰

汗水模糊了妈妈的眼  
那时外婆和我  
一直在妈妈的心里

当我的优良奖状贴在墙上  
总是得到妈妈信里的夸奖  
每一年的生日和礼物  
妈妈从来不会遗忘

我在匆匆地成长  
妈妈成为匆匆的过往  
二十多年里  
与妈妈相逢  
已经成为珍稀的记忆  
唯一不变的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学费总是按时邮寄  
吃饱穿好努力学习  
暖心的嘱咐  
常常出现在妈妈的信里

那年  
妈妈兴奋异常  
相约在我的毕业典礼  
怎知一个晴天霹雳  
阻止了妈妈的出席  
癌症扩散  
击垮了妈妈的身体  
原来一年以前  
妈妈已经在核计  
昂贵的医疗费用

孩子最后一年的学费  
妈妈十分清楚  
内心的天平  
最终会倾向在哪里！

握着妈妈冰冷的手  
悔恨交织在泪水里  
妈妈留下的存折告诉我  
多少年来  
妈妈勤俭克己  
舍不得加餐添衣  
微博的工资  
几乎全部寄回家里

一位普通的女工  
一位平凡的母亲  
无怨无悔  
带着最后的微笑  
平静地走完了一生  
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淘尽东海  
难以量计

而我  
此生最大的遗憾  
再也没有机会在妈妈面前  
大声说一句  
妈妈，我爱你！

悉尼 2020 年 5 月 8 日（母亲节前夕）

# 遗忘 是因为我们仍旧活着

莲动渔舟

暗夜里的蝙蝠  
从头顶掠过  
只给你瞬间的惊恐  
当天色变亮一切顺时  
遗忘就是常态  
那不过是鬼魅掠影  
从你的脑中闪过  
它不产生痛感  
也不会烙记成印  
曾经的灾祸  
因了距离和时间  
将从你的眼前  
远至天边

穿心而过的伤痛  
那是一种切肤之痛  
彻骨之深  
因为  
从此我没有了你  
再也没有可能相濡以沫  
天伦之乐、惺惺相惜  
灾难  
把你从我身体里抽走  
让我如行尸走肉  
一颗悲哀无望的心啊  
在翻滚灼热的岩浆中  
炙化成痛的永恒……

灾难过后  
我们仍旧活着  
活着的  
一如既往的眼花缭乱  
崇拜沉沦  
在沉沦中选择遗忘  
那从头顶掠过的灾难啊  
就像蝙蝠的暗夜流光  
飞走  
遗忘是遗忘者的自由  
遗忘  
是因为我们仍旧活着  
.....

2020/05/05

# 东方 vs 西方 —— 动乱时刻

山林

## 其一 香港街头的蓝烟

风雨中，  
他们携雨具出发。  
不为老天风雨交加，  
只为前行的大路  
也会有摧毁勇气的蓝烟<sup>【注1】</sup>撒下。

这是一条多么平坦的主道，  
生计的公车观光的城巴，  
将游客送进  
灯火玲珑的商家。  
亲热的问候，  
薄情的砍价，  
宾主攻克尔虞我诈，  
剩下的  
是一座城市温文尔雅。

现在啊，  
道是同一条，  
可厮杀已经淹没了潇洒！  
强健的身躯，  
优美的臂膀，  
面罩和口罩，  
钢盾和布伞，

---

【注1】蓝烟：催泪瓦斯

对垒！格斗！横扫！  
可是理念炫目的争霸？  
可是荷尔蒙怒放的心花？  
啊，这是一方混沌的迷蒙，  
呛泪的氤氲  
穿不透追随自由倔强的步伐！

不必为胜者欢呼，  
不必为败者惋惜，  
我无声的呜咽  
正痛击心房再也喊不出  
一句真心的话……

2020.5.27

## 其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还在写诗。  
我们当然会写下去。

香港暴乱了，  
队伍，烟幕，旗帜，  
警服林立，便服对峙。  
任黑和白的衫衣，  
擦抹脚下抗争的血印！  
我们质问，  
我们诅咒，  
我们将泪水含在眼里。

这个时候，  
美国暴乱了。

人群，火焰，标语，  
骑警林立，素人对峙。  
忘掉病毒，  
搁置经济，  
悼念生命！  
任黑和白“沆瀣一气”：  
没有正义哪来安宁？  
我们质问，  
我们诅咒，  
我们将泪水留在心里。

2020-6-2



摄影 何玉琴

## 【小说】

# 生还是不生？（封城小说）

王晓雨

武汉封城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对我家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妻子小珊晚上开始说梦话。

上周二的晚上是第一次，我听到的是喃喃细语：“生，还是不生？”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早饭时，我就直接解释：“上个月我们不是约定好，等明年再生孩子吗？”我在武汉医院妇产科工作，每时每刻都沉浸在小生命诞生之快乐中，“生还是不生”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知道自己说梦话后，小珊哧哧地笑起来，甜甜地说：“是的，我们说好了。我当然想要个孩子，可疫情那么严重……”，小珊突然转了话题，告诉我她的两个同学感染了，“其中一个来不及进 ICU 病房，就没了呼吸……”她没有说完，已经满眶泪水。

小珊的第二次半夜梦话音量更大一些。看她眉头拧着，脸也涨得通红，一副纠结的样子，我就唤醒了她。

“像快要临盆的产妇，”我学着她的梦中神态，重复了她那句“生，还是不生？”

楞了一会儿后，小珊又哧哧地笑起来，“你听错了。一定是‘删’字，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话。我梦里舌尖咬字不清楚，武汉口音的‘删’和你们上海口音的‘生’很接近。”小珊大学里读的是英文，毕业后在公安局里当翻译，局里的网络管理处急速扩张后，她被换了工作。

“这个‘删’字每天纠缠我，晚上也不放过。”她叹了一口气。

这次轮到我笑了。记得有一次，小珊指着墙上的一幅书法，是唐朝诗人杜牧的一行诗“白云深处有人家”，她说其中一个“深”字写错了，应该是“升”。我和她一起去图书馆查询各种版本，结果是一个“生”字。不过，我们仔细品味三个同音字，发觉并不影响全诗意境。

“‘删’和‘生’有多大区别？”我问。

“天大的区别！”小珊说，“上个月网络上说双黄连是治疗冠状病毒肺炎特效药的文章，是我最后拍板删掉的，那都是胡扯乱吹，群众反响很大。几天内来

劝我的电话不断，上级也来指令，结果呢？事实证明一切！局里后来表扬了我。”停了一会儿，小珊补充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删对了。”

第三个夜晚，我又被那句“删，还是不删？”吵醒。我在产房里工作，常见两种声音，一种是杀猪般的嚎叫，一种是低哑的呻吟，前者直接转移痛苦，后者则是提前挪用幸福感来对冲痛苦。小珊并非临盆但有痛苦状，脸庞通红，双眉紧锁。我感觉非常奇怪：刚结婚时，偶尔小珊也说梦话，要么是几句英文，要么是甜甜的童谣。我起身摇醒她，递上一杯水。“现在，局里空气紧张，领导说，网上的舆论充满了无形病毒，”她喝口水后继续：“我的部门每天的工作就是‘删’和‘封’。”

“你删过有关李文亮医生的言论？”我心里一惊。

“那事儿不归我管。”小珊回答。

“那女作家的博客、微信、日记？”

“也不是我”。小珊摇摇头。

“那就好了，”我开始安慰她，“负能量的就删，正能量的就不删。”

“上级领导也是这样说的。每天的会议讨论哪个是正？哪个是负？问题是负能量里有许多常识，正能量里又不都是真相。”小珊争辩起来，满脸通红，眉头紧锁，露出无言的纠结状，“许多东西网管处也不明确，只好由上级判断，有时上午是正能量，下午就变成负能量，第二天又再改回去。有时候上级也难决定，最后就成为负能量。”

我一下子明白小珊的梦话源头。我每天和“生”做伴，小珊每天和“删”打交道。女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汉语中的两个同音词，落在我家头上就成了梦。用正、负能量做判案工具，原来就是捣一桶浆糊。

昨天，电视台新闻播报，说武汉四月八日解封！半夜里我摇醒小珊时告诉她：“我们计划明年就要生孩子，你换个工作吧。”

“我已经跟领导说了。”小珊冷冷地回答。

“你说你要调离网管处？他怎么回答？”

“领导……他，他说，‘你这话是负能量！’”这次妻子是杀猪般地叫起来……

(完)

# 般那依裸身回

俞瑞门

般那依被盯上了，天色蓝转灰。

他被绑架，送进总督府，套上衣裤，戴上脚镣。

菲利普总督来看望，送了面包和清水，一脸的诚意。

对话开始，土语对英语，比划着，重复着，一天接一天。

般那依很快理解了简单英语，成为总督府最讨喜的人。脚镣被拆了，他还看见英格兰的刀枪，拦在门口。

英国人嘛，要土地，要耕作，要保护牛羊，要砍很多树，在土著人的大地上，拿走很多。

都说不要打架，那急需翻译。

有一天，土著人又和英国人对立啦。

般那依也跑去调停。话不多，一枝长矛穿透了总督上身，菲利普没让军人开枪，淡然承受了土著人的警告。

殖民地还在扩张。

般那依出入总督府，品味英式教化，传着各种意见，看着各方进退。事太多了，菲利普终于受够了，辞职回伦敦去。般那依作为好友，跟着上船，同行还有一位土著小青年，看世界喽。

穿戴如同绅士，土著小伙子俩在英国风头很劲。般那依甚至请问一位少女：可否一吻酥手？

白手套，伸过来。

般那依说：我没要一吻手套。

不久，土著同伴意外病逝。

该回家了。登上去悉尼的船，白帆高风，这世界很大，那梦界很远。

般那依再踏进总督府，看见军官们柔和地像菲利普那样，指北，望南，观西。

听说殖民地界又扩张了，听说自己的女人跟上别人了。

哎，重新开始吧。

有一天，他走出总督府，脱下了衣裤，裸身离开，回归土著生活，听长老说梦……天蓝，海蓝，和从前一样。（写于 2020-05-04）

# 上海女婿

何玉琴

## (1) 婷婷

如果有一天你在自己贴身的手提包里掏出来的是别人的钱包和身份证件，你一定会很惶恐吧？八年前我就碰到过一次。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像隐形的金色帘子，潇潇洒洒地从空中垂下，把街道两旁的枫树照出一片灿烂的辉煌。美丽如画的堪培拉就整个地沐浴在金色的怀抱里，津津有味地观赏着每一个来到这个澳洲最大的内陆城市长居或短住的人。我和四岁的女儿看完冰上芭蕾《天鹅湖》的表演高高兴兴地走出剧场，女儿被那优美的舞姿激动着，意犹未尽，她用黄鹂鸟般甜美的童声问我最喜欢哪个天鹅、并告诉我她的最爱，我和女儿就这样一边愉快地聊着一边上了车。

开车、倒车……

突然，“砰”的一声，我的身体前后剧烈的摔弹了一个来回。

“糟糕，撞车了！”我赶紧踩闸停车。回头一看，女儿已经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幸好，大家都没有伤着，但我水晶般美好的心情已被撞得肢离破碎、无影无踪。

我走下车来，看到我的车屁股凹下去一块，不算太坏。可是被撞的那辆车的车头已经歪在一边，车灯粉碎，洒了一地的玻璃珠子。我正在自责，一个面容清秀、身材姣好的华人女子从车里走了出来，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车子，走过来问我要驾驶执照。我回到车上取出钱包，从钱包里面拿出驾照递给她。她看了一眼我的驾照，突然脸色大变，紧紧抓牢我的驾照惊恐地问：

“你，你这个驾照怎么来的？”

“公路局做的呀，怎么了？”我被她弄得莫名其妙。

“你偷了我的钱包！”她突然指着 I 手上枣红色的折叠钱包叫了起来。

这下我生气了。我是撞了你的车子，我会让保险公司替你修的，但你怎么可以赖我偷东西啊！我这辈子从来不占人便宜，更别说偷人家东西了。我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强忍着怒火对她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诬陷别人？”心想，撞车已经够倒霉了，还碰到一个疯子。

“我诬陷你？那你说说看，我的钱包和驾照长脚了、自己跑到你手上去？”她说着就把我刚刚给她的驾照捅到我面前。我一看也吓了一跳，驾照真的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叫 Tingting Zhou 的人的。虽然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人是不是 Tingting Zhou，但上面的相片确实跟她长得很像。

真见鬼了！那驾照明明是我从自己的手提袋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怎么会是别人的呢？？？

正当这时，对方车里伸出一个好奇的小脑袋：“妈咪，妈咪，她的钱包也长得跟妈妈的一样！全部妈咪都有一样的钱包，好奇怪哟。”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小脑袋已经把与我手上一模一样的钱包举到了车窗口。

我走过去叫她打开钱包，发现我的信用卡和驾照在她的钱包里。

原来，我们的钱包被掉包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正当这时，我女儿在车里激动地叫了起来：“妈咪，放我出去，我要去跟我的新朋友玩。”她女儿也发现了我女儿，自己开了车门就跑了过来。

原来，中途休息时这两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的钱包去买零食时碰到了一起，就玩了起来，我们的钱包一定是她们调换的！

接着，我们又发现我们的手提包款式和颜色也相似。

原来我们的品味这么像！这个发现让我们又惊又喜，大笑起来。我们忘记了撞车的不快，干脆泊好车带孩子到对面的购物中心吃零食去。我们每人买了一个意大利冰淇淋，坐在商场正门外面的草地上吃。

“这车撞得值，给我撞出一个朋友来，而且还是个会说中文的自家人”，周婷婷拍着我的背笑得花枝招展，我看着她想着刚刚的误会也止不住又笑起来，直笑得肚子酸痛无力。

婷婷的女儿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她们站在高大的枫树底下很快就把冰淇淋吃个精光，两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到太阳下去玩喷泉。

我们边聊天边看孩子们玩耍，不知不觉中就把剩下的半个下午愉快地挥霍精光。

婷婷与我一样，也是在中国上完大学才出国的，但我的丈夫是中国人，她的丈夫是西方人。从交谈中我感觉得到婷婷的日子过得非常甜蜜。她说她的丈

夫总是叫她“darling”、“my dear”、“baby”，每天都会对她说无数遍的“I love you”。她穿啥衣服她丈夫都觉得好看，都会由衷地赞美。她的丈夫是个知足和懂感恩的男人，她随便烧个饭菜他就觉得美味无比，感谢的话常挂嘴边。他还特别疼爱孩子，女儿半岁断奶后，他每天半夜起来给孩子喂牛奶换尿片，平日他会陪孩子玩、给孩子洗澡喂饭，什么都干。本来，她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份内的事，但她丈夫说，你白天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在家照顾宝宝，晚上就由我来吧。宝宝是我们两个人的宝宝，我也有责任照顾她，我要分享照顾宝宝的乐趣同时也分轻你的负担；而且我不想你过度劳累从而滋生出对照顾孩子的厌倦情绪，那样对你和宝宝的心理健康都不好。他丈夫担心婷婷在家闷，还时不时地给她安排节目到外面去玩。这不，今天婷婷就带着女儿来看芭蕾舞了，票是她丈夫三个月前就给她们订好的。

我听得羡慕不已，我也有孩子和丈夫，可是我什么都得自己做，上班是 full-time，下班回到家还有一份 full-time 的工作等着，只是家里的工作不单没有工资，而且更累更让人头疼 -- 照顾一家老少六口人的吃喝拉住。

婷婷的丈夫把照顾宝宝当作一种乐趣，我感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拉着婷婷那双白净细嫩的小手感慨地说：“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就不能把照顾孩子当作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为什么他们就不懂怜香惜玉也把带孩子做家务当作是自己份内的职责？”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中国男人很衰的，你要找就找个洋人吧”，婷婷说完，看我不吭声，又摇着我的肩膀笑着说：

“你别生气啦，我知道你有老公，我只是说万一啦。谁知道呢？我第一次结婚时那个瘪三不也信誓旦旦地说要跟我做三世的夫妻，结果三年不到就跟别的女人乱搞。中国男人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让给你给他煮饭洗衣生孩子的。”

我觉得男人那样想也没有什么不对，总比为了钱财、色相或家族势力来得真实和纯朴吧？于是反问她：“那鬼佬结婚又是为了什么？”

“人家洋人跟你结婚是因为爱你，爱到心里，爱到骨头里面去的，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婷婷动情地说，并给我讲起了她的两次婚姻，直到晚霞满天我们才想起该回家了。

“你看那边，”婷婷一边收拾包包一边用手肘碰了碰我：“你看中间那两个老男人，头发都快掉光了，可是那双眼睛贼溜溜的，见了年轻的女人就贴上去。看见了没有？左边的那个，都把手搭人家女的腰上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看到一帮大陆游客在那个巨大的现代艺术雕塑底下拍照，中间的一个秃头男人很自然地搂着他旁边的年轻女人。

“这就是中国男人，面容猥琐，目光淫乱。少时无礼，老而不尊，还不自量力！八十二岁了还敢把人家二十八岁的女人娶回家。”婷婷以一个洞悉人世的过来人的口气总结着。

我们匆匆忙忙地互道珍重、分别回家，竟忘了交换电话和地址，从此便再无对方音讯，直到我在办公室里遇到上海女婿。

## (2) 上海女婿

“上海女婿”是我们给洋人同事 Graham 起的外号，在办公室的中国人之间私下里议论他时用的。

我认识上海女婿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顶头上司要跟他在外交部工作的老婆到南美洲去，请了一年的长假，我被领导拎出来代理他的工作。我本来是做技术的，这下又要管理行政事务又要做技术，忙得很。领导倒是体贴，说要给我添个人手，于是上海女婿作为“救急”人员背着他那个装着雨伞和运动鞋的沉重的大背包来到了我们组，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女婿的顶头上司和技术指导。

我领上海女婿在我们楼转了一圈熟悉环境，把他介绍给组里的同事，安排了他的座位，交待了他当天该熟悉的事情。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下，一抬头，发现上海女婿又站在了我面前，而且还背着他那个大背包。我有点儿诧异地看着他。他憨憨地笑道：“我有中文名字的”，说着从大背包里掏出一块红色玉石印章，对着嘴巴呵了几口热气，在我的草稿纸上郑重其事地按下了三个中文字。

“葛林汉，我的中文名字”，他用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说。

“你怎么知道我会说中文？”我用英语问他。

“我一看你的姓氏就知道了。你跟我老婆同一个姓，Zhou，只有大陆的中国人用。海外的华人不那样拼写，台湾人用 Chou，香港人用 Chow。我老婆告诉我的。”

“你老婆是中国人？”

“是的，上海来的”，他自豪地说。他说他的老婆漂亮能干且烧得一手好菜，还给他生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他虽然说得很简短，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沉醉和甜蜜，让我感动也让我感慨。我从小到大听过太多因为男人的混蛋而造成的家庭不幸，所以我对于爱家的男人刮目相看，发自内心地尊重甚至敬爱他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丈夫会以这么自豪的口气向别人提起自己的老婆，何况是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女人？

上海女婿又从他的大背包里掏出两个相架，一个是他一家四口的全家幅，另外一个是他八岁的大女儿抱着她还不满三个月的小妹妹。他把两个相架小心翼翼地擦了擦，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电脑机箱上。

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来，上海女婿的老婆竟是我四年前认识的周婷婷！想起婷婷对我讲过的关于她丈夫的故事，我对上海女婿的敬意又加一层。

上海女婿学的是计算机，但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从事计算机的工作，而是到了一个教育机构上班，被派往香港做教育出口的宣传工作。他在香港结识了由内地派驻香港工作的周婷婷，他们被对方吸引，于是恋爱、结婚，双双回到了堪培拉来定居。为了提高就业机会，30多岁的上海女婿又回到大学去修读了一个专门为计算机行业设计的专业写论文凭。

在我们信息技术中心上班的都是有IT学历或者工作经验的人，上海女婿在我们IT中心的另外一个部门做了两年的合同工，大学学的又是计算机，怎么样都算是个技术人员吧。可是我带了他一阵，发现他很难领悟技术问题。他的到来不但没有帮上我们的忙，反儿因为工作上的“传帮带”占用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是，于公，作为组长我有义务培训他；于私，我对他这个世上难遇的好丈夫好爸爸怀着无限敬意，我特别想把他这块技术烂泥扶上IT的高墙、以便他能拥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让我的好姐妹周婷婷和她的女儿们能丰衣足食。

可是，一个月后上海女婿对学习技术失去了信心和兴趣，他让我安排他做点别的。他说这个系统实在太太复杂了，他觉得压力很大。每天那么多的信息往他的脑子里灌，把它弄得又沉又重，他的脑袋再也装不下更多的东西了，再装就发涨发疼。

我看着他那两只硕大的眼袋，想象着他半夜起来给小女儿喂奶换尿片、给大女儿掖被子的动人场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他。

那时我们正在密锣紧鼓地做着电脑操作平台的更新换代，有很多文档编写的工作，技术人员没有时间去弄，这倒是可以让上海女婿试试。我把情况跟上司说了，上司也觉得是个好办法。

从此上海女婿不再在我们组里耗着学他认为枯燥乏味的技术，而是成为我们楼层二十多个小组的共享写手。凡是给一般人员看的、专业性不强的或者是不怎么重要的文档就找他来写。就这样，上海女婿很快就跟整层楼的男男女女混熟了。

上海女婿长得不算英俊，但他有着澳洲男人那种憨憨的孩子般的真诚面孔。他爱笑，一笑起来嘴巴往两边一挂，从他的后面就能看到他微微鼓起的笑意盈盈的腮帮子，样子还是蛮招人喜欢的。

我们部门的上午茶是每个组轮流做，每两周一次，每人三、两块钱凑起来买食品，轮到的团队会派出一、两个人去收钱。整层楼一百多号人挨个去收钱是件麻烦琐碎的事，对于不爱社交的人还是件头疼的事，但是上海女婿倒是挺乐意的，他常常自愿地替那些不爱交际的组把钱收了。有时还帮大家收集文具定单、下单购置文具、组织会议什么的。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备受大家欢迎的共享文秘。他喜欢跟人聊天，见谁都打招呼，亲热得像老朋友似的，尤其是对亚洲女性，他特别的关心体贴。碰到中国节日，他就组织聚餐，把来自中国、台湾、香港、越南、韩国的男女同事都叫上，但是出席的大部分都是女性。

沉迷于计算机的人普遍比较安静，很多人性格内向、不爱社交。虽然工作上他们各司其职像一套完美的螺丝钉安在税务局这个庞大的系统上；但作为个体，他们又像一堆来自不同厂家的不规则不配套的螺丝钉和螺丝帽，松松散散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上海女婿就像一桶润滑油，人们经他桶里泡一泡，打捞起来后似乎个个钉子都可以轻松地滑到螺丝帽里，相处起来和睦自然得多了。

后来，上海女婿在软件采购部申请到一个永久的公务员职务离开了我们，我跟他慢慢地就较少见面了，但我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有时他会约我去吃个午饭或喝个咖啡、聊聊有趣的事或者家人的近况。我到他们楼层开会时也会去找他坐坐。

### [3] 豆豆

三个月前上海女婿告诉我他要去上海。我说：“好呀，婷婷想回家都快想疯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我真的替你们高兴。”

“不，她们不回去，就我一个人。”上海女婿说。

“为什么？”

“怕Jordan水土不服。Jordan天生过敏体质，这一年又病了好几次。”

Jordan是他们四岁的小女儿。

“你一个人去上海？去干嘛？”

“去接豆豆，她要到堪培拉来念书。”豆豆是婷婷的外甥女，她唯一的亲姐姐的独生女儿。

我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给婷婷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父母不识英文、普通话也说不好都自己飞来探我了。豆豆在中国念的是国际学校，英文教学，自己坐飞机到澳洲来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何至于要派专人亲自飞到上海去接？

婷婷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不是想犒劳犒劳我老公吗？他平日也怪辛苦的，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他一直很向往中国，我早就想带他回中国好好玩一趟的，上海、苏杭、北京、西安……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过把瘾。可是很快有了Lisa，接着又有了Jordan，一耽搁就是几年。我在这儿他都常常给我放假，将心比心，我也应该给他放个假了。现在就是个好机会。豆豆考完试了，正无所事事呢。中国孩子读书辛苦，她也需要好好玩玩。我老公不懂中文，让他一个人去中国旅游我不放心，有了豆豆作伴和翻译就好了。豆豆也可以趁此机会练练澳洲口语和听力，学点西方文化。”婷婷越说越开心，“我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你说是不是？你知道的了，我们在中国学的是美式英语，很多人一到澳洲就懵了，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能感觉得到电话那头的婷婷手舞足蹈的兴奋劲儿。

看来事情已成定局，我再节外生枝或者倒泼冷水就没意思了。

上海女婿飞往上海两周之后，我也带着一家大小回中国探望父母了。

从中国回来后，我带着家乡的小吃去看上海女婿。他不在，他办公桌上的全家福照片也不在，代替它的是另外一张陌生的照片。照片的前面是一个五官端正、落落大方的中国少女，稚嫩的脸上挂着一抹妩媚的微笑。她的后面，是平易近人、憨厚老实的上海女婿。

这孩子长起来真是一天一个样哈。才半年不见，Lisa 怎么就长出了自个儿的样子？眉眼之间倒是越来越像婷婷了。我端详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孩，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婷婷的大女儿。可是，那股混血种的味儿哪去了呢？我放下小吃留了个纸条，心里嘀咕着走了。

晚上我才到家就有人来敲门。我开了门，看到婷婷神憔骨瘦地站在门口。她清秀的小脸全无血色，像被霜打过的薄雪豆，一双好看的眼睛也没了神气。我拉起她的手想把她牵到屋里来，她像个冻米纸做的冰人，“嚓”地一下瘫倒在我身上，抱住我哭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连抱带拖地把她扶到客厅的沙发上。我这才发现在黑暗中跟在她后面的两个女儿，她们没有出声，但两行清泪已流成河，从美丽的混血长睫毛之间淌了出来、经由白皙的双颊滚落在衣襟。

我心里一酸，抱起小 Jordan 拉着 Lisa，我说：“好宝贝别怕，不管发生了什么，阿姨永远是你们的阿姨，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

“阿姨” Lisa 终于开口说话并靠在我身上哭出了声：“你帮帮我妈妈吧，我真担心她疯了。她天天晚上不睡觉，她这样下去会死的。”可怜的孩子啊！我抽出一只手搂着 Lisa，自己也止不住泪水直流。

Lisa 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比半年前长高了许多。她爸爸办公桌上的少女照片显然不是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我的中国丈夫看到这种情形，有些不知所措。他看到女儿走了过来，像得了救兵一样，“乖乖，去跟你小朋友玩呵”说完又问我：“我做什么？”，“去泡壶茶过来”。

丈夫端来了茶水、饼干和水果，“喝点茶吧，这茶香，喝了心情会好起来的”他说，擦着双手局促地站在一边。我白了他一眼，又指指厨房，“阿？好-好-你们聊，我做饭去。”他顺手把过道的推拉门关了。

婷婷停止了哭泣，她一连喝了三杯热茶，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疲倦地倒靠在沙发上，“Graham 要与我离婚。”她痛苦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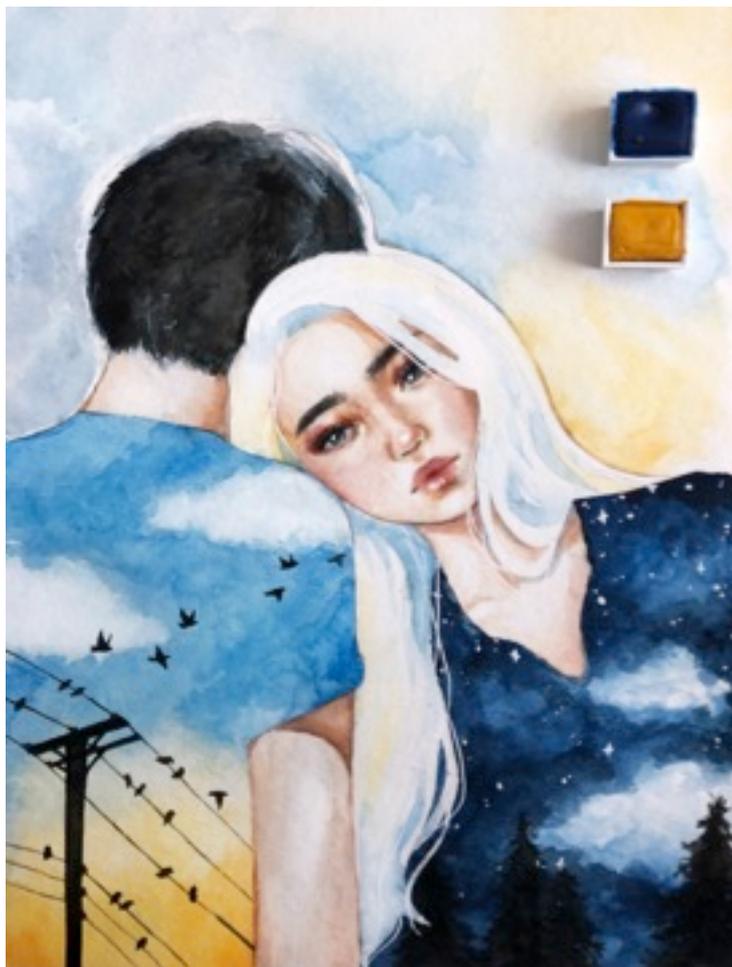
“为什么？”我不敢相信。

“他跟别人搞上了！”呜--呜--呜--，婷婷又哭了起来。

“其实也不是别人，是豆豆，我那个该死的外甥女。现在的中国女孩太可怕了，谁都敢搞……才一个高中生，才两个星期，就把别人的老公搞定了……还是自己的亲生阿姨啊！她一定要弄得我一家妻离子散吗？！！她怎么就下得了

手呢？才 18 岁啊……”她一边大口喘气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她锥心泣血的痛苦表情让人不忍目睹。

“我跟我姐也闹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教育女儿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看到女儿跟自己的姨父搞在一起也不管！可是她却反过来骂我！说我养了一个禽兽不如的色狼，又不把它关好，偏要放出去害人、害己！把她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糟蹋了”。



插图制作 Daisy Wang

“我想不明白啊！那个死 Graham，他曾经说爱我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头发的。可是他现在怎么一句‘不爱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怎么就那么硬的心肠呢？！！都近半百的人了，比她的爸爸还老，怎么可以跟她搞一起？那个死豆子，长得又不难看，年纪轻轻的，急什么啊？！找谁不行，偏偏要来跟我抢一个老男人？他有什么好呀？一个活脱脱的西洋瘪三，除了满嘴的甜言蜜语，你说，他有哪一点好的？”

“对，他就是一个无耳茶壶【注<sup>2</sup>】，得把嘴，没有什么好的……”我附和着。婷婷身心已经极度疲劳，情绪又那么激动，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只能紧紧地握住她青筋毕露、皮肤开始变得粗糙的双手安慰她。婷婷情绪慢慢平稳下来，竟靠着沙发在我家客厅里睡着了。她这一睡就睡了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准备早餐才把她吵醒。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婷婷和孩子如此痛苦，我想帮助他们重拾旧欢。我决定去找上海女婿谈一谈，挽回他们的婚姻。一上班我就发邮件去约他中午到办公室旁边的中餐馆一起吃饭，他一口就答应了，并说他也有事正想找我。

#### [4] So what?

我心不在焉地倒着热茶、心里酝酿着怎么开头时，上海女婿直奔主题了，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我放好茶壶，正襟危坐。

坐在对面的上海女婿调整了一下坐姿，上身往前倾了倾说，我们遇到麻烦了。本来我一直觉得婷婷是个讲道理的女人，现在怎么变得蛮不讲理了呢？她白天黑夜不停地闹。她这种闹法很弱智的：一来让我心情不爽；二来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处，让她无法正常生活；第三，对孩子也不好，会影响她们的心灵健康的。你知道我们离婚孩子已经很伤心了，婷婷这一闹对孩子就是雪上加霜。

上海女婿说得很平静，说完露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她怎么闹法？”我问。

“她不睡觉也不煮饭，什么事都不做，只是不断地追问我‘为什么不能爱了？’、‘我究竟错在哪里？’、‘我哪里比不上豆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来上班，她就不断地给办公室打电话。人可以不爱了，就像他们可以相爱一样，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吗？”我也问自己，好像真的没有。我只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上海女婿好像得到了鼓励，“两个不相爱的人，离婚是很正常的。对吧？”

我又点了点头。点完我回过神来，不对呀，我是站在谁哪头的？于是说：“这不是事实，婷婷还爱着你的，我确定。”

---

【注<sup>2</sup>】有耳茶壶（得把嘴）：广东谚语，有耳，即没有柄。指只会耍嘴皮子、没有多少实际本事的人。算是骂人的话，但是属于比较温和含蓄的一类。

“可是我不爱她了呀，爱是两个人的事，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你说对不对？”  
这回我不敢轻易点头了，我问他：

“你们不是一直很相爱吗？十多年的感情，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你要不要平静下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感情，说不准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上海女婿皱了一下眉：“错觉？我已经48岁了，我知道什么是爱，也很清楚我心里头爱的是豆豆，很爱。”他指着自己的心头，我还没有来得及接话，他又补充：“豆豆也爱我。”

看来他是吃定豆豆了。我不肯放弃，转从豆豆方面下手。“可是，豆豆才18岁，她懂吗？她对你的感情会不会只是一种恋父情结的转移？你知道她父母离异多年，她缺少父爱。当她长大了，她会碰到跟她年龄相仿的心仪男人，她就会明白过来，爱情与父爱不是一回事”。

“豆豆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很成熟，她现在就应该分得清楚。”

我不死心，“万一她分不清楚呢？豆豆没有跟西方人接触过，如果她对你有的只是一种新鲜感、好奇心，不是爱情呢？”

“我不认同你的看法，我认为爱情与新鲜感和好奇心是不矛盾的。相反，我认为没有新鲜感、没有好奇心的爱情是没有情趣的。”

那好奇心过去了，是不是就不爱了呢？我好像找到了症结所在。心想，什么好奇心、新鲜感，不就是“喜新厌旧”的另一种说法吗？那好吧，你现在对着一个貌美如花的18岁姑娘当然是充满了新鲜感啦。但是不要忘了，豆豆是新时代的人，什么东西在她们这一代都翻页更新得很快的。

我压下心里的不快跟他分析：豆豆刚从学校出来，没有机会接触男人，一个人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一个缺少爱的女孩，无聊而孤独，有个男人对她好，她就盲目地一头扎进去，这很容易理解。可是，等她在堪培拉安顿下来，开始上课了，她有很多作业要忙，生活会充实起来的。她会接触社会也会接触很多人，她的同学、她的老师、她的同屋甚至是公车上偶遇的人；中国的、外国的；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学识渊博的成熟男子……大学里一定会有很多让女孩子心动的青年才俊……

我停了下来，想着怎么样才能委婉地把“一比之下，你算老几？”的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时，上海女婿把话题接了过去，他明显地不高兴了，他说：

“豆豆她是真的爱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一时冲动。她身边从来不缺男人，但她选择了我。豆豆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她是个勇敢而有主意的姑娘。”

她十三岁就谈恋爱了，交过四个男朋友，有三年的性爱经验，她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男人！你和豆豆的妈妈一样，都是只凭自己的想象，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来。什么恋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痛快淋漓地做爱吗？荒唐！”

我听得傻了：男朋友？性爱经验？豆豆是谁？真的是她妈妈口中的那个连男同学的手都没有拉过的清纯小女孩吗？显然不是。连她自己的妈妈都不认识的人，我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我凭什么认为她缺少爱、认为她冲动、认为她不可能爱上她的姨夫呢？

我无语了，脑子很乱。

服务生端来了午饭。他是个深圳来的小伙子，我跟他很熟。他说下个月要回国了，回去就不回来了。我有些意外，因为我知道他曾经很想留下来。他17岁就到堪培拉来留学，读完英语、读高中，而后又读了一个过桥课程才上的大学。他说澳大利亚移民局已经拒绝了他的移民申请，因为找不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不够技术移民的条件。“你女朋友呢？她申请到了你也可以留下来的。”我替他焦急。“她的英语没有考过。”“不是可以再考吗？”“都考了三次了，太难了。”

原来，现在对英语的要求又提高了，听、说、写、读四门都得同时拿到7分。重考时还得全部重来。她的“说”和“读”三次都考了8分，但是第一次和第三次的“写作”只有6分，第二次“写作”好不容易拿了7分，但是“听”又不够。每次重考间隔要三个月，她实在不想再在这儿耗下去了。

我知道办移民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难。就想，豆豆是一个早熟的女人，谁又知道她的“爱情”游戏里有无包含着通过婚姻捷径移民澳洲的内容呢？于是我问上海女婿：“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豆豆不再爱你了？”

“有这种可能呀”，他落寞但平静地说。

“那你怎么办？”我追问。

“怎么办？呵呵”他竟然笑了起来，“我们将来都会死的，对吧？可是，我不能因为知道自己终归要死而现在就不活了啊。”

“不管怎样，都不能改变我离婚的决定。因为我现在爱的是豆豆，不是婷婷。我怎么可能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呢？”上海女婿宣誓般地说。

婷婷凄苦的脸在我眼前飘过，我心里隐隐生疼。看着眼前这个大谈其“爱”的中年男人，我心里非常别扭，说话就有些儿难听了：“本来，你爱谁我管不

着，但为什么是豆豆？有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留学生，你找谁都有新鲜感，为什么偏偏要找豆豆？”。

“为什么就不能是豆豆？”上海女婿不解地反问。

“她是你外甥女。你这样乱伦呀！”我强压心头怒火。

“不！她是婷婷的外甥女，不是我的！我跟她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怎么能叫乱伦？！”上海女婿理直气壮地抗争。

“但你是婷婷的丈夫啊！”

“那又怎么样？”上海女婿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我现在不是要求离婚吗？我不是选择不做她的丈夫了吗？可是她不同意，你还支持她。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阻止我与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他提高了嗓门，竟然少有的情绪激动起来，半张着嘴喘着粗气，让我想起在晒谷场上围着猪崽打转、嘴里发出“胡插、胡插”之声的发情公猪。

## (5) 最后一搏

在他看来，我成了抑杀他伟大爱情的凶手之一了！我看着这个交往了四年的好朋友，他近在咫尺，可我怎么觉得他离我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我意识到我们根本就谈不到一起，乱不乱伦，我是从中国的人伦道德上去看的，而他却是从动物学的角度上去理解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婷婷挽留这个男人，我对他的“爱”和“伦理”也失去了兴趣，我只想快点结束我们的谈话。可是，他还想继续他的话题，他换了平和的口气请求我，让我帮他去劝说婷婷，让她把房子腾出来，尽快上市。他说这事不要再拖了，如果婷婷一时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在那里，她可以不用交房租，条件是要把房子收拾干净以便卖个好价钱。

“什么？要卖房子？！”我又是一惊。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我已经无法承受这接二接三的意外了。

“当然要把房子卖掉啦，要不家庭财产怎么分割？”上海女婿对我对于离婚事宜的“无知”露出了宽容和理解的微笑。

“那房子卖了婷婷和孩子去哪儿住？”

“租房子呀。”

我想起一个中国朋友的事。她的丈夫回国聚会时发现他大学时暗恋了四年的梦中情人离异了，他决定要与她重续旧梦。回到澳洲他就跟老婆提出离婚，但是觉得自己辜负了老婆，于是提出“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了老婆和孩子，自己开着车把衣物和简单行李搬走了事。

“好吧，我去劝婷婷，离婚，不要闹了。但是，你能不能把房子留给婷婷和孩子？”我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把房子留给她？”上海女婿皱着眉头不解地看着我。

我跟他分析，婷婷你不爱了，她是大人，你可以不管。但是作为父亲，你怎么也得为孩子着想吧？现在房子那么贵，婷婷没有工作，又带着两个孩子，她就是想租个合适的房子都不容易，买房更无指望了。她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没有澳洲的工作经验，这辈子估计很难找个像样的工作了。你有稳定的工作，豆豆又还年轻，你们租房买房都容易得多。

可是上海女婿不同意，他认为婷婷应该带着孩子搬到 Queanbeyan 去住，那里房租便宜。

Queanbeyan 在堪培拉东南边，离堪培拉不到 15 公里，但它不属于首都地区，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乡村地区，有三万多人口，师资和教育没法与作为澳洲首都的堪培拉相比。婷婷现在住的地区中、小学学校都很好。Lisa 明年就要升初中了，她家徒步走 10 分钟就是堪培拉最好的公立中学。Lisa 聪明好学，成绩很好，婷婷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Jordan 也很快要上学了。

“搬到 Queanbeyan 去，孩子们上学就远了。”我还在试图说服他。可是他却认为孩子们可以转到 Queanbeyan 就读，在哪里上学都一样，为什么要挑三捡四？

“可是如果 Lisa 想学医或者一些要求考分高的专业，转到 Queanbeyan 后，估计就很难了”。

“如果她尽了力上不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可以考虑学别的专业。”他露出一副应该坦然处之的样子。

“我相信 Lisa 会尽力的。你作为父亲是不是也该尽点力、照顾一下孩子让她们安心心地把书读完？”我本来想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尽点力去控制一下你澎湃的兽欲……”但我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

“读书是她自己的事，跟我有关系？豆豆需要我。”上海女婿又耸了耸双肩，还摊开两只大巴掌，毛茸茸的手在我眼前乱晃。豆豆需要你，孩子不需

要你吗？给一对年幼的女儿提供一个安全而快乐的家园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为了你所谓的爱情就可以这么无足轻重地抖抖双肩把为人之父的责任抖得一干二净吗？

一股怒火直往上冲，烧红了我的脸。我提起茶壶猛然站了起来，怒视着上海女婿那憨厚的、写满无辜表情的嘴脸，我恨不得把一壶滚烫的茶水扣在他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的大脑门上。可是，另一个来自我内心的声音却喝住了我：冷静！你疯了吗？

我原本是一个跟着情绪走、爱用感情指导行动的人，但是澳洲多年的工作经历还是让我在关键时候选择了理性，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我艰难而缓慢地放下了茶壶。我觉得非常沮丧。谁的忙、什么忙都帮不上，心中升起一股悲凉。

“这顿饭你买单！”我说完转过身走了。

“妮可，你怎么了？你不要紧吧？”背后传来上海女婿友好而关切的询问。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理他。我觉得他温柔好听的声音像极了电影里的配音，遥远而不真实。而我，像是一个行走在混沌世界里的孤魂，除了自己的影子，我谁都不认识、什么都看不明白。

我觉得很困惑、很迷茫、很无助。

我眼前出现初识婷婷时她笑得风吹杨柳般迷人的样子，耳边却回响着上海女婿不以为然的聲音 --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像在嘲笑我、和我的情感和观念。我才把它赶了出去，另外一个声音又跟了过来：为什么要阻止我与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我陷入了一种慌张和迷乱，仿佛有一股无情的力量弥漫在身边，逼着我把我内心的珍藏翻了出来，一层层地剥开、丢弃。揪心般的疼痛让我失去平衡，我忍不住抱紧了自己，眼泪无声地滑落胸前，撞碎在去年春节婷婷送给我的漂亮饰物上。

2014年3月27日 写于堪培拉 (2020年6月10日修改)

# 死去活来的李子树

李双

墨尔本的巴洛是马来西亚华裔；林蓉来自中国。两人相识后，当天就加了封印——接吻；次日就加了钢印——结婚。之后生个小孩，取得了澳洲籍。一家三口，三样国籍，能使用三种语言。这种家庭不少。生活在一起，看上去不但不别扭，反而很提神。

巴洛和林蓉，应小孩的要求，在前院种了一棵李子树。

当地的市政职员，不定期溜到各居民区走走看看。似乎是过路或闲逛，其实是视察。职员在巴洛家的李子树下，画了一道白圈。那是一种标志，意思是，你家的树，种在了不该种的地方，应该自觉学习法律法规，深刻领会其精神，限期整改。如果画三次，就不画了，变成罚款。

三人立刻召开了一次团结的小会，又召开了一次胜利的小会，会上给予小孩充分的参政（家政）议政机会。两会结束后，公布决议：先把李子树撤回大花盆里，再上网求助。

我家当时有喜事，没空浏览社区微信群，连点赞积极分子都不当了。十几天后看见消息，吃了一惊。春季早过了，移栽会要了树子的命。而且，花盆这块天地，太小太小，只够软禁一棵草。赶紧追问：“树还在吗？”

巴洛答：“在！你要不要嘛？”我答：“要！怎么不要！”林蓉补充，“在倒是在，不知道死没死；可能半死不活了。”

在就好，不论死活。立刻驱车前往。

先看到巴洛。第一次离得这样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这是一张惊人的面孔，轮廓优美，如同几公里外的海岸线；黑发柔顺，弯来曲去；眼神迷离，似潭；鼻子挺括，仿佛俊俏的山；嘴唇像是勾勒出来的。这样的尊容，随时可能陷入爱的困境，或陷人于情的泥淖。

接着林蓉过来迎接我，清浅无痕的微笑不断；大眼里漫出的光，软绵绵的；多次伸手安顿飘逸的头发。那份矜持的热情，让我感觉到，这是个寂寞的女人。年轻女士的心事，可以猜测，不便过问。

没见到小孩。

李子树颜色都变了，已经奄奄一息。

巴洛微微低头自恋地一笑，说：“需要收费，10刀。”林蓉拉了他一下。

这让人意外。我是来帮助李子树的，怎么还要付费？不太高兴，说：“不忙取走，再观察观察？！”巴洛说：“也好！”

胡乱聊了几句。告辞。不送。

隔两天，我坐不住，又去看望李子树。可怜它，细瘦了不少，几乎处于弥留状态了。

巴洛还是笑着说：“可能还没有断气。你要的话，只收5刀。”被林蓉白了眼。

我唔唔唔敷衍着。说10刀，说5刀，以及笑，都是由同一张嘴完成的吗？让人怀疑。真想一去不回。但不放心，忍气说：“再也耽误不得了。我拖回去抢救，实行资本主义的树道主义。如果死了，赔你5刀；如果活了，树子还是你们的。行吗？”

林蓉抢答：“行！”还伸手拦了一下巴洛。巴洛不松口。

我一气之下，也不告辞，转身离去。刚发动汽车，林蓉碎步追出来招手，喊道：“送给您！免费！别听他的。请您帮帮忙吧！”

看在那清浅微笑的面子上，我下了车。大花盆太娇气，已经开裂了。我亲自动手，小心撬，仔细刨，拒绝壮劳力巴洛插手。取树也需要温柔，否则等于下毒手。甚至也不愿意他们帮忙抬树，一切由我独自展示祖传的劳动人民本色，嗨哟嗨哟，全力手拖肩扛。

很快到家。把枯枝般的李子树，栽进早已挖好的坑里。就栽在前院。不同的小区有不同的规划。本小区对树木的位置没有限制，前院后院随便栽。栽好不算完，重点是实施抢救：喂水，吃补药——灌肥料，一天五顿，佐料齐全，干稀搭配，少吃多餐。

秋天溜得快。冬天带着嗖嗖的风声来临。李子树一副厌世的表情，叶子掉去，一片都不剩，似乎死定了。春天里，枝梢也发干变脆，完全死硬了的样子。

期间，林蓉和小孩，携手来考察过李子树的安危。可能认为结局已定，都灰心丧气，没再露脸。

我并不在意。既然认为李子树没有死，那必须信念坚定：就是没有死；死了也会苏醒。

日子三蹦两跳，飞越春天，窜回盛夏。李子树的枯枝上，终于冒出了米粒大的幼芽，先是几点，后是一批。幼芽呈浅浅的蛋黄色，晒几天阳光，才渐渐

透出嫩绿；越来越绿。它活了。我们家，几乎没有养不活的东西！见惯了，也不是很意外。但身心愉快，寝食皆安。所有生命，原本都明白，即便日子没有意义，但较之弃世，总可以变换丰富的身姿，而每一次变换，都胜过一睡千年。

想起朋友南北的诗——《李子》：“李子说，我来自花朵；花朵说，我来自枝干；枝干说，我来自土地。土地什么也不说，她的语言就是，李子。”心里更愉快。

赶紧发微信，告诉巴洛、林蓉和小孩：李子树活得好好的，暂时替你们养着。且不以一年两年为限，也不以一届两届为限。总之，养壮了才能搬家！

林蓉和小孩，傍晚才赶来观树，似乎还兼取经。晚霞映红了二人的脸，有点像刚刚被谁搨过大耳光。

林蓉热情不再，清浅无痕的微笑无迹可寻；大眼里漫出无力的光，总往地上掉；偶尔伸手梳理一下凌乱的头发；整个人懒洋洋的。那种状态，让我感觉到，她的寂寞之外，又添了纷扰和啮噬，似乎身心正支离破碎着。因为尊重隐私，更不能随便过问了。孩子的小手装在妈妈的大手里，原本这只大手，应该同时装在巴洛的更大的手里，可是此时，只能捏着小手，放在沙发上。母子二人如兔子般挤靠在一起，被一盏吊灯照得发亮，像困在追光里，倍显孤单。饮料，坚果，水果，巧克力，孩子看都没看一眼。而且他的背心和裤头，本来应该是穿在最里面的，可是他把它们穿在了最外面。

抬头看到月亮，惨白，心底微微有些伤感。突然一惊：帅哥巴洛没来。嗯——？

林蓉自己开口了：马来西亚华裔人口占比下降，才20%，而且还在一直减少。所以华侨领袖提倡一夫多妻制，号召提前采取行动，让华人人口迅速回暖。巴洛回国很多天了。唉——！

之后话语不断：好几年前，一天傍晚，林蓉上街，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了争吵。男的说：“这么漂亮，还这么厉害。嫁给我才好！”林蓉说：“有本事带回去，嫁就嫁！”男人停下了，打量林蓉几眼，笑了，说：“请跟我来！”就这样，两人居然真的粘到了一块。由相识到相知，到相爱，连海枯石烂不离不弃要死一起死的誓言都喊了出去。

林蓉需要倾诉，我完成了倾听。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看她。心里明白，她那清浅微笑的背后，是骨子里的奔放不拘。一般说来，这种奔放不拘，将伴随一生。

我知道，爱情，多么幸福啊！可是波澜壮阔的一夜情，却堕落成平庸乏味的婚姻，双方至少一方，不扑向新爱情才怪！

安静了一会儿，话题回到李子树上。

关于养树经，或别的什么经，我只有一条：坚信它是活的，只是睡着了。世间万事万物，都暗藏玄机，只要对应上密码，自然大门敞开，相陪到底。李子树同样。那么，一直喂水，吃补药，等等，总之，关爱生命，善待即可。生命的延续有时得益于心灵的感召，执着也有起死回生的功能。它为了对得起我，就会挣扎着醒来，并且，努力活下去，直到亭亭玉立，活出个树样来！

可是不知道巴洛究竟怎么样了。不会被故国美女五马分尸吧？或者过分伤春悲秋怜香惜玉，定不下归期？作为一个，在婚姻的废墟外，寻觅滋养的普通人，如果是阶段性的，那还有救。我已经不再年轻，所以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青春和胡闹，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友情爱情，多是抱团避寒，而非春暖花开；靠脸吃饭不长久，靠不要脸吃饭，虽然长久，但也累心。我想打个电话去，奉劝巴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自食其果，搬石头砸脚，枉费心机一场空。又明白，这种语言，无论在电视上说，还是在电话里说，都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俯首冥想，巴洛胆敢把家抛在原地，他的妻子，包括夫妻共同的孩子，再难踏踏实实生活在人间。真心希望他回来，虽然他配不上林蓉。但回来了，一家人又是一家人，老婆孩子就舒展灵魂了，还能过上密密麻麻的小日子。免得那对母子，变成以前的李子树。关键是，这种李子树，我无法援手。

# 路劫

张劲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吴家又闹开了锅：十七岁的女儿露茜匆匆吃过晚饭后，在卫生间里磨蹭了好一阵，然后拎着她的LV袖珍小提包轻手轻脚想溜出大门，一眼被妈妈看见了：“怎么？又要出门？上哪儿去？”

露茜低着头用英语答道：“和同学约了到城里玩。”她完全听得懂中文，就是不愿意用中文回答，父母与女儿的交流总是这样一中一英，如同鸡鸭对话。母亲继续说：“你这孩子怎么在家里就待不住呢？你已经是十二年级了，今年就要考大学，功课那么紧张，你还有心思玩。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我看你怎么办！当Cleaner（清洁工）去。朋友们的孩子都学习那么好，你让我们老脸往哪里搁。”女儿说：“当清洁工又怎么样，我们有好多澳洲同学学完九年级就不读书出去工作了，当清洁工也没有人瞧不起呀，不偷不抢，凭劳动吃饭。”母亲越发生气了：“你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上进，不跟好的比，专跟差的比。我们出国就是为了你有个好环境，早知道你这个样，还不如不出国。”爸爸也开口了：“你看看你那个样，哪像个中学生，简直像个女流氓。”

露茜的头发染成红的，爆炸形篷在头上，描了细长细长的眉，打了眼影，抹了脂粉、口红和红指甲，戴了一对大耳环，穿着露脐汗衫，裤腿子吊起一尺高，脚下是锃亮的黑色高筒皮靴。露茜撅了撅嘴。

爸爸又说：“你到底跟些什么人玩？怎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就是同学一起嘛，唱唱歌，跳跳舞。”妈妈说：“你每次出去玩那么晚回来，多不安全，让我们提心吊胆的，睡不好觉。”“你们喜欢瞎操心，没事的。”“你今天必须十二点以前回来。”“现在都已经八点了，十二点钟肯定赶不回来。”爸爸说：“那你就不要出去了。”“我已经跟同学约好了，不能失约。”爸爸火了：“我说不行就不行！”他拦在门口。露茜说：“我不能不守信用。”“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说你病了，去不了。”“事实上我没有病，为什么要说谎。”“那你就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去。”“人家要笑话死我了。”露茜倔强地冲过去开门，被爸爸推开。露茜又冲了一次，还是被爸爸推开了。她转身快步跑到后门，冲了出去，爸爸追出去拉她，她哭喊起来：“我满了十六岁了，你们不能限制我的行动自由，这里是澳大利亚，不是中国，你再拉我，我就报警了。”爸爸的手松开了，无奈地看着她跑走了。

吴明宽气得坐在前院的台阶上抽闷烟，他妻子江雨梅依在门框上抹泪。一弯明月正嵌在前院的玉兰树梢上，树影花影显得格外凄清。吴明宽说：“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象我们年轻时那样有理想呢？只知道吃喝玩乐。”江雨梅说：“可有一点象你：争自由。记得文革初期你要出去参加造反，你妈妈拦着你不让你出去，怕你惹祸，你念那首诗给你妈听：《放开我吧，妈妈！》最后你是翻窗户爬出家的。”“可我那时候是为了一个革命理想：反对血统论，推翻压制我们的官僚机构，争取黑五类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我们那时候也受愚昧，但是情操是高尚的，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利人而不是利己，跟现在的年轻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刹那间，他们的思绪回到了他们的青春时代。他们俩从小是同学，文革中加入的是同一个造反组织，又一起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蹲了两年，后来又一起下乡插队，再后来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恢复高考后双双考入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她分在银行从事管理工作，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终于有了喜爱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和不俗的成就。他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生活之河平静地流淌着，河道如同地图上已经标明的那样了然于胸，似乎不再会有什么变化。江雨梅的弟弟在澳洲留学，主动提出可以帮他们办自费留学去澳洲。江雨梅与吴明宽商量，吴明宽说：“我一个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人到国外能学什么又能干什么呢？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在这里还可以干个十好几年事业，出国重起炉灶，没有那个时间了。”江雨梅说：“为了孩子着想吧，中国的升学竞争和生存竞争太激烈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不要为了孩子把自己毁了。如果毁了自己，孩子又不争气，那就更不值得。”

事情就这么拖下了。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大学里清查思想人人过关，吴明宽无法忍受，对妻子说：“我们在这里很难有什么作为了，还是出去吧，这把年纪背井离乡的滋味不会好受，但至少为女儿争得一片自由的天空。”就这样他们来了澳大利亚上语言学校，很难做回本专业，只有打工谋生，妻子在超级市场上货，丈夫开出租车，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女儿大了，变化渐渐发生，她敢于自己走路去学校了，不再需要他们接送；她敢于独自上街买东西了；她不再愿意跟他们一道出门拜访朋友了；她到麦当劳打临工，自己赚钱自己花了……，他们发现她越来越有自己的主张，越来越不听他们的话了，每天与他们说不上几句话，家里就像是旅馆，只起着吃饭睡觉的作用。她确实有了无边的自由，他们这时才发现，这自由就

像是他们送给她的一辆汽车，汽油钱由他们出，方向盘由她掌握，她开着车离父母越来越远，不知会滑向什么地方。他们担心发生车祸是迟早一天的事情。

吴明宽吸着烟，烟头的火光映着他瘦削的面孔一亮一亮，他闷声说道：“你看怎么办？孩子这样下去会学坏，万一染上吸毒就全完了的。”妻子说：“能有什么办法？这里的法律不准打不准骂不准锁，我什么法子都用过了，不管用。我看只有由她去了。权当我们没养这个孩子。唉，早知这样，出什么国啊！”吴明宽掐灭了烟头：“不能由她去，还是得想办法。”

夜幕下的雪梨市中心象灯光下的鸡尾酒色彩斑斓层层叠叠，透着晶莹和璀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高空轨道游览车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厦间蛇一般穿行，各种肤色人种的男女在大街上熙熙攘攘，酒吧里舞影纷乱乐声震耳，到处都是年轻人，夜晚的雪梨是年轻人的世界……露茜和一帮少男少女在市政厅高高的台阶上会合，然后呼啸进了电影院看新出的影片《指环王》第三集。买了爆米花进去吃，你抓一把，我抓一把，嘎哧嘎哧。两个小时后，他们出了电影院又旋风一样刮进金合欢夜总会。夜总会入口处有喷泉和阔叶植物，弧形楼梯两侧镶着金色的灯光，里边有赌博机、酒吧、台球桌、表演厅、舞厅、餐厅。他们加入到劲爆的舞场中，露茜的同学温迪带来的那几个越南男孩最是野得来劲，跳起舞来又是陀螺转又是翻跟头，全场的人都看着他们疯狂。露茜感到手机在震动，从包里拿出来一看号码显示，是家里来电，她没有接，还不就是老一套让她早点回家吗？过了一会儿，家里又来电，露茜嫌烦，干脆把手机关了。爸爸妈妈真老土，就知道中国的那一套：读书啊，读书啊！就是为了将来有个好职业好收入，面子上风光。不读大学又怎么样？澳洲人最讲究活得开心，只要是自己愿意，当医生、律师开心，当清洁工一样开心，跟别人没关。比尔·盖兹大学都没毕业，却雇了多少博士为他打工！爸爸妈妈把夜晚当成罪恶，好象一玩晚就一定会干坏事。洋人同学们不管玩到多晚，似乎从来不存在家庭干涉的问题。如果我真的干了触犯法律的事，自然有警察来管，做父母的瞎操心什么心？露茜唱啊，舞啊，开心得天旋地转……

江雨梅在噩梦中正苦苦追赶着女儿露茜，露茜的红头发像一团火在前面飘呀飘，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她的身体也飘忽着不着地，江雨梅怎么也追不上，双腿像是陷在泥沼之中，使不出力，她眼睁睁看着一道光把女儿吸走了。她惊醒了。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女儿在门外惊恐地呼救：“妈妈，快开门，快开门救我呀！”她疑心还是在梦中，拼力睁开眼睛，黑暗中看见墙上的夜光钟指针

指着五点半钟，她推身边的丈夫，空的，没人，便大声喊：“明宽，你在哪儿，快去给露茜开门。”

丈夫的声音从厕所那边传过来：“我在上厕所。”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开门。

门开了，十七岁的露茜满脸惊恐，气喘吁吁，高筒皮靴掉了一个跟，一脚高一脚的低地站在门前的感应灯下，手里拎着挎包。吴明宽问女儿：“怎么啦？”女儿断断续续地说：“我被抢了……一个蒙面人……跑了。”“别急，你说清楚。”“我得赶快报警。”女儿奔向电话机，拿起话筒，吴明宽按下电话：“你的什么东西被抢了？”“他想抢我的包，没有抢走。”“他伤害你了吗？”“没有。我一叫，他就跑掉了。”父亲说：“既然没有损失，就不用报警了，这里的警察不管用，折腾你半天也破不了案。下次夜晚不要再出去就是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不听。”露茜白了父亲一眼：“必须报警！不能让坏人逃脱法律制裁，要不然下次还会发生这种事。”她推开父亲的手，拨打了“000”报警电话，用英语简要陈述了事情经过。早已起床的江雨梅披着睡衣抚摸着女儿的肩膀反复说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这死孩子就是不听话。”爸爸说：“下次你还敢这么晚回来吗？”露茜哆嗦着说：“不敢了！”

二十分钟后，警车闪着蓝红色灯光，停在了吴家的花园洋房门前，下来三名警察，两男一女，腰里都别着枪。进门后，那个瘦瘦的中年男警察神情严肃地向露茜问话，年轻女警做笔录，另一个年轻壮实的男警则在房间里四处打量。警察先问了露茜的姓名、年龄和身份，露茜说自己十七岁，是奥本公立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然后她供述道：“我昨天夜晚到城里金合欢夜总会与朋友玩，一直玩到凌晨四点才分手各自回家。我搭四点五十分的头班火车，车上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到了奥本火车站是五点二十分，就我一个人下车，出了站，街上也看不到一个人，我往家走，刚拐过莫克瑞街的拐角，就从电线杆子后窜过来一个男人，头被黑布罩着，只露出两只眼睛，他左手拿着一把尖刀，右手伸出手抢我挎在肩上的包，我本能地吓得大喊救命，但是放开包让他抢，因为我们老师教过我们遇到抢劫时，歹徒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保住性命最重要。那个歹徒见我松开包，好像容易得有些意外似的，动作迟疑了一下，他拿着包转身跑，跑开几步又把包扔在地上，就沿莫克瑞街跑远了。我拣回包，也赶紧跑回家来了。情况就是这样。”

警察问：“你怎么能确定那个人是男的而不是女的？”“因为他的体型是男人的体型，没有女性的高胸脯，臀部不大。”“他对你说了话吗？”“没有。”“他有多高？”“大约一米七五左右吧，就象我爸爸这么高，胖瘦也跟他差不多。”

江雨梅不高兴了：“你这孩子怎么乱说话，拿你爸爸来形容歹徒！”露茜说：“对不起，我就是为了便于说明。”警察又问：“那人穿什么衣服？”“深色衣服，好像是深蓝色，款式像是工作服那样的。”“他穿的什么鞋？有印象吗？”“是一双白色的球鞋。”“你确定吗？”“确定，因为他把我的包扔在地上时，我的眼睛朝下看，注意到了他的鞋子。”“你看得出这个人是什么人种吗？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看不出，因为头蒙着。但我觉得不是白种人，因为鼻子那里没有隆出很高，但他又不像是黑种人，因为他的手是露在外面的，不是深色的。”警察问：“有没有谁事先可能知道你会从那里经过？”“没有，除了我家里人和邀我出去玩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昨天晚上出去。”“那个人在实行抢劫时，有没有打你？”“没有。”“你说他把包抢到手又扔了，他会不会已经掏出了你包里的东西呢？”“我查了，什么也没少。”警察皱起眉头：“你能不能现在带我们去指认现场？”“可以。不过我还有些后怕。”警察拍拍腰间的手枪：“不用怕，有我们保护你。”

吴氏夫妇跟着女儿和警察去了现场。警察在露茜指认的扔包地点附近发现了几个脚印，是鞋子踩过一小滩积水后留下的，显然时间不久，因为水迹还没有全干，很有可能是歹徒留下的，此外没有发现更多线索。中年警察让露茜阅读了调查记录，并且签字，留给她一张名片，名片显示他是高级警官沃克。沃克对露茜说：“你年龄还很小，今后深夜出门要十分小心，到了火车站最好叫家里人开车来接。”露茜点点头。

露茜妈妈对沃克警官说：“我和她爸爸不知说过她多少次，叫她晚上不要出去玩，她就是不听，还跟我们吵嘴，他爸爸拦着她不让出去，她说她满了十六岁，成年了，如果我们再干涉她的行动自由，她就要报警。”沃克对露茜说：“你虽然有自由，但是毕竟还小，多听父母的话对你有好处。今天好在没出什么大事故，万一出了大事故，后悔都晚了。”露茜又点了点头。沃克说：“好，你们回去吧，有了结果我们会与你们联系。”

回到家里，爸妈对露茜又少不了一通教诲。此后半个月，她没再敢深夜出去。

一天黄昏，吴家正在吃饭，沃克警官带着几个警察敲开了吴家的大门，他向吴明宽出示了逮捕证：“吴先生，你涉嫌拦路抢劫，你被逮捕了。请跟我们走。”

露茜说：“你们搞错了吧？我爸爸怎么会抢劫？她抢劫谁？”

“他抢劫你。”

江雨梅吃惊地叫道：“天哪！”她恨恨地瞪了女儿一眼。

露茜跌坐在椅子上：“怎么会这样？”

# 蓝月的泪

西贝

蓝月跟妈妈孟琼要从北半球飞到南半球。母女二人从北京起飞，飞越了北回归线、赤道、南回归线，一直向南飞去。那时正值三月，她们一夜之间从北京的春天飞进了悉尼的秋天。

蓝月很不情愿地住进乔治的大房子。乔治是妈妈的新老公。

蓝月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妈妈孟琼曾是个英文老师，在英文的谚语 *once in a blue moon* 中，蓝月是稀有的、千载难逢的意思。她小时候，确实父母把她当成稀有的掌上明珠。但后来父母经常吵架，她就从明珠变成泪珠了。每次听到父母提高嗓音，听到爸爸拍桌子砸椅子，她就躲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耳机里的音乐放到最大音量。但即使听着最欢快的歌，有时蓝月还会泪流不止。有一次父母吵了一夜，蓝月哭得眼底出血了，她的父母猜测着种种原因，就是没有想到女儿的眼睛是哭坏的。

在学校，每次蓝月听到同学的父母离异，看到同学流泪，蓝月就会哭得泣不成声。等到她自己的父母离婚时，她在闺蜜的面前嚎啕大哭了一场。然后她发誓永远不再流泪，她的闺蜜根本就不相信。但蓝月真的从此没有再哭过。在北京机场，送别她的同学好友都掉泪了，而蓝月没掉一滴。就连妈妈都感到惊异。

蓝月的爸爸蓝林是北京的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蓝林除了讲课还喜欢写诗，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一次蓝月问妈妈：“爸爸的脾气这么坏，你当初怎么看上他了呢？”妈妈笑着说：“因为他的诗写得好。”蓝月的父母本来在同一个大学当老师，爸爸蓝林教中文，妈妈孟琼教英文。后来孟琼转到外贸公司工作，常常出差出国，蓝月实际上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好在爸爸从不曾对女儿发脾气。蓝林性情急躁，但对蓝月却出奇地有耐心。

蓝月开始在悉尼的中学读书了，一切都是陌生的。她没有什么朋友，晚间总是在微信上和北京的同学朋友聊天。有一天，爸爸给蓝月发来了他在颐和园拍的春景，还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诗词配在照片下面。蓝月随即就把那个诗配画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立马收到很多同学的点赞：

似雪倾城，飞絮落英，付水流东。  
看青山楼塔，长桥湖岸，纤纤柳绿，淡淡桃红。  
雾往云来，临渊如梦，老树凄凄春又逢。  
枝无语，任暗香拂动，泣露迎风。

昔时月榭朦胧，抑或是、凋零旧忆中。  
望南飞候鸟，北归鸿雁，越山过岭，来去匆匆。  
几度枯荣，沉浮弄影，聚散缤纷人不同。  
轻悲喜，守四时风雨，堪念音容？

妈妈孟琼在女儿的朋友圈里读到这首诗时，一下子泪流满面。

蓝月说：“妈，至于么？不就是一首诗嘛。”

蓝月帮着妈妈擦眼泪，但孟琼的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妈妈哭的时候，脸上的伤疤变得更红更明显了。蓝月忽然想到诗中最后一句写的是：“轻悲喜，守四时风雨，堪念音容？”特别是当想到结尾的四个字“堪念音容”，蓝月的心又感觉像是被扎进了碎玻璃片，身子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蓝月为妈妈脸上的伤疤无比痛心，罪魁祸首是家庭暴力的爸爸，他把妈妈推倒在玻璃门上，满地的玻璃把妈妈扎得头破血流……

乔治看到孟琼在哭，走过来温情地拥抱着她。乔治一边拥着她向睡房走去，一边回头对蓝月微笑着说：“晚安，蓝色的月亮！”。蓝月觉得乔治恰是和她爸爸处处都相反的人，一个彬彬有礼、温吞吞静悄悄的好好先生。妈妈怎么会爱两个完全不同种类的人呢？

蓝月在北京小学毕业后，差不多已经习惯了父母吵吵闹闹。究竟他们为什么吵，她不想知道。她觉得自己的父母太奇葩了，吵起来要死要活，转眼间又卿卿我我。但就是那一天，爸爸又开始发火，蓝月又把耳机里的音乐放到了最大声。而那一天巨大的玻璃破碎的声音盖过了蓝月耳机里的摇滚乐。她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看到妈妈倒在碎玻璃上，鲜血淋漓。蓝月吓坏了，大声哭喊着抱住妈妈。爸爸脸色苍白，前一秒钟的火气和后一秒钟的惊恐加在一起，好像突然大脑断片了一样，他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蓝月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医生用手术刀手术钳，把妈妈脸上身上的玻璃碎片一片一片地夹出来，蓝月始终都在浑身发抖，哭成了一个泪人。

蓝月恨透了爸爸，对妈妈说应该把爸爸告到法院判罪，但妈妈没那样做，对外人只说是个事故。之后父母就分居离婚了。

当时蓝月除了在医院里为妈妈流泪，在家里看见爸爸每个夜晚都坐在厅里，眼睛直勾勾的，一下子苍老了20多岁，头发一撮又一撮脱落，露出斑斑块块的秃头皮，她暗自也为爸爸心疼得潸然泪下。

爸爸或许是因为蓝月小时候那些悄无声息的大眼泪，而对她格外小心地倍加呵护。小时候蓝月不喜欢去幼儿园，爸爸送她时，她一声不吭，一边和爸爸挥手再见，一边自己流眼泪。她不喜欢吃幼儿园的饭，有时她一口都不吃。老师来喂她，她就紧闭着嘴，眨着大眼睛，叭嗒叭嗒地掉泪。一天，有个小朋友带来一个胶皮泪娃娃，只要捏一下娃娃的脸腮，娃娃的眼睛就掉出泪珠。调皮的小朋友指着蓝月说：“蓝月就是个泪娃娃。”其他小朋友也笑着说：“蓝月是个泪娃娃，蓝月是个泪娃娃。”蓝月气得说不出话来，只瞪着眼，泪珠往下滚。从那以后，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泪娃娃。

父母担心蓝月在幼儿园吃不好饭，决定把她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但蓝林实在是舍不得女儿。蓝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备课，他坚持把蓝月留在了身边，蓝月最喜欢吃爸爸做的饭。孟琼经常出差或出国工作，蓝林在家又当爹又当娘。

爸爸第一次带蓝月去教研室时，年轻的丁老师好喜欢蓝月，摸着她的小脸蛋说她像个小娃娃。没想到蓝月却眨巴着眼掉下一颗又一颗大眼泪来。爸爸小声向丁老师解释了幼儿园小朋友给蓝月起外号的事。丁老师笑着向蓝月一边道歉一边又忍不住摸了她的小脸蛋。

从校园回家的路上，爸爸领着蓝月的手，边走边说：“我的小月亮啊，人家丁阿姨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她摸摸你的脸是喜欢你，你怎么就爱哭鼻子呢？”

蓝月争辩道：“那我妈妈长得更好看，为什么别人都不能摸她的脸？除了两个人。”

蓝林一下子停住脚步，蹲下身来问蓝月：“你看见哪两个人摸妈妈的脸了？”  
“你和我啊！”蓝月说完，爸爸笑了起来。

“对，只有你和我能摸妈妈的脸。要是你看见有第三个人摸妈妈的脸，告诉我。我一定要揍他。”爸爸笑着说。

“那为什么别人摸我的脸，你就不揍他们呢？”蓝月停在路上，大眼泪又叭叭叭地落下来。

爸爸把蓝月抱起来，亲着她脸上的泪水说：“好，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冒犯了我的小月亮，爸爸就一定去揍他。”

后来中文系所有人都知道，蓝老师的掌上明珠是个不能碰的可爱的泪娃娃，蓝老师把她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父母离婚后，对爸爸又恨又爱的心情让蓝月非常难受。最后她把愤怒都归于那个质量糟透了顶的玻璃门。如果是质量高一点的玻璃绝对不会那么脆弱吧？她甚至想如果玻璃没有破碎的话，父母吵完又会像以前一样和好，他们就不会离婚了。蓝月多么希望还住在自己的家里，全家一起吃爸爸做的饭，每天放学还能和那些最要好的朋友一起逛街，春天一起游颐和园，秋天一起爬香山……

蓝林除了爱好写诗还喜欢摄影，他有一个很好的相机，能拍夜景。也许是因为女儿名字是月，他拍了很多月亮的照片。有一个晚上他给女儿发来一张上弦月的图片。蓝月看着悉尼夜空的月亮，发现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上弦月不一样，一个弯向左，一个弯向右，于是她在网上饶有兴致地查起了南北半球的地理天文月相等，然后写了一首诗发给了爸爸看。

夜空 是深蓝的流形的曲面  
你在北半球 上弦月弯向左面  
我在南半球 上弦月弯向右边

画一根纵轴 两个弯月 背靠着背  
画一根横轴 你和我 脚跟对着脚跟

风循环 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  
你那里是四月的春水  
我这里是四月的秋澜.....

蓝月发完后，想听听爸爸这个诗人如何评论自己的诗，于是就和他接通了视频。没想到竟看到爸爸眼圈红红的，还没开口，先摘下眼镜抹起眼泪来。蓝月鼻子酸了一下，但很快她笑着说：“爸，至于么？不就是一首诗嘛”。

那天晚上，蓝月睡不着，她坐在院子里久久地望着夜空。妈妈披着一个大披巾走出来坐到蓝月的身边，用披巾把母女两人裹在一起。蓝月跟妈妈聊起了上弦月和自己写的诗，还说到爸爸读得哭了。

妈妈仰头望着月亮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想爸爸了？”

蓝月的眼泪像突如其来落下的一阵雨，她急忙用衣袖抹着脸，囔囔着鼻子说：“我才不想他呢”。她低着头叹了一口气：“就是有点想家.....”。妈妈用力把蓝月搂得紧紧的。

蓝月曾发誓永远不再哭，从发誓的那天算起，这是她第一次流泪。她对自己很懊恼，幸好天黑，没被妈妈看到。月色暗了下来，一片云飘过来遮住月亮。妈妈指着月亮说：“蓝月，你看，月亮蓝莹莹的，多美啊！”。

起风了，风里夹着雨，蓝月亮也流泪了？蓝月和妈妈顶着一条披巾向屋里跑去。



插画：Samuel Cui

（注：文中所写诗词《沁园春》已经过格律检验，平仄符合词林正韵。）

## 融入如何

乔一

宝宝上学了，她的妈妈卓如非常吃惊地意识到宝宝必须去的学校不是离她们家最近的那个小学，一街之隔，他们被划归到更远的另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宝宝跟幼时玩伴都脱了钩，要一个人去往那陌生之地，对妈妈来说，原先走路上学的准备被打破了，现在不得不坐车上学，而且她跟隔壁那个区完全没有交集。

尽管交际上有些迟钝，卓如还是很快意识到宝宝这个小学的规格与她日常的生活方式有些微不同。她们住在大路旁的公寓里，方便卓如到主街上去搭公共汽车，以及在附近的商场购物。家里只有一辆车，先生天天开车上班，早出晚归，卓如只能搭公交送女儿上学。这趟公交是深入隔壁这个富人区的唯一线路，基本上没有人坐，常常是卓如和宝宝的专车。但是一小时才来一趟，而且不按照宝宝上学的时间来排，卓如只能提早半个小时到达学校，和宝宝孤零零地在学校操场上等待上课，看着其他孩子陆续到达。

这所学校的妈妈们多半不上班，专职在家带着三四个孩子，孩子的活动很多，所以装备也丰富，她们往往开着巨大的四轮驱动，崭新干净，都是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在学校四周狭窄的小路上，这些巨大的车辆灵活却也野蛮地的穿插，为了及时放下孩子，有时也不得不干脆停在路中间，前后左右的人都明白那份急迫的心情，没有人按喇叭，后面的人也趁机跳出下车。一切都在安静有序的气氛中进行，直到小朋友被领进校园里，亲吻告别，说完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车流再次得以通行。卓如庆幸自己无车可开，目睹这纷乱的场面，她知道自己全无招架之力。

妈妈们似乎都互相认识了几百年，进到学校操场的她们牵着狗，带着更小的孩子，一群群地热聊着，学校上课铃都打响了才缓缓离去，有的依旧滞留在校园周边的街道上，有的已经一群群前往咖啡馆。卓如友善地向每一个人微笑，她也曾被邀请参加过送完孩子的一次咖啡聚会，一位妈妈还热情地载她一程，同到咖啡馆。她像一个本分的小女孩坐在一圈女人里听她们叽叽喳喳，扮出全神贯注的样子，嘴角露着随时可以改变幅度的笑纹，以显见得她颇能跟得上谈话。但她也经常走神的，往往这个时候，最擅长交际、八面玲珑的那一位妈妈就会体恤下情，冷不丁叫着她的名字问道：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所有的女人都扭脸来看着她，时间和空气在那一刹那都凝住了，卓如明明走了神，什么也没听见，却知道问题是什么，如在梦中那么神奇。她快速的搜索自己最近接触的人类智慧产品，的确复习了几回《红楼梦》，还追了好几集《甄嬛传》，但是这些东西对这些人说了等于没说。可是她实在没有读什么英文书，连本地的主流报纸都很少看，所有的新闻都是从中文网站上获取的。不是她看不懂英文，是图快捷好省。

没有等她憋出一个字来，谈话又起飞了，并且迅速的离开读了什么书，转移到健身教练上，她们谈的是健身教练，透露的是不同的家底，有的去健身房，有的有私人教练上门，在自己的游泳池和健身房里学习健身。这个主题她们没有在卓如身上表现礼貌的问候，估计着她的生活里没有这个项目，不问也是一种厚道，令卓如如释重负，至于前面的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也完全顾不上了，其实谁真正关心她读什么书了呢？这只是交际场合的客套，有人必要在这种场合里左右逢源。从那以后，卓茹便不敢再参加妈妈们的聚会，像一座沉默的大山似的坐在这圈小鸟般的女人里真是挺不自在的。

妈妈聚会可以推托不去，孩子们的生日聚会却躲不过，卓如放弃了自己的融入，绝对还没到放弃宝宝融入的地步。开学伊始，便有几个生日派对，不管男孩女孩都一股脑地请了全班同学参加。宝宝生日迫近，卓如和先生商量，借着生日邀请全班同学参加，是帮助宝宝交到朋友融入全班的一个机会，至少是一个好的表态。先生全权请卓如定夺，卓如不禁犯愁，往年宝宝生日都是熟知的朋友参加，基本都是华人，互相知根知底，经济水平都差不多，参加的人少就在家，人多就去公园，买一点零食，再自己做个蛋糕，就过了。这次看来不能这么应付，规格要提高，跟其他孩子的一样，至少不能差得太多。请到家里来不可能，没有后院可以放置那些大型的设备，只能在外面机构里花钱定整套的生日派对。卓如没有组织过这些活动，上网查了一下，挑选近的、不太贵的，也颇花了一些力气，下一步发邀请，幸好老师都参与了，像作业一样发给了每人一份。

直到生日的前两天卓如才发现宝宝班上的新同学是华人面孔，放学时刻，茫茫人海中卓如好像一块铁被直直地吸到了那位同学的妈妈那里。

“你好”这句试探其实没有多少底气，这个学校的亚洲面孔都被卓如试过了，只有一个是华裔，却已经好几代下来，早丢了华人的语言和文化。

”你好“，非常温柔的嗓音，笑容可掬，卓如坚信她的笑容比自己每天一到校园里就挂在脸上的融入式笑容更专业。”我是美惠，英英的妈妈。”

卓如感觉到全身都暖了，就因为一张华人的脸，一副台湾腔的汉语。

搬到这个区来不光是为了先生的工作，卓如也极力要搬出那个乱糟糟的华人聚居区。宝宝出生之前他们住在一个充斥着华人居民的郊区，这个区一幢接一幢的陈旧的公寓楼使得人口密度非常大，加上每一个单元房里都超额入住，街道上廉价二手车停得满满的，公共垃圾桶总是溢出来，大楼前成片的广告单躺在地上，满脸苦大仇深的华人务工者来来往往，不断提醒卓如自己生存的阶层。还有这些华人发扬了优良传统，把父母也千里迢迢接过来带孩子，三代人挤在单元房里。老人家用他们传统的方式把孩子厚厚的捆绑起来，自己就衣衫褴褛的在住宅区附近公园游逛，以最廉价的方式打发时间；去附近华人超市买最便宜的菜，一切以现金交割；图书馆里沦为老人和孩子休闲的地方，不可能静心阅读。当时华人普遍房屋窄小，老人们到宽敞的图书馆里一聚不免话多，聊个没完没了，对卓如那样的上进青年是一种亵渎。

搬到这个区，逃离了旧的烦恼，新的烦恼又扑面而来。首先是所有的东西都贵了，日常消费上去得还不算多，按摩、美容、美发这些项目，卓如碰都不敢碰了，贵了两三倍，还不能玩华人惯常使用的省钱伎俩。结果形成了一个回流，就是周末一家人会回到那个曾经被厌弃的华人区，买便宜的菜，做便宜的头，下一次便宜的馆子，有时间再来一个便宜的按摩或者美容，熟门熟路的，都知道价格和老板的人品，先生也每年回来做个便宜的汽车维护。

宝宝生日派对那天，卓如精心打扮了自己和宝宝，与先生早早到了生日派对的场地。同学和她们的妈妈陆续到来，美惠是头几个之一，她帮卓如接收礼物，一个大筐子很快就满了，礼物都很大，包装的也漂亮。

看，全班最和蔼可亲的妈妈来了，她和每位妇女都行了贴面礼，美惠和她抱着几乎拆不开了，耳语了很久，令卓如十分吃惊。

那个金发高挑的女郎也来了，她没有跟卓如对视，直接加入了其他妈妈的群里，好像她是来参加妈妈聚会的。她的女儿在学校的第一天就拿书包来撞正在专心听别人说话的卓如，卓如吓了一跳，大声叫道：hi, don't ... 下面的话她说不出，情急之下只能瞪着眼睛俯视那孩子。金发女郎注意到了，并没有拉开那孩子，也没有向卓如道歉，只是温柔的看着孩子说“她有点紧张”。简直是莫名其妙，卓如被她的态度震惊了，都说中国人管孩子糊里糊涂，老拿孩子小

说话，不管不教，这金发女看上去漂漂亮亮，原来跟中国糊涂老妈子一个层次。从此，卓如没拿正眼看过她，她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异族妇女对她的态度，她太高了，跟卓如不在一个视平线上。美惠不紧不慢的对卓如说道：她从英国来的，住的房子很大，不过是租的。这些人有一半都租房住，平日开销太大了，存不下钱来买房。

卓如惊讶得没法掩饰，美惠刚刚加入这个班，怎么就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

小个子的以意大利人自居的漂亮妈妈和她的金发女儿摇摇地走来，到了卓茹面前还是眼神乱晃，使卓如无法和她正常对视说话，当然更不了解她内心的想法。说实在的，卓如真不在乎这女的怎么想，但是关系到宝宝的社交生活，她不得不猜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两家女儿相互产生了好感，私下约了一起玩，宝宝从学校回来要求妈妈帮着约时间去她家里玩，卓如非常单纯的发了短信希望对方安排个日子，对方很快回短信说容她看一看，但是这一看就没声了。卓如想提醒她一下，从此这位见了卓如就眼神乱晃，使卓如相信她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只是不愿提起罢了。她为什么不能干脆拒绝呢？随便找个理由说 no 也行，从此大家撂开手算了，这么闷着，眼神乱晃算个什么事呢？卓如跟先生抱怨，先生就说：中国女人我就已经很困惑了，洋女人我连想都懒得去想，不要问我。

幸好如今有了美惠，卓如向她请教，美惠细声细语的笑道：一般来说呢，你的女儿要去她家，应该是等她邀请你，而不是你自己申请，要么你就请她女儿来你家喽。

这个建议使得卓如放眼望去，看到了那个黑头发的妈妈，非常漂亮高傲的样子，这个学校的妈妈几乎个个都苗条漂亮。她的女儿很喜欢宝宝，前几天卓如去学校接孩子时便要求跟宝宝回家玩，卓如依言给她妈妈发短信邀请孩子来家玩，妈妈回信说孩子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赴约。孩子急得哭了，非说自己没事。很快到达现场的妈妈严厉的看着女儿，再次强调今天下午的确有事，女儿不敢再闹，被妈妈带回了家。母女之间的那番交流，卓如不会不理解，妈妈的意思没得到孩子的配合都是那个表情。可是宝宝怎么就不能跟这个女孩玩呢？这个女孩怎么就不能到宝宝家来呢？

美惠一边整理筐子里的礼物，好像看透了卓如的心思，一边慢悠悠的说：当然啦，邀请别的孩子到你家来玩，还是要有一点相识相知的基础，这里的孩

子都是宝贝，家长不会让孩子随便去什么家庭。想来你已经发现，这个班上有一群孩子早就认识，他们要么住在一条街上要么在妈妈小组就认识了，每个家庭的财力和背景都差不多，小孩子才会玩到一起。

卓如问她：你刚来怎么就跟她们混得这么熟了？

美惠轻声说：为了女儿能够快点融进去，我当然要格外努力了。你没有看见我发给全班的 Email 吗？英英刚加入这个班的时候，我请每个妈妈去我家喝茶，好像只有你没去。

卓如吃惊道：我没有收到这样一封 email，哦，我几乎都不看家长发的邮件了，这些妈妈都不上班，一个星期出去喝咖啡、喝酒、吃饭，至少三五次吧，我还要上班呢，哪有那么多时间跟她们混？所以就不怎么看家长群的 email 了。

美惠说：出去喝咖啡、喝酒我也去的，为了孩子能在学校 popular，家长还是应该帮忙。现在不比从前，社交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个区，家长一个比一个努力。我在家里请客就是为了让她们来看看家里的条件，小孩子的交际需要家长同意，家长放心了孩子才能开始交际嘛。招待这些人我用的是台湾最精贵的点心，最好的茶叶，虽然她们不懂我们的茶叶，但是她们看得出来茶具有多贵，点心有多好。我家的海景应该是全班最好的海景，而且我们买下来了。我在美国读完了博士，本来要留在美国教书的，先生娶了我，当然要跟着先生走，住在这里，我每天只是看看书，接送英英和弟弟，大把时间够我跟这些太太们交际的，好茶好饭地招待，又有好玩的，亚洲的玩意儿比这里多得多，有谁会不喜欢？现在英英安排 play date 根本都安排不过来，班上同学都要排队呢。

最后一个到达的是那个个子最高的北欧人，卓如根本不敢跟她说话，这女人一脸严肃，毛发几乎都是白色，又窄又小的脸上也都是一层茸茸的白毛，活像一只猴子。第一次全班聚会的时候，卓如还非常努力地伺候小的，因为她跟大的无话可说。正当她热情似火的给孩子们拿糖拿果时，这女人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严肃冷酷的出现在她面前，说道：我儿子对很多东西过敏，除了我没有谁应该给他拿东西吃，因为你不知道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你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卓如只能一连声地道歉，真是好心被当作驴肝肺，叫她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人家说的还真是难以驳回，在这个过敏频发的年代里真不敢为自己的任何奉

献行为负责。从此以后她再也没和这个毛茸茸的女人有过任何交道，人兽两隔，无法沟通，她这么安慰自己。

接下去的时间里，卓如忙着拍照录像，配合场地工作人员组织活动，掀起高潮，也没有时间和心情跟美惠再谈什么。直到活动全部结束，一家三口回到他们的小窝，一个两房一厅的单元房里，宝宝开心地打开所有的礼物，沉浸在极大的物欲满足中。卓如面带微笑，心情沉重的看着宝宝，觉得自己和女儿都实在太可怜，想想宝宝实在是一个又漂亮又聪明的孩子，只是囿于她父母的财力位置不得 popular，于是不由得悲从中来，为宝宝日后在班上的生存担忧不已。

但是英英很快就申请来宝宝家玩，卓如接到美惠的电话，一个全班拥有最好海景的同学要临幸最没有海景的同学家了，压力顿时笼罩下来，卓如颇费了些力气摆平自己的心态，而她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两个学期的经验使她头脑复杂了一些，她及时地告诉美惠她没有汽车接送孩子，如果英英要来家里玩，必须跟他们坐公交车回家。美惠当即决定那天她会接上两个孩子送去宝宝家里，卓如邀请美惠留下来喝杯茶，美惠非常有教养的停留了半个小时，之后便以健身为理由告辞而去，临行嘱咐英英要懂礼貌。但是英英还是忍不住非常有礼貌的问了卓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从这个小盒子里搬出去，换个正常的房子呢？卓如和蔼可亲的告诉她，我们不打算搬出去，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住房。但是背后卓如把英英犀利的评语跟先生嘀咕了三次，使得整个周末夫妻俩都很烦，一向好脾气的先生甚至摔门出去一次。

卓如在以后的几天里跟美惠失去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亲切，她跟美惠的阶级鸿沟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美惠有意无意的总要告诉她一点自己的优越条件，比如在海边还有一个豪宅空在那里，因为海水的腐蚀作用，并不屑于去住，却苦于常常要去打理，或者指出公公的某一次急诊居然是台湾空军直接派飞机来进行的，凸显出美惠一家人的政治地位实在了不得。

而宝宝终于交到了两个朋友，都是住在公寓房里的新移民孩子，虽然不是中国人，家长跟卓如的中国朋友一样通情达理，宝宝可以自由地去他们家玩，这两个孩子也常常上宝宝家里来玩。家长们也都操着不同的英语口语谈到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存挑战，有的时候三个家庭还在一起举行一个烧烤活动，三个不同的种族，肤色，因为孩子的友谊联系到了一起。

将近年末的时候，卓如经历了全班同学各式各样的生日派对之后已经颇有些淡然的心态，在采买生日礼物上从最初的诚惶诚恐逐渐成熟到如今的本色斐然，小屁孩不值得什么珍贵的礼物，更不配昂贵的礼物，给他们一点生活日用品，生日卡则是宝宝自己手绘的，不是外面卖的从两块到几十块的卡片，包装纸也是卓如平日里画国画的练习品，给他们一点中国特色看看。对于靠生日派对建立友谊的奢望卓如不再持有，所以才有了如此的平常之心。就在这个时候，英英的生日派对向全班发出了邀请，宝宝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英英会给每一个参与者送他们最渴望的玩具，但她不会告诉大家是什么，这是一个惊喜。宝宝在参加英英的生日派对的前一个晚上向妈妈耳语：我猜英英会给我一个会跑会叫的电动狗，因为我告诉过她这种电动狗太贵了，妈妈不会给我买的。

卓如问宝宝：英英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同学呢？大家的生日派对送给每个参与者的都只是糖果而已，你不觉得太奢侈了吗？

宝宝很无辜的说：英英家太有钱了，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卓如有些紧张的问宝宝：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你觉得委屈吗？

宝宝问：委屈是什么意思？

卓如想了半天道：就是别人能得到你却得不到的感觉。

宝宝打着哈欠说：我不知道。

这是宝宝第一次来到英英的家里，他们在狭窄的小路上一直开到悬崖边上，一座风格别致的房子临风临海而立，果然是无敌海景，270度眺望南太平洋。三层楼的房子显得格外壮丽，停车道起码有30度角，开门都有些困难，卓如害怕车门打回来砸在腿上，不由得战战兢兢做好一切防护准备。宝宝仰望着灯火通明的大楼不停的尖叫，艳羡之情不加掩饰，使得卓如内心又打翻了五味瓶。

美惠精心布置了这次生日派对，不仅邀请了一组人马来组织这次派对，租的设备更是摆满了整个后院，各种游戏节目丰富多彩。同学的家长也被盛情挽留，美食和美酒使得家长们难以挪步，竟然也大吃大喝起来。美惠，拉着卓如的手说：跟我到楼上吃中餐去，这里都是给鬼吃的，他们只要有酒就高兴。

楼上又有一个平台，几个有了年纪的华人看上去都是美惠家的亲戚，正开小灶吃华人平日最爱的小食。卓如对食物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却被眼前的无敌海景震撼，掠过众人，凭栏而望，舍不得离去，正值夕阳西下之时，海天各有

色彩，真正绚烂无比。有钱人是懂得享受的，卓如恨恨地想，每天站在这里一个小时怎么会没有对世间的优越感？人生而不平等，宝宝明明比英英更聪明可爱，生在不同人家就有如此不同命运，穷尽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改变。

美惠前前后后亲自服侍，温柔的嗓音和笑容可掬的脸十分到位，平台上的几位华人老者被她伺候得妥妥帖帖，吃完饭之后径自打起麻将来，茶水供应充足，可见是家族里的长辈，也不知道哪位是她公公。

卓如看着美惠不由得又心生一念，给这种人家做媳妇一定不止是无敌海景的体验吧，小户人家的女儿还不一定能撑得起这种生活。习惯了两代人，三口之家的生活，有什么情绪都撂给先生，打打闹闹纠缠不清，哪里能够永远保持那温柔的嗓音和笑容可掬的脸？

卓如想起母亲告诉她的过去，当年印度尼西亚反华的时候大批橡胶园主的儿子回到中国上大学，其中一个对母亲颇有好感，两个人也约过会，可是当他拿出全家福的时候，母亲难以相信这家人居然有 15 个孩子，全是一个母亲所生，这位还是老大，在这种家庭做大儿媳养老送终，扶持弟妹是一项终身的事业，艰巨而且光荣，但绝非小儿女可以实现胜任。每个人都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扮演自己的角色，母亲曾经落寞地说。卓如理解她的落寞，一个六十年代在北京上了大学的美丽女子，自从嫁给了一个湖南农民出身的公务员之后，几十年的岁月呼啸而去，只剩下了一个身材臃肿、穿着朴素、每天忙里忙外打扫卫生、做饭洗菜的中年妇女。母亲相中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婆婆和小姑。

卓如出国的时候还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先生那位聒噪的妈，来到自由的领地，可以随意使用人家养大的儿子。如今领悟，原来自己就是母亲的再版，小儿女情态，担负不起大家庭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自然也不配享受这无敌海景。那就多走十分钟，从自己那大路上小小的单元房里爬上山坡去看海景吧。

美惠已经把送给同学的礼物放在礼物袋里，袋子上贴着同学的名字，一条线排好，整整齐齐，精精致致。英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了解每位同学的玩具爱好不得而知，这家人做人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卓如难以望其项背。有美惠这样的母亲才会有英英那样的女儿，宝宝命中注定了是卓如的女儿，最开始的聪明漂亮并不能跟一生的坚持相提并论。

卓如与宝宝离开生日派对的时候，宝宝忍不住在车上就打开自己的礼物袋，尖叫起来：就是我最想要的电动狗，连颜色都对了。英英是我最好的朋友！

当晚宝宝抱着她的电动狗入睡，卓如与先生在客厅里感慨万分：我们总是在努力融入，究竟也不知道自己想融入什么，白人文化？上层社会？其实只是个羡慕的念想而已，终究只能退回来做自己，跟自己圈里的人混才落得舒服。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卓如叫道：我要融入公寓阶层。

算了吧，先生说：你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住在华人区的时候要搬进白人区，我相信你接下来就会逼着我挣钱买大房了。

卓如说：我是想逼你挣钱买大房，可是对你的心疼超过了我的野心，我只是一个小女人。

先生笑着说：好的，谢谢你，我们洗洗睡吧。

# 脸谱

心水

而立之年继承了权杖，这位肤色白皙、国字脸型，眼光冷淡而笑容可掬的元首，掌权后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治国，文字狱方兴未艾、全国充满冤、假错案。民营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全被查封，只剩唯一国营传媒，再无杂音，百姓自然怨恨满怀。嗜好电影的元首与夫人在行宫内看完占士邦影片后，忧虑不已；担心国内若有占士邦般身手者，终难保安全。忽发奇想，以防患未然，翌日召集内阁部长们，成立专组研制与他五官完全相同的脸谱。未久、传媒发出招募卫士广告，条件优厚，应征者要身高一米七、国字脸、肤白，年在三十以下未婚者。由于失业众多，消息广传，截止日竟有多达数百申请表寄至国务院人事部。经过多次面试、考核，有十五人入选。元首多次观察专家培训，半年后这班卫士成功被录用。

他们都住在元首府内，锦衣肉食享之不尽；可人人皆要忘了自己姓名，五官已经由专家为其配上脸谱，照镜时才惊觉竟与元首容貌相同，甚至举止也一样。那天集合，元首也挤身其中，第一夫人到达，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漫步检验，无法分出何者为其夫君？元首满意大笑，为其成功创举而开心不已。民不聊生以至民怨沸腾、视死如归的义士纷纷挺身而出，为救国救民于水火而学习荆轲。元首出巡或参加庆典，公开露面时，是最好的时机。元首车队经过闹市、森严警戒中，忽闻刺耳枪声。元首座车玻璃碎裂，一众随从惊呼，后座血液四溢，车队转向而去。当日传言元首被刺客狙击，身中多枪而殁。正当不少市民额手称庆，岂知全国新闻广播里元首发表告同胞书的镜头已出现在电视萤光幕上。市区原本的兴奋气氛一扫而光，代之的是一片沉默与叹息。

追查杀手全面开展，举国风声鹤唳，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冤案冤魂了。元旦，行宫广场集合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聆听元首贺岁文告。楼头露台元首微笑地向群众挥手，市民鼓掌欢呼，一片国泰民安升平景象；令来访的邻国总统伉俪深受感动，始知对元首苛待人民只是传言。国歌声扬起、国旗徐徐升上，忽而自动步枪破空呼啸；露台一片混乱，元首应声倒下。第一夫人满脸惊慌，等众侍卫一起扶着元首尸体离去，她才赶回行宫内，经过重重关卡，到密室、见到夫君后才安心。电视镜头又再出现了元首的笑容，几年来前后多次的行刺，令所

有义士惊讶的是，这位残暴统治者比九命猫更幸运，狙击者明明命中目标，然而事后都变成错杀，而至功亏一篑。

国庆大典，元首走在大堆内阁成员中，再次在行宫礼台露面致词。欢呼、鼓掌、彩旗摇动，场面热闹。礼成时，枪声大作，多位内阁成员倒地，元首也被几颗子弹射杀，当场丧生。那晚，悲伤的夫人一如往常回到寝室，却见夫君无恙。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早前被刺身亡的人，曾和她耳语，明明是她夫君啊！难道那位化身竟连声音也学到和她夫君完全一样，连她也难分真假？夫人为了求证，搂抱元首时，像以前般用手指在他耳后轻轻撕扯，若是她夫君，便会发笑。可令她万分惊吓的是，脸谱随手被拉开，眼前是张苍白无血的英俊五官，不由分说的强吻她。她挣扎推开，生气的怒责：

“大胆狂徒，找死吗？元首呢？”“夫人，我就是元首了。今天刺杀是我策划，那暴君罪有应得。我会善待妳的，因为妳还是元首夫人…”。国庆日被刺杀的有九位元首亲密战友，传说元首也死，但竟是谣言而已。伟大的元首又在萤光幕上和夫人亲蜜的接见外宾。



令人民百思难解，元首好像转性了，变成另一个人似的，仁慈和蔼，再没有苛待老百姓了……

(2020年3月底修正

于墨尔本初秋。)

## 鱼观

山林

坐火车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但浪漫也总让枯燥和厌倦领先。经常一件事都结束了，那浪漫还不肯露脸，并遥遥无期。但是，请保持你枯燥和厌倦的心态，你甚至可以与之共存，一道读书报、读手提电脑、读智能手机等等。因为上一刻的坐火车快结束了，下一刻的坐火车又开始了。或者这个年代的尚未结束，下个年代的又开始了。一生多个年代，坐火车的浪漫事，全凭耐心。

老迈克很幸运，他一生为数不多的坐火车，总是惊讶不断。别看他样子憨，皮肤让户外的阳光烘烤成白人精英崇尚的棕色，棕色之下豪无高深知识侵染的气度，却让上至法律下到老婆女儿都特别的放心，任他自由地生活。他根本就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去对付与坐火车有关的枯燥和厌倦。他驾驶着，当然也习惯了“坐”长途大货车，在空旷单调的某些原野，大卡车就陪着一“条”火车运行，让跳跃的袋鼠群特别的烦躁，嫌这两种非皮毛没腿的兽类愚钝呆板，一旦脱离了自己的路线，只能彻底死掉。死了，整条身子连颗草都生长不起来。有时它们就跳过来羞辱迈克或者火车，牺牲了一两只，它们简单地瞅瞅、嗅嗅，然后扬长而去，连头也不回。这时，迈克会推开驾驶室的铁门，离开座位跳出卡车，去检查一下。他特别不想看见个别袋鼠死给他看。而同方向前进的火车基本照开，似乎连觉察都没有。

迈克不坐货车坐火车，是在退休以后。他都满七十岁了才不再开大货车了。他被和悉尼人结婚的女儿以陪伴她的妈妈为由，一道请来了悉尼。老婆子住进王子医院肿瘤科，他要负责探视，就像大货车陪着原野上的火车一并前行，很守规矩很守时。他每天上午十点正，总能坐进火车客箱，位子就在车门一侧，在背靠壁和背对车窗的排凳上——通常留给老弱病残需要帮助的人；直到第三个车站下车，几步路就是医院。总共三十分钟后，他就能见到脸色蜡黄的亲爱的老婆子；再，就是行为匆忙、态度和蔼的护士医生。他也就知道老婆子的卵巢，在癌变、癌了多少、癌的程度等等方面，伟大的医学求证是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他俨然帝王，专等手下送来论据充分论证精密的报告，自己细阅后，又跟老婆子以及上着班的女儿电话里简单讨论几句，仍由他自己恩准治疗步骤，力挽伴他终老的老婆子的性命。

这个过程是煎熬的。即使你用到了手机时代之后的智能器械，都消减不了丁点儿。更何况老迈克根本不使用任何“消烦器”。他会干坐在杳无人烟的排凳正中，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伸开两臂将四人排座的靠背全揽下；他会自然而然望穿对面排凳后的车窗，车窗负责地将一块块屋顶或者屋墙的影像抛过来，令他目不暇接。他从不认为它们有什么不同和相同，车外的光气总在飘动，房屋也不会千篇一律。老迈克唯在此刻很放松，有时连火车靠站了，都没有觉察到。

迈克的专座和主要载客车厢各自据守车门的两侧，互不干扰。有几个乘客分别从上客厢和下客厢走来，直接穿门而出。迈克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觉得天经地义就该那样——紧接着——总会补充进来几个新客人。

这一天的这时，或许其他上车的客人都去了或上或下的主客箱，反正走到迈克跟前，就这么两个人，两个女人，两个女年轻人，一个瘦，一个胖，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头发下垂，脸小，一个头发挽结，脸大，一个衣服很多，一个衣服很少。她俩都没有去通常的主客车厢，她们此时更需要坐在迈克的对面。迈克想也没想就将瘦的、黑的、头发下垂、脸小的、衣服很多的那一个排除在视线之外，尽管她还穿着一件很炫耀很合身的红色夹克衫。关键是她坐在迈克正对的外延，与迈克错开一个位子，而且，这姑娘不同那姑娘，即使同一时间乘同一列火车，坐同样座位，也不同谋——两女的人生全无交织。老迈克当然不去哲思。也实在是那个胖的、白的、头发挽结、脸宽的、衣服很少的，虽然就穿了一件闷黑闷黑的服装，硬是选择了迈克的正对座，在坐下之前，还搔首弄姿一番。其实，她也没有搔首弄姿，她本身就长成了搔首弄姿。她露在服装外的所有皮肤都很白、很细、很嫩，用东方某个文明古大国的文学修辞称为凝脂，直译成英语，就是奶油。当然断不能这么说出口！否则，姑娘一定认为那古文明大国有辱她之嫌，需以外交辞令化解；其次，她胖，身体的曲线毫不含糊，尤其凸现的双乳，连闷黑闷黑的服装都管不住。她压根儿不管。让它们左右各袒露一个半球，夹出一条肉缝，与浑圆的肩臂、柔软的颈项、温润的下颌等等，构成人体最迷人的部位，呼作性感。要命的是，被闷黑闷黑服装隔开的身子下半段，简直使人亢奋！那对纺锤形的小腿杆顶出漏斗状的大腿乃至大圆的臀部，至此，闷黑闷黑服装的正经功能完全丧失，她整个熠熠生辉的皮肉形态光宗耀祖般，白晃晃一大片，除了老迈克不予正视，车内所有的眼所能及的男男女女都惊鸿一瞥，目击了她。

可怜的老迈克，恨不能当对方为炸弹。哪怕用一件黑大袍罩住那儿的一切呢？！至少也该像严实的红衣姑娘，虽不起眼，豪无疑问她不是男孩子。还不行么？！迈克早就在两个姑娘坐下之前下意识将展开的双臂回收，搁在了自己大腿上。尤其不能不目不斜视。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目不邪视，他必须斜目而视以避免遭遇对方。他甚至用左手去握住离他右肩膀很近的一根明黄色的扶手立柱，再不放开。那白白胖胖性感无比的姑娘则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地坐好，将自己摆成一副极其舒展的范儿：几乎挺直上身依着靠背，一双肉滚滚的白腿白足——脚蹬一双人字拖——从坐姿的臀下伸向远方。多亏通往她左侧另一节车厢的走廊够宽，那几乎挺直的柔软肉身，豪无接触迈克肢体的任何可能，迈克全神贯注只需要为两眼找到应该使用的地方即可。他开始试看很多个方向。左边？想也不用想，一个安安静静关注手机的红衣姑娘。凭什么看人家？再往左移，那是邻居车厢的后门——连个字都没有，傻探啥呢？越过她俩的头脸接着扫瞄那些屋顶屋墙怎样？No，眼光是不受管束的，百分百和姑娘们对光。那是笑一下？还是严肃还是不屑还是木然以对呢？把握不准，落个永远都说不清的猥琐？！No！只能向右了，右边有进出上下客车厢的阶梯口，阶梯那头坐着看罢姑娘看手机的人间老中青年们；当然也有坐着好像什么都不看的成熟男女。这些个常人，有啥可看的？他们要发现你注目他们，他们会心虚地认定你觉察到了某个私密，你反而会惴惴不安！迈克很满意自己及时选择了左手握右面立柱的坐姿。

太方便了——只能看火车车门。车门上也有透明的窗玻璃，外边的屋顶屋墙还在跑。

但是，那已不是不同光亮的屋顶屋墙了。光亮已经从建筑物上跳跃到他的身前，那个白胖女孩儿的身上。她光彩照人，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魅惑的——凝脂（迈克永远不会读到的字眼！）味道。偏偏他不能看，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不许他看，他就是不能看。他只能偏过脸去看车门窗外那些一模一样的黯淡房子，而且脖子很不舒服。他索性再往右偏，将脸和肩转成了叠合的直角，这样他还能看到自己右边身后车门外风景，可是很生动的正沿着河道舒展，完全不同于另一边车门外的一味呆板。可才看了一阵，各种单调的屋顶屋墙又来了。他开始焦虑不安，好像好奇到了头的袋鼠群。就又转望他的右前方，又不行了；再转向右后方，右前右后，他的头颅只能在右侧范围内，前后复前后地转，转，转！咣当！车身顿了一下，他头刚好转在右后——不转了。固定了。火车继续

前进，不久即靠站，黑衣姑娘起身下车，掀起一股微甜的凝脂味。没有人上车，门很快闭拢，迈克对面的四人排座空空如也。多余的红衣女子哪一站走的？谁在意她呢？她早就不见了。

老迈克依然侧脸看右后门的窗外，他感觉姑娘们已经离去，但是他依然保持脸和肩九十度角相重合的姿态，绝不去验证他的感觉。

火车停在迈克下车的第三站。他不为所动，左手紧握右边的明黄色扶手柱，只看右后方车门的窗外。出于调度习惯，这条线的火车只在老迈克不想看的右前方那侧，停靠不同的车站。那边的车门每隔五六分钟就开合一次，人们匆匆上车下车，又都不肯待在老弱病残需要者座位的区域，直到一位喜欢说话的自尊心很强的老婆子坐在了老迈克的身边。

这出事故的结尾还是可喜的。

老迈克因为突发性脑梗由悉尼王子医院心脑血管病理专家抢救过来，只落了个左半身不遂，说话发音艰难，却一天强过一天的往好里转。因为，在他陷入昏迷时，他老婆子的卵巢却获癌变研究专家确诊，只是长了些囊肿而已。只是必要的医疗手段依然除不了根。专家们接受病人的请求，同意服上一段时间的中草药剂来化解。在同一家医院，亲爱的迈克老头子得到了气色极佳的老婆子每天无微不至的探视。老迈克曾经收过一个立志开大货车的中国著名中医院校毕业来的新移民当徒弟，后者因英文不过关而无法正式行医。

货车司机在我玩命经营的小馆子里讲完这个故事，就消失不见了。过了些时候，他在华人区开了一家中华传统医药针灸按摩诊所。我瞎撞去治疗我的腰椎间盘突出，货车郎中旧事重提，我还是坚持他在瞎掰。他说他一定能治妥我硬得像鱼脊的腰背。

(2017-4-6、2020-6-3 悉尼)

# 流年似水

张小河

## (1) 不期而遇

那是2019年6月的首个周日，我从悉尼乘火车去位于北部海岸的主校区办公室加班。周末的车里空气清新，游人散落。

我独自享受一排三座，心旷神怡，  
凝视窗外，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  
大发，开始在心中连句，俗称口占：

旭日和风里，  
南国一日游。  
车从云上走，  
水在路边流。



摄影 王洲

满腹的诗情画意才开了个头，思绪就被刚刚上车的一家人打断了。这是一对年届不惑的中国夫妇，带着三个年纪不等的孩子，前呼后拥，嬉笑吵闹，十分喜庆。母亲有一张令人喜欢的娃娃脸，斜背着一个硕大的皮革包，一屁股就坐到了我的对面。父亲则有着一张极其独特的国字脸，独自坐到和我并排的另一侧。从手里拿出一个精巧的七阶魔方，就开始了不苟言笑聚精会神的快速解锁。三个孩子里除了小姑娘不断在父母之间游走嬉戏，两个几乎同岁的哥哥一坐下就玩起了I-Pad。母亲看我好像也正无聊，就主动和我用中文攀谈起来。谈话间，得知他们要去的城市就是我们学校的所在，我就如数家珍地给她详细介绍了该市的各种名胜古迹和观光景点，包括几处能提供烧烤设施的公园和游乐场等等，使她听得兴趣盎然，不断地称赞我的地理和历史知识。我说我可不光是历史地理知识丰富，我还知道你们是从北京来的，三个孩子来自三个家庭，只有那个最小的小姑娘是你和现在的丈夫生的。

此言一出，不仅是母亲，连那两个大男孩都被惊得睁大了眼，放下手中的I-Pad，开始对我凝视。母亲用一种困惑的目光审视着我，问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居然会相面耶，怎么猜得那么准？”

“我是新州作协的呀。我们的专长就是察言观色。”

“是的呀？我这是第一次和作家面对面呢！可我自己不是北京人，我说话也没有北京口音，你怎么猜得出我们是北京来的呢？”

“我不光知道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我还能说出你们的工作单位，甚至你先生的尊姓大名！”

“真的呀？请讲讲！”

我随即说出北京一所大学的名字和一个男人的姓名，这下连那个先生也回过头来看我了，他手中的七阶魔方已经完全复原。

“您谁呀？咱们认识么？”男人一口的京片子。

“你仔细看看我，能想起来么？”

他眯起眼睛来仔细地打量着我，突然眼睛睁大，伸出了一个指头指点起来。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操，你真是数学张啊，我可他妈的想起来了”。

“你这物理姚的口头禅，30年都不带变的呀！”

“我操我操！我们真的分别了有30年了吗？”

“整整三十年”。

“我操我操我操！那咱们可得好好叙叙旧了”。

“那是，咱们这可算得上是真正的‘他乡遇故知’了呀”。

结果，我不光没能去加班，还陪着他们全家在中心海岸整整玩了一天。

临别的时候，我们互相加了微信。

## (2) 三十年前

物理姚的真名叫姚文，是我三十多年前的校友兼同事。据说出身自书香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但在高考时，却偏偏在父母的严重干预下，报考了他自己并不喜欢的物理系。我们之所以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在读书时都酷爱文学，并参加了一个跨系别的学生社团“北国诗社”。但我们之所以后来能成为朋友，倒也不仅仅是因为志同道合，而是因为我们是诗社这种文艺青年团体里少有的理科生。在文科生看来，我们对文学的了解不是浅尝辄止就是鄙陋至极。比如老姚对近体诗的定位是“有话过于好好说”，而现代诗则是“有话也不好好说”，而唯一能够“好话又好说”的，是民国时期的诗歌，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作品。他的这些奇谈怪论，曾几次在诗社里引起争议。在多次被那

些大诗人讽刺挖苦之后，我们迫不得已地抱团取暖，凑成了一个理科生的小圈子，彼此吹捧，自娱自乐。

这个小圈子除了我俩，还有化学系的王小虎和生物系的江兰。王小虎是我们几个里面真正有点文学修养和诗人气质的，形容消瘦，气宇轩昂，玉树临风。他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朦胧诗，特别是顾城舒婷海子一票人的代表作品，几乎全能倒背如流。生物系的江兰则是个白白净净又亭亭玉立的女孩子。她之所以被诗社接纳大概主要是因为长得漂亮，眉清目秀，灵气十足，举手投足总有着一种很特别的妩媚，会让人不由得想到电视剧里的狐狸精一类的人物。她最后之所以跟我们走到了一起，也主要是因为缺乏真才实学。那几个中文系的坏小子虽然也想和她接近，但毕竟缺少共同语言，三句话之后便会出现冷场。这反倒是让我们这几个学数理化的蹩脚诗歌爱好者捡了个便宜。我们虽然喜欢诗，但对那些真正的诗人只能仰望，无从交流。这种关系，用顾城的名句来形容，倒真是恰如其分：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我当然更无诗才，之所以还在诗社里混，主要是想追女孩子。我本来是还想参加“北国剧社”的，因为那里的女孩子更漂亮，可惜第一次面试就惨遭拒绝。我一直有一个近乎执着的理念，就是认为喜欢文学的女孩子天生美丽。那时大学里的女孩子也确实非常单纯，远不象时下的女学生那么现实。在她们看来，你可以相貌平平，也不必家世显赫，甚至可以一贫如洗，但是只要你有所谓的“才气”，她们就会和你亲近，甚至以身相许。比如海子，这个安徽农村出来的穷孩子，也都曾经年纪轻轻的就有了女朋友。而这，也是我喜欢他的诗的原因之一。

我虽然不是水性杨花的纨绔子弟，但却很容易就会喜欢上几乎是所有进入我生活的女孩子。只不过我同时又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本能地在心目中百般美化我心仪的女生。然而现实会很快粉碎我的各种梦呓，所以我之所谓对某个

女孩子的仰慕，往往超不过三十天。如果能频繁接触，估计最多一个星期就过保质期了。

而江兰却是我在接近两年的长期接触中，一直难以忘却的梦中情人。换言之，我在毕业之前，几乎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可由于生性怯懦，我又始终不敢和她表白，所以就长期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所谓暗恋的痛苦之中。我不敢表白，除了惧怕失败之外，甚至有时更惧怕可能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我当时还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国。可如果要出国，我首先就必须要有毕业留校才有机会。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谈恋爱被校方知道，留校的事情就要泡汤了。

为排遣暗恋之苦，我当时给她写了很多的情诗。写了又不敢拿出来，只是小心翼翼地把他们记录在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日记里。这些诗我现在大概是再也写不出来的了，能记得的其中有一首好像是这样写的：

#### 《愿望》

我好想与你同行， 迈着矫健的步履。 远离尘世的喧嚣， 去写那远方的诗。  
旅途中或有争吵， 只因为爱你太深。 我们的所有悔恨， 都来自相见太迟。  
让我们心心相印， 也不用手牵着手。 只想在梦醒时分， 环抱着你的身体。  
我只要与你同行， 一直到世界末日。 最好能共进天堂， 也不怕同下地狱。

类似的诗我当时写了大概不下上百首，可惜日后为了顺利出国，都和我另外的一些照片和资料一起，在搬出学校集体宿舍之前付之一炬了。

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留校担任了校刊编辑，同时还考取了在职研究生。物理姚则留校当了专职辅导员。江兰和王小虎也考取了他们各自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四人在诗社召开的欢送会上，留下了我们一生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的因私出国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瞒着导师偷偷地考过了雅思，报名并最终获取了澳洲国立大学的奖学金，过五关斩六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我还终于在第二年的春天顺利地拿到了护照。在我准备正式提出辞职之前，我拿着两张新买的电影票，仗着由两瓶燕京啤酒壮起来的胆子，鼓足勇气来到了江兰的宿舍。其实我们两个住的地方并不很远，她住的那个灰色楼房挨着门口的底层房间，我从男生楼的晒台上就能远远地看见。现在那个我曾经无数次远远地久久地凝视和瞭望过的房间近在咫尺了，我心跳加速地敲了敲门。

开门的正是江兰，虽然她见到我后似乎感到很惊讶，但还是客气地把我让了进去。

猜猜我看到了什么？原来在她那张朴素的单人床上还坐着另外的一个人，而他，居然是化学王小虎！此时他正眼睑低垂，涨红着脸，看不出是得意还是羞涩。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一霎那间几乎谁都忘记了怎么说话，场面十分尴尬。五分钟的沉默以后，王小虎一百个不愿意地站了起来说：要不然我先撤吧。也没等任何人表态，就把门狠狠地一摔，走了。

我也一时僵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觉得脸上发热，心中打鼓。反倒是江兰拉过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办公桌前面。桌子上除了书，还有一根皮带盘在那里，象一条冻僵的蛇。

“你好像晚了一步呦！”她开始放松，似乎是在故意地用一种主人的口气，恬不知耻地在嘲笑我。

我如梦方醒，万念俱灰。

“你们好了很久了吗？”这好像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不过是被我听到了。

“也没几天吧，不过你看到这个皮带没有，他刚刚送给我的”。

我再一次仔细端详了一次这根皮带，才发现它原来是用手工做的。十分精致，黝黑的颜色，搭配了一个做工精巧的金色的金属带环。再仔细看，带环的一边是L和J两个大写英文字母拼成的一个方块，而带环的另一边是个带扣的W。两个带环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浑然天成。

“挺精致的呀？这还是私人定制的吧？”我悻悻地说。

“是啊，可是你知道这个礼物的含义吗？”她微微眯起了双眼，半是挑逗，半是开心，还似乎带着一点淘气。

“某两个人心心相印呗”。

“其实这是他们老家的风俗，或者说是魔法。给一个女人送了皮带，就会拴住她的心了”。她说完，莞尔一笑。

“这样啊！好像有点……土哎。不过，你会带它吗？”我话里有话，笑里藏刀。

“当然会的啦，但要到夏天配上连衣裙才好看”。她很认真的说。

长久的沉默。

“你周末都干什么，有没有兴趣去看场电影？”这是我的最后一搏，也可以说是死马当活马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有兴趣啊，不过这个星期不行”。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忧伤。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听北大同学说，海子刚刚在山海关自杀了”。

“海子？自杀？！”

“是啊，所以我在这七天之内哪也不去”。她眼里忧伤的成色加深了，我却无言以对。沉默良久，只好告辞。出门之前，她好像莫名其妙地，却是以漫不经心的方式送给了我一把钥匙，说是她自己经常会把自己锁在门外，放这把钥匙在我那里以防万一。

“你为什么不留给他呀？”

“给他？那就等于丢了呀。再说你住得离我更近。”

分别之后，一直到去国之前，我从来也没有用到过这把钥匙。

### (3) 南辕北辙

比海子的死更震撼的，是4月15日胡耀邦的死讯。由于事发突然，我们都被震惊了，记得我当天在日记里还套用《六月雪》的唱词：该死的不死，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不该死的死了，天也，你错堪贤愚枉作天！

胡的逝世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北京愤怒了，全国愤怒了，所有关怀国家前途的读书人几乎都愤怒了。随后，我们居然凭借这种愤怒，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页。在那风雨飘摇的两个月里，我们经历了太多，得到了太多，也失去的太多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诸多遗恨，难以挽回。历史就是这样的诡异，好像受到神的诅咒，最终走向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在校门口遇到了江兰。她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师生一起，正聚集在校门口倾听学生广播站播报的最新消息。

“军队和市民爆发冲突，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广播里传来学生声嘶力竭的声音。还有刚刚从前线回来的人，在校门口声泪俱下地描述惨状。

所有的人都慌作一团，有人在做燃烧瓶，有人跑去拉警报器，有人在诅咒苍天，有人在痛哭流涕。我不由自主地走近了江兰，用眼神传递问候。她穿着一套牛仔布做的连衣裙，上身披着一件黑色毛衣，形容憔悴，楚楚可怜。

“你知道吗，小虎还在广场上呢”。江兰两眼通红地注视着我，焦急地对我说道。她秀美的双腿似乎在打战，腰中的带环金光闪闪。

“是吗？这些孩子太单纯了”。我本来是想要安慰她的，但看到了她那连衣裙上的皮带，就不由自主地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怎么这样说话，谁会相信真的开枪？”她杏眼圆睁，两眼冒火，好像我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那你要我怎么办，现在去广场把他找回来？”

“你要不敢去我自己去！”她喊出声来，梨花带雨。

我沉默了很久，进退两难。以我当时对时局的了解，如果此时去广场，几乎就是直接送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不去，摆明了是个胆小鬼，那就会让她看不起，那还不如死了痛快。我踌躇再三，最后长叹一声，骑上车子出了学校大门。没想到江兰居然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快追上了我，一步就窜到了我自行车的后座上。她用胳膊紧紧地揽住我的腰肢，我能深切地感到她周身的颤抖和喷到我背上的少女特有的青春气息，我们都不说话，但眼里满含热泪。

在去往广场的路上，除了那些已经被烧毁的军车，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快到长安街的时候，逐渐看到了不少市民，男人们不少是光着膀子，在用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设置路障。这里每隔几百米就会看到一辆燃烧着的汽车，硝烟弥漫，夜色苍茫，我们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前停下了。

这里，还有少数几个人在打砸着正在冒烟的军车，他们出离愤怒，眼里冒火。不远的地方还有市民在观看，但人群中已经几乎看不到女人了。我轻轻地拉着江兰的手，充满了恐惧。突然，这辆燃烧的车轰然散架，砰的一声，烈焰升腾，吓得她紧紧地扑到我的怀里。我双手环抱着她，感觉到她那小巧的身体在我的怀中嗦嗦发抖。我几乎都能听到她那骤然加速的心跳了。

人们都在悄悄地散去，我们也意识到再往前走实在太过危险了。她终于在我的劝说下，开始一步一回头地往回走。当我把她带回我的宿舍以后，天都快亮了。

我彻夜未眠，却睡意全无。她却在黎明之际，在我的床上悄然睡去。我深情地凝视着那张安静而憔悴的美丽脸庞，和稍稍弯曲着的小巧玲珑的身体，眼里充满了泪水。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阳台上看到了从广场上撤退回来的学生们。他们如同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三三两两地回来了。然而，我们在队伍中找不到王小虎。

他始终没有回来。

在那默默等待的一夜，我在心里写了一首诗 -- 《不眠之夜》  
，现在还能记住的几句是：

这恐怕是十年来，  
最黑暗的一夜了，  
我分明已经听到了，  
死神在敲门。

鲜花和兰草，  
血水和污迹，  
混合着，  
在这无边的黑暗中  
沉沦。

暗夜啊，  
去尽情地炫耀  
你的法力无边吧，  
面对死亡，  
谁还想，  
再做什么诗人？

我只等待着  
那缓缓而来的，  
即将划破这黑暗的，  
那一声  
惊雷。

然而，惊雷始终没有出现，我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临行之前，江兰告诉我，小虎的父母已经来过了，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带走了他的骨灰。在他的遗物中，他们发现了小虎去广场之前，写给江兰的一首近体诗：

### 《辞别》

为圆民主梦，慷慨赴长街。  
剑向贪官指，泪同赤子撇。  
齐眉当有日，猛志岂能缺？  
倚马相约定，新逢端午节。

从潦草的笔迹看，此诗应该是他在临行前急就而成。颈联以梁鸿和刑天自比，可见他内心深处矛盾重重。那年的端午节是六月八日，可惜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此后经年，每到这个忌日，我都会写首诗祭奠小虎。最近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 《悼亡》

惜别诚太久，天地两相隔。  
笑貌常回梦，青春好放歌。  
知音不恨少，红粉总嫌多。  
待到团圆日，恩仇仔细说。

## （4）月朗星稀

端午节之前，物理姚传短信给我，邀请我加入他组的校友微信群，并参加端午聚餐。群里有 200 多个年龄不一且志趣各异的校友，都用实名标记。我一一排查下去，却没有发现江兰。我明明记得火车邂逅那天，老姚说过江兰其实也在悉尼，而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此后，我曾经无数次地在网上查阅“江兰”词条，查出来了十几万个相关结果，但没有一个是我要找的江兰。

我顾不得可能被他耻笑，直接打电话问老姚为什么江兰不在群里。

“我邀请她快 100 回了，可她就是不为所动”。

“她为什么不参加集体活动？她在这里以何为生啊？”。

“她在邦黛海滩开了个精品店，离群索居，惨淡经营，不食人间烟火。听说到现在还单的呢”。

我迫不及待地向老姚要来了江兰的电话。踌躇良久，向她发出了一个信息。那是当年我写给她的诸多情诗之一。她如果还记得往事，自然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 《钥匙》

这钥匙是我的生命，  
它打开了我心灵的门。  
从此我不再浪迹四海，  
从此我成了有家的人。

但这钥匙今天却离我而去了，  
留下了打不开的锁孤苦伶仃。  
我于是收拾行囊重新上路，  
开始了不知所往的行程。

不久，我收到了个诗意全无的回复：“蹩脚诗人啊，别再酸文假醋的了。我正在店里忙呢，晚上给我电话吧”。

“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算了吧，我们都老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当初？‘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

很久没有回答，我却不能自己了，直接驾车去了邦黛海滩。

暮秋的邦黛海滩游人如织，街市上的店铺鳞次栉比，落日余晖给世间万物镀上了一层金光。华灯初上，小镇商家的霓虹灯五颜六色，流光溢彩，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我不禁又想起了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邦黛的街市很美也很长，我徒步在主要街市上挨个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一枚巨大的金色腰带环的霓虹灯设计映入眼帘。这是一枚由J和L组成的方格，和一个大写M搭沟紧紧地扣在一起，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再仔细看，店名叫做：Lan Wang Boutiques（王兰精品）。

这时，远处的教堂上传来了隐隐的钟声。

我痴痴地僵在那里，思绪万千，直到手机上信息提醒的清脆响声，才把我从梦中唤醒。

手机上跳出了一首诗，是对《钥匙》的回复。

### 《月朗星稀》

我躲避着闪烁，是因为我爱着你，  
不想让你看到我的忧伤。  
每颗星都有着太阳的能量，  
却为了月亮，不再放光。

从此后请将我慢慢忘掉，  
毅然前行，显示你的万丈光芒。  
月朗星稀，这本是我的宿命，  
让我眨一下最后的眼，去迎接曙光。

我迈开大步，勇敢地向着星光走去。

（写于2020年六月九日，悉尼）

# 义工玛丽李

边玲玲

青春是美丽的，有时是丑陋的  
青春是激情的，有时是麻木的  
青春是火热的，有时是冷酷的  
青春是浪漫的，有时是世故的  
青春是叛逆的，有时是奴性的  
青春是爱欲的，有时是仇恨的  
青春是无悔的，有时是应该悔悟的  
青春是难忘的，有时，她、他、他们  
对曾经真实的自己  
失去记忆.....

---摘自玛丽李的微信朋友圈

## 1.

当玛丽李走出悉尼市中心，州议会大厅的时候，她情绪十分复杂。她揣着那个奖品盒，是新南威尔士州长颁发给她的，表彰她作为一名义工，对社会对社区做出的贡献。其实会议还没有散，正是香槟、红酒、甜点、冰激凌，典型的英格兰式下午茶的高潮时刻。她提前退席，严格地说，她是从大厅里面逃跑出来的。逃出大门，跑下台阶，走进南太平洋秋天透明的光照里，沿着海德公园大道，迎面是圣玛丽大教堂准时的沉稳的钟响，回过头去看，没有记者们的尾随，她松了一口气。

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什么叫社会成功人士？对于一个亚裔移民，什么叫融入主流社会？这不就是个例子吗？各大新闻媒体都来了，悉尼晨锋报、第七频道的私人电视台、ABC 澳洲国家电视台新闻 24 小时栏目，只要露一个脸儿，一个普普通通的义工，就立刻成为新闻人物，走到大街上都能被人认出来。

可是她跑了，她就是被记者们的话筒、摄像机、闪光灯吓跑的。

玛丽李，听名字就是一位亚裔女士，看长相做派，和英语的口音，也不难判断，她是一位华裔。她是十个获奖者里，唯一的亚裔。记者们对她很感兴趣，迎着她就走了上去，可以说是包围了上去。作为新闻人物，人们通常说的电视

明星，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人已过中年，五短身材，已有发胖的迹象，表情木然的脸上，因为一副黑框眼镜，遮掩了成熟内涵的东方女性本该具有的初秋般的明丽和柔和。衣着仍是她做义工时的套装，虽干净整洁，却使镜头画面缺少艺术美感。

可是媒体的记者们盯着她不放，不断发问，充满了好奇心。这里受到表彰的人物都很杰出，有森林消防员，在一次蓝山森林大火中，一人救了十多个人的性命。还有一个退休的老飞行员，用私人直升飞机，义务在海边巡逻，抢救遇难的冲浪者。

还有一位白发老妇，人们都叫她杰森太太。她是一位非政府组织 NGO 的发起人，是一位年迈的母亲，她的女儿在被快艇拖着做滑水运动时失踪了，人们只找回来一只滑板，还发现海边岩石上有人挣扎着向上攀爬的痕迹，人却始终没被找到。这位母亲度过了人生中的心碎的时刻，终于站起来，成立了她的团体“当你需要的时候”。她们帮助过的人，太多了，有在车祸中、癌症中、巴厘岛爆炸之类的恐怖袭击中失去了亲人的人们。悉尼一个高中女孩儿去泰国旅游时，被野生大象踩死，可以想象，她的母亲如果没有这个 NGO 的帮助，没有人给予感情上的温暖，心理上的疏导，她将忍受怎样的苦痛。她是不是能挨得过去？

所以，玛丽李实在不愿在这么多人面前，谈论自己。她认为，她的所做所为，不过是尽一个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她在医院危重病房、养老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精神病治疗中心，做着她的医务护理员的工作。仅此而已，有什么可对媒体唠叨的呢？

但是，玛丽李女士，您做的工作都是义工。就是说没有报酬。而且，做了 25 年啊。

什么原因让您坚持了 25 年？

您移民澳洲 28 年，就做了 25 年的义工。

可以谈谈吗？您是怎么想的？

记者们的发问，使她心慌，害羞，语塞，被追问得一时慌乱，把杯子里的红酒，撒到了自己白衬衫的胸襟上。

对不起，我需要出去清理一下个人卫生。

她指了指衣襟上的红酒渍。众人笑了，友好地放过了她。她也就顺理成章地从卫生间溜出了州议会大厅，来到了大街上。

悉尼的这个街区，很有名气，是殖民时期早期移民从英格兰的伦敦老家，带过来的传统，各阶层的居民喜欢聚在一个公园里，辩论问题，名字也没改，仍叫海德公园。悉尼的海德公园，如今成了旅游客们的观光景点，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的游人，在这里体会一个民族的优长之处：所有的国民百姓，没有财产，没有爵位头衔也可以的，可以在星期天的早上，在花树繁茂阳光妩媚的绿荫草坪上，像昔日的王公大臣，像今天的名流政客一样地争吵，议论，讽刺，调侃，那些属于居民家庭生活之外的国家事务，甚至国际事务。

静静地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或是坐在花坛、喷水池旁边的木椅上，或者趴在海鸟穿梭的草地上，观察过往的行人，你会发现，这里是个国际性的人种展览馆。

用不着耗费多少想象力，只要你有符合人性的同理心，你会在这些并没有向你表述过自己的游人身影背后，看见他们独具特色的故事，人人都有。有没有故事的人。

就说那个黑肤色的老人吧，一看就是个非洲裔。此刻他温文尔雅地闭目养神，晒着太阳，面含微笑，他是一名语言学校的退休英语教师。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是海德公园的常客。他的成就辉煌的一次讲演是，站出来替亚裔移民辩护。一位白人说：应该让亚洲人回到他们的亚洲去。他把两手扣成了喇叭形状，冲那个傲慢白人高呼：请问，先生，你从哪里来？对方答曰：我从北欧来。哦，对不起，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北欧去呢？他赢得了一片欢呼喝彩，把那天的辩论推向高潮。此刻他是不是仍在回忆中，很是陶醉呢？

一位西亚女青年，坐在婴儿车旁边。严实包裹的头巾和阿拉伯式袍裙，说明了她的信仰。没有人觉着她恐怖，因为她从小车里抱出了一个婴儿，她在那个脸蛋上亲了一口：怀抱婴儿的母亲，永远是和平的象征。

一对年轻女士，搂抱着在草地上接吻。一位金发碧眼，她爷爷的爷爷是菲利普总督第一艘移民船上的囚犯；一位红棕头发红棕皮肤，她的故事更离奇，很可能是拉美神秘消失的印加帝国公主后裔。她们是性伴侣？还是夫妻？没人去追究她们的关系。对于私人的，不同于社会常规的出格故事，悉尼人多报以宽容的态度。

还有那位男青年，一边呷着浓黑的咖啡，一边用灵活的指头，敲打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还不时地盯着过往行人观察，思索，冥想。他是想探索人们公开身份背后的故事？他在写小说？他是现代的，悉尼街头的左拉？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玛丽李出现了。人人都有故事，当然没人特意地注意她。一个平淡无奇的亚裔女子，静悄悄地在棕榈阔叶树下一坐，望着喷水池的水雾发呆。

当圣玛丽大教堂的尖塔钟楼里，钟声再一次敲响的时候，谁也没有在她表情木然的脸上，发现她心底的震动。有一种说法，说东方人不善表达，不外露，内向，通俗的比喻像暖水瓶。由玛丽李女士的性情来看，这比喻还真挺恰当。她逃过了记者们的追问，坐在棕榈树下，静听教堂的钟响。她把心底的波澜，说给自己听：

你是怎么想的？什么原因，你坚持不懈地做了二十五年义工？通常的回答都是：回报社会。真正的私密的原因，我没有和任何人交流过。我说出了我真实的故事，也许没人相信。

为什么？为什么？

哎，为了让我的先生灵魂安息。更为了我自己，为了自我安慰。

你，何以这么神经紧张，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你们信吗？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打死了我们的老师……。

悠闲漫步的游人，用他们坦诚的注视，甜蜜的微笑，不设防的表情举止，告诉她：十三岁，不可能，你说的不会是真的。你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吧，以为自己是部侦探小说的主人公。那一定是你虚构的故事。不合情理的虚构，就是瞎编。

她心里的声音在说：我就知道，说了你们也不信。

## 2.

玛丽李的小豪斯，远离闹市。如果安静地坐在阳台上数行人，一天下来，超不过十个人从门前的街上走过去。进到屋里，她脱去义工制服，擦掉了口红，摘去耳坠。为了表彰大会这个社会活动，她还是略加修饰了的，她是不愿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华裔族群，给公众留下邋里邋遢的印象。

她静下了心来。只要回到了家里，她的心总能静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她可以和她的先生对话了，她总是对着先生的遗像，和他交谈一天心得。只有他在乎她的想法和行为：

我提前跑回来了。实在感到不好意思，被人缠着东问西问的。

你还是没有走出那段阴影。我说过了，你是无辜的。干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

我也跟你说过了。在那启事件中，我是不能逃脱罪责的，我不是清白无辜的人。

一个初中生，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算了吧，忘了她。

你用生命告诉我，提醒我，忘了她，那是不可能的。

面对亡夫的大照片，她重复着她在心里对自己的判决：

一切都是报应，不然没法解释，我们共同生活刚一年，你突然就走掉了。才三十二岁，无论是我们的餐馆生意，还是婚姻，都刚在起点的而立之年。你，突然就走了。白血病，血癌。还有带走了我们的孩子，仅仅几个月的胎儿，意外流产。我相信，这就是报应。上天知道我年轻时候做过的事情，就是这样。

亡夫也在黑色的镜框里说：去看看心理医生吧，玛丽。

她说：根本用不着。只要和我的患者、被看护者、我的服务对象在一起，看着他们需要我，我有付出，我就什么心理问题也没有了，只觉着舒心，开心，什么心理压力都能被释放出去了。我只是不愿面对镜头，见记者和公众。二十五年义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可以再干一个二十五年。

当年我向你求婚时，也许看中的就是你的这一点。

镜框里的人说。

提起他们当年初恋的往事，那种浪漫，别说在悉尼，在新南威尔士，就算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女留学生玛丽李时常去唐人街上的一家餐馆打工。餐馆名叫南洋小厨，老板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三十岁都不到的年轻华侨，李先生。回想起来，李先生和这位女小时工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深谈，更不要说什么约会呀，一起外出呀之类的深交。

情人节的傍晚，玛丽李照常来上班，老板说：

其他人都请假了，今天我值班，你呢？就没有约会吗？

她笑笑。两个人在十多张餐桌前穿梭奔忙，累得晕头转向。接待着各种肤色的情侣。

第二个情人节，李先生是捧着十束红玫瑰进来的。玛丽李说：好主意，一张桌上插一只。没想到李老板说：这是送给你的。这怎么行？她愣住了。这怎

么不行？他反问。结果她没收，她固执地把花分插在十张桌子上，仅供顾客们享用。

她不能收。她从来没有思想准备，让自己的命运和经营餐馆生意联系起来。而且李先生比她年轻好几岁，她自己还有一年多才从悉尼大学毕业。她拒绝了他。并做好了被辞退的准备。结果她不但被继续留用，工资还只增不减。实在过意不去，她在考虑要不要以准备毕业论文为由，辞了这份工作。

一天，她在学生公寓楼里接了一个电话。那时还没有流行手机。坐机里的声音是老板李先生：

祝你生日快乐！

噢，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我不但知道，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马上到院子里去，向东边的天空上看。

她跑了出去。抬头望天。天哪，海水一样湛蓝的头顶上面，一只飞机拖着白线，像吐丝的蜘蛛，它在做空中书写（Sky writing）。那些英文字母拼起来写的是：玛丽我爱你。爱字，用一颗桃形的心来表示。

她跑回宿舍，拿起电话，声音有些颤抖：

我的天哪，你就不怕破产吗？

那你答应了？

是的，是的。喂喂，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我？

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哟。开个玩笑。南洋小厨就需要你这样的老板娘。

在这之前，玛丽李是不相信爱情的。人间万象里，被展示最多的是彼此的说谎，失信，背叛，交易。走在悉尼街头，时常可以看见洋人白老头，挎着个亚洲小妞，恋人一样地搂肩搭背，这女孩儿多半是为了迅速地拿到合法移民身份。在婚姻市场上，更有一种两厢情愿的交易，被称为商婚：即双方有约在先，一笔金钱到位，然后以合法婚姻做掩护，瞒过移民局的审核，待到一方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以后，合约解除，离婚分手。当地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从事这种生意的人。

玛丽李想都没想，本能地就对求婚者说出了 Yes。她毫不怀疑，对方的一片真心。甚至自己能够这样地被人看重，反而把她吓了一跳。对方要的就是一个 Yes。彼此都忙，就再无时间闲聊了。已经向全悉尼的居民百姓展示了浪漫，写在天空上的浪漫，用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直到新婚之夜，众宾客散去，她在他的怀抱里了，她才发问：

你到底看上了我什么？

你胖乎乎的，就像南洋小厨门厅前面那尊小佛。

在悉尼，华人餐馆多数供奉财神、观音、笑面佛之类的吉祥之物。她笑了，摇摇头：

我有老板娘的福像是吗？为你招财进宝？那我可告诉你，我不信什么佛呀菩萨呀的，虽说我从小就是乖乖女，可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还打死了我们的老师呢。

行了，行了，越说越没边了。

你不信？

出生在南洋马来，从小随父母移民澳洲，在悉尼大学毕业，继承了父业餐馆的李先生，就当是在新婚之夜里，听天方夜谭式的民间故事。她说：

也不能怨我们，都是些不懂事的毛孩子。其实我没打着，是我的同学们干的。

她相信她的无辜。也淡忘了自己在十三岁时的行为。李先生带着甜蜜的回忆说：

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让我惊讶，你的英语比我还流利纯正，听不出一丁点口音来，在大陆来的留学生里，我还没遇见过。我认定你是做事踏实，只要想做，就能成功的那种人。

她沉默了。此时此刻，在异国他乡的新大陆，她想起来自己的中学英语老师，她的英语文化知识的启蒙者，那个被他们打死的女基督徒。可她回避了，她希望自己学会遗忘。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浪漫婚姻竟如此短暂。半年不到腹中胎儿流产，一年不到，李先生被确诊为白血病晚期。家庭医生告诉她，要有个思想准备，他熬不过这一年去。当她坐在丈夫的病床前面，他那只餐馆老板特有的丰腴的大手，如今瘦成了一把柴骨，皮包骨的腕子上，插满吊瓶的针头，她哭了。

他的嘴唇就像死鱼的白肚皮，抖动着说：

没想到，一个浪漫的开始，会是这样的结果，真是很对不起你。

说对不起的该是我呀。我信了，这是报应，可是，为啥不直接冲我来，要冲着你和孩子？

你说什么呢？

李先生至死没明白她的意思。他及时地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务，他对妻子说：

我这病是被南洋小厨累的，体力透支殆尽所致。你呢，没有我，一个人是经营不了它的。把它卖了吧，光利息就够你一辈子受用的了。要想投资呢，买房吧，以我的直觉，将有大量新移民到来，悉尼房价会在近年内猛涨。

李先生走了。留给玛丽李的是独立的生活和投资的智慧。果然如丈夫遗言所料，在澳洲东海岸的悉尼，当年二十万澳币的一套房，二十多年后竟长到了八十多万。如今玛丽李，已拥有几处房产，她可以什么都不做，只当房东，坐收房租就成了。

但是，她选择了做一个义务的社会工作者，义务地服务社会，做不领取报酬的义工。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

丈夫李先生留给她的真正遗产是，内心里一种自我审视的赎罪感。

### 3.

那一天，急风暴雨式地就来临了。正是夏季，一九六六年的夏季。温带大陆季风把燥热的空气，吹进了校园，那个本该是清静的，书声朗朗的地方。

接下来的描述，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那是真实的吗？是小说创作手法惯用的虚构与夸张吧，为了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吸引读者，故意制造的矛盾冲突与悬念吧？许多善良的人们都不信，比如英年早逝的李先生，在花木葱茏，海鸥、鸚鵡成群翻飞，蓝天碧海环抱的悉尼湾长大，这样骇人听闻的故事，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畴和理解力。

还是让我们的主人公玛丽李来做证实吧，她是个亲历者。

当女英语老师被几个同学押进会场的时候，可以说是群情激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 xxx！”“砸烂砸碎……”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没有法庭、法官、律师，中学生们的群众法庭给她定了性，她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的是：特务分子、反动权威。

长期以来，每每记忆的录像带被慢慢回放的时候，她心中的旁白解说词都是：

是的，就在那一天，他们把我们的老师打死了。“他们”，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她，一个十三岁的女初中生，怎么会有暴力致人于死地的力气呢？她又是英语老师最得意的学生，英语课代表。

无论录像带怎样地被时间磨损，磁力减退，模糊发白，她还是记得，她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而且手里拎着一根皮带。她想干什么呢？她想要表态，表示要与她昔日的老师划清界线。她的同学们用歌声和口号制造了一个气氛，令人热血沸腾：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

领唱者是一个令她莫名其妙地，一见他就脸红，心跳，说不出完整句子来的高年级男生。他有着英俊的外表，是校篮球队长，尤其是他的令人仰视的红色血统。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她站了出来，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她想让他知道，自己一个公私合营的小业主的女儿，英语课代表，她虽有先天的不足，但她也可以和他一样地，站出来革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她并没引起注意，他并没有抬眼看她，他一直在摆弄手里的一根自行车金属链条。后来同学们一窝蜂地涌上来，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的“革命性和正义感”。她被挤到了一边，一个趑趄，她的机会被人抢走了。慢着，如果把录像带缓慢回放，且又定格的话，一组镜头是永远抹不掉的：她举起了手中的皮带，女老师向她投来了茫然不解的目光……，那目光仍然是温和的，只是疑问：你要做什么？

这就是她们最后用目光进行的对话：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竟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特务，不过是在教会学校毕业。

教会学校？好吓人呀，好反动啊……。

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个修女，一个文雅高贵的苏格兰女士。

那她定是特务头子无疑了。还有你课堂上讲的那些人物，都是反革命耶，你向我们灌输了多少大毒草耶。莎士比亚、狄更斯、王尔德……。

我还朗读过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可是，你还告诉我们，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说美国总统发给他骑士勋章。那是不可能的，你那是在散布谣言耶。那些资产阶级怎么可能奖励一个无产阶级的黑人领袖？

我说的是真的。金博士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那个勋章的平民、黑人。

她在心里对女老师的判决是：顽固不化！

几天后，老师的死讯传来。她是被金属链条之类的器物，劈裂了头骨至死的，激情的少年们，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时期，呼出的口号就是“砸烂砸碎XX的狗头！”。

世事变迁，峰回路转。十年以后，死去的老师被恢复了优秀教师的名誉。同学们被校友会召集着，又聚集在了学校里。校友会的会长，就是他，那个曾经令她坐立不安的大男生。当她事隔多年以后，面对面地和他握手的时候，她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他依然英俊帅气，依然志得意满，他依然在话里话外，炫耀他的好运和成就感。不过此时的她，听着不那么舒服了，她反而对他感到几分陌生。自己都不能理解，当年是什么原因被他闹的面红心跳的。他代表校友会讲了话，其中一句诗样的语言：

青春，连错误都是美好的。

是吗？她迟疑了一下。就不再多想了。她或他们，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

只有在她把丈夫的骨灰盒捧回家的时候，记忆的录像带不仅回放了，还定格了，定格在她和女老师对视时，她举起的手臂上，她手上高高擎着的是一条皮带。她模糊了的记忆一下子清晰了，是她，她第一个站出来，就是想用皮带抽老师。那时，她毫不怀疑，她的昔日的老师就是阶级敌人，她使用的毒害学生的武器是英语，英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而课代表是学得最好的，也就是中毒最深的一个。所以她第一个站出来的。如果没有其他人跟上来，把她挤到了一边……，由此推断她只是没打着老师而已，不是不想打。至于是金属的自行车链条，还是皮带，那个至死原因只是不同物质的物理分析，如果录像也能记录人的心理活动，进行心理分析的话，想要暴力地殴打手无寸铁的弱者，那个动机是一样的。而她，被人挤到了一边，她没有冲上去这一情况，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她真实的想法就是，她十分地委屈，她，一个非无产阶级的，小业主的女儿，可以表现她革命精神的机会，被别人抢去了。

她对着先生的遗像重复着说：

我是有罪过的，我的令你感到惊讶的英语功底，我给你的最初的深刻印象，我的扎实的学习态度，做事态度，就来源于她。

黑色镜框里的李先生，又一次劝妻子去看心理医生。

#### 4.

玛丽李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也许她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心理治疗，那疗效出奇的好。就是带着回报社会的负罪感，带着不再向他人索取的愧疚感，去做她的工作，社区义工。

她擦干净先生遗像上的浮灰，和他交谈了参加州政府表彰会的心得：

实在让人羞愧，我也没做什么，还值得表彰？

然后就一边下锅煮速冻馄饨，给自己准备午餐，一边打开录音电话。那里面传出的声音，都来自那些需要她的人，她的残疾儿童，她的特护老人。他们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寡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那些帮她解除孤独感的，心理治疗师一样的人们。他们让她看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要说谁需要谁，其实是她更需要他们：

……玛丽，亲爱的，你为什么今天不来看我……

是唐氏病智障少年小皮特，他口角歪斜，说话时脖子就像根弹簧条，畸形的大脑袋不住地在他上面颤动，口齿含混不清，声音也是乌噜噜地飘忽发抖。

……我想你了……。

小皮特的妈妈三十八岁生下他，是位高龄产妇。医生提醒过她，她腹中的胎儿有很高的机率，患有唐氏综合症，也就是唐氏婴儿。他的父母为此发生了分歧。母亲执意生下他，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认为自然到来的就是天意，是天主的赐物，人工做掉就是谋杀。父亲在儿子幼小时刚一出现唐氏症状，就从家里消失了。

后来母亲因为照顾他，累病了。她身边就来了一位中国妈妈，玛丽李。李妈妈一天来照看他半天，在他十岁的时候，她就减少到一天两小时，原因是，妈妈很忙，还有其他的皮特一样的孩子需要照料。没想到小皮特发病了，当着玛丽李的面，用剪刀刺向自己的手腕，血喷了出来。玛丽吓坏了：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人们都会抛弃我的，先是爸爸，然后妈妈病了，今后你也不来了，你还有其他的皮特……

玛丽李这才意识到，小皮特需要长大，对于母爱的依赖性，影响他长大，他应该具有一种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做独立的自己。玛丽李生气了，哭了：

皮特，你不能这么自私，周围这么多人爱你，你也要学会怎么去爱别人，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生病的皮特，都有你这样的生活和治疗条件。你为什么不学

会感恩！你妈妈为你累病了。你还用这么残酷的手段，来吓唬我。你关心过我吗？

皮特愣愣地，并没有犯病，他在想事，他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他自私。他原以为自私是他的特权，可以赔偿他的先天不足。皮特喜欢画画，玛丽李就开着车，带上轮椅，他们一起去皇家植物园，去邦迪海滩，去歌剧院写生。一天，皮特在录音电话里结巴着说：

……祝……祝你生日快乐……我……有礼物……送……送给你……。

当然不是空中书写。是皮特的油画，标题是：皮特和妈妈玛丽李。一个白眼歪斜，表情古怪，白白皮肤的大头畸形少年，身边是一个黄黄皮肤，胸前挂着两只大乳房的亚裔女士和棕榈树。玛丽李珍视皮特的画，不亚于丈夫给她的那幅空中书写。

真不错，有高更的风格，你比塔希堤岛上的高更，画的还好呢。

她夸奖他，她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这幅画在南半球最盛大的公众庆典活动，悉尼复活节艺术展上，获得了少年组的银牌奖章。渐渐的皮特长大了，已经十五岁了，他把对李妈妈的依赖，转移到了绘画，这个新的生活伴侣上面。

……玛丽，我看见了你在电视新闻节目上，好为你骄傲，亲爱的……你有一颗天使一般善良的心……。

是一个病弱女士的声音。一个帕金森症患者。玛丽李最初还没拿到护理医师的执照的时候，就认识了她，她的工作就是陪着孤独者聊天。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她：

你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因为你不仅有流利的英语，最主要的你有一颗爱心。

玛丽李像女儿一样，推着轮椅，陪这个独居老妇逛商场，听音乐会，和她一起修剪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有一天，老妇人在厨房里煮咖啡，忽然站立不稳，在她倒地之前，玛丽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自己的一条腿，挡在她的肥大的屁股底下。玛丽李小腿骨折，用了几个月的石膏拐杖。她拄着拐时，还来陪老妇聊天。

可是她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夸她善良，还什么“天使一般”。躲藏在这些溢美之词后面的，真正的她，或曾经的她，一个并不善良的暴力的她，只有她自己知道。

又是一段录音，听声音，是一个陌生人，一位女士：

……李，你好，人们都叫我杰森太太，今天上午，我就站在你旁边。对了，就是那个“当你需要的时候”，那个被大海夺走女儿的不幸的母亲。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就走掉了。你知道许多人喜欢你，喜欢你做的事情，不仅是记者，人们想听一听你的故事。记住，玛丽，如果你需要帮助，“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在你的身边……。

然后她留下自己的电子邮箱，联络方式。

杰森太太，一个白发苍苍的慈祥的老妇，这么在乎她，关注到了她的中途退场。

她感动着，一边放下电话，一边想：谢谢，我的故事是难以对人启齿的。

## 5.

和每天一样，她从她义工的岗位下班回来，开始做晚饭，料理家务，打理自家花园。还有对着先生遗像交谈一天的感受。李先生说：

找个好男人和你一起过吧。你的生活太冷清了。

她说：考虑过，但都不成功。原因是，他们可以接受我，但不能接受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老老少少的皮特，占有我的时间，分享我的生活。也就算了吧。再说了，你看我孤单冷清吗？

嗯，一点不。

这不就得了。我找不到再能为我做空中书写的男人了。

晚饭之后，她坐下来看电视，一个 ABC 新闻频道她喜欢的节目，“分享你的故事”。今天，这个说故事的人，哇，竟是在颁奖会上认识的，给她在电话里留言的女士，杰森太太。

她银白蓬松的发髻盘在头上，碎花连衣裙，多皱如松树皮一样的脖颈上，戴一串白色珊瑚珠子项链。艳丽的口红，把她白皙的面色映得容光焕发。她是在家里的客厅接受采访的。她依在钢琴上，旁边摆放着她女儿滑水的大照片。

女主持人先是介绍了杰森太太的 NGO 组织“当你需要的时候”，和她受到的表彰。镜头播放的是那次颁奖会，他们一一上台领奖。玛丽李看到了自己。镜头转回到了杰森太太的客厅。

主持人：您的故事感动了太多的人，不仅在新南威尔士在澳洲，世界各地都有观众来信，他们许多人都经历过人生的挫折的，都需要你的那个“当你需要

的时候”。作为女人，母亲，失去女儿的那一刻，真的不是人人都能挺得过来的，而您，真是令人敬佩，不仅自己振作起来，站立起来，还帮助那么多人，让那么多人，从生活的灾变中，不幸中走出来。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杰森太太：……我……可以说，女儿的遇难，使我真正的觉醒，怎么说呢？我发现了另一个自己，我开始从灵魂深处重新审视自己，一个被时间埋在记忆里的，真实的自己。我……我犯下的罪过……。我承认了，我是有罪的。

主持人：罪过？有罪？怎么讲？

她一脸的平和淡定，把思绪投向了记忆深处，十分遥远的地方，远得让主持人，让听众们追赶不上她的思路：

我是一个战争遗孤，是二战以后，从柏林移民澳洲的第一批难民，那年我十五岁。

主持人：十五岁？这么说您已经八十多岁了。不可思议。您看上去也就五、六十岁。

她微微一笑：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在澳洲的新大陆，开始了新生活。我上了大学，做公司出纳员工作，结婚以后，成了杰森太太。我一直记在心底的，又很少和人谈起的就是我的父母。

主持人：他们和您一起来的澳洲吗？

她摇摇头，又是微微一笑，把一本黄旧的影集递给了主持人。镜头推了上去，一个大特写，一张黑白照片十分醒目，也可以说是十分刺眼。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他们的两岁的小女儿，其中母亲清秀文雅，父亲高大英俊，身穿德国党卫军制服，马裤皮靴，胳膊上戴着一枚袖章，上面趴着一只黑蜘蛛。

杰森太太：我的父母都是坚定不移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简称纳粹。父亲是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和我的母亲随同他们的元首，一直坚守在地堡底下，直到最后，盟军的坦克开进了柏林之际，他们双双饮弹自尽。

主持人：您那时在哪里？

杰森太太：就在他们做好了最后的抉择之后，他们跟我谈了话，说即将有人把我从地堡接到地面上去，从此我将开始我的新生活。用他们的话说“孩子，走吧，世界文明在等着你”。

主持人：当时您知道他们最后的抉择是什么吗？

杰森太太：不知道，但我有预感，我知道我们失败了。但十五岁的我，对德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理解就如同是，一个学生在升学考试中一次不及格。我不

知道会那么残酷。我不喜欢地堡里的生活，我喜欢明亮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喜欢校园生活，喜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朗读歌德席勒，所以我很高兴离开，我要求爸爸妈妈和我一起走。他们说，已经晚了。

主持人：怎么讲？

杰森太太：我的父母他们是大学同学，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德意志由一战战败国的迅速崛起，经济振兴，GDP 猛增，使他们对希特勒崇拜备至，把他看成是拯救德意志的民族英雄。“已经晚了”是什么意思，我没有问，他们也没有解释。后来我长大了，在我有了思考能力之后，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被绑架到了，一个历史倒退的战车上来的时候，有多么可怕，它歇斯底里地开到了悬崖绝壁的边上，但跳车已晚……

主持人：哦，是的是的。不过杰森太太，您是幸运的，您没有成为地堡底下的殉葬品，您有幸来到澳大利亚，呼吸着悉尼湾清新自由的空气。

杰森太太：是的是的。

主持人：……可是，为什么您要说自己有罪呢？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你能有什么罪过呢？

杰森太太：那时候的德国，人人都是有组织的，我虽然不是纳粹党员，但我是少年团的团员，是我妈妈领我去报的名，我们这些孩子们对着希特勒的头像宣誓，那些誓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发誓要做到，对元首的绝对忠诚。我们个个热血沸腾，我们是真的相信，希特勒是德意志的大救星，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强大的德国。

主持人：在当时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下，一个没成年的少年，思想很容易被引入歧途，但是，是不是可以说是“有罪”呢？

杰森太太：……我是有罪的，无法饶恕的罪过……。我有一个同班小伙伴，一个和我同龄的犹太小姑娘，叫贝蒂。

杰森太太说到这里，神情有些冷峻，嘴唇有些哆嗦，摄影灯下她深凹的眼眶里，闪着亮晶晶的光点。她又一次翻开影集。是两个女孩子的黑白合影，她们穿着芭蕾舞鞋和练功服，身后是一面墙的镜子和把杆。她们眉眼像似姐妹，只是一个金发，淡眉毛，一个深棕色头发，黑眉毛：

……贝蒂的父母都是音乐教师，她的理想就是以后成为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她是我们中最优秀的。她的舞感乐感，骨骼身材，柔韧度弹跳力，就是为芭蕾

而生的。那一年我们十三岁。有一天，我的父母在餐桌上谈论起了一个严肃话题，关于元首的最新计划，就是决定要对犹太人采取行动，要把他们送往集中营。他们谈到了，用子弹火药处理速度慢，效率低，还成本高多花钱，用氢氰酸是经济快捷的好办法。我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氢氰酸是一种毒气，是杀虫的剧毒农药，但我意识到，贝蒂一家人将要遇到麻烦。那天晚饭后，我立刻跑到了她家门口，想告诉他们快点搬家躲起来，不能去集中营，但是我始终没有按响门铃。

主持人：你害怕了是吗？

杰森太太：不是。最终，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正义的行为。就在我的手，触摸到贝蒂家的门铃那一刹那，我动摇了，开始质问我，我首先是一个忠于元首的爱国者呢？还是做贝蒂的好朋友。我是宣过誓的，要对元首无限忠诚的，我怎么能做领袖与国家的叛徒呢？……我缩回了手，扭头跑回家去。后来贝蒂一家六口人被带走了，她，她的父母、外婆，还有她的两个弟弟。贝蒂拎着她的小皮箱，经过我家阳台时，还朝我挥了挥手上的一件东西，那是她最珍贵的芭蕾舞鞋……。

编辑制作到这里，保持了一个静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不做声了，镜头的特写是杰森太太的右手，那只最终没有按响贝蒂门铃的手，此时，它在老年病兆之下剧烈地抖动。

对呀，是这么回事，是“分不清哪一个是正义的行为”。电视机前的玛丽李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就是这只手，高高地举起了皮带，想要去抽打自己的老师。手是不会思考的，它是受大脑的控制支配的，大脑那个时候也是不会思考的，或者已经被人代替了思考，它“思考”的结果就是，强势的人物，权力，就是对的，周围的人都那么说，那么做，那就是对的，那个结论就是，英语老师那样的资产阶级分子，她就是该抽该打，该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敌人。所以，那只举起的皮带，就代表了伸张正义。……而自己怎么会对那个显然是错误的推理，确信无疑呢？

……我是不可能忘记贝蒂的。杰森太太继续：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记录了纳粹二战的罪行，镜头摇过遇难的犹太人留下的一堆堆遗物，有首饰、金牙、生日卡、狱中绘画、小提琴……我还看见了一双小舞鞋……。

主持人：杰森太太，您那时才十三岁呀。

杰森太太：可是贝蒂也十三岁呀！她的两个弟弟还不到十岁，小弟弟还躺在婴儿车里吃奶嘴！我无法宽恕自己，多少犹太人得到内线消息，都逃脱了，逃往瑞士、北美、亚洲。而我，六条人命，是与我有关的，能救他们而没救，我是有罪的。我的女儿的死，提醒了我，她是主用来警示我，惩罚我的羔羊。

主持人：那不过是一次意外事故。

杰森太太：……在那些日子里，我疯狂了，崩溃了，四处寻找她，跑遍了整个悉尼湾。一块长满了青苔的礁石上，留下了她生命最后时刻里，挣扎的痕迹。泥巴、海草、礁石上的牡蛎壳上面，一道道深凹的抓痕留有血迹。在礁石下面，找到了她的滑水版。她是多么的想活呀，她才十六岁，她爬上来，又滑下去，再爬上来，再滑下去，直到精疲力尽……我甚至听见了她的呼救声，她呼叫我的声音，妈妈……救命……就是没有回应……。贝蒂走向毒气室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我能救她而没救，她也许还哼着巴赫的小步舞曲，以为是进去洗淋浴……。

主持人：不过，杰森太太，您的团队“当你需要的时候”，已经帮助了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您是应该感到宽慰的了。

杰森太太：我今天接受采访，讲出了我的全部故事，就是想告诉观众朋友，我们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受表彰，其实我是应该感恩的，感谢我们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和民众，感谢上苍，是上苍的仁慈，给了我灵魂自救的机会。再次感谢大家。

## 6.

玛丽李终于拨打了杰森太太的电话。她毫不掩饰地说：

现在，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看了你的那个电视采访节目，很受感动，很受启发，很想和你和你的团队认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杰森太太充满磁性的声音能使人融化：

哦，亲爱的，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玛丽李：我……是遇到了问题，我先生去世以后，我的世界就塌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可是我不承认这一点，我做的义工，是一个掩饰，人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讨人喜欢的，有罪过的我。这就是那天为什么我从州议会大厅跑掉了的原因。

哦，可怜的姑娘，来吧，欢迎你随时光临，当你需要的时候。杰森太太说。

在悉尼南部海滨的一个大草坪上，玛丽李推着皮特的轮椅，参加了杰森太太的“和你共进下午茶”，一个温馨的带有家庭气氛的大 party。在棕榈树宽大的绿茵底下，人们烹饪烧烤，饮着茶和咖啡，品尝着糕点，相互交谈或玩着羽毛球、沙滩排球，虽说是冬季，也有下海游泳或冲浪的人。到这里来的人，有一个共性，共同点，就是都有心灵的创伤，多数是生活中意外失去亲人的孤独者。

那个在泰国旅游时，因大象踩踏，失去女儿的母亲，现在已是一个容光焕发的活动组织者，她在忙着为大家煮咖啡。还有一个来自伊朗的年轻姑娘，即是移民也是难民。她的母亲因不堪父亲的家暴虐待，提出离婚，被她父亲杀死了。凶手居然被认定无罪，说是女性离婚背叛丈夫，便是违背了教规，应受惩罚。她无法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绝意逃往澳洲，目前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她快乐地为大家做着中东卷肉饼。皮特的轮椅前面支起了画架，他在写生海上漂移的帆船，准备参加明年的复活节画展。白色的水鸟围着他，上下翻飞。

杰森太太和玛丽李坐在折叠椅上，面对着大海。

杰森太太面对大海，就和她面对电视镜头，面对观众，面对生活一样，十分坦然。海对于她，可以说，不尽是美丽的风景，曾经是多么恐惧的场面，留下一个永久的伤心记忆：大海吞没了她的女儿，独生女儿。可是她现在眺望大海的眼神，没有仇视和抱怨，是倾心地依恋和平静的祈祷。她肥大的连衣裙外面披着毛披肩，唇上仍然涂着浓重的口红。

我为什么不能像你，把自己的故事披露在阳光下？杰森太太，我害怕记者采访。

玛丽李说。然后她把她和同学们，四十年前打死了英语老师这件事，一股脑地倒了出来。直讲得她口焦舌燥，一口气喝下一大杯黑咖啡。杰森太太听完了，仍然一脸平静，她说：

你的意思是说，打人致死的不是你，但是你当时是有杀人动机的，所以你是有罪的。这在法律上恐怕不能成立。只有动机是不能定罪的。

当时无法，有法也是恶法。社会上的留行说法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是“好人打坏人，打死活该”。我说的是我自己，就算大家都那么说那么做，就算现在社会不追究，我对我自己也该有个内心的审判。

我懂，所以你来找我。

是的。

不过，亲爱的，你已经对自己审判了，你给自己判了个二十多年的义工，是不是？你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怕记者，为什么我不怕？

是的。是的。

玛丽李点头应答。她有些惊讶，杰森太太有这么善解人意的智慧，超出了她的想象。杰森太太突然笑了，伸出胖胖的柔软的手掌心，在玛丽李的手背上轻轻拍打两下，说：

李，亲爱的，以我的判断，你不愿见记者，不愿敞开自己的心让人看，原因就是，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呢？你们从内心里的罪恶感，并不深切。

我不能同意。

你们人人都认为，无辜地打死一位教师，那罪过不在自己，在别人，在社会……。

不，我没这么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你想过死者的父母吗？家人吗？兄弟姐妹吗？

玛丽李没有做声。有过这样的一幕，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有她这样英语水平的人不多，她接到了悉尼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她想到了她最该感激的那个人，教她背诵莎士比亚和“我有一个梦想”的人。她敲响了老师的家门，见到了老师的老母亲。这个九十岁的老妇人，年轻时也曾是中学的英语教师。她记忆力十分清晰：

我知道你，我姑娘活着的时候没少提起你，她说你是她最好的学生，说你有语言天赋，是她的课代表。说你是个定会有出息的孩子。

不是，我不是，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

孩子啊，我知道那事与你无关……

不，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亲历者，见证人，我就在现场，对老师施暴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那就是默认，就是助纣为虐。

人们不都像你这么想。十年以后，校方宣布为她平反那会儿，我问他们凶手到底是谁。他们说没法确定到底是谁，是一群人，一群男生，用的是自行车的金属链条。调查当时的参与者，他们都说自己打的是腿，是腰，是臀部，不是头。那个致命伤，是在头上，是金属器械导致的头盖骨破裂，脑浆溢出至死的……。哎，人被打死了，不知道谁是凶手……。

老母亲干枣子皮一样的眼眶里，像抽干的枯井，空洞无神。玛丽李什么都没说。当时她想到了那个曾经令她激情澎湃的高年级男生。他仅是其中之一。是的，她虽在现场，也无法确定，乱棍之下，凶手到底是谁。

玛丽李对着杰森太太，又重复了一遍她想要说的话：

……您是说，我们得了集体失忆症？

亲爱的，要么就是，你们没做错什么，没准有一天，可以再次打死人，不偿命喽。

杰森太太一笑。

不，那绝不可能。

玛丽李回应道。杰森太太表情顽皮地说：

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失忆，是假装不记得喽？

玛丽李嗔目结舌。

## 7.

按着海报上的时间和地点，她来到了母校悉尼大学，找到孔子学院的一间小礼堂。毕业以后她很少回到学校来，这次是意外地为了听一场特殊的讲演。那个报告人竟是他，她的老校友，那个曾经让她莫名其妙地心跳，脸红，不知所措的高年级男生学长。她知道，对方从来没有对自己留意过。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对他的印象，只剩下一条冷冰冰的自行车链条。可是这次一看到海报，她就决定来了，因为，他作为访问学者，报告的题目是“我们美丽的青春岁月”。

与会者当然是华人居多，年轻人居多。她选择了前排侧面的角落坐下，左右一望，自己显然是长辈级的年龄了。她笑笑，告诫自己，她不会被认出来的，可以做一个大妈级的，好奇静听的旁观者。主持人是华人留学生学生会的小男生，他介绍主讲人时，用的头衔是“著名学者”“著名诗人”，著名……，著名……，一连好几个著名。

在掌声中，报告人站起身来，经过她的身边，走到了麦克风前面。彼此都没有认出来。他原来就坐在她旁边，和她仅一人之隔的位置上。这个头发花白，一看就是一个开始发福的，体态臃肿的，老大爷级别的人，岁月真是不讲情面呀。他清理了一下嗓子，翻开了发言提纲，还戴上了一副老花镜：

……戴着一副老花镜，挺着一个啤酒肚，顶着一脑袋白头发，和年轻的朋友们，探讨青春岁月的话题，是不是有一种人生须臾，时空错位的感觉呢？

他的幽默自嘲引发了掌声和笑声。气氛十分友好。他的声音听上去，一点没有老。而最最没有衰老的特征，就是那一股子精神头，从心里往外洋溢着的一股子激情，使他面色红润，印堂发光，成功者的自信，使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得承认，他依然帅气：

今天在座的，多数是年轻的朋友们，好让人羡慕的年龄，我们也曾有过的，十五岁、十八岁、二十岁，相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这就是不同的时代，造就的不同的青春岁月。我敬畏青春，但是我并不羡慕你们，更不要说嫉妒。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呢？我们那会儿，冲出了教室写字楼，冲出了学校的围墙，挣脱了身心的束缚，赢得了思想的解放，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获得了新鲜的阳光、空气、水，这是生命存活三要素，由此获得了我们一代人的自由和新生。

有人打断了他：

听说你们那会儿把课都停了，高考也停了，还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这样的吗？

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知识。请问，知识仅存在教科书里吗？仅存在油墨打印的铅字里吗？仅存在古人、名人、死人的说教里吗？我们那个时代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有胆有识，敢于对旧社会旧思想旧习俗说不。我们……

请问您说的那个伟大的巨人他是谁呢？

是格列佛巨人国里的国王吧？

你们为啥要爬别人的肩膀？是自己短腿、侏儒吧？

众人发问和哄笑。演讲者不失风度地也笑一笑。他继续：

各位，青春岁月转瞬即逝，因此倍加珍贵。而回想年轻时代，青春真正的魅力在哪里呢？有那么一天的清晨，我扛着锄头，走在绿油油的乡间小路上，我挽起了裤脚，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我眺望四野，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感动，在田野的尽头，炊烟袅袅的地平线上，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那是来自宇宙的光辉啊。我，昔日的一个稚嫩的脆弱的无知而又无助的少年书生，一下子被强大的精神力量吸附，浇铸，灌顶。我们，本署一个个体的渺小的生命，当把自己融入了时代的洪流的时候，红色的火热的富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给了

我们生命的底气，精神的动力，不老的基因。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对你们的时候，朋友们，更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不觉着，自己因为精神信念的缺失，或丧失，而从来没有年轻过吗？

会场上有些骚动，有嘘声，也有掌声。最后嘘声，喝倒彩的声音，压过了赞叹声。有人站起来高声发问：

先生，什么是你们那代人不老的春药呢？

一阵哄堂大笑之后，学生会的主持人，对着话筒，维持秩序。让大家注意社交礼仪，对请来的客人，不要太放肆无礼。报告人摘下了花镜，绷紧了脸上的肌肉，接过话筒：

没关系，我很理解，年轻人正是处在不断犯错误的年纪，尤其在你蹒跚学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不摔跟头就学会走路，是不是呢？好，我欢迎大家提问题发表意见。

下面一连几个发言，都是对主讲人描绘的那代人，那个时代的溢美之词。他们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一个激情的浪漫的，让年轻人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一个小男生说：

我的父母就是你们这一代人，他们两个就是在黑龙江插队时候谈的恋爱，是在村外小河边约会的，你们那会这么浪漫啊，现如今只有诗歌里才有的罗曼蒂克呦。早知如此我就不听父母的安排了，他们非要送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的大土澳来洋插队。看来洋插不如土插。托个人，一个电话就搞定的事，在这里找工作，发送简历，应付面试，全凭自己，奔波得好辛苦。

报告人严肃矜持的表情，舒缓了下来，兴奋和激动使他荣光焕发，听众跟随他的思路，他也随着自己的思路，进入了时光隧道，沉浸在一种遥远的，自我肯定，自我欣赏的神往当中。

忽然玛丽李记忆深处的那个瞬间，回来了，记忆的录像带又一次回放，放大特写，静止定格。而这一次，是真的他，事隔好几十年，也又一次让她激动不已，却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激动方式，她是想发表和他不同的见解。她按捺不住自己了，她忽然想起来杰森太太对她说的话，她当时表示不能接受，不能同意。杰森太太说他们得了集体失忆症，要么就是，装作记不得了，其实是根本就没有认错，那么有一天“可以再一次打死人不偿命喽”。哦，她几乎差一点就忘记了，这个浪漫派诗人，著名学者、主讲人，和与她有着一段共同经历的，在狂热的，赤色的夏季里，向着老师挥舞自行车链子的男生，他们是一个人。

她站了起来，这次，她是站在了死去的英语老师一边，站在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边，站在杰森太太一边，对着他的矫情造作的浪漫主义，说出了一番连她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话：

对不起，我想说几句……。

哦，这位女士，我判断我们是属于同一代人的，听口音，我们还是老乡吧？好啊，请讲。

他根本认不出她来，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发言者会是他的中学校友。她开始讲了，声音因为激动有些颤抖：

……我来悉尼留学，然后定居下来，已经三十年了。这么多年我只从事一种工作，就是义工，社会工作者。我不取工资报酬，只想回报社会，为什么？和您的浪漫主义情调不同，我有一种负罪感。我的工作需要接触老人、孩子、残疾人、弱势群体，有关方面需要了解我的经历，我的犯罪记录一栏里是完全的清白。可是，我，我们真的清白吗？我们集体地被人宽恕了，可是我们能宽恕自己吗？你的晨风晓露，荷锄田陌，真是一首浪漫主义的田园诗。可是我也有过这么一个清晨，我穿了一身旧军装，胳膊上没有红袖章，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我为此感到羞愧。那一天，走进校园的时候，看见校长、老师们被剃秃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接着就是暴力殴打。在打老师的时候，我挤了上去，没打着是个意外，我的企图就是用打人这一行为，做出来给人们看，说明我和这个老师划清了界线，我是她的课代表，但是我反戈一击了。还有，我是想用我的表现，赢得许可，戴上那个我渴望而不可及的红袖章。后来，我们的老师被打死了……头骨破裂……。

哇……！！听众席上一片惊叹。他，那个主讲人先是吃惊，然后不减斯文地朝她点头一笑：

真令人遗憾，你们那里怎么会闹成那种样子。不过，奇怪吗？不奇怪。任何伟大的乐章，都会伴有不协调的杂音，劣质音，但那不是主旋律。这位女士……

她实在忍不住了：

请问，先生，你们那里不是这样的吗？在你的学校里。

他就像没听见，答非所问：

这位女士，我不喜欢哀怨、凄婉的调子。请记住，青春，就连错误都是美丽的！

她再无话可说了。会场气氛有些混乱，人们议论纷纷。也有人拿着小本子，跑到前面去让他签名留念。

她离开了会议室，走出维多利亚时代古城堡式教学楼，来到大街上。心情无比轻松。看来面对镜头当众发言，并不是件难事，此刻的她，忽然有了一种冲动，她可以像杰森太太一样坦然地面对媒体了。

玛丽李回到家，在紫藤花瓣飘落的院子里，她吟咏出了几个短句，诗不像诗，歌不像歌，却是她的心血之作。她小心翼翼地修改之后，发给了朋友圈。也就是此小说最前面的那个开篇。它的第一句是：

青春是美丽的，有时是丑恶的……。

# 千波系列小说 -- 多边恋时代

千波

## (1) 多边恋时代的柴米油盐

2044年。婚姻如同一个多世纪前，虎门销烟的大烟土，土崩瓦解成了一个大大泡泡，然后又像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上海的楼市，乒乒响着破掉。

上市公司 CEO 兼 CFO--阿狼憧憬的多边恋时代，终于在人类毁灭了一次之后，实现了。

早上八点，阿皮穿着一件 AV 里面通用的黑色短皮睡衣醒来，这件皮衣该开洞的地方开满了洞洞。她伸了个懒腰，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伸手把美瞳片戴上。黑眼睛的阿皮，憧憬绿眼睛的波斯猫。感谢美瞳，让她实现了这一心愿。

关于昨夜，阿皮想不出太多的细节了，甚至谁在身边，好像也比较模糊了，是不是阿狼？今天晚上确认一下。如今家家都装了卫星天线的 AV，除了 AV，没有别的电视节目，一到晚上十点以后。

九点钟，阿皮出现在小宝的育婴院里，这里堆满了孩子，不管知道不知道谁是爹妈，婴儿在上学前，一律在这里“饲养”，并由专家教导。跟训狗所差不多，大家在这里学习说话，穿衣服，吃饭，拉屎拉尿，据说比在家长大效率高很多。而且彻底解放了父母，让他们可以自由恋爱，是本城的一项德政。

阿皮看着小宝吃了很多的合成牛奶+糊糊，幸福地张着小嘴呼唤阿皮--嬷嬷，阿皮的心里泛起一阵暖意。比起不愿意“造人”的那帮“断子绝孙”党，阿皮自觉对地球的责任心要重多了。

然后阿皮开着一辆电动开篷 QQ 跑车，赶到鬼谷里面的高科技公司上班。公司里都是白袜，白袜是公司的制服。别的可以随便穿，唯独袜子必须统一。阿皮是个时尚爱好者，暗暗咒骂公司董事长，是这个了无生趣的老女人规定了这种奇怪的制服。

写了一些天书鬼符一样的编码 code，阿皮开始午饭。如果阿聪在就好了，还可以蹭点他昨夜的剩饭。可是阿聪今天请假相亲去了。阿聪是个超级大厨，手艺不凡，每次做饭，一定做上八菜一汤，也甭管吃得完吃不完，不然对不起自己的“铁厨”证书。

阿皮不明白，在多边恋的时代，阿聪这枚老古董，为啥还要相亲。你打开手机，里面自动上载全城单身男男女女的电话号码，谁都 available 可以约，想找谁找谁，多方便。据说阿聪拒绝了很多女人，因此上了股沟黑名单。

阿皮只好吃了一枚山清水秀但味道暧昧的三明治。这时阿狼来了“伊梅尔”，说，今晚他不 available。阿皮只好打开电话，用“股沟”的自动“男女求偶流行榜”——也叫 popularity 排行榜，看看谁还 available。多边恋时代的男女，都是按照这个排行榜排列的，你要想不出溜到后面去，淡着没人理，就得出尽法宝。

所以各种培训班，兴趣班，美容美发班，健身房盛行，阿皮打算参加相声班，变成戴胸罩和美瞳的“X 得刚”，这是一个常居排行榜前十大的明星，每天“恋”得昏天黑地，找他的人太多了。

阿皮胡乱找了一个 available 可以约的，加紧工作，一口气到了下班。下班以后，阿皮赶紧奔健身房，狠狠地出了一身臭汗，顺便甩掉一两公斤的肥肉。

然后奔去本城著名的单身者外卖 pizza 店，买了一个 pizza。不要小看这个 pizza，它是身份的象征，必须有约会的男女才能购买，所以，pizza 店里出入的男女，一律趾高气扬，喜笑颜开，店堂里飘溢着荷尔蒙的芳香。只有阿聪那样的老古董，才在家做饭消遣呢。

还要继续吗？亲爱的读者小朋友？就先写到这里吧，祝大家好梦一场！

## (2) 多边恋时代的虎妈虎爸

上回说到多边恋时代的男女关系，主人公阿皮比起城里醉生梦死的红男绿女多了那么一点社会责任心，用上世纪的时髦话说，就是“地球兴亡，阿皮有责”。阿皮为此胡乱找了个拍档——白袜男巴儿，生了小宝。小宝在育婴院里像高铁时代前的老牛火车一样，咣吃咣吃呼吃呼吃地也慢慢长大了。

长大了自然要上学。上学这件事儿在多边恋时代倒是没啥变化，一样得考试，一样得争取名牌学校，而且为了打一个名校的名额，所有多边城男女老少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比把自己弄上“男女求偶流行榜”还要费劲儿。因为市政厅那个同性恋市长，为了体现他的“人权平等”执政理念，取消了婚姻制度，取消了男女厕所，顺带也取消了私立学校，小宝们统统上公立学校。

可是您要是以为公校没有“门槛”和“等级”，那就“too simple too naïve”了，有人的地方，怎么能绝对平等呢？人有高矮胖瘦，好看难看，聪明傻子笨，这

一诞生，就注定了你在人堆的第几阶梯上。还有个前朝遗老的糟老头子阿中发明了什么“称骨法”，说是能“三两骨头看老”，预测小宝未来。婴儿们一出生，都可以去他那儿称称，结果弄得骨头重的爹妈喜笑颜开，骨头轻的爹妈愁眉苦脸，还有好些出门就拜拜了。

糟老头阿中因此发了笔横财，于是把“称骨所”交给手下打理，自己天天泡妞。不过因为在本市 popularity 榜上排名不高，有钱没用，就是些城乡结合部地带的穷妞儿们跟他应酬应酬。

阿皮虽然不信邪，但是也不能免俗，主要是小宝的爹地巴儿特俗，阿皮只好也带着小宝去遗老阿中那儿称了称。交了二百五十块钱遭到三枚卫生球眼珠之后，得到结果：不轻不重。阿皮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鬼知道是怎么称出来的！威尼斯那倒霉商人，要是活到这会儿，没准就不会输掉官司了。您能把骨肉分离，一准儿也能把血肉分家。

不过阿皮有阿皮的办法。公立名校那几个校长，你猜都能猜出来，自然一路高居 popularity 榜首啦！排队要求跟他们睡觉的女人多得怎么形容呢？还是用英文吧：“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其实这几个人基本都不属于帅哥，有的甚至鸡皮鹤发老得一塌糊涂。

我倒！公校原来还有老掉牙的终身制，校长自己不宣布退休，或者家长们不弹劾，市长也拿他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小宝，女人们忍了。管他是孙猴儿还是猪八戒，反正不用睡多少次。以前一睡一辈子这种事儿，在多边恋时代早就绝迹了。大家都有共识：那样多不人道哇！

阿皮仗着自己“戴胸罩的 X 得刚”名号，死皮赖脸，穷追猛打，终于睡上一个。阿皮忍着恶心，搬出日本爱情动作片里看来的十八般武艺，甚至 SM 皮鞭子，才勉强得到把小宝弄进名校的承诺。巴儿虽然平时没事儿老跟阿皮吵架，可是这事儿却非常支持阿皮：你要是能把我儿子弄进名校，睡多少糟老头子我都不在乎！绝不吃醋！

小宝进了名校，当然事情还没完。校长管录取，却不管你学习成绩啊。小宝呢，育婴院里放养出来的，有点不争气，成绩时好时坏。而且到了十岁上头，越来越难管。每次开家长会，都是阿皮推巴儿，巴儿推阿皮。谁也不愿意去学校当孙子挨训。

这不，阿皮刚从学校家长会回来，顾不上阿狼的约会，荷尔蒙 pizza 也顾不上买，急火火奔回公寓，踢掉十寸高跟鞋，脱掉金色睡裤，只剩比基尼，抄起手机对着巴儿吼：你的狗儿子干的好事！

巴儿正在新女友泡泡处鬼混，猛然听到这么一声河东狮吼，吓得从床上掉到地上，不过还没忘了及时关上手机视频：“怎么了怎么了皮姑奶奶？小宝出啥事儿了？”

“有女孩儿告他性骚扰！”

“什么什么？小宝才十岁哦。”巴儿显然没有任何防备。再说，现在不都没有“强奸罪”了吗？

这条罪名的确早就被同性恋市长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喜欢胡搞的直男市长给取消了。直男市长自有他的逻辑：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成年人之间，那肯定说不清，取证难，没法判。如果发生在非成年人之间，不能判。如果发生在成年人和非成年人之间，那也简单：一律判成年人强奸非成年人。

这条新法律一出台，舆论大哗，所有多边城成年女人心惶惶，她们倒不怕城里的各色各样色鬼，而是怕市内不少的十六七岁的小混混，他们仗着“非成年”身份，胡作非为不用判刑还能倒打一耙。所以他们的内部流行口号是：这样的好事儿，一定得在成年之前赶紧干！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堤外损失堤内补！

于是各类防身补习班应运而生，比如业余八段拳击冠军八袋应声开了个“八袋拳击武术太极阴阳八卦班”，专收大姑娘小媳妇，学费不菲不说，还报不上名，顺带把自己也弄到了“求偶流行排行榜”前列。就连不会打功夫光会后滚翻的，比如侦探阿波，都开了“体操柔道跆拳道倒立打滚班”，专门教人怎么遁地逃跑，必要的时候前滚翻后滚翻飞檐走壁拿倒立，据说也报名者众，小赚一笔外快。

阿皮什么班也没报上，气急败坏急火攻心，无奈之际，想起警察防暴用的“辣椒喷雾剂”似乎很管用，碰上意图不轨的小痞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喷他一头一脸辣椒雾再说。不过这东西没有警察证，不卖给你。多边城法律齐备，行贿受贿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

阿皮只好照葫芦画瓢，自制了一种“辣椒面”，天天揣着，以备不测。阿皮有与生俱来的大厨天分，她炮制的这种辣椒面很辣很香很好吃，遇上餐馆的菜实在味道不咋地，甭管是牛排汉堡生鱼片大酱汤煎饼果子小笼包子，阿皮就掏出来撒上点儿，不知不觉，一瓶防身辣椒面已经给自己吃掉大半瓶，假想敌还没有出现过。

“喂喂喂！你说话啊说…说话！小宝…哦，不，那那女…女孩儿…什…什么人的干活？！有什么…证证证…据吗？”巴儿在电话那头急得直嚷嚷，他一嚷嚷，就结巴，老毛病了。

“那女孩儿说，小宝把她堵在男女共用厕所里，非给她看小鸡鸡！你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是不是跟你学的！”阿皮那头也很冒火。

“你…你别别…血口喷…啧啧啧…人！我哪儿有小…小…小…小…”

“人家学校有证据！！”阿皮打断巴儿的一连串“小”：“学校厕所满墙 penis，半墙都是小宝涂的！让你整天夸儿子有他妈的画画天才！敢情就是画这个的天才！还真他妈的惟妙惟肖哪！！”阿皮一着急，爱爆粗口。

“他们怎么知道是小宝涂的？”巴儿的结巴突然好了，舌头恢复利落。大概是以粗爆粗的结果。“还有，那女孩儿，够不够十八岁？”

“废话！要是十八岁，就是她强奸小宝！她只有十二岁！…你他妈的到底能不能出来说话啊？”阿皮盛怒之下吼得也没啥力气了。

原来那女孩儿跟小宝俩人整天鬼鬼祟祟形影不离俨然小两口，如今的少年儿童吃了转基因食品化肥激素粮蛋肉菜，全都早熟的很，七岁吟诗九岁淫人不乏其童。坏就坏在女孩子爱多话爱显摆爱上网，那女孩儿把看小宝鸡鸡的事儿登上“非死不可”，跟她的好朋友们一交流，坏了！敢情全班一半女孩儿都看过小宝的鸡鸡。这还了得！她也不知打哪儿来的主意，一口咬定小宝强奸了她。

这种事儿本来如直男市长预言，几乎是无法取证的。巴特！本市科学技术侦探手段十分先进，外星人从哪嘎达来都能给破了案。特别是波大侦探社名不虚传，学校特地请来波探到“案发地”---男女共用厕所取证，波大侦探对着满墙涂鸦一分析，原来本市的“自来水笔”都跟枪支弹药一样，从哪管枪里射出的什么子弹能查得一清二楚。分析“自来水笔迹”的结果是：小宝的涂鸦最多，占到百分之五十强。

校长自打小宝进了他的名校，想再找阿皮睡觉。谁知阿皮死活不答应，正在暗自懊恼，这下子可好，找到机会报复了。于是校长也一口咬定：“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小宝轻的会给开除，重的说不定会去少年劳教所。劳教所近来因为严重缺乏“生源”，天天问警察局要人去劳教哪！不然的话，劳教所的人就都会面临失业遣散。

“咋办呐咋办呐咋办呐？”巴儿坐在亚历山大咖啡馆里对着阿皮哀嚎。

阿皮叹了一口气说：“还没完哪！更要命的是…”

巴儿这回从椅子上慢慢滑溜掉到地上瘫软下来：“咋了咋了还有什么？”

“小宝不见啦！！！”

阿皮是从学校家长会上接到小宝出事的通知，小宝没有一起来家长会，而是演学校排练的莎士比亚舞台剧去了，他扮演牛魔王。学校为了避免尴尬特意“调虎离山”，把双方家长还有孩子都隔离开来进行家长会。其实是为了避免泼妇野人泥浆摔跤揪头发大战，不然依着女孩她娘那架势，阿皮只有败阵的份儿。女孩她娘以前阿皮在学校活动上见过，气壮如牛，胖如气球，而且阿皮听说她还在八袋拳击班里学习过。阿皮心想，这样的“重磅气球”别说挥上几拳，就是滚过来，阿皮也招架不住。

回到家对着巴儿吼了一通电话，（哦，一直忘记交代，巴儿全名曰“巴儿扎克”，阿皮嫌太长太拗口，就简称之了。）阿皮打开床头柜，摸出久久不用的SM皮鞭，静等小宝回家。

小宝头顶着牛魔王犄角，带着一脸彩妆，吹着口哨哼着小曲兴高采烈地回家来了。平常小宝是住校的，多边城学生不准住家里，一律住学校，每周有一两天给“释放”回家放风，可以自由选择去爹家还是妈家，顺便蹭点好吃的。学校食堂强调营养，鄙视味道；强调效率，鄙视情调，所有食物都弄得跟太空牙膏差不多。这是小宝头一摸混上个有名有姓有头有脸还有角的角色，兴奋得小脸通红。

还没等小宝落定脚跟，阿皮举得高高的皮鞭“嗖”的一下就抽了下来，“哗啦”打掉了一个牛魔王犄角。接着又是“嗖嗖嗖”几声凌厉的空响，小宝一下子就蒙了过去。

“说！你在学校干了什么好事儿~~~~？！”阿皮一边挥舞皮鞭一边怒吼，因为愤怒，声音变形成了花腔女高音。

“我他妈的什么也没干！！”小宝也很恼火，爆出他跟阿皮学的粗口。

“你把人家女孩子怎么了？！！”阿皮的花腔更高亢了，变成秦腔。

“什么女孩子？！”

“你！你！你还敢抵赖！人家告你强奸！强奸！你懂吗？！啊~~~~？！”秦腔又变回花腔。

“是她...她让我...干的！”小宝很委屈，小脸更红了。

“胡扯！你真是...禽兽！哼，禽兽不如！爹妈白生你了！”阿皮使劲挥动皮鞭，左右开弓灵活运用SM鞭法，“嗖嗖嗖”又是几下子。

“你...你敢打我！！”小宝憋着通红的小脸，顶着掉了半边的牛角，瞪着血红的牛眼盯着阿皮。然后...静了几秒，“嗖”地一下子，冲出了家门，跟兔子一样一眨眼就不见了。

“你去找你的宝贝儿子吧！”阿皮坐在咖啡馆对巴儿说，头顶上“亚历山大”四个大字闪闪发光，非常讽刺地对着阿皮眨眼。这谁搞的霓虹灯！阿皮有气无力地想。

“我往哪儿找去呀？”巴儿虽然急得团团转，但是还没忘了逻辑。“你说！他会跑到哪儿去？”

“我要是知道，还找你干嘛~~~~？”阿皮的花腔转成了低音贝斯。

“那...那咱去双蛋诊所问问看吧？”他是育儿专家，一定能给出办法。巴儿建议。

“双蛋儿童心理咨询诊所”开在“八袋拳击俱乐部”旁边，来这里“就诊”的，有的是问题儿童爹妈，更多的则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爸虎妈。因为多边城考试升学竞争异常激烈，所以诊所每日顾客盈门，双蛋常常忙得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实在需要出恭，就请自己的儿子代五分钟。

那小子据说火星留学，滕校毕业，投行出身，但是，还是不如老爹赚的多，所以就海归地球投靠老爹诊所一起“捞世界”了，听说顺便还办了个“海龟网”，供自己没事儿逗嘴皮子解闷。因此这诊所叫做“双蛋”诊所。当然坊间还有一种传说，就是双蛋本人在开诊所之前，是某 500 强之 CEO 兼 CFO，后来觉得给人打工再高位高薪也不如自己创业来的浑身舒坦，于是开了这个诊所。

给柜台前大波无头（因为带着一顶奇怪的帽子，据说是今冬大牌“六姨尾灯”的最新设计）的接待女郎交过巨额“听诊费”之后，阿皮和巴儿双双坐在空无一物的双蛋诊所“会诊”。双蛋听了小宝的案例，摸着没有胡须异常光滑的下巴，沉吟道：“小宝嘛...是个早熟的孩子...”

阿皮心想：废话！不早熟能干这事儿吗？！

“所以他可能去任何地方...”双蛋接着“咨询”。

这不都是废话嘛！阿皮开始不耐烦。巴儿赶紧狠狠地踩阿皮的脚丫子。

“您说说...具...具体...体点儿...小宝能去...哪儿...哪儿...哪儿...呢？”巴儿一紧张，又结巴上了。

“小宝会去常人不去的地方！”双蛋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板上钉钉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地说出这句话。

“酒吧...?”看见双蛋在摇头晃脑，巴儿赶紧改口：“妓...妓...妓院??”阿皮“蹬”地踹了他一脚，狠狠地瞪了巴儿一眼。

“那是常人常去的地方。”双蛋摸着“假想胡子”莞尔。

“那...那...您给个准信儿啊?”巴儿哀求双蛋。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就看在您刚收了巨款的份儿上吧！这比“称骨所”可贵多了去了！

“如果有人打你，你去哪里?”双蛋继续“启发”这俩榆木嘎达。

阿皮突然灵光闪现：“快走！”她拉起巴儿不容分说“蹬蹬蹬”大步走出诊所。

巴儿在阿皮胳膊肘下挣扎：“哎哎哎，皮姑奶奶，去哪儿啊?你倒是说啊?交了那么多钱，就听了这么两句话，你让我好赖也听回个票值成不成啊?”

阿皮不理睬巴儿，揪着巴儿一路疾走，奔到了多边城最大的...警察局。通报了姓名，交代了身份证件，阿皮得到许可走进会客室，一眼看见小脸红红的小宝，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身边站着几个黑皮制服的彪形大汉警察。

阿皮正要扑上去搂抱小宝，谁知给彪形大汉拦住：“对不起，这位女士，您是被告，不能接近原告，请自觉保持距离。您有什么要对原告说的吗?”

阿皮一时怔住。巴儿更是傻傻地站在原地没法动弹。小宝茫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俩，就像第一次看陌生人。

“你...!”阿皮一口气上不来，差点晕过去，幸好有巴儿扶了一把。

一个彪形大汉面无表情继续说：“这里，这里，这里，人证物证俱在，您请等待法院传票。在审判之前，记住不可接近被告人。”

阿皮愕然看着静静躺在桌上的皮鞭，愣在地上，石化，风干。

当晚，多边城电视新闻播出头条消息：名校女孩状告同学小宝性侵犯，女孩母亲状告对方父母巴儿阿皮教育失败，小宝状告亲生母亲阿皮虐儿，阿皮状告名校校长收取性贿赂，校长状告阿皮恶意破坏名誉。各方均已聘请强大律师团，一场世纪法庭大战即将拉开大幕，请观众们拭目以待！

### (3) 多边恋时代之购买性服务

话说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已然步入某大网络公司 CEO/CFO/COO 阿狼朝思暮想梦想的“多边恋”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老中青男男女女大多数选择不婚，以及“自主计划生育”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不育”。不过还是有一些

“不婚族”之中的有识之士特别高瞻远瞩，地球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愿意履行人类最古老的使命之一，——生孩子。比如阿皮，就跟巴儿生下了小宝。

“多边孩儿”们生下来多数被放进了育婴院教养，那些选择自己教养的父母，必须通过育婴院最为严格的考核，考核合格才能在家“上岗”。盖因育婴院里有着全城最先进最专业的幼教训导员，营养师，技术员，管理员，清洁员，等等等等，名目繁多。多边城谁都知道，去育婴院工作是非常体面的，没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一律不予考虑。

所以，育婴院的一众工作人员全都以高薪金领人士自居，不亚于三〇人士阿狼，更胜过二〇人士“双蛋”大叔，育婴院长更是享有明星待遇，在全城男女求偶排行榜上全都名列前茅，每天找他们“求偶”的男人女人多不胜数。

不过跟任何多元文化社会一样，多边城里还是有少数“单边恋”时代遗留下来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像古董一样还结着婚保存着结婚证书。顺便说一下，结婚证书在多边城需要花重金订做，跟“高级定制”服装一样，必须出示3克拉以上钻戒，背熟三页纸的结婚誓言，并叫齐30名以上亲属见证才能领取。

在这些前清遗老眼中，结婚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如果一辈子不举行一回，他们的心灵实在无处安放。据说还有个别遗老，没有结婚证会导致生理上的问题，比如不举，不育，阳痿，早泄，等等。多边城的配种科学家正在加紧研究这些案例，希望发现荷尔蒙跟婚姻之间的必然量化关系。据说下一届诺贝尔科学奖会特别嘉奖这项研究成果，不过，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研究结果出世。

各位看官，如果您以为多边恋时代只有自由恋爱，男欢女爱，男女平等，世界大同，那您就大错特错了。不错，每个多边城男女都可以在求偶排行榜上求偶，为此大家还出尽法宝，参加各类学习班，争取让自己成为多边明星，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比如阿皮就参加了相声班，争取把自己变成一个带胸罩和美瞳的“X得刚”。八袋的拳击八卦太极摸爬滚打班长年爆满，一位难求。

巴特！总是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这种让人焦头烂额、费时费力的求偶游戏感到身心疲惫和厌倦，而且也不是人人都能拳打脚踢，进入排行榜让人至少能看得见的地方，总有一些loser永远沉在榜底，是吧？他们希望多快好省，快节奏高效率，把参加各类学习班的钱，以及到处求偶还难免碰一鼻子灰的精力全都节省下来，贡献给一个地方。

贡献给哪儿呢？当然不是红十字会，废话！而是——妓院。

不过，多边城的妓院不叫“妓院”，这里早就按照留学德国的精英管理层人士阿怪的主张，废除了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称呼，而改叫做“性服务所”。因此多边城也没有“嫖妓罪”和“卖淫罪”一说，这里一律叫做“购买性服务”和“提供性服务”。当然，提供性服务是需要有执照的，并需要缴纳商业税。购买性服务也会给张“发票”或曰“收据”，到了财政年度尾，可以据此申报，酌情减免个人所得税。

多边城还有一条匪夷所思的税法，那就是结婚人士如果去“购买性服务”，可以扣回比单身人士更多的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明。大概是司法部以及卫生部一致认为，已婚人士的性生活质量比单身人士的差很多吧，这点据说有多边城社会学家的问卷数据做依据。如果未婚人士的“性满意度”是十分之五点五，那么已婚人士的“性满意度”据说才有十分之二点五，而且男女都是这样。

所以去购买性服务的人士，很多是已婚人士，比如阿全，这人是全城最有名的大导演，娶了美艳不可方物的年轻女演员。很多艺术界人士对阿全结婚抱着疑惑不解的态度，阿全其实有苦难言，因为女演员正是那种科学家急需研究的、不结婚便会性冷淡的奇特病人。而且更奇怪的是，结了婚这病也没能全好，所以阿全只好隔三差五地去购买性服务。

本来购买性服务在多边城实在不是什么新闻，因为这是基本人权，即合理又合法。比如阿狼，比如阿花，比如阿豹，他们都时常干这事儿，但没有一次遇到任何麻烦，钱银两清，穿衣走人。

但不幸的是，阿全购买性服务这事儿，不知怎么闹的，居然弄得全城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坊间电子媒体猜测，一来阿全常年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打他主意的女人特多，甚至男人也有，保不住有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听说有人在性服务所门口看见阿全出门，立马用手机拍照放到了网上。

二来阿全是个著名的孤寒抠门小气鬼葛朗台，他叫了三名性服务工作者一起服务了三个晚上，却只给了一个半人工钱。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家性服务者跟工会一商量一合计，告他没商量！

三来据说也是因为其葛朗台习性，年终报税时，他居然夸大了这部分开支，税务局的人看到直跳脚：“哇哇！好你个三级导演！报账年入一千万，购买性服

务花掉五百万，这还了得！这这这...简直不成比例嘛！彻查！”于是捅给了电子媒体。

反正因为购买性服务而弄得名声狼藉的，在多边城至今只有阿全一个人。不过这个案子很是启发了那些各级政客官员，他们现在都学会了在性服务所布置眼线和线人，如果你看反对党的谁谁谁不顺眼，那么先在性服务所门口把他抓到拍照录影，再查查他的收据有没有税务问题，不行再问问性工作者，这人购买服务时，有没有人权虐待不当玩笑粗鲁行为等等，特别是有没有动用公款购买性服务，十之八九能把这人搞臭。

读者看官您可能会说，这招只适用于男性官员政客，对女性高官政客不管用。那您又大错特错了。多边城的性服务所非常先进非常平等，它既有“男性部”，也有“女性部”，就好比久远年代——旧石器时代的公共澡堂子，分为男宾部和女宾部。

不过性服务所的“女性部”服务内容和项目与“男性部”有所不同，这里的服务分得比较细，名目繁多。比如有“盖棉被纯聊天”组，“敦伦伟大友谊”组，“促进伟大友谊”组，“发展伟大友谊”组，“蓝颜知己”组，“替代老公”组，“灵魂慰安”组，“肉体慰安”组，“柏拉图”组，“男仆”组，“女王”组，“公主”组，“丫鬟”组，“高帅富”组，“矮丑穷”组，“傻大姐”组，“更年期大妈”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满足各类女人的各类需求。而且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已婚未婚不婚，一律热情接待小心招呼。

这些服务据说特受多边城一些大妈大婶小媳妇欢迎，尤其是那些当了前清遗老结了婚的，长年累月对着一个老公，闷也闷个半死。所以出来透口气，好比有烟瘾的溜出办公室抽跟烟一样，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俗话说，奸商奸商，无奸不商。既然性服务所需要领执照缴纳商业税，那么它就跟一切商业场所一样，有服务得好的，也有服务得不好的。这服务得不好的，就会引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纠纷了。

又如某大文豪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性也都是差不多的，而不幸福的性则各有各的不幸。

各位看官，欲知多边城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梁军系列短篇小说 -- 悉尼那些事儿

梁军

## (1) 烟花璀璨

2019年12月31日晚8点。

悉尼北岸富人区的一个商业中心内空无一人。

店主们早早的关门闭户，回家庆祝元旦，只剩一家日餐小店，樱之物语还在营业。

老板金泰亨，满面陪笑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摘下勒在前额的红色写有“必胜”的钵卷，瘫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为了一家人获得商业移民的永居签证，为了两个女儿能够在当地的小学读书，为了曾经对太太的信誓旦旦的承诺，自己真的有些精疲力竭。

10岁的娅楠和6岁的娅美，坐在只有六张餐桌的餐馆角落，瞪大眼睛看着爸爸。她们按照吩咐写完了作业，读完了故事书，眼巴巴地等着爸爸一声令下，尽快开车回家，和妈妈一起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看九点钟的焰火表演。这是爸爸答应过的，也是妈妈叮嘱过的。也许，此时此刻，妈妈已经烤好了香喷喷的蛋挞，焦急地从阳台向这里张望呢。

许久，金泰亨睁开眼睛，他意识到自己刚刚睡过去了。六目相对，他明白孩子们早就盼望着回家，又不忍打搅自己的瞌睡，心中一阵愧疚。他强撑眼皮，堆砌笑脸：“对不起，我打瞌睡了。我马上收拾厨房，咱们回家。”

娅楠听罢，欢喜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把一块饼干塞到妹妹手里：“娅美就在这里坐着，看姐姐和爸爸收拾。”说着，她一蹦一跳到门外，竭尽全力把一张一张椅子推进餐馆内，又试图把一张张一人高的椅子擦起来，但似乎有些吃力。

一阵忙乱，金泰亨终于锁上店门。娅楠自己坐到前排副驾驶的位置，她最喜欢坐在这里陪爸爸说话，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是妈妈偷偷嘱咐自己的，尤其是下班回家的路上，以免爸爸开车的时候打瞌睡。娅美撒娇地让爸爸抱着坐上后排的儿童座，系好安全带。现代轿车沿着大洋路向南开去。

金泰亨本想穿过悉尼大桥，让娅楠和娅美平生第一次亲眼看看悉尼烟花的壮观绚丽，但大桥已经封闭，无奈只好进入大桥下面的隧道。

九点整，烟花“噼里啪啦”开始燃放。隧道上面的情人港，百万游客欢声如雷，隧道里却安静得如水下世界。娅楠和娅美已然香梦沉酣。金泰亨放慢车速，希望女儿们在梦中也能看到上面的烟花璀璨。

## (2) 诀别

克里斯蒂安一边在手提电脑上处理着公司的业务，一边焦急地看着手机，等待航空公司的消息。

新冠肆虐，悉尼封城。除了购物、就医、锻炼身体，人们不允许出门。

前几天，航空公司通知克里斯蒂安，航班取消。他筹划已久的回意大利探望妹妹的计划泡汤了。

这不是一次可有可无的普通的家庭团聚，否则他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在疫情高峰期返回意大利。

他的妹妹索菲亚不幸患肺癌，经过化疗，幸存两年。最近忽然病情恶化，生命垂危，需要马上入院治疗。克里斯蒂安想在妹妹入院前，和她见最后一面。

克里斯蒂安正在焦虑不安，手机铃声响起。他慌忙接听，不是航空公司客服小姐娇媚的天籁之音，而是妹妹有气无力的熟悉的声音：“哥哥……，你还在悉尼吧！我想告诉你，不要忙着赶回来了，我已经在医院里。”

他竭力控制着情绪，语气尽量平和：“亲爱的索菲亚，你还好吧！”

“不是很好，这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医院不可能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克里斯蒂安声音颤抖：“那你跑去医院干什么？岂不是增加新冠感染的机率？”

“我和咱爸妈商量过了，每个人生存的权利是平等的，我不想占用太多的医疗资源。请护士注射多一点剂量的吗啡，一切就都解决了。此刻，家人们都在我的周围，我一点都不怕。我只想和你告个别，今生有幸有你这样一个疼爱我的哥哥，我会保佑你们一生平安，爱你的索菲亚！再见！”

电话那头已经挂断，克里斯蒂安泣不成声。

## (3) 上帝使者的来信

亲爱的理查德；

希望一切都好，你和你的家人不要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我和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为了杜绝传播病毒已经在家呆了几个星期了。我们现在只是通过网络和类似的信件联系人们。

有些人认为圣经中的好消息是一个梦，是我们都想发生的事，但一点也不现实！

圣经在路加福音 21:11 中承诺，世界将有瘟疫或流行病，导致耶稣返回地球，以消除邪恶的人和停止一切疾病。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你会说圣经预言的流行病，广泛的战争和饥饿（正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只是一个梦吗？我们想象的？不，它是真实的，是影响世界状况的东西。

举例说明：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火警正在响。你能忽略它吗？毕竟，现在是半夜，你真的需要睡觉，因为你明天工作很忙。

你可能会认为你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警报，例如，忘记关上冰箱、门铃、微波炉结束警报等等。我相信这不是你的想法，你会优先考虑酒店警报，半夜起床，然后安全离开大楼！我们都知道酒店火灾是危及生命的事件。

同样，上帝关于流行病、战争和饥饿的警钟是一个严重的警钟，它发出警告，敦促我们采取行动，思考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好人，一个合格的好人，继续的活着，当耶稣回归并通过他的王国解决世界的问题。马太福音 24:14，但以理书 2:44

我们想要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为了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自己。上帝认为我们是一家人，也希望我们拥有美好的事物。耶拉米书 29:11 告诉我们，耶和华要我们有将来和盼望。

您是否有兴趣继续在线或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为什么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是现实的和美好的期待？你可以通过 0411765225 或 christian@ozemail.net 与我联系。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克里斯蒂安·克里贝格

#### **(4) 金主干爹 (sugar daddy)**

深秋的夜凉了。毗邻悉尼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聚集地——世界广场大厦灯火辉煌。

莉莎今夜无眠。她披上外套，乘电梯上楼，步入寂静无人的楼顶花园，在秋千上坐下来，仰望浩渺苍穹。天空的蓝色在漆黑中依稀可辨，星月皎洁。

“蓝色妖姬”刚刚发来的一条短信，似乎就是解决目前财政困境的万能钥匙。

莉莎犹豫再三，终于打开网址的链接：[www.secretbenefits.com](http://www.secretbenefits.com)，页面弹出醒目的几行字：数以百万计富有成熟的男人们和漂亮的女人们正在准备开始一段秘密的互利的两性关系。请你选项：男人或是女人。选择加入。

莉莎顷刻明白，“蓝色妖姬”衣食无忧四处炫富的秘密尽在于此。

她的内心有两个“我”跳了出来，互不相让。

每周几个小时的应酬，就能使生活高枕无忧，极具诱惑。

是否是一扇地狱之门？从小父母教诲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这学期学费又涨价了，国内父母公司的财政状况吃紧，到现在汇款还没来，要想办法自救。

女人内心的纯洁和羞耻心是最后一道不能突破的防线。

天高皇帝远，谁知道你做过什么？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最终自己还是要面对自己。

告诉你一个秘密。去年在网站上注册的女孩人数，咱们学校全澳排名第一，超过六百人。莫纳什大学今年也有超过两百个女生在网站注册。你认为人家低贱，想挣这份钱的女孩儿多了去了，哪里那么容易轮到你……

高层楼顶的夜风清冷，莉莎抱着肩膀，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任由两个“我”，把圣洁撕扯成条条碎片。

转天下午，莉莎收到网站的短信，要她提供近照，青春逼人的那种。

第一次见干爹，莉莎焦虑惶恐。照片上的澳洲男人，五十几岁，很健壮，很面善，很绅士，似曾相识。

悉尼市中心乔治街上的 Truly Teppanyaki 日式餐厅，生意红火。围绕厨师的操作台，三面围坐了一圈食客，脸膛都被炙烤得红扑扑的，端着红酒杯，眼瞅着厨师在烧红的铁板上变魔术似的把牛肉海鲜大米饭变成盘中的饕餮大餐。

莉莎没有精心修饰五官，穿着也保守，她不认为自己是个风尘女子，至少心是干净的。人来人往嘈杂的环境让她感到安心，至少会避免第一次见面就要

有实质性交易的尴尬情形出现。靠近门口昏暗的角落里，有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男人，那就是他。

莉莎在离他十步的地方停下来，优雅地站着，看他的反应。

“我是尼克·索罗门，你是莉莎吧，我一直在等你。”他站起身，礼貌地上前拥抱了她，像是久别的老朋友。

莉莎不知所措，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真巧，我有个同学也姓索罗门。”她像一个害羞的孩子，低垂眼皮回答老师的提问。

莉莎乖巧地跟着索罗门，坐到一个厨师的工作台前，和周围的食客点头打招呼。奔富 389 缓缓流淌入酒杯，和牛“吱吱”作响，食客们盯着铁板，窃窃私语。没有人在意一个女孩儿，没有人关注她和父亲般年纪的索罗门为什么坐在这里，人们只在意鲜嫩的牛肉何时经厨师的铲子放到自己的盘子里。

莉莎第一次享受高级日餐料理，却品不出其中的滋味。她的心就像放在铁板上的那块牛肉，带着血丝，承受着煎熬。

从餐厅出来，干爹叫了一辆优步，坐到她身边。她大脑混沌，不知道刚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他允诺了些什么。一切似乎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并没有什么刻意和特别。

在酒店客房，莉莎得到了两千澳币的零花钱。她甚至觉得和 50 岁的索罗门上床，比和先前自己那青涩鲁莽的男朋友更加享受，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不久，她的大学同学，一个当地的鬼妹，奥莉维亚·索罗门过生日，请同学们去家里玩儿，莉莎应邀前来。

进门来，莉莎看到客厅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大惊失色。她不敢直视那张脸。一般的花样年华，掩不住的燕语莺声，同学们脸上青春洋溢，她的脸上却无半点血色。她谎称有急事，落荒而逃。

过了一段时间，索罗门打电话约见，莉莎把尴尬的经历如实告诉干爹。索罗门说，很感谢你保守了咱们之间的秘密。我最近要去欧洲出差两星期，为了报答，我愿意给你安排一趟免费旅游。我白天去公干，你可以出酒店四处走走。这一趟欧洲之行不便宜，我想你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莉莎本想和他一刀两断，谁料喜从天降，在马德里巴拉哈斯广场酒店的天台喝咖啡，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莉莎欢天喜地和索罗门上了飞往西班牙的班机。

索罗门正在洽谈业务的城市因新冠疫情蔓延封城了。航班突然取消，莉莎和他被困在酒店。

莉莎不敢告诉父母，不敢告诉任何人她的所在，遮掩说自己在悉尼的朋友家避难。

她发烧了，浑身颤抖，仿佛要把心脏咳嗽出来。索罗门害怕了，千方百计联系了澳洲政府派来的撤侨飞机，他要拖着行李箱走。

“我病了，要死了，我不能留在这里，你得想办法带我走。”

“宝贝儿，你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更不是我太太，他们不会同意你上飞机。这里的政府会照顾你的。两千澳币，我手里所有的现金，留给你应急。如果回到悉尼，病好了，可以再来找我。”

金主干爹拉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

莉莎没有力气再哀求干爹。她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她已经得到了应得的。

## (5) 疑似病人

2020年2月2日 2:00pm。

坐在家庭医生诊室的门外，我等待两点钟的预约。

特殊时期，若非迫不得已，不应该来看医生。内心许久地挣扎，才下定决心。因为我感觉自己病了。

体温 36.5 度，虽然正常，但鼻腔堵塞，呼吸困难，这就是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加上我从中国回来一个多星期，还在 14 天的潜伏期里，现在发病是符合医学规律的。国内的公交、仁川机场转机、11 个小时飞行，所到之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被感染的风险。这么想来，八成是应该确诊了。

诊所前台的鬼妹，没有佩戴口罩，警惕地注视着我。她一定是在我的脸上看出端倪，又不好明说。她没有资格说，只有医生才能说，你中招了。

我落座后，她漫不经心地站起身，走到打印机旁，拿起刚刚打印出的一张纸，贴在大门的透明玻璃上。透过阳光，我从反面也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粗体字用中文写着：如果您刚刚从中国回来，又有发热、咳嗽、呼吸不畅等症状，请马上通知前台接待员，不要进入诊所。

这举动分明是暗示，我就是那样一个病人。我符合这告示上所有的条件。她一定是见到我后，量体裁衣，写了这样一张告示。

我忽然生出一股愤怒，这告示为什么用中文写？为什么不用英文写？分明是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明示只有中国人，才有可能患上这病。我想站起来

冲上去找她理论，转念一想，事实就是这样啊！现在全世界报道的，只有中国有这种病，人家站在了事实和道德的制高点，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哎！只能忍了这口气。

前台小姐从服务台后面伸长了脖子，皮笑肉不笑地和我搭讪：“您要不要喝点水？墙角有饮水机。”

我听出弦外之音。她一定是以为我发烧了，或者是有症状，需要不停喝水。以前来见苏珊医生，前台的鬼妹们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不用了，谢谢。”我言不由衷地敷衍她。

屋里太安静，只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和我的心跳。时间一秒一秒地滑过，等候的过程太过煎熬。

前台小姐时不时地接听电话，抽空瞟一眼远处的我，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为了避免眼神的接触，我假装闭目养神，内心依旧翻江倒海。

见到苏珊医生，我应该遮遮掩掩还是如实报告行踪和症状？当然要和医生实话实说。如果确诊，我是不是将成为悉尼又一个海外回来的病例？到时候，我的名字、照片和居住地点没准儿就得曝光，中国人的脸算让我丢尽了。他们应该保护病人隐私的，况且这决不是我的本意，谁愿意染上可怕的传染病？据我所知，这个病目前没有特效药，要靠自身的免疫力扛过去。如果扛不过去呢？只有死路一条。扪心自问，怕死吗？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老爷们儿，都得这么说。自己倒是痛快了，家人怎么办？想到这一节，有些撕扯不清，有些触景伤情。

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当口儿，苏珊医生从诊室出来，叫我的名字：“理查德，请进来。”

我睁开眼，站起身，强颜欢笑地和苏珊医生打招呼。

“我几周之前就想打电话预约，她们说您回美国休假了。”

“我打算下半年退休，提前回去把衣食住行安排安排。”苏珊医生喜欢和每一位病人聊天，处得像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真羡慕您，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啦！”

“我来澳洲三十年，当年在旧金山行医时认识了我的澳洲丈夫，和他来悉尼生活，我们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夫妻分居。为了照顾孩子，我们还住得很近。现在孩子们都大学毕业，并且结婚了，我完成了人生使命，是时候回去了。”

“在旧金山还有亲戚？”

“没有。回去也是孤家寡人。但那里毕竟是我的家，漂泊一辈子，总是要回去的。”

我使劲儿点头，表示赞同。

“对不起，因为要走了，想和老客户们多聊聊。光顾着讲我的故事，占用了你的时间。今天哪里不好？”

“我这一个星期情绪不好，鼻塞，呼吸不畅。因为刚从中国回来，有些担心。”

“别担心，我给你看看。”

“您没戴口罩，万一有事，我过意不去。”

“没事，我是医生。先给你测体温，量血压，听听心肺，再看看鼻子。”

苏珊医生心宽体胖，坐在椅子上，不方便挪动。我屏住呼吸，凑上去，配合检查。

五分钟后，苏珊医生一言不发，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填写病例。

我仗着胆子，磕磕巴巴地问：“您看，我这个情况，加上回国旅行的经历，那个病……能确诊吗？”

苏珊医生点头说：“能确诊。”

我的心猛地一沉。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意料之中的灾祸，还是让我备受打击。我深呼一口气，继续打探：“您准备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介绍我到指定医院做进一步检测？”

“不用这么麻烦，这病我心中有数。”

“您的意思，我是轻症，自行在家隔离？”

“你这是花粉过敏，又叫季节性变应性鼻炎。前一阵悉尼山火生成大量粉尘造成的空气污染，你去北半球温度的变化，现在秋季空气中漂浮的大量花粉，都可能是成因。”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难掩内心的激动：“您太好了。”

苏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我急忙解释：“鼻炎呐，我开始以为是新冠呢！”

苏珊笑了：“不是医生就别瞎给自己看病。”

“医不自医，人不渡己。何况我还不是医生。麻烦您，给我开点药？”

“我给你写两种非处方药的名字，一种是喷鼻子的药水，一种是缓解症状的药片。如果用一阵不见效，回来找我，介绍你去看专科医生。最终痊愈还要靠你的自身免疫力。就这样吧！”

告别苏珊出来，我喜不自禁哼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前台的鬼妹抿着嘴儿冲着我笑，我想她听懂了我唱的是什么。

## (6) 七宗罪【注<sup>3</sup>】

人走时运马走膘，斯蒂夫此次悉尼之行近乎圆满。

袋鼠港口管理（澳洲）公司，基本符合环球港口（美国）公司的收购条件。双方已经草签了意向书。当然，萨曼莎的暗地相助居功至伟。

明天一早，斯蒂夫就要去机场。在悉尼的最后一晚，袋鼠公司老板本杰明，诚意邀请大金主体验悉尼闻名遐迩的夜生活。他盛情难却，何况有萨曼莎，这位美人相伴。

一行三人在情人港的小蜗牛餐厅，品尝了正宗的法式大餐。为了讨斯蒂夫欢心，本杰明豪掷万金，开了两瓶 1962 年的 Penfold Bin 60A。

情人港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游艇码头齐刷刷一排豪华游艇，水面波光粼粼，两岸人头涌动。坐在餐厅顶层，水景无敌，美酒飘香，美人含情，斯蒂夫有些忘乎所以，顾不得本杰明在场，不住地和萨曼莎眉目传情。她算得上是悉尼之行的意外收获，一个不拿白不拿的奖品或红利。

斯蒂夫和萨曼莎本没有交集。做为环球港口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走南闯北，阅人无数，本不应该做出荒唐的事情。

这次来澳洲公干，他看到金钱的力量，他就是这个资不抵债的袋鼠公司的救世主，是这个公司的上帝。本杰明的阿谀和敬畏，让他更加咄咄逼人，傲慢和骄横。一切都得按照我们美国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

【注<sup>3</sup>】七宗罪（[拉丁語](#)：septem peccata mortalia；[英語](#)：seven deadly sins），天主教称七罪宗，或稱七大罪或七原罪，屬於[天主教](#)教义中对人類[惡行](#)的分類。归入这一类别的，能够直接形成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或习惯。现在七宗罪一般指[傲慢](#)、[贪婪](#)、[色欲](#)、[嫉妒](#)、[暴食](#)、[憤怒](#)及[怠惰](#)。

萨曼莎是袋鼠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受老板本杰明的委托，这几天形影不离地陪伴斯蒂夫，考察公司的全貌，竭力促成全球的收购。她了解公司所有的秘密，也知道本杰明的打算，所以竭尽全力在金主面前表现，该说的不该说的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将来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爬上更显赫的高位，拥有更加广阔的职业前景。

本杰明表现出不胜酒力，脑袋红得像个整日风吹日晒的码头工人。他晃悠悠起身，说实在不能奉陪到底，剩下的时间由萨曼莎代劳。不过，明天一早，他会开车来酒店接斯蒂夫去机场。

他并没有特意交代萨曼莎该如何代劳，只是扫了她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

萨曼莎艳光四射，秋波一浪接一浪。斯蒂夫对眼前情人港的美景失去了兴致，春宵一刻值千金。

萨曼莎提议两个人步行回酒店。从小蜗牛餐厅，步行过 Pymont 桥，横穿情人港，再走过 Market 街，沿着海德公园，饱览了市中心的夜景，就到您下榻的洲际酒店。

所有的不经意，都是在潜意识里精心筹划过的。

海风拂面，空气中飘来烧烤味和啤酒香，Home The Venue 音乐震耳欲聋，情侣们和游客们挤满了酒吧和各色游艇。

如果把刚才的法式大餐比作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豪华盛宴，接下来的就是彻夜狂欢了。

萨曼莎紧紧搂住斯蒂夫的胳膊，软玉温香。斯蒂夫含情脉脉，两人如胶似漆……

萨曼莎太过投入，没有注意几个相熟的女孩从旁擦肩而过。

“那不是萨曼莎和美国来考察的斯蒂夫嘛？”夏洛特问。

“我看背影，像她男朋友。”奥莉维亚说。

“不是她男朋友。去年圣诞晚会她男朋友来过，比这个男人年轻。”格蕾丝答道。

“这个捷克女人，真是个婊子。我就曾经几次撞见，她下班不回家，去老板办公室嘀嘀咕咕。她就是一路睡上去的。”夏洛特恨恨道。

“职场里哪有一见倾心，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我看她野心大得很，咱们老板也不过是她的垫脚石。”格蕾丝一针见血。

“你和她一起进公司，人家已经是老板秘书了，你还是个普通的 HR，嘻嘻。”奥莉维亚对着夏洛特调侃，纯粹是火上浇油。

“听说那个美国人是来谈收购的。”格蕾丝说漏了嘴。

“你是说公司要卖？这几年，效益不好是真的。”奥莉维亚在财务部门工作。

“难怪她这么上赶着，原来是在为自己安排后路。这个捷克婊子。”格蕾丝恨恨道。

“她现在还没有永居身份，是她男朋友担保她，现在还是临居身份，”夏洛特对公司人员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你们等等我，我去拍张照片，不能便宜了这个捷克婊子。”夏洛特朝着她们的背影追了过去……

萨曼莎忽略了偷窥者的跟踪，她太过专注于讨好斯蒂夫。他是自己未来的老板，耐心周旋，尽地主之谊，将来如果能去美国总部工作，今天的斯蒂夫，就是一梯助力的台阶。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到酒店了。”斯蒂夫意犹未尽。

“嘻嘻，平时坐车过来，要 15 分钟呢。我穿着高跟鞋，脚都走肿了。”萨曼莎做出娇嗔的样子。

“可怜的小宝贝，这些天你为我做了太多。我的房间可以看到歌剧院和悉尼大桥，你应该上来坐坐，欣赏一下这举世无双的美景。”

“半夜三更的，孤男寡女，我可不敢去，咯咯。”

“来吧，我又不是魔鬼。让我表示一下对你盛情款待的感谢，同时聊聊你今后的打算。我倒是有一些想法，你不想听听吗？”

萨曼莎心中一阵狂喜，身不由己地挎着斯蒂夫进了酒店大门。

萨曼莎的男朋友丹尼尔在家里如坐针毡。

电脑上的时钟显示：晚上十点。风骚迷人的女朋友，这个时间还在城里游荡，绝不是个好兆头。

萨曼莎这个星期，都是花枝招展地去上班，回来又有些心神不宁。她说是因为公司将要有变动，恐怕自己前途未卜。丹尼尔半信半疑。他知道，总有一些

寡廉鲜耻的好色鬼们围着女朋友转。现在还不是和她结婚的时候，还要继续考察她的人品和对爱情的诚意，保持同居关系，挺好。

有现成的牛奶喝，谁还会去养奶牛。

外面静悄悄的，偶尔有飞机经过的轰鸣声。他记得，萨曼莎说，美国客人明天就要坐飞机回去。今晚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能坐以待毙。

丹尼尔是电脑工程师，对各类新技术趋之若鹜。最近，他就在网上购买了一个看似平常又漂亮的手机背夹充电宝，做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萨曼莎。实际上，它有 GPS 定位、远程监听、自动录音等功能。萨曼莎的一举一动，都在丹尼尔的掌控之中。

看到萨曼莎目前身处的位置，他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半。他恼羞成怒，恨不能马上去揭穿她。可脑海里另一个声音说，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她，当面对质的时候，她总能转守为攻，化险为夷，因为太善于伪装和狡辩。一定要留下不可辩驳证据。他不得不打开监听程序。萨曼莎的手机传来不堪入耳的交媾的声音。

没有现场声音，他还心存一丝侥幸，但确凿的证据不容置疑地摆在面前。他感觉受到了愚弄，愤怒已极。他决定报复，不能轻饶了这个婊子。报复的方式可以是家暴。等她回来后，让她尝尝我的拳头。或者干脆取消配偶担保，让她灰溜溜滚回捷克去。或者，也许，有更加聪明的办法惩罚她……

丹尼尔脑筋飞转，嫉妒愤怒的情绪逐渐平息，演变成一个离奇的复仇计划。

接近午夜，萨曼莎疲惫不堪地打开房门。当她看到坐在沙发上，眼睛烁烁放光的丹尼尔，吓了一跳。

此时的丹尼尔，一脸的关切，笑眯眯地对萨曼莎说：“亲爱的你可回来了，我等了你一晚上。怕影响你们谈事情，没敢给你打电话，一切还顺利吧？”

萨曼莎强打精神：“明天一早，美国公司的代表就要回国了。老板要和他最后敲定一些收购细节，我不能不陪着。”

“你好像喝了不少酒？”丹尼尔凑近萨曼莎，使劲闻了闻。

萨曼莎一边尽力躲开，一边赔笑说：“我先去洗个澡，你快去睡吧！”

“等等，”丹尼尔的脸沉下来，阴阳怪气道：“我闻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迪奥香水味？”

萨曼莎做贼心虚，脸色在昏暗的台灯下腾地一红：“瞎说什么？我们在小蜗牛吃的法餐，餐厅门庭若市的，什么味道没有？”

“哦，你们几个人吃饭？吃完饭又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你干嘛疑神疑鬼？怕你女朋友被别人拐走？”萨曼莎撒娇，企图蒙混过关。

“我怕你吃亏。你这么单纯漂亮，我看你老板就在打你的主意。你是他的助手，俩人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我都有些嫉妒。”

“你看你，我不是随便的女人，你应该相信我。”萨曼莎说着就往浴室走。

“慢着，我等你一晚上，都等不及了。”说着，丹尼尔一把把她拉入怀中，假装求欢的样子。萨曼莎死活不依。刚才粗鲁的斯蒂夫在她身上又亲又咬，她怕留下痕迹，想先去浴室审视一番。

丹尼尔凶相毕露：“你平时可是有求必应，温顺的很，现在这么推三阻四的，是不是干了亏心事？我一定要检查。”他不由分说，解开萨曼莎的衣裙。

时钟指向半夜两点。萨曼莎双手抱膝，坐在沙发上，脸上挂着泪痕。丹尼尔气鼓鼓地坐在对面，一脸的愤怒与委屈。

“你老实说，你跟谁上的床？你老板还是那个美国人？”

萨曼莎一语不发。

“我因为爱你，毫不犹豫地担保学生签证的你留下来。还没过两年的担保期，你就欺骗我，我只能重新考虑咱们的关系。”

这句话戳到萨曼莎的软肋。她生怕丹尼尔撤销担保，这样自己就要回到捷克，那个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美元的国家。家里历年为了给她交学费所借的外债，将是无底深渊。我不能回去，更不能任由丹尼尔取消配偶担保。一定要稳住他，只有装扮成受害者，求得他的谅解和同情，也许事情还有转机。

“我们都有点喝多了，我确实记不太清楚，糊里糊涂，把斯蒂夫送到酒店，之后具体的，我真记不清了。你一定要原谅我。”

“这么说你不是主动的，是被迫的。好，你既然是受害者，我们就不应该保持沉默，我们要报警，告他一个强奸罪。”

萨曼莎大吃一惊，没料到丹尼尔会不顾颜面，出主意要报警。“我好好的，没受到伤害，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我求你。如果你让警察把他抓走，我们公司被美国公司收购的计划就会泡汤，我的工作也保不住，名誉还将受到损害。受害的不光是我，还有你，还有公司。请你别这样。”

“如果不报警，就说明是你主动勾引人家的，咱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你权衡吧！”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静谧的星系俯视着一颗毫不不起眼的行星，地球上的生物，人类的一举一动，善行和恶行。

斯蒂夫体力透支，呼呼大睡。正在鸳梦重温，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两个警察出现在房门口，“斯蒂夫先生，有人指控您涉嫌强奸，请跟我们走一趟。”斯蒂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转天上午，萨曼莎在警局配合调查，丹尼尔四处打探，找到一个代理刑事案件案件的律师。在灰色律师楼的宽大的办公室，丹尼尔措辞小心，把虚构的案件的来龙去脉讲述一遍，最后问道：“我并不希望把他送进监狱，这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希望和他达成庭外和解，前提是得到一笔令我满意的补偿金。”

代理律师脸上阴晴不定：“数目是多少？”

“我们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也许我后半辈子都要活在阴影里，也许会患上抑郁症，反正我的生活被这个家伙的一分钟毁了，萨曼莎更是被他的淫欲毁了，你说要赔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是一分钟？”代理律师警觉地问道。

“我就是打个比方，都被那个混蛋气糊涂了。”

“根据我的经验，此类案件的审理，耗时时间很长。也许一两年，对你们造成的困扰和心理伤害，我深表遗憾。你提出的和解的想法，决不可能。现在案件已经交给警方，个人无权决定撤诉。在刑事案件检控中，是公诉机关起诉斯蒂夫，萨曼莎只是证人而已。”

律师的话大大出乎丹尼尔的意料，他脑袋“嗡”地一声。

律师接着说道：“这类案子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从未见过，在特殊场合，男方临时起意，使用暴力，这种情况男方肯定很难脱罪。但如果双方早就相互认识，态度暧昧，辩护律师会把案件性质定为双方同意发生亲密行为，被告一般会脱罪。”

这番话又给了丹尼尔当头一棒。他的录音成了最为不利的证据。

律师继续口若悬河：“更重要的是，如果辩方律师找到证据，萨曼莎用同样的手段敲诈过别人，我是说假如，他们告诉法官，斯蒂夫是被诬陷，此案无中生有，可以要求法庭立刻释放当事人。”

丹尼尔沉默良久。逼迫萨曼莎报警，只是因为斯蒂夫早上就要离境，这是留住他唯一的办法。没想到打错了如意算盘，贪婪的敲诈的野心，在复杂公正的法律程序面前，原形毕露。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律师继续卖弄着学识：“根据你的陈述，萨曼莎和斯蒂夫因工作关系，到小蜗牛吃饭喝酒。期间二人有没有亲密行为？萨曼莎陪他回洲际酒店，在大堂、电梯、房门口有没有亲密举动？到时候辩护律师会调取录像，并且用来在庭审时大做文章。只要能向陪审团证明她和斯蒂夫有过灰色接触，就能使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就是游戏规则。不过，不论事实是什么，找到我算你走运，我都能为你们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我的收费是这样的……”

丹尼尔根本没有听到律师说什么，他的百万支票梦，已经被律师的话撕得粉碎。

斯蒂夫的太太闻听噩耗，急忙带着律师飞抵悉尼。

斯蒂夫因为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获准保释，正呆在租住的公寓里，闭门思过，等待庭审。

“亲爱的，我向你保证，一切只是误会。我的为人，你要有信心。我们都喝了点酒，我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斯蒂夫信誓旦旦地向太太解释。

“亲爱的，我当然相信你，相信这是一场误会，相信是那个婊子的诬陷。我永远站在你一边。世界上哪一个做妻子的，在丈夫身陷囹圄的时候，不会坚定站在丈夫一边呢！”

“多谢你的理解和支持。我相信我会脱罪，到时候一定加倍报答你。”

“夫妻本是同林鸟，你就安心等开庭，法律会还你公正。不过，你也太过糊涂，男女之事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明明她愿意，完事之后她说不愿意；开始的时候说愿意，到了一半说不愿意，对错全凭她一张嘴。别的错能犯，这种错不能犯。”

斯蒂夫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唯唯诺诺，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一切已经发生了，多说无益。你一定要保重，注意心脏，坚持到最后。”

斯蒂夫的太太在悉尼住了几天，推说孩子们的保姆有事情要离开，孩子们无人照顾，自己需要马上回去。

飞机上，她斩钉截铁地对带来的律师吩咐道：“尽快起草离婚协议。我要他的房子、养老金、公司的股份，一切的一切，我要让他变成穷光蛋。我要让这个狗娘养的，知道婚内出轨需要付出的代价。”

律师连连点头称是。

澳洲各个港口投资管理公司的大佬们，正在举行行业协会年度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室内座无虚席，代表们愁眉不展。

“各位先生们，面对金融危机和行业不景气，我们的公司利润下降，难以为继，希望大家献计献策，”会议召集人马丁先生抛砖引玉，“我们今天正在探讨澳大利亚海运和港口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依赖海上贸易的岛国来说，98%的澳大利亚的贸易运输是海运，我们是世界第五大海运业之国。”马丁先生继续说。

“自1998年，政府出售ANL【注<sup>4</sup>】之后，从2010年开始，州政府开始对港口实行私有化，在座的各位才有机会参与港口的投资和政策制定。”

“我们把所有的财富和身家性命都压在了港口投资上。”一位与会代表抱怨说。

“据我所知，加州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正在大规模修建港口基础设施，以便能处理超大集装箱船舶。在中国的上海，也已完成自动化集装箱装载港，专用于处理超大船舶。”另一位代表说。

“在我们的东海岸，全澳80%集装箱贸易的港口，正在做什么呢？什么都没做。”一位女代表发言。

“当你们拥有港口的绝对垄断权时，作为即得利益者，肯定会反对变革。因为你们不想再从腰包里掏钱，完全享受以前投资的红利，世世代代，”马丁先生指出问题的结症，“当你们昏昏欲睡的时候，美国人已经行动起来。据我的了解，美国环球港口公司正在寻求收购袋鼠港口管理（澳洲）公司。他们财大气粗，收购成功后，会大举投资扩建基础设施，为近年出现的大型船舶提供服务。他们会在邦特尼港加宽道路，修筑更长的码头和采用更大的码头吊车。”与会代表们一阵骚动，很多人不再昏昏欲睡，瞪起了眼睛。

---

【注<sup>4</sup>】ANL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海运公司

“诸位设想一下。若干年后，如果美国环球港口公司垄断了新的超大型船舶的货运，你们的港口将被淘汰，你们的投资也会化为乌有，你们的世代垄断的财富梦，必将终结。”马丁先生高瞻远瞩。

“我从网上看到一些照片，是关于袋鼠港口管理（澳洲）公司用不正当手段贿赂美国环球港口公司，以期达成收购目的，希望引起各位的注意。”女代表补充道。

“据说，美国代表卷入性侵的指控，双方正在打官司，“另一位代表火上浇油，“我建议，以行业协会的名义，致函 FIRB【注<sup>5</sup>】，施压国库部长，以有悖国家利益的名义，禁止该收购交易。”

“不论是美国公司代表性侵袋鼠公司雇员，还是袋鼠公司试图性贿赂美国公司，在我们这个讲究民主、自由、法制、诚信、透明、公平、多元文化的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马丁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代表们的心声。

最后，行业协会的大佬们，起草了一份声明，表明对于外资收购澳洲企业的关注和担忧。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想法并设法保护私有财产，但他们无权把自己的想法作为真理强加于人，并把行业垄断视为理所当然。

几个月来，萨曼莎度日如年。

斯蒂夫被陪审团判决无罪，并反诉她诽谤敲诈。

老板本杰明，不顾旧日情分，找借口开除了萨曼莎。整个行业里，再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聘用一个官司缠身给老板带来麻烦的雇员。

丹尼尔计划落空，愤怒无处发泄，抓住萨曼莎不忠和临居身份的小辫子，整日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虐待。萨曼莎忍无可忍。

这一天，丹尼尔去上班，萨曼莎用他的电脑上网找工作，无意中发现了许多隐藏文件。随便打开一个，大吃一惊，原来是自己和斯蒂夫偷情的录音。

萨曼莎一直对丹尼尔心怀歉疚，认为自己的不忠，伤害了他对自己炙热的爱情，盛怒之下，要求自己状告斯蒂夫，情有可原。没想到，其实他早已知道事实真相，却装聋作哑，几次暗示自己去索要赔偿，勒索不成才恼羞成怒，对自己百般侮辱虐待。他把自己的失足当成勒索金钱的筹码，这是何等的阴毒和变态。她伤心欲绝，原来丹尼尔憨厚朴实的外表下隐藏着蛇蝎之心，两人的爱

---

【注<sup>5</sup>】 FIRB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缩写

情已经名存实亡。他几次威胁要撤销配偶担保，自己的未来岌岌可危。萨曼莎情急之下查看移民法，其中一个条款引起她的注意：“临居签证申请人，如与担保人的关系已中止，但若由于家庭暴力、担保人死亡等原因造成关系终止，申请人仍可获得澳洲永居配偶签证。”她反复咀嚼其中的滋味。

萨曼莎返回新闻主页，看到大字标题：近日 Manly 海滩出现数十只大白鲨，沙滩变鲨滩。

丹尼尔晚上回到家，发现萨曼莎心情格外的愉悦，脸上的笑容更加迷人，穿着自己给她添置的情趣内衣，正在厨房里忙活。

“你今天精神看上去不错，有什么喜事吗？”

“想到你上班回来，我当然由衷的高兴。快洗手坐下来，我做了捷克家乡风味的牛肉炖汤、肉桂卷和奶油牛脊肉。我给你开瓶红酒，你喝一点，然后我开车，去 Manly 海滩夜游。你不是一直想和我一起裸泳吗？你觉得这个主意够不够刺激？”

丹尼尔心花怒放，心里充斥着优越感和征服感，“好吧，我看看你今晚的表现，也许会重新考虑咱们之间的关系。”萨曼莎莞尔一笑，“我肯定好好表现！”

接近午夜，Manly 海滩空旷无人，海浪翻滚，乌云遮盖了星辰。萨曼莎脱光衣服，在浅水处嬉戏。丹尼尔是冲浪高手，踏着冲浪板，义无反顾地冲向黑暗……

## (7) 天使之城

老邢准时在午夜十二点钟醒来，跟太太换班。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二十年。

他蹑手蹑脚走进女儿的房间。太太斜靠在女儿床边的沙发上，头发凌乱，半闭着眼睛。老邢轻拍太太的手，示意她离开。太太悠悠喘一口气，闭起眼睛走出房间。

女儿安琪儿(angel)似睡非睡，嘴角时而浮起笑意，时而痛苦地抽搐。也许她在梦中又经历了一遍短暂而痛苦的人生。

圣经典故“天使报喜”说：一位天使告知圣母玛丽亚她将生下上帝之子耶稣。

太太常说，怀上安琪儿的那段时间，也有如是的梦境。那是东方的一片五彩云霞，放射耀眼的光芒，一个样貌清晰的女孩向她（他）们夫妻招手。父精母血结合的刹那，她就被赋予了神识，焦急地盼望着十月分娩。从此，屋内屋外到处姹紫嫣红，花团锦簇。

“隆隆隆”，漆黑的夜空打起几抹闪电。干旱的冬季，要下雨了。

老邢刚刚从梦中醒来，大脑依旧混沌。他给自己沏了杯热茶，抬头看一眼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那是二十年前安琪儿一岁生日时全家特意到 studio 照的，她活泼健康。

“嘟嘟”，微信群“北京爷们儿”里的“胡同串子”正在发信息，这是老哥们的约定俗成，谁起夜都要顺手往群里发点东西，陪老邢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这是大家的情谊。

1977 年的冬天，自己参加了十年动乱后第一届高考，从 570 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大学生，国家分配进入部委工作，1989 年底来澳洲公派留学。自己人生的前三十年，是顺畅的三十年，辉煌的三十年，羡慕旁人的三十年。

安琪儿嗓子眼儿“咕噜”了几声，这是她要吃宵夜的信号。老邢赶忙拿起一瓶营养液，连接好她胸前的外露插管，慢慢地导入。营养液缓缓地进入安琪儿的胃管，维持着她脆弱的生命。

吃完宵夜，安琪儿依旧一动不动，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老邢心领神会，坐下来继续回忆着来澳后的人生后三十年。

因为鄙视谎言，不愿为了永居身份而申请难民，他一家的申请拖到 1997 年。那时，北京爷们儿们抓住一切机会到移民局、移民部长办公室、社团集会的现场去请愿，博得同情。

澳洲政府和社会以宽怀的胸襟，全数接纳了他们，唯独老邢接到了一封拒签信，理由是安琪儿有先天性的癫痫，而且已经发病，如果被批准留下来，到她十八岁，纳税人将会支付 80 万澳币医疗费，对于全社会是巨大的负担。接到拒签信，全家五雷轰顶，如世界末日。

太太怀孕期间，按照惯例，已经做了抽羊水的检查，大夫说胎儿一切正常。安琪儿出生后一年左右，忽然癫痫症发作。医生解释说是 15 号染色体的基因有丢失缺陷，机率十几万分之一。更可怕的是在治疗过程中，因为注射药物过量，导致安琪儿昏迷一周。醒来时，脑部受损，已然无法恢复，她的智力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老邢不死心，写信给当时的移民部长鲁多克，请求复议。移民部长动用特批的权利，准许他们一家留在澳洲，以国家的名义，负担起照料安琪儿的工作，理由是一她出生在澳洲！

福利部、医院、社工，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维持了安琪儿的生命，直到今晚。

老邢端详着女儿的脸，她脸上不时出现着阴晴变化。那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人生吧！

佛说，孩子和父母的缘分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世人能做的只是把孽缘转变为法缘。老邢和太太问心无愧，这二十年，呵护着安琪儿身体的成长，尽心竭力，他（她）们的愿望，就是让拥有一岁智力的女儿明白，这一生，在父母手中，她不会有任何闪失。

雷电过后，大雨倾盆。“嘎啦啦”车库大门自动打开，车灯穿透密急的夜雨和漆黑的夜色，儿子回来了。老邢心中一阵愧疚。自从女儿癫痫发作，两口子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给了女儿，儿子完全凭借一己之力考上大学，成为了医生，因为他曾经发愿，要治愈妹妹，让她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站起来，奔跑，坐在温暖的课堂里，微笑。

他刚刚下班，进门检查妹妹的呼吸、脉搏，和父亲打了招呼，便一头倒在床上睡去。明早，他还要回到医院，救助和妹妹一样的病患。

老邢看了几页书，回复几条老朋友问候的信息，这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

黑夜转瞬即逝，如同过去的二十年。

雨声渐弱，晨光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是老邢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儿子要起床上班，太太会来换班，给安琪儿梳洗打扮，娘俩个吃早点，自己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 (8) 夕锦

六月底，悉尼的夜，寒风刺骨。

蓝山在阴霾中无声无息地迎来了 2018 年的第一场雪。

“叮铃铃”，可恶的催命的似晨钟暮鼓的闹铃，刺耳地响起。

皮特张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他按下闹铃，不急于睁开眼睛。凡人之醒也，先醒心而后醒目。

躺在一旁的膀大腰圆的太太肉丝（Rose），不满地在被窝里蹬他一脚，嘴里嘟囔着：“天天这么早把人闹醒，真讨厌！”

皮特张心里骂着，表面却不得不温言软语地轻抚安慰。穿起衣服，洗漱完毕，拿出冰箱里昨晚准备好的早餐午餐，塞进书包，蹑足潜踪地溜出房门。

早上七点钟，晨雾缭绕，车顶和草坪结了一层厚重的银白色的霜。

公交车站的砖墙旁站着一个小姑娘，双臂抱肩，跺着双脚，瑟瑟发抖。

皮特张腆着肚子，一步三摇地走到车站。他环顾四周，只有他们两个人。

“Hi，早！”皮特张试探性地寒暄。

“先生早！”姑娘一口嗲声嗲气的闽南语。

“你是台湾来的？从来没有见过你。住在哪栋房子？我是这趟车在这一站唯一的乘客，已经很久了。”皮特张冻得舌头发硬。

“我就住在街角，前天刚到悉尼，今天早上要去城里的语言学校上课。Homestay 的房东要我自己坐车去，我又不认得路……”姑娘双颊愈发通红，欲言又止，几乎垂下泪来。

“你的学校在什么地方？”

“Kent street, 靠近 QVB。”

“姑娘别担心，你中了六合彩，我的公司办公室就在那附近，你跟着我走吧！”

“真的？多谢关照！怎么称呼您？我叫夕锦。”

公交车冲破浓雾“嘎吱吱”停在眼前。

一路上，皮特口若悬河，吐沫星子四溅，向夕锦介绍着悉尼的风土人情。夕锦眨巴着大眼睛听着，时不时小心提问。一个小时的车程，转瞬即逝。

把姑娘送到学校的楼门口，两个人寒暄分手。

接下来的日子，隔三岔五，皮特张早上就会在公交车站遇到夕锦。两人一路说笑，相处愉快。皮特并无非分之想，只是怜香惜玉，这个和自己女儿年纪相仿的台湾姑娘，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寻找生活的希望，她瑟缩的身影像一面镜子，看到她就像看到刚来澳洲的自己。和夕锦聊天，人到中年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的皮特似乎重回玉树临风的青春少年。

有几次，夕锦听皮特喋喋不休，忍不住哈欠连连，她说永远倒不过时差，整日晨昏颠倒。夕锦旁若无人地拉着皮特的胳膊，众目睽睽之下斜靠着他，就像女儿靠在父亲的臂弯，香梦沉酣。皮特有些心猿意马，惴惴不安。

转眼几个月过去，冬去春来。

一天早上，夕锦准时来到公交站。她换了夏装，薄施粉黛，手里拿了一盒点心。

皮特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走来。

“皮特早。”她笑得有些勉强。

“夕锦这么早就去上课，知道用功啦，呵呵。”

“我的语言课通过了，马上可以进大学。我在悉尼大学旁边找了新的住处，今天就搬走，我是特意来向你告别的，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照。这盒凤梨酥，是我从台湾带来的，不成敬意，请收下。”

皮特堆起一脸更加殷切的笑容：“祝贺你成功走出了第一步！这就不必了吧，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夕锦不由分说把凤梨酥塞到他怀里，兴高采烈地转身去了。

路上，皮特忍不住打开点心盒，拿起一块凤梨酥放到嘴里，他要尝尝味道。

## (9) 将生活进行到底

“妈，我还要不要带那件去年圣诞节你给我买的橘红色的外套？”

“气象预报说墨尔本明天降温，带着吧。”

“如果带外套，就得带高腰的黑靴子，再配那条粉色的围巾，恐怕我的箱子装不下。”

“那就不带。”

“不带？如果降温，你可得把你箱子里紫色的外套借给我，我演出前不能感冒。”

“我就这一件替换的外套，不能借给你，你自己想办法。”

“妈，我带两包卫生巾够不够？我记得你也是这几天来。Judy，你要不要？”

“你不用管我，我现在更年期，不准。你自己多带几包，上次去巴黎就是没地方买，手忙脚乱的。”

“姐，我旅行箱的钥匙上次你还给我了吗？怎么找不到了？”

“在鞋柜上的钥匙盒儿里，自己找，别捣乱！”

“都怨你爸！如果五年前趁着房价没涨换了 house，还至于四口人挤在这两房的公寓？早让你改善你不听，怕还贷款，耗子胆儿，那几个钱存在银行有什么用？每年那点利息还要交税。现在想改善，已经涨了一轮，买不起了，让我们娘儿几个跟着你活受罪。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不听我的话，你的人生永远都是一团糟……”

John 如坐针毡，实在没脸在这个家里呆下去。

“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娘儿仨肆无忌惮地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唱了二十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无尽无休。每天全本儿的《失空斩》，太太加个《击鼓骂曹》当返场，场上还没来得及谢幕，两位千金又叫板起唱了。家是永无宁日的。

John 早已不是一家之主！他自幼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在父亲的指导下研习诗书画印，其余皆不以为意。来到澳洲，更加逍遥自在，清心寡欲，与世无争。除了做一份不死不活的办公室工作之外，其他时间都用来照顾两个女儿和伺候太太，余下的空隙，摆弄自己的嗜好。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年。

太太近些年工作小有成绩，变得强势和得理不饶人。女儿们大了，有了男朋友，早晚要嫁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将来就剩下老两口，买更大的房子有什么用？

他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着几位姑奶奶上轿。

大女儿 Cindy 的手机响起：“Sam, 你要来送我们去机场，太棒了。你还有十分钟到楼下？我们马上就下来。”

大女儿一边梳头一边小声和妈妈咬耳朵：“您跟我爸商量商量，别让他去机场了，Sam……”

John 守着空荡荡的客厅，呆呆发愣。家里太过憋屈，还是早些到公司。

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John 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坐下来，沏上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把牛油果的果肉仔仔细细挖出来，均匀地抹在一片粗麦面包上，顺手打开桌上的电脑。系统显示无法登录。

人不走时运，喝凉水都塞牙。

正在不知所措，人事部的印度裔经理艾西瓦娅皮笑肉不笑地走过来。

John 心里纳闷：这个印度女人平时只对经理们和白人赔笑，从来没把其他族裔的人放在眼里，今天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自己要留神。

“John 这么早就来了，我正要找你谈谈，请来我的办公室。”艾西瓦娅扭动着夸张的肥臀转身离去。

他心里怦怦直跳，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在人事部，艾西瓦娅居高临下：“你知道经济形势不好，公司今年亏损严重，需裁员 1/3。经研究决定，公司不得不解除和你的雇佣关系，这是通知和推荐信，有问题可以和公司的律师沟通，祝你好运！”

二十年来，John 第一次早上十点钟就失魂落魄地回到空荡荡的家。

他不知道怎样和家人解释。都怪自己无能，中年失业，惨遭职场淘汰，拖累了家人。

思前想后，John 决定现在就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太太，早些听到河东狮吼，心里踏实，早死早托生。

信息发过去大约十分钟，太太回复：“老公别着急，小事一段。这么些年，你家里家外的忙活，也该趁机歇歇。你不是一直没时间把完成的诗稿整理付印吗？这几天正好清静，抓紧时间完成，你十年的心血，我等着拜读！还有你答应给女儿刻的图章，给邻居老张的条幅，都抓紧时间完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家里生活没问题。出租车快到酒店了，一会儿再聊！”

“嘟嘟”，大女儿 Cindy 发来银行工资单的截图：“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担心。我发工资了，要什么我给你买。”

二女儿 Judy 发来一条微信：“爸，我马上跟老板商量，给我多安排几场演出，您养了我二十年，从现在开始，我养您……”

John 放下手机，眼泪夺眶而出。

## (10) 法外容情

悉尼至黄金海岸的大洋路上，一辆 Toyota Corolla 高速行驶。

开车的文森紧握方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副座上的太太忙前忙后，一会儿给后座八岁的儿子找 iPad 里的游戏，一会儿给专注开车的老公递茶喂零食。

“爸，我要撒尿。”儿子冷不丁喊了一声。

文森皱起眉头：“刚才停在休息区你不尿，现在没有停车的地方，憋着。”

“我憋不住了。”儿子坚持着。

“小孩儿尿泡短，你以为儿子跟你一样？别把孩子憋坏了。”太太对儿子一贯的唯命是从，说一不二。

“下一个休息站要 50 公里，现在没地方停车，怎么尿？”

“找个瓶子，尿瓶子里。”

“刚才在休息站扔了一兜垃圾，车里没空瓶子了。”

太太目光如炬，瞥见文森的大茶缸：“老公，把水都喝了。”

“我刚喝完，不渴。你要干嘛？”

“用这个给儿子接尿啊！”

“这是新杯子，他尿完我以后还怎么用？”

“你儿子的童子尿，享福去吧你，别人还没这待遇呢……”

“妈，我憋不住了，快点。”

“老公别废话，赶紧的。”

太太把大茶缸递给儿子：“解开安全带，蹲着尿。”

“蹲着尿不出来，我要站着尿。”儿子抗辩。

“对，儿子站着尿，你妈给举着尿壶。”文森洋洋得意。

说时迟那时快，儿子“哗哗哗”尿了满满一茶缸。

正当一家人全力以赴在这泡尿上，没有注意到隐藏在路边拐角处的测速警车。

“嘟嘟”，警车闪亮警灯飞也似地追上来。

文森把车停稳，心中暗骂：“真他妈倒霉！”

高速公路巡逻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费力地收腹弯腰，从摇下的车窗向里面看。太太端着尿壶，神情窘迫。人赃俱在，无从抵赖。

“小朋友没系安全带。你的驾照。”

文森满面陪笑：“我儿子刚才憋不住想撒尿，就一分钟，我们不是故意的。”

“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坐着等着。”警察拿着文森的驾照转身离去。

片刻，巡警回来，手里多了一份罚单。

一路上，文森两口子沉默不语，儿子依旧快乐地打游戏。

“都怪你，也不盯着点警察。”太太心疼这 200 多块的罚款。

“儿子不就是站着撒了泡尿嘛，为什么罚我 200 多？我不服！”

太太研读了罚单背面的条款：“老公，如果咱们认罪伏法，直接交了罚款，万事皆休。如果不服，咱就得上法庭辩理，和警察打官司。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官官相护，古今中外一理。上了法庭咱们胜算也不大，要不咱们交罚款算了。”

“打官司！儿子是一分钟没系安全带，但特殊情况，不能把孩子憋坏了，法律也要讲究适度的人情，法理也要兼顾情理，我看咱们未必能输。”

经过三个月漫长的排期和等待，终于熬到了出庭的日子。

为了给法官留下奉公守法的好印象，文森穿着西服打上领带，儿子也打扮得油光水滑，太太一袭长裙，一家人规规矩矩提前来到 Downing Centre（悉尼地方法院）候审。通过安检，按照大厅里待审案件清单，找到将要审理他们案件的法庭。控方，那个当值的警察身着警服站在门口，身旁还跟着一个警队的律师，手里像模像样地抱着一摞卷宗，如临大敌。

文森临危不乱，握紧儿子和太太的手，和警察笑脸相迎。

时间到。法庭大门敞开，旁听席空无一人，只有身着黑袍的法官大人和一名助理坐在迎面。

双方站定，法官助理要求双方宣读誓言，然后由控方律师做了冗长的发言，陈述案件的经过。

文森在接下来的抗辩中，如实陈述事实，着重强调憋尿对儿童健康的危害，对祖国花朵的摧残。我们千辛万苦移民到这个国家，不辞辛劳建设这个国家，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他的长篇大论还没结束，法官大人法槌落下：“你的案子被驳回。”

文森一脸懵逼，不知所措。法官助理微笑着解释说：“你们不必交罚款，法庭费用由警方承担，你们一家人可以走了！”

那一刻，如获特赦，夫妻二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看似冷酷无情高高在上的法官充满感激。法外容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澳大利亚。

法庭门外，输了官司的警察和控方律师丝毫不见一丝沮丧，谈笑风生地排队买咖啡。

文森以胜利者的姿态过去和他们握手，表示歉疚。警察心平气和地叮嘱：“下次开车注意安全，如果被我碰到不系安全带，还会给你开罚单，这是我的工作。”

文森正要说什么，只听儿子一声喊：“爸，我要撒尿，憋不住啦！”

太太嗔怪道：“你一泡尿惹了多大祸……”

文森一拉儿子：“记住，有尿别憋着，就要站着尿！”

## (11) 黑暗的考验

John 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一切生活用品都唾手可得，又仿佛遥不可及。

这是他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半年来，太太第一次不得已出远门，去悉尼做小肠疝气的手术。空荡荡寂静的家里只有他。

人生是由我们主动引领创造的，还是按照既定的生活轨迹被动地盲从？至少前六十年，他是生活的主宰。澳洲著名的大提琴家，巡演、录音、教学，生活的自在从容。他的明眸，随五线谱跳动，感染着悉尼歌剧院的听众，也吸引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爱尔兰姑娘。

现在这个居所位于 Batemans Bay，曾经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度假屋，依山傍海，理想的终老圣地。

他明亮的视觉之窗在几场病症后逐渐变得模糊，黑暗，最终关闭。即使最先进的人工视网膜技术也不能阻止黑暗的到来。

太太 Tracy 提前退休，两人卖掉了悉尼的房子，搬到 280 公里外的度假屋，提前开始了退休生活。

Tracy 的小肠疝气日益严重，在悉尼的公立医院排期一年才有了手术的机会，不能轻易错过。宠物狗查理被太太送到两个街区外的临时看护中心，冰箱里塞满了冷冻食品，电器都处于待命的状态。在她离开的这几天，一切替丈夫安排的井井有序，可 John 依然感到恐惧。

南极寒流通过南太平洋宽阔的海面吹来，透过木制门窗的缝隙，“嗖嗖”地刮在 John 的脸上。海风呼啸，似乎要掀翻屋顶的瓦片。John 一阵心惊肉跳。他不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挂念在高速公路上顶风冒雨忍着病痛独自驾车的 Tracy。

John 试图平静下来，唯一的办法是拉琴。他摸索着，坐到琴凳上，稳了稳心神，拉起在音乐厅演奏过无数遍的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G大调的欢快明亮、d小调的浓郁悲伤、C大调的阳光灿烂、降E大调的无上庄严、c小调的黑暗深渊、D大调的耀眼光芒，这演奏了一生的组曲，何尝又不是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琴声戛然而止。John忽然感觉脑海中有一束光，强力地穿透黑暗，如此温暖，一如他少年时无数次祈祷上帝显圣，那唯一的一次，生命被崇高的安详的温暖所笼罩，他感知了神的存在，从此琴艺突飞猛进。此刻的温暖，一如往昔。

“铃铃铃”，手机铃声。

“亲爱的，你还好吧！我已经安全到达圣文森特医院。”

“那就好，一路风雨，我很担心你。”

“我是老司机啦，没问题。你吃午饭了没有？”

“吃了，从冰箱里拿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微波炉热完，闻了味才知道是印度咖喱饭，当然跟你做的 Spaghetti 没法比，哈哈。”

“对不起，亲爱的，委屈几天吧！我尽快回去。”

“不不，别着急，一定把伤口养好再回来。我可以照顾自己。还有，我有一些对未来的计划，你回来后咱们好好合计合计……”

“听上去没有我你也过得不错，你这个淘气的大男孩，不许胡来哟！”

海面上风停了，南极的寒流已经过境，John也许能够时来运转。

## (12) 妈宝

胡先生左手捧着《曾国藩家书》，右手盘着黝黑发亮的紫檀手串儿，正怡然自得，太太面带愠色，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硬木圈椅上。

“慢点！您这分量，把椅子压塌了，没地方修去。”他头也不抬。

温妮满肚子委屈，竟然默默地“吧嗒吧嗒”掉下泪来。

胡先生见状，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递上纸巾，“怎么啦？更年期又犯了？谁招惹你了？”

温妮擤了擤鼻涕，“过去是你们爷俩，现在又多出一个。”

胡先生无可奈何摇头道：“你好歹也是清华的高材生，在澳洲二十年做小白领，算是知识分子。现在到了更年期，象征性地闹闹也就罢了，我们都理解，别跟家庭妇女似的，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无中生有，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看你儿子女朋友对我的态度，我能不生气吗？进门打了一声招呼，就一头钻进你儿子的房间，两个人关着门嘀嘀咕咕，一上午不出来，像什么样子？我喊他（她）们吃饭，他（她）们一声不应，拿我当什么？”

“儿子没对象你着急，天天跟个媒婆似的追在他屁股后面四处张罗。人家自己找到了，你又吹毛求疵，这就有点矫情。”

“这个女孩儿不合我心意。我儿子的女朋友，应该是白白净净细细溜溜温文尔雅脉脉含羞的样子，我拉着她白净的小手，在面前嘘寒问暖的那种！你瞅瞅他自己找的这个对象！皮肤黑黑粗粗壮壮目无尊长盛气凌人，还没过门就这个样子，结了婚还了得。”

“你喜欢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澳洲的姑娘们大都是 Susan 这个样子，膀大腰圆，爱运动，喜社交，说话直来直去，得理不饶人。咱们改变不了社会的审美，只能入乡随俗。还有，当家长的得以身作则。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有八个字“书、勤、和、俭、敬、省、恕、健”，咱们首先应该学着自省。”

“还让我入乡随俗？你的这套理论在澳洲根本行不通。什么吾日三省吾身？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出了问题先挑别人的错，无理搅三分。你们就知道自省，窝里反，怪不得总受欺负。”

“又开始胡搅蛮缠，懒得跟你辩论。”胡先生有些不耐烦。

“我就想着咱大宝从小到大多听话，什么事情都不瞒我。刚交了女朋友，就对我冷言冷语，真应了那句老话，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你在焦虑，怕失去儿子。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越俎代庖。”

温妮还要说什么，只听儿子房门大开，一叠声嚷嚷着：“妈，怎么还不吃饭，我们都饿死啦！”

温妮顿时喜笑颜开：“都是你这个老头子没事瞎搅合，儿子传膳了。来啦儿子……”

看着太太一溜烟出去的微微发福的背影，胡先生摇了摇头，随后走出房间。



《悉尼那些事儿》系列小说作者梁军

## 【相声剧本】

### 疫国情缘（三场相声剧）

张小河

#### 第一场 重逢

时间：即日

地点：悉尼某高级会馆

人物：一国内土豪，外号点背（简称点），

某华人电视台总经理，外号金领（简称金），

电视台艺术总监兼人事部主任，外号矫情（简称矫）

（总演员数三人，三男）

（幕启，在一金碧辉煌的高级会所内单间，点背与金领已经喝得微醺，开始话多了）

点：（指着桌上摆着的澳洲霸王蟹，不屑地），这奏是传说中的澳洲霸王蟹呀？

金：是啊，怎么样？名不虚传吧！

点：哪儿呀，我怎么觉着还不如咱们老家的阳澄湖大闸蟹呢！还有这个，不奏是一般的龙口粉丝吗？

金：大哥，龙口粉丝象话吗！咱这个可是上等的深海鱼翅耶！

点：还有这汤，这清汤寡水的，还不如咱老家的萝卜榨菜汤呢！

金：哎呀妈呀，这是鲍鱼汤哎！你怎么给吃出萝卜榨菜味来了？

点：还有这酒，这就是10年窖藏的拉菲呀？

金：那可不是吗？你喝着怎么样啊？

点：不怎么样啊，我喝着还不如咱当年的二锅头是味呢！

金：二锅头？那可是30年前的事啦！

点：（掰开指头算）。那可不咋的，整整30年了。

金：那时候别说拉菲啊，咱哥们连咖啡都没喝过呢吧？

点：对，就认二锅头。那是你出国之前的那个晚上，在我家租的那个地下室里，咱俩一人一瓶二锅头就花生米，就喝了个酩酊大醉呀！

金：还记得咱们酒后吐的真言吗？

点：那怎么能忘呢？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也忘不了我们当天晚上起的誓啊！

金：有道是：

点：苟富贵，

金：勿相忘。

点：可那要是猫富贵了，就可以忘了。

金：猫富贵象话吗，谁富贵了都不能忘了朋友。

点：结果是你一富贵就把我给忘了！

金：你亏心不亏心那！当年是谁刚出国一年就靠打工挣得一点钱，就给你付了半年的学费，给你办了留学呀？

点：好象还真的是呀，可我怎么就是没来成呢！

金：那还不是因为你点背呀。我后来托人打听了，那天大使馆一共批了 200 个签证，就拒了两个，其中的一个就是你啊！

点：这样子啊！可我后来在国内房地产搞得风生水起，叫你回过来帮我，你也没回来呀！

金：我那不是因为刚刚娶了个洋妞当老婆吗，人家你弟妹她不愿意去中国，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点：你没听说过“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裳”吗！

金：这是名人名言谁不知道啊。可是可是，问题是“兄弟通常是壮士断腕时的手足，女人才永远是寒冬腊月里的衣裳”啊！

点：敢情是这么解释的啊！

金：经验之谈嘛，出国 30 年，不能没收获啊！

点：真快，30 年过去了，简直就是弹指一挥间啊！

金：那可不是嘛！好吧，现在书归正传，你老实交代，说说这次来澳的真实目的吧！

点：真实目的？我这不是给你投资来了吗！

金：这是早说好了的呀，还用你专门跑一趟吗？

点：咱这次不是投的钱多嘛！

金：你算了吧，上次你投欧洲五个亿，也没见你跑过去呀！

点：那依着你，我干嘛来了呀？

金：是找你那个“寒冬腊月里的衣裳”来了吧！

点：哈哈，知我者，贤弟也！

金：那可不是嘛，你在欧洲上亿的投资打了水漂，也没动的了你的大驾，可我刚一说辛波在悉尼，你“蹭”的一下就飞过来啦！你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点：可这一来了，就几乎回不去啦，有旅行禁令呀！

金：要不我怎么不管别人叫“点背”呢！说说你的打算吧！

点：好，明人不说暗话，辛波还好吗！

金：好？好什么呀！好不容易拿到了个博士学位，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正经工作，迫不得已，不得不开了个中餐馆惨淡经营。可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赔本赚吆喝不说，听说还欠了不少债，那真是举步维艰啊。

点：那咱们的想办法帮帮她呀！

金：谁说不是呢，可是你当然知道她的脾气，如果知道我们是要帮她，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啊！

点：都是唱戏的出身，要不干脆请她过来到你这个电视台主持个戏曲频道不就结了？

金：这我也早就考虑过了，可咱们这是股份公司啊，聘谁不聘谁，和谁搞合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呀。

点：现在我投资入股它两个亿，让咱们俩成为主要的股东，不是就可以搞定了吗！

金：哪有那么简单啊。在商言商，就是我想跟她合作，也得过我们人事部主任兼艺术总监的那一关啊！

点：这又是个什么人物啊？

金：第二代移民，土生土长的 ABC，凡事特别叫真，事妈办公室主任，外号矫情，干脆我把他叫过来，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搞定算了。

点：好，我也见识见识这位事妈办公室主任的矫情爷。

矫：那我打电话啦。（拨电话）。“喂，矫情主任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泡着呢！能不能到酒吧这来一趟，对，咱们一起把请人合作的事情讨论一下？好，马上过来，好，待会见！”（对点背）他马上过来了。

点：这民主社会就是没效率。那象在咱们国内，这么屁大一点的事，我抽颗烟的功夫，分分钟就把它给搞定了。

金：你那么大的本事，当年为什么不早点把辛波给搞定了，非要等到现在呀！都到这把年纪了，再来个“第二次握手”？你早干什么去了？

点：当年不是还没毕业吗！毕业之后想表白，又赶上那时候咱家穷，穷得我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后来好不容易混的有俩钱了，又赶上我爹我妈先后去世，闹得我有了贼胆了吧，又没有了那贼心。好不容易等到后来贼胆贼心都有了，正准备要表白呢，人家“蹭”的一下，又出国了。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金：那你可得抓点紧。再等两年，咱可就连贼都没了！

点：谁说不是呢！

（矫情上）。

矫：总经理，我来了。

金：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司的董事长，这次专程来澳视察工作。

矫：董事长好。您有什么特定的指示吗。

点：嗯，你们的那个延揽中国文化人才的计划很好，其中特别是资助国粹艺术家辛波女士和相声演员安红安白的重点项目要抓紧进行，以防夜长梦多，人走茶凉。象他们这样的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我们必须要在咱们的竞争对手出手之前，迅速地把他们拿下！

矫：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看，这三位艺术家都是业中翘楚，人中龙凤。只是我们与他们素未谋面，不知名实是否相符。常言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进行一次面试，才能最后定下来。

金：那么就请你明天辛苦一趟，亲自前去面试，把这事定下来吧。

矫：正合我意。我明天去了现场以后，如果认为他们合格，就请总经理在此定下一桌酒席，我们六人共进晚餐，然后共商大计。

金：好吧，一言为定。这里祝你马到成功。为了公司的将来，让我们干了此杯。

点金矫：干杯！

（幕落）

## 第二场 私访

时间：次日中午

地点：悉尼某低级餐馆

人物：餐馆老板娘辛波，红案白案兼相声捧逗角各一，顾客一。

(总演员数四人，三男一女)

幕启。茶馆内景，舞台正中偏右放一个讲台，两侧有对联曰：饮酒说今古，品茗听相声。左侧有一黑色八仙桌，坐凳两只。

老板娘上

老板娘道白诗：

华人移民第一代，开个餐馆送外卖。开张半年少人来，加演相声赚外快。

我，姓辛名波，东土人士，以的前京剧演员，现在的家庭妇女。八年前千辛万苦，从北京来到悉尼读书，专攻戏剧专业，两年的硕士，五年的博士，文凭一大把，学问一大堆，可就是一个工作也找不到。天长日久，坐吃山空。为了谋生，不得不开个餐馆，以养家度日。可惜又正赶上经济危机，冠状病毒，市场萎缩，生意惨淡，以至于寅吃卯粮，负债累累。为了扭转困局，我们改弦更张，除了正常餐饮之外，又添加了相声和评书，可惜开张以来，还是路断人稀，门可罗雀，真真的是愁死我了！

(叫) 红案白案，你们碗刷完了没有哇？该上场啦！

(红案白案边穿大褂边系扣子，急匆匆上场)。

红案白案：来了来了，老板娘，我们来了！（环顾四周，四眼苍茫）可是可是，这里好象没什么人啊？

老板娘：怎么没人，老娘我不是人吗？

红案：老板娘，您是人不假，但不是我们想要的人啊！

老板娘，啊？

白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见到是观众啊，可这里没观众啊。

老板娘：（叹气）。你们说说，咱们刚一开张那会儿，还能上个十个八个的座，怎么到现在连个人毛也都见不到啦？

红案：是不是咱们的相声本子写得不好，人家不爱听啊？

老板娘：胡说！那本子都是我写的，怎么可能不好啊？

白案：是啊，您写的不应该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演的不好啦。这……逗眼的要负主要责任。

红案：不能吧，行话说：三分逗，七分捧。要论责任，咱俩最损着也得是三七开吧？

白案：论责任您三七开了？怎么发工资您怎么老是跟我六四开呀！

红案：多新鲜啊，工资那是按咱们做菜的本事开的，我是红案大厨，工资当然得高过你白案和面的啦！

白案：我做主食还兼职刷碗，我就容易了么我？

老板娘：唉唉，跑题啦，没人听你们的相声，说明你们本事差，只能赖自己！

红案：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观众档次不够啊？您想想，整天上您这吃口煎饼果子的主，谁能听得懂您这一套“高大上”的相声呀。

白案：对呀，我看啊，既不是您这老板娘编得不好，也不是你这红案大厨演的不好，其实是咱们的观众听得不好。

老板娘：不像话，头一末听说还有说观众听得不好的，你这不是找辙嘛。什么破借口嘛！

红案：恐怕也不光是借口吧。您想想，您如果弄来一拨老外来听咱这相声，那不就一找死的节奏嘛！

白案：着呀，俗话说的好啊，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明星嘛。与其换本子，不如换观众。咱整个 CCTV 照着他们，谁不笑换谁，直到换到有人笑了为止。

老板娘：你们倒是想照人家呢，一个人没有，您照谁去呀？

红案：您还别说，那边还真来了一个。

（一顾客上）

顾客：（说天津话，并一直保持这个口音）老板娘，来份煎饼果子！

老板娘：您等着，我给您端去。您喝点什么？

顾客：有面茶吗？是不是免费的？

老板娘：面茶五毛钱一位，相声免费，要不您老先听个相声？

顾客：呦呵，这年头还有人说相声呐，这玩意不早就过时了吗？

红案：别介呀，内容可能过时，但形式是永久的。我们这不是抓紧着想整点新东西出来嘛！

顾客：整嘛新的呀。您老还是给我来段眼的吧，《关公战秦琼》会不会？

红案：您老还是爱听传统相声？

顾客：你管我爱听不爱听呢，你会不会说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红案：手到擒来。

顾客：嘛耶就手到擒来呀？

老板娘：您的煎饼果子就面茶倒是先来了。

顾客：（尝试），味不错，就是有点凉了。

老板娘：对不起，我们那大厨（看红案一眼）下班了。星期六么，下班早。

红白案：（低语）我们这加班呢好不好！

老板娘：（对顾客）您慢慢吃着。（对红白案）开工啦！

红案：得，开工了。您吃您的煎饼果子，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白案：吃饭消遣两不误。

红案：相声是一门综合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白案：四门功课。

红案：咱们今个不说别的，单单说说这个“唱”

白案：“唱”过去指得是唱太平歌词，现在是什么都唱。

顾客：什么都唱？你给我来个《五环之歌》！

红案：啊？说《关公战秦琼》唱《五环之歌》？

顾客：叫你唱你就唱，哪那么多废话呀！

红案：得，您叫唱咱就唱，这歌么，头一回是由岳云鹏开唱的（唱）“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

（电话铃响）

顾客：等等，我先接个电话。（接电话）喂喂，嗯，是，在这呢，嗯，煎饼果子。比你做的好吃，嗯，比会馆里面的便宜多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空调，能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白案：您忘了提这里还有相声听了。

顾客：谢谢，嗯，对，这里还有相声听呢。不收钱，咱哪能花钱听相声啊。成！你们也想过来，成！到时候让他们再专说一段，嗯，哪段？马三立的《买猴》？

（对红白）马三立《买猴》会说吗？

红白案：说不好瞎说。

顾客：嗯，他们说不好瞎说。给你预定下了啊！好，拜拜。（对红白），你们刚才说到哪儿啦，接着说。

红案：刚才说到要给您唱《五环之歌》，嗯，（唱）“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

顾客：老板娘，您把我这面茶给续上。

老板娘：得叻。

顾客：（对红案），哎，你怎么不唱啦，别停啊，接着唱！

红案：（唱）“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啊五环……”

老板娘：（上场）您面茶来勒。

顾客：（对红案），别停，接着唱！

红案：你比六环少一环，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啊五环……

（电话铃又响）

顾客：（对红白案）你们等一下，（接电话）啊，定了，没问题了。明天请吃饭吧，哎，鲍鱼汤要用活鲍鱼，对，早早的煲上，文火，仨钟点，嗯。其他的，就按咱们办婚礼的规格吧，对，200刀一位，嗯，他们三位，咱们三位，一共六位，对的。嗯（对红白）继续。

红案：（唱）你比六环少一环。这是咱们新社会的歌。早年间呀，可没有这种歌，多俗啊。那时老百姓都爱听戏。有钱的呢，象我们台下的这位这样的，就会把演员请到家里去专场演出，通常叫唱堂会。

白案：堂会，现如今可又回来了。（对顾客）：您要不要来一个？

顾客：（改标准国语，起立作揖）二位，多有得罪。

红案白案：您这是从何谈起？

顾客：敢问二位可是洪老板白老板？

红案：我倒是姓洪，在这干红案。

白案：我姓白，白案。

顾客：仰慕已久

红案白案：您指的是我们这的煎饼果子吗？

顾客：哪里，（走上前，恭恭敬敬地递上名片），请多指教。

红案：（读名片）南极光华人电视台艺术总监。啊呀，您敢情是行家呀。

白案：合着您这是到我们这微服私访，给我们面试来了？

顾客：哪里哪里，我是特地专为欣赏二位的相声艺术慕名而来。早知道二位是相声世家，在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即忠于传统，又推陈出新。你们所创作的那么多的相声作品，其实早已在海内外不胫而走，有口皆碑。所以今天特来讨教。

红案：那您还真算是来着了，我们这回算是真正的给您来了个：窝头翻个

顾客：这怎么讲？

白案：现了大眼了呀。

红案：我们哥俩这是头一回唱《空城计》，还真让您给赶上了。

白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顾客：二位不必丧气，据我们初步调查分析，目前餐饮业普遍萧条，这主要是由于疫情还没有结束，再加上本地的观众对中国相声还不了解，因此市场还没有真正打开。假以时日，等到市场复苏，局面就会大不相同。据我所知，仅仅唐人街一带，二位就能有最少上千的粉丝啊！

红案：真的假的啊！

白案：您这说的是郭德纲的“钢丝”吧？

顾客：钢丝那就上万了，这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统计。今天我受本地华文电视台总经理和董事长之托，特地前来拜访和邀请，想和你们商量着，由我们电视台出资，成立一个以京剧和相声曲艺为主的专业社团，通过加大宣传，造成声势，迅速开拓悉尼这个潜在的海外市场。

红案：那可得等到那个猴年马月去啊？

顾客：猴年马月？那是大前年啊，早就过去了。现在，如果二位肯赏光，明天晚上就请与我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唐人街海鲜大酒楼共进晚餐，以同谋大计，你们看好不好？

红案白案：（对视，喜极）好啊！

顾客：那我们就一言为定，请二位到时光临，给我们这个荣幸。

红案：哪里哪里，我们求之不得呀！

顾客：那我就告辞了，晚上会有专车来接二位老板前去赴宴。

白案：您还是别叫我们老板了。您这一叫，我们这就有俩老板了，可这就只有一位老板娘啊！

老板娘：（早已看傻，到现在才反应过来）等等，你们说了半天，这里什么好象没我什么事啊？

顾客：哎呀，得罪了。把您这真正的大师给忘了。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他们二位演得好，全是因为您写得好啊，我们这就等着您挂帅呢！

红案白案：何况，我们老板娘可是青衣世家，真正的主角儿啊！

顾客：（拱手向辛波）那是那是。缺谁也不能缺了角儿呀。

老板娘：这正是：

### 【西皮摇板】

顾客：伯乐暗把千里马访，

红案：用心良苦凤求凰。

白案：从此乘风又破浪，

老板娘：宏图大业见曙光。

（鞠躬落幕）

## 第三场 团圆

时间：次日晚上

地点：悉尼某高级会馆

人物：点背，金领，辛波，红案，白案，矫情共六人

幕启，金领引领辛波，红白案，在矫情的陪同下，前呼后拥中上场。

矫情（简称矫）：怎么样各位，吃得还可口吧。为了庆祝我们刚才的谈判成功，我们现在继续咱们的节目：K歌。各位点歌吧

辛波（简称波）：（微醺状态）都是唱戏的，还点什么歌呀，咱们直接就上自己最拿手的吧！

金领（简称金）：就是啊，那您先来段《武家坡》吧！

波：那可是对唱的呀，要不你给来个薛平贵吧！

金：咱们后台有个现成的薛平贵，都扮好了。我还是干咱的老本行吧，（对矫情）上胡琴！

矫：（从皮包里拿出京胡）我把调儿都给金总调好了。

金：那辛波先去后台扮上。咱们这就先开锣了！

（宾主按位坐定，京剧锣鼓点响起，金总开始拉琴，在紧锣密鼓中，由点背扮演的薛平贵上）。

薛平贵：[西皮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

白案（简称白）：好！

点背（简称点）：（吓了一跳，但摘下髯口，露出本相，与金领会意），怎么，我演砸了吗？

金：嘿，白老板，您这个“好”叫早了，成“倒好”了。

红案：（简称红）：好嘛，整个一棒槌。

白：那咱们还是到台下去看去吧。（红白案及金领下）

薛平贵：[西皮原板]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那王允在朝中身为太宰，

哪把我贫穷人放在心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来害，  
苦苦的要害我所为何来。  
柳林下栓战马武家坡外，

[西皮摇板]见了这一位大嫂借问开怀。

(辛波扮演的王宝钏上)

(白) 大嫂请了！

王宝钏：(白) 这里是悉尼哎，这位大爷能不能说英文啊？

薛平贵：(白) 英文啊，EXCUSE ME? 咱不会呀！

王宝钏：(白) 那至少也得说普通话呀！

薛平贵：(白) 啊，薛平贵说普通话呀

王宝钏：(白) 与时俱进嘛，您没看老外都说普通话了吗？

薛平贵：(白) 好，那就说普通话吧！我跟您打听个人。王氏宝钏认识吗？

王宝钏：(白) 军爷与她有亲？

薛平贵：(白) 无亲。

王宝钏：(白) 有故？

薛平贵：(白) 非故。

王宝钏：(白) 你问她做甚？

薛平贵：我已经暗恋她 30 年了，一直没机会表白，刚刚喝了几杯酒，想着这酒壮怂人胆，我干脆就这酒劲，表白了吧！

王宝钏：(白) 我王宝钏守寒窑不过才 18 年，您可倒好，光暗恋就用了半辈子，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薛平贵：(白) 点背呀！。

王宝钏：(白) 什么意思？

薛平贵：(白) BAD LUCK

王宝钏：(白) 详细说来

薛平贵：[西皮导板]

八月十五月光明，

[西皮原板]

你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王宝钏：我问他好来？

薛平贵：他还好。

王宝钏：再问他安宁？

薛平贵：倒也安宁。

王宝钏：三餐茶饭，

薛平贵：自己来造。

王宝钏：衣衫破了，

薛平贵：无有人缝。

你大哥这些年运不通，

他在那北京的大学受了苦情。

王宝钏：（白）受了苦情？莫非是没钱缴学费？

薛平贵：（白）正是啊。好不容易等到毕了业，有了个正式工作，想去你家拜访，可那些倒霉的事可就来罗

[西皮原板] 第一次到你家你不在。

王宝钏：（白）你到过我家？我不在？那谁在呀？

薛平贵：（白）自然是你妈在啦。

王宝钏：（白）我妈把你怎么着了呀？

薛平贵：[西皮原板]又是骂又是损地赶了出来。

王宝钏：（白）可不是吗，没房没车的，那个丈母娘愿意把闺女嫁给你啊！

薛平贵：（白）所以我就赶紧着赚钱啊。

王宝钏：（白）着哇，俗话说得好啊：先立业，后成家嘛！

薛平贵：说的好啊，所以我夜以继日，抓紧赚钱，先买了房，有买了车，这才有了这二进宫啊

[西皮原板] 第二次到你家你又不在，香车宝马无处摆开。

王宝钏：（白）没进去呀？

薛平贵：（白）家中无人也是枉然。

王宝钏：（白）撞锁了呀。难道说，你从此就放弃了吗？

薛平贵：（白）哪能啊！

[西皮原板] 第三次到你家你还不在，说的是下南洋留学出来。

王宝钏：[西皮哭头] 啊！苦命的留学生啊！

[西皮二六]

指着北京高声骂，  
点背的冤家骂几声。  
我为你不把那婚戒送，  
一怒之下离京城。  
身无分文谋生路，  
受尽了困苦与酸辛。

薛平贵：[西皮流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出国既然是洋插队，  
为什么你不早早地转回程？

王宝钏：[西皮流水]

临行发下对天誓，  
不成功咱们就成仁。  
人生在世一口气，  
活就活它个两头真。

薛平贵：[西皮流水]

人生富贵有天定，  
你又何必太认真？

王宝钏：[西皮流水]

人生富贵非天定，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薛平贵：[西皮流水]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既然是一往情又深，  
为什么不能再相亲？

王宝钏：〔西皮流水〕

军爷休要发狂言，  
欺奴犹如欺了天。  
若要成亲不要紧，  
先说说你是什么人？

薛平贵：（白）说了半天，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啊。（摘掉髯口），您再好好看看。

王宝钏：（白）看上去挺面善，可就还是认不出来。

（从此处开始京剧语言转为话剧语言）

点：给你做个试验，你抛个硬币，让我猜就是了。

波：成，咱用五毛的，个大，一边是女王，一边是考拉，我扔你猜。（抛硬币，压住）。是女王，还是考拉？

点：女王

波：错啦！再来（又抛硬币，压住）。女王，还是考拉？

点：考拉。

波：又错啦。再试试。（再抛硬币，压住）。女王，还是考拉？

点：女王

波：还是错啦，你这人怎么这么点背呀！

点：着呀，现在想起来我是谁了吧？

波：莫非真的是你啊？

点：可不是吗，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么点背的人，还能是谁呀？不信你再抛上10遍，要是能让我猜中一次，我随你姓。

波：啊，你真的是点背呀，这一晃多少年了？

点：算来整整 30 年没见面了，

波：比薛平贵王宝钏还多出 12 年来。

（众人上）

众人：恭喜重逢，贺喜重逢！

波：你们怎么冒出来啦！

矫：我们是你们的见证人啊！

金：那还等什么呀，抱一个吧

波：当真要抱？

金：当真要抱。

波：果然要抱？

矫：果然要抱。

波：那（害羞地），那就抱一个吧

（二人熊抱，众人鼓掌）。

红案：再来个交杯酒吧

白案：好！

（矫情端上托盘酒杯）

波：当真要交？

红：当真要交。

波：果然要交？

白：果然要交。

波：那（更害羞地），那就交一个吧！

（点波二人交杯，众人一饮而尽）

金：这正是

众人：（西皮摇板）

今日痛饮交杯酒，  
不入洞房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相声梨园写春秋。

哈哈哈哈哈……

（落幕鞠躬）

### 供导演参考的背景资料

有情人终成眷属，英雄落难遇知音，这是我想通过这个相声剧所表达的主题故事。

本节是个三幕折子戏《重逢- 私访- 团圆》，其中的中场戏《私访》可以独立作为小品演出。这里的红白案和老板娘都是从大陆到海外谋生的落魄艺术家。他们经商只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这类落魄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他们其实是成名之前的李安，胯下受辱时的韩信，一生穷困潦倒但死后倍享哀荣的梵高，食不果腹举家食粥却写出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他们表面上看上去无比失败，但却给世人留下了千金难买的精神财富。他们是真正的大师。这里说的是他们在海外的故事，本剧其实参考了郭德纲在成名以前的部分真实经历。

《私访》一场如果单独演出，可更名为《大师前传》。剧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艺术总监其实是有志于弘扬国粹保护艺术家的豪门们的代表，他们是善于发现千里马的伯乐，是饭信的漂母，是李安在七年刷碗期间的贤内助，是提携郭德纲的贵人。他们虽然早就注意到了大师们的存在，但却在最后作出聘请和赞助决定之前，派出艺术总监微服私访以作最后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总监刻意百般刁难，以观察大师们的人格教养和专业素质。在故事编排上，本剧刻意制造了一些悬念和包袱，最后结尾给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

## 我的哥哥李六爱

李双

童年时，少年时，基本都和哥哥混在一起。

记得哥哥14岁初中毕业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曾拍桌子打板凳，很委屈尤其很愤怒地狂吼着质问父亲：“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读书，为什么要强迫我进高中？你还讲不讲道理？明着给你说，不进！情愿去抬土方！”

果然永远离开了学校；果然去建筑工地当小工，抬土方去了。

同期，父亲要求哥哥，把掉到桌面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哥哥反对，并坚持己见：“我一个月最多掉半斤米的饭，月底你扣我半斤米就行了。不捡！要捡你捡！”

果然没有捡；果然由父亲捡起吃了。

有一次我和邻居女孩腾梅吵架，哥哥开门出来，下达命令：“不准吵了，闹得烦！谁再吵我就打谁，打哭！”

我一听，赶紧闭嘴。小腾梅不知道哥哥一贯张扬个性，要抓住时机赚一把：“就要吵就要吵，偏要吵！……”就这一串话，果然挨了打，果然打哭了，不吵了。厉害了，我的哥！

后来我想，若是别家的哥哥，应该来拉架，拉开了，就不吵了，就结束了；或者，是来帮架，吵赢了，也同样结束了。我哥哥不，他很“公平”，“论理不论亲疏”。

两三年后，哥哥当兵去了。不久我定居异地。每年节假日，常赶去与哥哥相见。但那只有一顿饭的时间，或一天，或几天。时光是抓不住的，抓得住的话，免不了赏一顿丰盛的拳脚大餐，让它走慢点。这不，成年后的40年，很快就奢侈完了。除了经过岁月的发水，身体都变得既高又大外，似乎彼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共同点。

最近来往比较多。常常是，我到门外等待。电梯口，坦克般开来个大胖子，至少100公斤。这是我哥哥。20年前，我也险些接近这个吨位呢。如今，我主食都吃薄烧饼，瘦油条，成了地球上最瘦的胖子！

和哥哥接触，几乎一天一个惊喜。

首先感觉到，哥哥性格怪异，有几分孤傲。不容易为人所知，不容易受人恩惠；自力更生不求人。

又发现，哥哥穿布鞋，不穿皮鞋。下雨天，也只穿厚厚的胶底布鞋。不坐着穿鞋子，而是稳如泰山金鸡独立拔鞋跟。哥哥在家里，接电话之前，听到敲门声之后，都会先去关闭厨房里的火。哥哥出门，无论触摸过什么东西，非尽快洗手不可；也不打麻将，理念是：人人都能摸都去摸的东西，一律不摸或尽量不摸。从不坐地上，也不坐台阶。胸前，挂着一个自制的敞口袋子，用于装手机，以及其他品种多样的杂件。购物或办事，总是理直气壮地干预插队的人，包括把顽固分子清理出队伍，拖去队尾。肩上的挎包，到家之前，绝不放下。这虽然累赘，但不会丢失。外出归来，洗手之外，还要做两件事：换洗衣服，同时洗挎包。居然喜欢读书，也不再浪费粮食。

哥哥啃大排骨，啃胖猪蹄，啃电影里土匪头子爱啃的烧鸡，啃别的什么什么，都不直接用手，也不戴超薄手套，依然统统借助碗筷。购回的香蕉不见了，哥哥说：“不用找，反正找不到。肯定就在家，找它不如等待机缘巧合，它自己出来！”果然出来了，从窗帘背后。

让我奇怪的是，哥哥接到电话，说：“您好！我不喜欢猜。我数三声，你不报姓名，我就挂了！”数到三，真的挂了。我知道，一定是遭遇“猜猜我是谁”的浪漫女神了。

最让我奇怪的是，哥哥说：“家里进了耗子？没关系呀！关起门打嘛！抬床，移桌子，搬冰箱。落实清剿政策不过夜，不屈不挠，奉陪到底，当天必须打死，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啊，耗子即便在门外游荡，也三过家门而不入呢！”

……

我明白，哥哥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与众不同的。而这些作派，完全和我一样。关键是，深入交流后得知，我们的价值观非常接近。怎么会那么凑巧呢？我们天各一方，并不知道彼此的习惯和内心，连对话的时间都很少啊！这就是遗传的神奇。遗传，包括了天生的倾向，例如行为方式，思维范围，都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是不需要培养的，也培养不了那么完备的。两兄弟嘛，如此这般，实属正常。别家的兄弟，也一定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从此，我的心中，又增加了一笔沉沉的思念。哥哥原本就是一笔；现在，他一人，算两笔。

再相见时，总会多看一眼哥哥，觉得他，比以前更亲。

哎，哎哎，记住了，我哥哥叫李六爱，是爱国爱民爱家乡爱父母爱什么的老师哥！

# 神人汀姆

何玉琴

汀姆曾经是我的上级，17年前我进税务局是他招的，当时我提交招工申请时已过截止日期，但他还是破例地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所以我对他就有了这份知遇之恩的感激。

当时汀姆管理着好几个组，忙进忙出的有很多人找他，我跟他接触很少，对他有些儿敬而畏之，直到两年之后我的头儿休长假我代理其职务时，才与汀姆有了真正的接触。然后我们发现彼此对手下员工的技能和调用、对工作的方向和方法都有很多的共同点，于是很快便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档，进儿发展成为好朋友。

汀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虔诚与别人很不一样，汀姆思想开明，喜欢质疑和挑战，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他从来没有向我传过教，但我是个好奇心强的人，而且还喜欢抬杠，偶尔会问他一些宗教的问题。

有一次，我说，世界上那么多宗教派别，都相信有一个万能的神。我假设所有的宗教说的都是事实的，真有那样一个神存在，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各家各派的不同的神（上帝/真主安拉/天帝）其实都是同一个神呢？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宗教能完全认识它，每个宗教对它的认识都只是局部而非整体的，因而都是片面的，没有了解到神的真相和本质，就像印度故事里的瞎子摸象，一个认为大象像墙、一个认为像柱子、另外一个认为像管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象既不像墙、也不像柱子或者管子。

对很多人而言，宗教话题是敏感的，印度同事萨古示意我别说了，意思是我说得有些过头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汀姆沉思了一下，竟然对我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事实有可能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几年前自由党政府要求税务局裁员三千，局长给所有员工发去通知，想看看有多少人对被裁感兴趣。结果报名的有五千多。裁员不管是自己愿意还是被

逼的，都会拿到一笔补偿费。补偿费按工作一年补发两个星期的薪水计算，未用完的年假、长期服务奖励假都可以折算成现金提取，所以正准备退休或者正在考虑离职的人都会逮住这个机会要求被裁。三千个名额有五千人想要就有些儿粥少僧多了。

2015 年底，裁员已经接近尾声，汀姆把申请交上去后竟然意外地被批准了，他高兴得像中了彩票，乐颠颠地从北楼跑到南楼来报喜：“我要退休了”。

我很诧异：“你不是说要工作到 99 岁吗？怎么才到一半就不干了？”

他笑着说：“我从税务局退休不等于从此不工作啊”。原来，他做管理做烦了想转行，找理财师一算，说值得，以他的工龄可以拿到一大笔的补偿费，正好可以按揭买房去。可是汀姆后来并没有买房，因为他妻子琳达不想买，于是他这笔钱拿去交学费到大学去念书了，余下的钱存了银行以供读书这几年养家糊口。

汀姆是英国人后裔，一米七的个头，还有点儿驼背；一张长脸，皮肤粗糙，眼鼻还算端正，但长着一口歪牙。一头柔软稀薄的黄头发长及双肩，被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澳洲男人留长发的不少，我觉得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喜欢它的款，特意留的，这种人的长发留得考究；一种是没空理发也不关心自己的尊容；另外一种是不想把钱花在头上那堆无用之毛上的；汀姆显然不属于第一种。

汀姆虽无挺拔威武的身材，亦无赏心悦目的面容，可是我们部门不管是他的上司还是他的下属，男男女女都非常喜欢他、尊重他。汀姆是个脑瓜子特别好使的人，他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后来喜欢上了计算机，就自学把自己培养成了 IT 人士。他工作作风大胆、思维敏捷、体恤员工，有一段时间还管理着十几个组，但他非常谦虚好学，每个组做什么他都非常清楚并且还能上岗操作，这在 IT 高层里很少见。最让下属欣赏的是他平易近人、性格率直、能说擅写、为人正直、处事公平、正义感强且富有同情心，所以胆小怕事的员工碰到不平之事喜欢找他诉说，他听完之后就会带着一股正气找有关领导去帮员工讨公道。而非英语背景的员工碰到文字官司找他帮忙，他从不推却。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比上帝还仁慈而又无所不能的神人。

几年前，越南裔同事夏洪收到人事部的邮件，说要开除他，原因是他dishonest (不诚实)地多记录了几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夏洪是在越南读完大学又工作了几年才出国留学的，等毕业找到工作安定下来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回越南娶了一个漂亮的大学生，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后跟别人跑了，他当时带着两个幼童，房贷才付了不到一半。他技术虽好，但是语言交流能力差，性格内向、团队精神差且有些固执，与他的顶头上司闹得水火不容。如果他被开除，有不良记录在案，这辈子想找份像样的工作就难了。他对着电脑屏幕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个不停，他边哭边把邮件打印出来就去找汀姆。汀姆爱惜他的技术又同情他的生活遭遇，带着他到处奔走找人，因为汀姆的努力和他一向公平正直、仗义执言的好名声，最后人事部给了夏洪降级、退回多得金额、留用察看的处分，夏洪终于保住了这份来之不易、旱涝保收的公务员工作。

可是让很多人不解的是，我们这批毕业生进入税务局时汀姆已经是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了，十几年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些人在此期间还卖了小房换了大房，可是无所不能的“神人”汀姆却一直还在租房子住，而且因为房租的上涨，他从一个三卧室的排楼换成了两居室的单元。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多年不买房子？他说存不够首期。我很惊讶：你工作了那么久又挣得比我们多怎么会存不够？他说，我永远都有比买房还重要的事要花钱。我很好奇，问他“有什么比买房子还重要呀？”他说，多着呢，譬如，女儿格蕾丝喜欢骑马，她看上了一匹骏马，于是我就把钱拿去买马、租马房、雇人养马了；后来又存上了一笔，可是觉得一家子度假更重要，于是便拿去度假了。

可是印度裔萨古却认为汀姆买不起房子其实是他不会理财造成的，他说：“我家也年年度假呀，而且往往还是到海外去的，可是我们不一样买房子了吗？”汀姆在工作和个人私事上都帮过萨古很多忙。萨古比汀姆大7岁，便有些老大哥的心态，他说：“汀姆，房子一直涨，你再不买以后恐怕连一居室房子都租不起了，退休之后可能要沦落到去排队等待政府救济房的地步”。萨古还很仗义地跟我说：“我今年一定要给汀姆进行理财教育，帮他好好计划把房子买了”。可是汀姆并不领萨古的好意，有一次汀姆一脸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萨古老是催我去买房子？好烦啊。”其实萨古不知道，汀姆不是把钱乱花了，他从工作的

第一天起，就把他的工资的 24% 捐给了教会。很多澳洲人供房也就用收入的 1/4，其实汀姆捐出去的 24% 足够他供房了。

汀姆有两个妹妹，他妹妹把他妈妈遗留下来的房子卖了。萨古认为机会来了，按平均，汀姆也能拿到 20 多万。可是汀姆摇摇头说，这个房子我妈过世后就一直是我妹妹在打理，装修、找中介卖房也是她在操心，我凭什么要去分她的钱？

萨古说：“那不是她的钱，那是你妈妈的钱。而你是你妈妈唯一的儿子呀！按理你最有权利继承她的财产了！”可是汀姆还是摇摇头说，妈妈生病几年主要是我妹妹照顾，她付出很多，理该得到妈妈的遗产。而我的钱够花了，要那么多钱也没有用啊。

“买房子呀”，萨古觉得汀姆少了一根经，哪有活人不爱钱的？！

“可是琳达对买房不感兴趣”汀姆说。琳达是汀姆的妻子，她不喜欢搬家，她觉得住在出租房里好得很。

汀姆有个老父亲，八十多岁，身体健好，特立独行，喜欢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老伴过世后他就一个人搬到离堪培拉两百多公里的一个农场去住，每个星期开车到堪培拉来逛一圈，轮流请子女们喝咖啡、顺便采购东西。

汀姆每年都要去看他的老父亲几次，骑单车去。他的背包老沉的，里面永远都带着雨衣、雨伞和修单车的工具。几年前他去看他父亲时，车爆胎了，他修好骑了一段又爆了，补胎的配件用完了，他就扛着单车走路去，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才走到他爸爸的农场。我问：“你怎么不打电话叫你爸爸来接呀？”他说：“爸爸的农场没有信号，他打电话和接电话要到附近的山头上才行，所以我们通电话是要提前预约的。”

汀姆见到他爸爸就说，以后我可不能来看你了，还是你到堪培拉来看我吧。他爸爸说行呐。第二天，他把汀姆和他的破单车一块儿送回了堪培拉。可是不久汀姆又骑单车去找他父亲了。他说，我喜欢跟爸爸坐在山脚的太阳下喝咖啡，听他聊聊自己的事，陪他说说话儿。为了防止单车爆胎，他特意带了备用新胎去。

“你不是有车吗？怎么不开车去？”

“车坏了”。

“坏了就修啊！”

“修好了，但又坏了。”

汀姆的车子是 1979 年出厂的，屡修屡坏，修车的钱都够买新车了。“那就买过一部。”我建议。他笑着摇摇头，说琳达不想要新车。

琳达我在商场见过几次，矮矮胖胖的，眼睛有些木木的，每次汀姆都要向她介绍一次我。她好像永远都记不得我是谁，怯生生地想躲起来。我感觉她好像不是那种爱作主张、管着丈夫的女人。

“为什么？”我有些好奇。

因为我们的车子是结婚时买的，琳达说她就喜欢这部车，别的她都不要。

在堪培拉一个家庭没有车多不方便啊！

汀姆说，没事，习惯了，反正琳达也不喜欢出门，没有车子也能过，就按她的意思吧，只要她高兴就行。

我实在忍不住了问汀姆，琳达是不是有精神病？是的，汀姆平静地说，一点都没有嫌弃之情。他说他们恋爱时琳达精神好好的，是个开朗活泼的幼儿园教师。孩子出生后，她得了产后抑郁症，后来越来越严重，老是不停地重复一样的动作，感觉到不安全，爱猜疑，害怕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不愿意出门，也不再上班。

我问汀姆，那你想过跟琳达离婚吗？

“我为什么要跟她离婚？她需要我呀。”汀姆奇怪地反问我，“她没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的，我怎么可能离开她？”

可是，让一个精神有病的妈妈抚养孩子，你不担心女儿被养得不正常吗？汀姆说，当然担心，但我不能剥夺她做母亲的权利呀。她是那么地爱孩子，所

以我就更要陪在她身边，对她更好，让她感觉到安全，这样她发病的机会就少，这样对琳达自己和对孩子都好。

汀姆以身作则，从小就教导女儿怎么样与妈妈沟通相处。譬如孩子刚洗完手回来，琳达又叫她去洗，不去她就生气，这个时候汀姆就会非常温和地抚摸着琳达说：“格蕾丝刚洗过了，她的小手儿很干净的”，于是琳达就会平静下来。

格蕾丝今年 25 岁了，是一个中学老师，她长得健康又漂亮，妈妈的精神病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不良的痕迹。相反，因为自小就知道妈妈是个病人，需要额外的关心和爱护，所以格蕾丝特别有爱心。格蕾丝很疼爱她的妈妈，她搬出去与男朋友同居后，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陪妈妈说会儿话，她的男朋友也对琳达很好，琳达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喜欢。

汀姆从来不对妻子发脾气，家庭事务和决定他都征得她的同意才做。我说，她明明精神不正常，你怎么还要让她来做决定？汀姆说，她是我妻子，我要考虑她的心情，让她过得开心。

天哪！你怎么做得到对一个人这么好？

“因为我发过誓，不管将来的境遇好坏、贫穷或富贵、生病还是健康，只要我们活着，她都是我的合法妻子，我就要始终如一地尊重她、爱她。每次碰到纠结时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发过誓的’，于是我就会顺着她的心意去取舍和行动。”

可是，那样你不是很委屈吗？

不会呀，我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不委屈。想着这样做可以让琳达开心，我也会因此而开心的。

汀姆平平淡淡的几句话，我听得荡气回肠。一个人要 28 年如一日耐心地去爱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精神病人，并以她的快乐为快乐，这要有多宽广的胸怀和深沉的爱啊！

“Because I vowed...”，这就叫一诺千金！它不仅是对自己承诺的履行，更是对自己人格的完善和肯定。它顶起的是一个不幸女人的幸福，修为的是一个残缺家庭的美好和圆满。

妈妈本来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可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却在孩子一出生就出了精神问题。但是这个在常人眼中有残缺的家庭却过得格外的温馨和美，因为男主人理性而博大的爱，让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活出了尊严，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了人性的善与美。



摄影 何玉琴

2018-05-01 于堪培拉

刊于《大洋时报》2018年05月18日（The Pacific Times 双城记）

# 魂梦如斯

梁晓纯

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窗外是静谧的街道。心中暗自惊奇如此一个还算舒适的客厅，竟被我和我们全家遗弃了那么久。

多年前刚从狭小的单元房搬进来的时候，除了那个不大的院子，最让全家人倾心的就是这个敞亮的客厅了。可是那样的新鲜感没有维持多久，时代的热潮席卷着每个人的生活，一家人各忙各的，来来往往的日子里，在家的时间除了厨房和卧室，几乎没有闲暇和心情在这里坐上片刻了。电视、音响再没人碰过，沙发上落满了灰尘，就这样，客厅成了一间被遗弃的仓库。

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疫情，反倒让我有机会将客厅重新打扫整理，长时间地坐了下来。电视机的遥控器已经找不到了，摸索着在它的背后发现了一排按钮，打开电源后，没成想画面竟然清晰如初。怔怔之中，恍若梦境一般。

思想着外面的世界，整个地球都在忙着封国、隔离、测试、确诊、增建医院、拔氧气罩、火化……严苛的国家用脸部扫描来追踪所有人的行止，厉害的国家启用了最先进的战时医疗军舰。可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人类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变的结局，餐饮、旅游、航空、零售、娱乐……一个个行业陷入困境，大批人员一夜间失去收入来源，整个人类何尝不是陷入恶梦之中！近代以来越发的自作聪明，放弃了对天道、生命的敬畏，因更加的无知而变得更加的无畏的人类，此刻像一群无助的弱智，不知所措。

看不见的病毒横扫全球，世界街空巷寂，无数积淀着厚重的人类文明的场址，在此刻的空灵悲怆中将那里的历史重新演绎。这样的方式，即使文明就此中断，仍然显得如此的迷人。人类蛰伏起来，大自然的灵开始显现，他不会在意是否有观众存在。

当死神在游荡，不断地掠走身边的生命的时候，人们似乎变得从容，他们的心开始露出微笑，就像是准备着归去，甚而向往起长眠时的宁静。除了给家人亲友们送去频频的祝福，仿佛一切可以释然了。

窗外静无声息，偶尔经过一两个形单影支的路人，也像是尚未开智的原始人类，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忽然，阴沉的空中飞来无数只白色的鸚鵡，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牠们响亮的嘎嘎的鸣叫声显得特别的突兀，甚或有些凄厉。谁能断定牠们并不知晓人间发生的事情？

目送着那一大群鲜活的白色亮点逐渐远去后，将目光收回到室内，环顾着重新进入我的生活的客厅，仿佛进出这客厅之间那许多年许多事，不过是昨夜的一场梦。内心里歉疚着之前对它的忽视，也责备着自己竟等到疫情来临方才有所觉悟的迟钝。然而毕竟，谁能说眼下不是在做着更大的梦。庄周欤，蝴蝶欤，那个大觉之后而知其大梦的大彻大悟，孰能得焉？

# 写在 2020 年的六一儿童节

莲动渔舟

今年儿童节，在余姚。

儿童节总要弄点动静出来，就载老妈上街闲逛去。

人多的地方不去，那去哪里呢？

老妈说很久没吃大饼油条了，卫星路上有一家烧饼店的大饼油条好吃。

这一下就勾起了我的馋念，是啊，很久很久不吃大饼油条了。好，目标锁定，直奔卫星路。

地方小街道窄，没地方停车，到了烧饼店路旁，老妈说我去买，你就在车上，警察不会贴。老太太都知道，车里有人警察不会贴条。

今天虽然是晴天，但六月的江南，潮气很重，太阳是白花日头，何为白花日头？就是看上去太阳不是很猛，但地表潮气和太阳射下来蒸发的热度，让人感觉闷热，潮呼呼的白花日头下人很不舒服。

坐在车里不打空调是不行的，那太阳看上去不猛却热的很。

老妈买好大饼油条回来，我提议：找个阴凉的去处，树多有风还可以坐的地方。

老妈说去龙山公园吧。最好了。

好主意，我觉得那个地方的确不错。

余姚龙泉山公园，好去处。问题是车怎么停呢？

单行道，沿江转了两圈，都挤满了车，远点老妈走不了，近点，无处停。最后总算在一个博物馆门前找到位置，自己都觉得，离开久了，生疏了，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

停好车，走进树荫连绵的公园，人顿时从刚才的燥热中解脱出来。

老妈说这里最好了，凳子都在树荫下，想坐哪里就坐哪里，的确，一眼望去，坐哪里都是合适的地方。

娘俩就在山脚树荫下的凳子上坐下，凉风习习好不惬意。

在这样舒服的环境里，把大饼油条拿将出来吃，实在是太棒的感觉。

老妈的牙都已经掉的差不多了，因为糖尿病，医生不敢给她拔牙，不拔牙也就不能镶牙，老妈只能靠剩下的那些牙根体现牙坚强的魅力，大饼裹油条，全世界华人都牵挂馋念的 food，老妈说，这饼是真酥啊，油条好香，我可以的。

哈哈，真的可以，虽然掉下来不少芝麻和饼屑，但在这个最合适吃东西的地方，没有人来看她瘪着没牙的嘴啃吃的样子，我的牙虽然仍旧可以，但看老妈的样子，就能看到自己若干年后的样子，想想不禁哑然，人的一生你都可以从身边感受。

老妈坐在石凳上惬意舒适，继续享受，啃她的大饼油条，我已然啃完，站起来走走看看。

龙山公园是因龙山得名，山就在城中间姚江边，风水是极赞的。我大概有几十年不爬这座山了，山下的房子楼宇都修建过了，但少年时代的记忆是不会淡去的，即使这些树经过数十年的拔高长势，变得更加葳蕤稠密，我也可以从树的缝隙里看到我们当年的身影。

我的脑中闪现出那些儿时的玩伴们，阿方、郑旭，培尧，阿芬……举着自己削的木头大刀和扫帚柄当武器，呼啸着从前山翻到后山，追赶另一墙门的孩子抢占山头，谁先上山顶谁就胜利。

有时候几个墙门的孩子联盟起来追逐另一条弄堂的孩子们……

龙泉山上，撒满少年时代的记忆，是当年整个城里的孩子们最好的玩耍之地。那些当年天天在一起混的玩伴们，后来居然都没有再见了，想想觉得奇怪得很，人怎么就会一别而过，再也见不到了呢？

如今，这山也爬不动了，只能陪着快九旬的老妈在山脚下静静地闲坐，闲溜，闲想。我问老妈，你对这里这么熟，你和老爸以前经常来吗？

你爸爸在时我们经常来的。

那你们怎么来呢？

我们走着来啊，散步到这里。

那时的老爸老妈都还很健，走着来，从住的花园新村到龙山公园，也要走上大半个小时呢。

岁月就是从这一步步的行走中悄然流逝，老爸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日子真的过得好快，从一月我回国到今天，也已经五个月了……

在今天的儿童节里，写下这些文字，以做日记。

2020/06/01 于宁波余姚

## 初抵悉尼

易安

一到悉尼就被 Andrew 接上车。他应该不认识我。在机场接我时他是捧着一个写着名字的牌子。不知他看到我后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他去年在中国我工作的研究所呆了近一年，但并不在我的课题组。他在我们所长的那个课题组，是作为外籍专家被所长邀请来的。那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陪他在中国，住在隔壁那个大学的外宾招待所。他的妻子是马来西亚华人，长得很漂亮。半年后，所长给她一个工作，让她每周给所里的职工上三次英文课，全所报名的职工分成三批，每批每周参加一次。这样既在经济上成全了这位美丽的女人，又让全所的职工有这样一个英文培训的机会。就这样，我也毫无例外地成了这位马来西亚华人的学生。她应该对我有印象。在她上课时，所长就派一个女工帮她照看孩子。这位年轻女工也是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的，在跟这两个可爱的孩子交流时借此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们原来是打算在中国呆一年的，可不知为何，还差一个月，他妻子就带着两个孩子回澳洲了。他一个人心神不定，匆匆结束在那个课题组里的工作，也提前回去了。

在车上，他告诉我，我的住处还没找好，让我暂时先住他家，等找到住处再搬出去。车子经过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他说我们先去研究所，然后再过来买点食物。我说现在顺路，为什么不进去买。他说他现在开的车是公家的，等一会开自己的车再来办私事。我忽然感到脸红了。想起在国内，那些职业司机开着公家的车公开办私事，不但是自己的私事，还有亲戚朋友的私事，并因此收了不少好处费，而司机这个职业也成了一块肥肉，有油水可捞。

他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我作为访问学者将在这里工作的单位，是纽省农业部属下的一个研究所。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助手 Laura，一个缅甸华人。使我惊喜的是，Laura 能讲国语，只不过不会读不会写。Andrew 说，Laura 是你们自己人，而“I am a guilao(鬼佬)”。我们都笑了。还有一些他的其他同事陆续来到他办公室，他一一向我介绍。



园林实验调查 左起为 Andrew, 易安, Laura

后来他让我上了他自己的车，又到刚才经过的那个大超市买了些东西，就回到他家了。他妻子已经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妻子，却让我感到很迷茫。这个女人虽然也是亚洲人模样，却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给我们上英文课的漂亮女人。当然，我什么也没问。那两个孩子倒仍然是我以前在国内见到的可爱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作为见面礼，我送给他妻子一套中式锦缎睡衣裤，她很高兴。

以后的几天就是帮我找住处的几天。先在研究所附近找。那个地方比较偏，出租的房子比较少，能跟其他人合租的机会就更少了。好不容易，住在不太远的 Andrew 的一位女同事有一房出租。Andrew 带我去看了。那个房间很小，里面放一个双层单人架子床。人睡下铺，上铺可以放东西。厨房厕所要跟主人共用。我对房间要求不高，只要能睡觉就行。可是因为没有人跟我合租，而且这么小的房间也不方便合租，所以我就得一人承担房租，每周 70 澳元。Andrew 跟我算账，问我每周能得多少生活费。我告诉他，每月 400。粗算是每周 100。他却算得比我细。就算每月 30 天，也都大于 4 周，所以我每周的生活费就不到 100。如果交房租 70，那我可以用的伙食费和车马费就只剩 20 多。不够，他直摇头。讨论的结果，我必须到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和别人合租，虽然离研究所远一点，车费要贵一点，然而用房租上省下的钱还是可以应付的。

我最后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红坊区的边缘。Andrew 开车拉我去那儿前，先拉我到唐人街的华人餐馆“饮茶”。没想到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次的广式“饮茶”竟然是老外请我的。我后来才知道，我找的这个区是相对较贫穷，常有些治安问题的区，所以住房比较便宜。几年后有一位仍然住在那个区的朋友还没考驾照

就想先买车，以便练习驾驶。他看中一辆车后要求原车主帮他把车开到他住处。原车主夫妇一开始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一问地址，那女的就退缩了，最后还是那男车主斗胆一个人把车开到朋友住处，再设法打出租车回去。不过我在那儿住了一年，相安无事。那是中国人合租的一个较大的 terrace house，有两层，一共 5 个大房间，每间住两人，每人 35 澳元。我大概也只能住这么便宜的地方才能安排好我的生活。只是这地方离我工作的研究所较远，交通也不是很方便，要转几次车。为了省钱，我就两头走路，不乘汽车了，花 10 多澳元买张只乘市内铁路的周票，从中心站坐到 Clyde，再转一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乘的人很少，所以车次少，经常要等很长时间。有时我路上要花 2 个小时，最快也要 1.5 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不得不早出晚归。房友们说我是这里最勤奋的了。



易安在实验室

在研究所我有一个独立的课题，还经常要到比较远的中央海岸的一些果园做调查。为我开车并帮助我做调查和记录的就是 Laura。开车时她就跟我讲澳洲的故事，所里的故事，她自己的故事，还有 Andrew 的故事。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见不到 Andrew 以前的那位漂亮的妻子。

原来去年 Andrew 全家在中国时，他那漂亮的妻子在外宾招待所认识一位美国男士，常跟他一起出去步行。对的，她在跟我们上英文课时也时常说起她喜欢步行。Andrew 嘴上说不出什么，心里却很不高兴。有一次他故意刺激她，说你别那么张扬，论找异性玩，我也不次于你。妻子听出话里有话，就说我跟男性出去从不瞒着你，你作为男子汉也别满着我。好吧，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那常来我家的堂妹愿意跟我玩。犹如五雷轰顶，妻子没想到丈夫还藏着这么

大的秘密。这一切都怪她自己太大意太自信了。有好几次丈夫提出带孩子去海滩或公园，她都懒洋洋地说让堂妹跟你们去吧，我想休息休息。这不就是给他们机会吗？他俩就越走越近了！这个爆炸新闻把妻子气得不行，收拾东西就带着孩子飞回澳洲了。Andrew 自知闯祸，也匆匆把工作安排一下，追妻子去了。可是两人的婚姻已经无法挽回。难怪 Andrew 说自从中国回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忧郁的日子。后来那个跟他有一腿的堂妹就代替了他原来的妻子。

Laura 还说这个堂妹傻，向 Andrew 表示不要孩子。而 Andrew 的孩子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她现在帮着把别人的孩子带大，将来孩子当然跟自己的亲生父母亲近。而她到晚年会很孤独的。

Andre 的婚变故事中的三位主角中有两位是华人，也许是已经西化了的华人，完全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而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也是华人，好像西化的程度没有那两位高。所以故事中各人的观点夹缠着西方和东方的人生观。说不上谁傻谁精谁固执谁玩世不恭。

周末跟房友们一起 shopping, cooking, chatting, 发现房友们都比我手头宽松。那些拿澳大利亚奖学金在这里读学位的人生活费至少是我的两倍。那些自费上语言学校的人靠打工挣的钱就更多了。而我这个最勤奋的人却是最穷的。把我花在研究所和来回路上的时间用来打工，日子会好过得多。唉！自古学者多寒酸。

# 一机两制

易安

2017 那年，趁我在中国，买个华为手机吧！应该比在澳洲买要便宜。在中国电信营业厅里，有员工向我介绍各手机的特点和价格。服务态度不错！我选了一款。我让这位员工按我的要求帮我设置，连谷歌邮箱的 app 都给我设置了。我很满意。我曾经沮丧地抱怨在中国没法使用与谷歌有关的软件。早在 7 年前的 2010 年谷歌就被撤出中国。去年我回中国时就因为无法在谷歌邮箱中发送和收取邮件很是恼火。今年我回来前就已经在谷歌邮箱中设置好来邮转送的功能，在 qq 邮箱中查看谷歌邮箱的邮件，只是没法直接在谷歌邮箱中回复和发送邮件。现在这个新的华为手机却能让我使用谷歌邮箱，太好了。

回到澳大利亚后，手机开始显出毛病了。在我试图打开朋友的微信时，手机会突然黑屏。其实在中国时就有这个毛病，我把它当成偶然事件，重新开机后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毛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我已经不在中国，没法去中国电信营业厅让人检查和纠正。如果只是软件的问题，不外乎是几个应用软件的不相容。我试图把一些我新安装的软件都删掉，可还是不解决问题。好在这个问题不影响手机的一般功能，只好带着瑕疵使用。

2018 年我邀请 John 一起来中国。他是第一次来中国，兴致很高。当然，我也尽量陪着他在上海逛，因为他不会讲中文。在大润发超市转了一圈，看到卖电脑和手机的地方，他忽然心动。澳洲手机店里有卖中国制造的华为手机，据说质量还不错。既然来到制造国，何不买一个带回去？手头上的这个三星手机已经用了 4 年了，功能还不错，只是电池不太行了。是时候该换一个了。Good Idea！华为手机是不错，我有点为华为自豪。只是我的华为手机有时黑屏，是我安装的软件问题吧！买手机最好还是到专业店去买。我带他到中国电信营业厅，又帮他挑了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华为手机，还让熟悉手机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一些设置，把他的联系名录及一些常用应用软件都重新建立。只是他常用的谷歌搜索引擎和谷歌邮箱却怎么也安装不了。店里人说因为谷歌已被中国屏蔽了，所以没法安装。我去年买的时候还能安装谷歌邮箱呢！也许今年对网络管理收得更紧了吧？我安慰 John，中国有防火墙，回到澳洲就没问题了。他信了。

回澳洲后，他找了几个手机店的专业人员帮他设置 Google Play Store 和一些常用 Apps，包括他在澳洲的手机银行，可即使把手机还原成出厂设置后都没成功。这些手机店不也在卖华为手机吗？莫不是华为手机是海内外有别的？手机也歧视不同用户！我脑子一闪，在国内买的华为手机应该找这里的华人手机修理店的人来摆弄。只有这些人才会懂这种内外有别的奥秘。我带他到 Eastwood 的一个华人手机修理店。果然，店里的员工知道如何打破手机系统来安装 Google Play Store，然后再安装一些国内禁用国外常用的 Apps。John 付了 70 澳元，很满意。

他买了一个智能电视，把华为手机设成数据热点，看起数码电视节目来。华为真给力。可好景不长，第二天，电视就无法共享华为手机的数据热点了。他试了用我的手机来共享他的华为手机上的数据热点，也不成功。他去找了手机卡供应商。供应商说应该是手机的问题。又到 Eastwood 的那个华人手机修理店，被告知是因为手机原本的系统被打破，系统在更新时遇到问题，所以影响了手机功能，数据热点就没法被其他设备接收了。真令人沮丧！看来华为手机也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澳洲人，John 怎么也理解不了华为手机的系统是一机两制的。我呢，当时真不该支持他在中国买华为手机。黑屏，我的手机不是也有毛病吗！是那个中国电信的专业员工给我安装了谷歌邮箱！

可他好像还不死心，拿着手机不断试着点击一些设置功能。我知道那都是没用的，由着他在那边折腾，我就在另一边玩弄我的手机。正在看微信，不知为什么，我的微信突然关闭了。得重新登录。我输入了密码，又成功地遵照提示把屏幕上的钥匙移动到钥匙孔。可接下来却提示说我的微信有异常举动，无法登录，要我找一个微信用户来帮我打开。什么意思？我的微信被封？我输进了 John 的微信号，然后把他的华为手机借过来，按要求步骤来帮朋友解封。进到最后一步，竟然提示说他没有资格帮我解封，原因是我的微信被封竟是由于他的手机引起。莫名其妙！难道是他无意识地点击了什么地方，比如举报之类，而影响到我？要知道我是他唯一的微信好友。不过不太可能，他在手机上折腾时手机上的微信根本就没打开。是不是因为他的手机系统被打破而产生紊乱，进而影响到我？真不该支持他在中国买华为手机，害我莫名奇妙微信被封！

总算明白了，即使想买中国产手机，也绝不能到中国买。一机两制。

## 澳洲喜鹊—黑白乌鸦

陈向阳（堪培拉）



左图为堪培拉常见的澳洲喜鹊，右图为常见的中国喜鹊

初到澳大利亚时，我很惊讶这里的鸟。路边的草地上或小树上随便就能看见五彩鸚鵡。每到清晨，常常被大葵花鸚鵡震耳的叫声吵醒。等到第一个春季，更吃了一惊，有种鸟竟敢攻击人！什么鸟？Magpie，一查字典，居然是喜鹊！不对吧？太不对了，这鸟怎么能和中国的喜鹊扯到一块呢？它更像是一只乌鸦，只是略小一点，而且羽毛有黑有白，大约黑七白三。它那有力的大嘴比乌鸦一点不差，还要更尖利。中国的喜鹊呢，嘴又短又小，脑袋胖胖，身子圆圆，尾巴细长，比起这“黑白乌鸦”来，简直像个虚胖文弱的乖孩子，而人家却是健壮善斗的街头流氓。“流氓”俩字过分了，这里不过用来形容它那蛮横中带着敏捷胆大的机灵劲。

每到澳洲的冬末春初（9月），这黑白乌鸦就开始圈地占树，要“结婚生子”了。它们同类之间也打斗争抢，更别提“外人”了，谁都不在它眼里，比它们个头还大的乌鸦和大鸚鵡照样被它们追赶的东窜西逃。到了10月11月，婚结了，蛋下了，小鸟孵出来了，这正是它们最护窝的时候。谁从附近走过，人也好，狗也好，自行车也好，都被当作入侵者而遭攻击。不过，只有母鸟，而且是母

性最强的才会如此凶猛。可只要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黑白乌鸦攻击人，就足以让它们全体名扬天下。

它们的手段是偷袭。等人走过去再从树枝上扑下，无声无息的滑行，冲向人的后脑勺，或以尖嘴啄之，或以翅膀抽之，最客气的是在你头顶上猛的拍响翅膀，“啪啪啪”，并不碰你，不过吓唬吓唬。

我第一次遭攻击就是挨了一翅膀，只觉脑袋一震，刹那间回想起上小学时曾被皮球闷在头上，可回头一看，却不见踢球的，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只黑白花的鸟站在路旁草地上，直眉楞眼的看着我。经反复观察，我最终确定，“闷了我一球”的就是这家伙。摸摸耳朵，皮还破了，出了点血。后来向澳洲人一打听，才知道 Magpie 的大名。那位澳洲人还说，你这不算什么，曾有位美国来的教授，晚饭后散步，夕阳清风中好不惬意，谁想突然一下，一只黑白乌鸦从天而降，在他的秃顶上开了条口子，血流不止，染红了衬衫。估计那教授如果有头发不会那么惨，他的秃顶太滑了，鸟嘴一打滑才开了口子。

在澳洲，尤其在堪培拉这类人少树多的小城市里，很多人都曾被黑白乌鸦攻击过。笔者的女儿曾两次被袭，都破了皮见了血。所以，一到春季，人们就加了小心，出门散步常常举着根棍子，或戴上帽子，骑自行车的经常在车后架上插上一面长杆的小红旗保护后脑勺，还有人在头盔后面画上两只大眼睛，以迷惑黑白乌鸦。

澳洲的法律保护鸟类，黑白乌鸦啄了人白啄，想打它都不行。但有一次，有个小孩被黑白乌鸦从前面攻击，几乎把眼睛啄瞎。小孩的母亲告到了法院，而法院判决：可以把那只黑白乌鸦强行搬家，搬到远离城市的荒野。但谁去搬呢？怎么抓它呀？请鸟类专家？谁出钱呢？法院一概不管。又有一次，一只特别凶的黑白乌鸦被判了死刑，它让附近的居民出门就害怕，邮递员都拒绝往那一片送信了。死刑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了，但随后动物保护组织提出了抗议，理由是两枪才要了那只鸟的命，第一枪没打中要害，让可怜的鸟受了过多的痛苦。

黑白乌鸦的小鸟长的很快，到 12 月份就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站在草地上了。初次下地的小鸟就已经和父母的个头一样大，只是毛色不同。爸爸妈妈黑毛墨黑，白毛雪白，而小鸟呢，黑毛不够黑白毛不够白，灰不溜秋，而且缺少老练自信，有点怯生生加楞头楞脑。小鸟叫起来尖声细气，“啊啊啊”的冲着爸爸妈妈叫个不停。起初它那么一叫，大鸟就会把抓到的虫子送到它嘴里，可再过些日子，则随它怎么叫大鸟也不理睬了，它只好学着大鸟的样子自己抓虫子。

澳洲的哺乳动物比较落后，但鸟类却特别聪明，比如说，很多都会模仿各种声音，包括人说话。黑白乌鸦不模仿人说话，但估计不是不会而是不屑。它们的叫声嘹亮而有特色，“呱呱叽嘎嘎”，不像乌鸦叫的那么噪而厌，虽然也谈不上美妙。可除了这标志性的统一叫声，它们还时不时的唱起婉转动听的歌，一长串美妙的音符真让人难以相信竟是模样毫不美妙的它们唱出来的。

黑白乌鸦是食肉类。它们的打猎场是草地，什么蹦的、飞的、爬的，只要个头不太大，它们就一口啄死，囫囵吞下。黑白乌鸦还会利用人造条件，每当草坪上的喷水设施开始工作，它们就来了，不是来洗澡，而是来吃饭。当草地湿了，土壤吸饱了水，那些地下的生物就只好向地表运动，以免被淹死。可黑白乌鸦正在上边等着呢，它们东走两步西走两步，然后站定，侧着头往下看，突然一啄就从地下揪出一条长长的蚯蚓。比起那些长着硬壳、长腿和翅膀的昆虫来，这浑身全是肉的家伙一定特别的美味。

黑白乌鸦每天都要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有人从身边路过，它们不理不睬，实在走的太近了，它们这才很不情愿地让两步，还带着一脸的不耐烦。

有澳洲人说，那些土生土长的动物，包括黑白乌鸦，是澳洲原来的主人，而咱们人类是入侵者。黑白乌鸦显然明白这个道理，它们昂头挺胸，神气十足，完全是一幅主人的样子。

#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陈向阳（堪培拉）

## 1) 昔日的辉煌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不少中国人依然这样说澳大利亚。但那是一句老话，早过时了。不信就到那些消逝的大牧场上看看吧。曾经的羊群不见了，剪毛大棚里空荡荡，只有风声和鸟叫。门外的蒸汽机锈成了铁疙瘩，一切都过去了。但珍惜历史的澳洲人却保留着这些物证，让它们诉说昔日的辉煌。

在墨累河大平原的深处，在一片不通柏油路，一下雨就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就有过这样一个牧场。1840年，白人第一次带着羊群来到这里。1868年，占地五万多公顷的威兰德拉（Willandra）牧场建立了。之后，牧场两度易手，那些大棚、住房几经改建，羊群一代又一代繁衍着。号称“大维兰德拉”的美利奴大公羊享誉一方。

1972年，最后一只羊从这里消失了。牧场变成了国家公园。但那些房子、棚子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任游人探寻“骑在羊背上”的历史。那座1918年建的牧场主的住房静静地诉说着当年“乡下大财主”的生活。其实，它并不豪华，但很大，算上一圈游廊，它有40米宽，50米长，20多个房间。它的客厅里还有一本老相册，照片多拍摄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里面有：

十几匹马拉的大货车，高高地堆着一包包羊毛；  
一辆又一辆崭新的老式汽车，衣着华丽的宾客来参加大聚会；  
一群执枪的绅士，那是个周末狩猎团；  
就读于悉尼寄宿学校的“少爷”假期回来，打网球，钓鱼，荡舟，享受着悠闲；

……

相册中竟然还有一位华人，在完全澳式的社会里显得极为另类。注解说明，他长期在这里种菜种花，一个人住一间小屋，人们都叫他“John”。他从哪里来？最终归宿如何？都不知道。他连个中文名字也没留下。

这些黑白的，已经发黄的证明着，这老旧的房子也曾经崭新过，曾经充满过欢笑和鲜活的生命。

## (2) 生气勃勃的一幕

我去过威兰德拉六次，但并非游人，而是一名教员。同行的是另外四、五位教员和几十个学生，每次在那里住五个晚上。这是野外实习，是“生态与生物多样性”(Ecology & Biodiversity)这门课的一部分。我主讲地貌和土壤，其他教员都是搞动物植物的。

所以选中威兰德拉并非因为那段牧场的历史，而是因为环境的多样。那里有威兰德拉河，此河是墨累河支流拉克伦河(Lachlan River)的故道，现在到了洪水期依然水流湍急。但平时呢，水几乎完全停滞，众多的河湾变成一个个小湖。宽阔的河漫滩上有很多树，不像森林那样茂密，但足以称作林地(Woodland)。至于草原就不必说了，那是河流平原的主体。而且，从那里向北100公里就出了河流平原，能找到沙丘、山地之类的地貌与植物群落。

此外，由于威兰德拉国家公园没有名气，游人很少，所以乐于接待我们这个大团体。而且也有住宿条件，过去牧场工人的宿舍还保留着，包括一溜睡房，还有餐厅，厨房，厕所，洗澡间。只是都很老旧了，比如热水来自一台烧木头的锅炉。我们教员呢，住在另一座房子里，内部像现在城里的普通住房，外面却有一圈宽大的廊檐-传统乡村房子的特点。

野外实习的第一天是观察各种生态环境：湿地、林地、草原、沙丘、山地。这属于此类实习的“大路货”，免不了老套子。先让学生自己观察，人手一张表格，边观察边填入地形、土壤、植物、动物，然后现场总结。老师问，学生答，最后几位老师总结，我讲地貌和土壤。

第二天，学生分成几个组，每组都要作一条跨越生态界线的详细剖面，近200米长，10米宽，从草原进入林地。每个组都要测量地形，描述土壤，统计植物、动物。动物如何统计呢？对大动物是寻找粪便、脚印、毛发，至于蚂蚁

窝和甲虫则需要细心，学生们还常抓到蜥蜴，甚至抓到过蛇。我指导每个组的土壤描述，用取土器每隔二十米钻一个孔。学生收集的结果要在当天晚饭后的报告会上展示，每个组都要讲。所以那顿晚饭吃不踏实。三五成群的学生边吃边忙着计算、画图、做投影用的片子（Transparency），还哇哇的争论。那晚的报告会至少两个小时。每个小组在展示了观察结果后都要回答：在那条边界的两边，草原和林地这两种生态系统有哪些不同，是什么因素造成。答案似乎很明显，但要用自己搜集的资料把一切说清楚也不简单。我只清楚自己这部分：林地在河漫滩上，隔几个月或几年就被大水淹没一次，而草地和灌丛所在的河流平原，虽然只高了一两米，却只有几十年一遇的大水才能淹没它。这使两边的土壤很不一样，草原上的土壤色红，含碳酸钙，碱性到强碱性。而河漫滩的土壤为灰褐色，有更多粘土，中性到微酸性。至于动物和植物，那是其他教员的事。

第三天和第四天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前期准备早在校园时就开始了，野外的两天仅仅是实地观测取样，有些实验室工作和最后的报告要留待回学校以后。

研究项目一开始，学生们的作息时间就不一样了。天还没亮，研究鸟的小组已经出发了，清晨和黄昏鸟类最活跃。研究蚂蚁的学生却要等到十点以后再动身，蚂蚁非要暖和了才出窝。而研究青蛙的呢，吃完晚饭才去野外，一直干到后半夜。土壤和植物小组正常作息，因为研究对象 24 小时恭候，跑不了。

我给设计的土壤方面的研究项目有：

第一年：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为什么树只长在河漫滩上？为什么有些地方草又高又密，有些地方却只有稀疏的小草，还有的地方长满灌丛，这是什么造成的？是否与土壤的性质有关？

第二年：土壤盐分与植物的分布。因为头一年发现，土壤的含盐量似乎与不同的植物群有些关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常常含有较多的盐分，有可能会制约某些敏感植物的生长。

第三年是“喜盐植物如何排斥对手”，实际题目不是这样的，但基本意思如此。有些喜盐灌木的叶子是咸的，它们的根可以伸到四、五米甚至七、八米深处吸收地下水中的盐分。它们会不会通过落叶使地表土壤的含盐量增加，以此抑制怕盐植物的生长，从而独霸地盘？所以常见一大片喜盐灌木中间很少有其它草本植物？

第四年是：“烫伤地”的土壤性质。不仅在威兰德拉，在澳洲半干旱区的草原上常能看到一块块光秃秃的地面，一棵草也没有，像是被“烫伤”了。这种“伤疤”许多年都不会痊愈，反而一点点扩大。为什么呢？会不会和土壤的某种性质有关？

每天的晚上还有一项随便参加的活动：观察动物。我去过一次，坐在小巴士里，每人手执一盏很亮的聚光灯。小巴士在草原上转了一大圈。那里的动物大多都在夜晚出来活动，光照之下，一双双眼睛闪闪发光。研究动物的老师一眼就可看出哪是袋鼠哪是野猫哪是狐狸。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袋鼠、鸸鹋，还有兔子。我们还停了车，关了灯，静静地听。那里有一种珍稀的鸟，像鸡一样大，但不会飞，只能在地上跑，它的叫声很特别。可惜那晚我们没有听到，那种鸟越来越少了。我心说：有那么多野猫和狐狸，鸡一样大又不会飞的鸟哪还有活路呢？

最后一个夜晚是高潮。晚饭是“临别大餐”。我们的伙食包给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他们专为团体办伙食。定好一人一天多少钱的标准，他们就采买、做饭全包。他们还提供所有的炊具和吃饭的盘子、碗、刀叉。当然学生们必须帮忙，像刷碗、做第二天的中午饭（三明治）。伙食的质量还可以，每人每天不过 12 澳元，不能太挑剔。他们很注意最后那顿晚餐，哪怕前几天差点，最后一顿让大家吃满意了就能留下好印象。

晚饭之后是报告会，各研究小组汇报“亮点”。两天里搜集的资料还来不及系统整理，但往往已经有了些“有意思的发现”，应该先“露一小手”。还记得有一年，一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蚂蚁大战”：他们布下特别的诱饵，几窝蚂蚁的哨兵先后发现食物，回家报信，一会大部队出动，很快不同窝的蚂蚁开始争斗，由争抢食物发展到倾巢而出的大战，又由两方大战发展到三方混战。那学生的

口才不错，听众一次次忍俊不住。我想起小时候看蚂蚁打架连饭都顾不上吃，没想到这“小孩玩意”竟能成为大学生的研究项目。还有一年，我带的土壤小组出人意料的当众宣布他们解决了为什么草原上不长树的问题，是土壤里的盐太多。他们太自信了，事先都没跟我讨论一下。其他学生倒是很感兴趣，但教员们微微摇头，我也知道不对。应该说在那里是水分条件控制了树的分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土壤里的盐分。但不管怎样，每个研究小组都要把自认的“最新发现”公之于众。

当报告会结束，高潮不仅没有结束，才刚刚到来。那是学生们的狂欢之夜。他们在河边点起篝火，还带了吉它之类的乐器，有一年的学生还带了酒（后来学校明令禁止带酒）。有一位教员曾带过一把曼陀林（乐器），也加入学生的晚会。我只去过一次，可是很快就感到自己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实在是个很乏味的人，于是悄悄溜了。曾有些学生在河边一闹一个通宵。我在屋里睡觉也能听到远远飘来的歌声、闹声。

对这通宵狂欢，带队的老师不高兴，因为第二天并非仅仅“打道回府”，在回堪培拉的路上还安排了几个观察地点呢。可学生们却在车上睡得死猪一般，即使揪下车来也睡眼惺忪，哈欠不断，老师讲的一句也听不进。

### (3) 过客匆匆

想不到，那么红火的野外实习却逐年冷清下去。学生人数从最多的 60 多人减到最后一次 22 人。吃饭时饭厅有空座了，不像最初几次，学生们不得不端着盘子散布在院子里、大树下。晚上的报告会也不再闹哄哄，不再挤的门里门外都是人。而且突然发觉，如果没有我们，威兰德拉公园会非常的寂静。

再后来呢，实习干脆取消了。为什么？因为那门课取消了，堪培拉大学的环境系不复存在。澳洲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环境系，而太多的毕业生却找不到环境方面的工作。收缩就像当初的膨胀一样难以阻挡。

没有了学生的来访，威兰德拉少了每年一度的喧嚣。风声、鸟声依旧，那些学生没留下一丁点的痕迹，就像从没有来过一样。不像当年的牧场主和剪羊毛工人，留下那些老建筑宣示他们曾经的存在，尽管他们大多早已不在人世。

几万年前，威兰德拉河还是拉克伦河的主流，向下游再流淌 200 公里，河水注入几个湖泊，其中就有著名的芒戈湖（世界文化遗产）。在四、五万年前，芒戈湖边生活着土著人的祖先。大量的鱼骨、蚌壳揭示了他们的“伙食”。埋葬的形式和随葬物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宗教意识。但其他呢？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欢笑么？不得而知。那些鲜活的生命早已化作了白骨和泥土。

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也只是一瞬间的表演机会。

不说沧海桑田，只比较那些树林和草原，我们也只是匆匆的过客。

# 年下的花馍

山林

许是增岁，脑子来者不拒的能耐愈发厉害，说人贪婪，死抓住进来的东西不放，便是明证。因少小读书少，正统的诗歌词赋、经论著说占脑也就少，甚至为零，亟待填补的空白就装了大人倡导的工农兵实践，看农村来的外婆用粮店配给的战备面粉做燕燕，我就学她，跟着做，搏得大人好感，而暗地里和客人抢着吃，筑一个理想，又解为梦想，共产主义时，这些美食一定管够吃。

待长成一枝花，回父亲的老家做了知青。见乡邻每逢年节必剜一小箕新麦，现架驴磨成粉面，粗胚麸皮必然落在最底端，只取堆尖的最细最白的精华，以农妇的蛮巧揉拿成白亮硬韧的面团，又竭尽创意与细腻，捏出系列花果禽兽人神，缀以红绿黑黄诸豆和红枣，用凤仙花汁描红，慎重摆进生铁笼屉内，扣上沉重的生铁笼盖，于是那尺寸相宜的大铁锅以各家经济实力（农户小家的笼屉也就二、三层）托着二到五层高的屉格，任风箱拉得呼呼响，炽烈的红火舐舔灶门，水气氤氲，遮不住塔似的一统黑，铁器时代的庄重全有了。看着日影挪动，移至某一关键位置，便停火掀盖，顿时麦香扑鼻。屉格上，形而上的白面馒头，尊称花馍，尽显高贵明媚，连最馋嘴的小孩也会扶着屉沿观赏。等祭祀过了神灵，人就可以食用了。孩子们盯着兔啊鸟啊蛇啊虎啊，思忖，讨论，第一口是吃翅膀还是耳朵？通常，先干掉的是尾巴。而每个孩子只能吃到某个部分：胳膊，腿，脑袋，腰身，花瓣，叶子，或一块切片。

尔后，面碗大的枣花馍便是走亲戚的见面礼，由红漆黑边叫做捧（念 pēn）盒【注\*】的礼器装着，二到四枚。新媳妇回娘家就用红包袱皮裹了捧盒挎着，傲视众个目不转睛的乡民，扭着腰身走向村头。

只是些年头，我认知太不爽。接受贫苦农民的再教育，只讲究抡锄头。这种灶头活，面子上说，是土地土气，理论上视之为封资修的残渣余孽，格外落后，格外予以鄙夷。一些大师级的老面家老太太，架不住让人“笑话”，反正白面也越来越少，也就自觉收敛，不捏那些妖魔神怪。要走亲戚，就鸡屁股眼里抠钱票，买一小包供销社的小饼干拎着去了。

在我更小年岁我依稀记得，乡下亲戚来我家，除了背来核桃、红枣、柿饼和生苻面，就是打腌臢的土布口袋里，摸出碗大的花馍，揣摩着奉上，宾主说着客套话，却是他们自卑，我们自负。我想，即便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

破四旧破到打砸抢那致命的一击，涓涓文明也会如此默默的，难过的，流淌着远去。

近几年在中国不受待见的西式圣诞节，相当于我华夏族类的新春开年大节，澳洲公众总归享有四天的法定假日，如此，我们一年到头不大见面的华人老友老相识，都嚷嚷着策划聚会，各自以家庭为单位，各带一份拿手好菜来“派对”（Party）庆贺。奈何我这一家，生活奉行简约，饮食少油寡盐，灶头烹饪，杜绝煎炸爆炒，菜肴新鲜多色而口味朴素，只供自家人关起门来吞咽。但好在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派对，气氛和语言的热闹为第一，我突然怀念乡村里，盼亲戚走亲戚的那种土里土气了——曾经嗤之以鼻的。挽着自家的手工面食，拍打着大腿跨进主人家吱呀作响的房门，“吃了嘛？”“吃咧。你呢？”一叠声地猛问，互答。那情调，天上人间！何不效仿自制些面点呢？外婆家传的“童子功”，我还没彻底废掉吧？

又上互联网去学几招，几乎一整天，我做了一筐子花草小动物，脑子里，多年前，老面家创作的神圣与专注的气场，仿佛就在身边！尽管究竟不得要领，也就那么一丝儿的收获，也让我得意起来，忍不住将照片发到了中国国内的亲友群，结果，招来笑问：“开面包店啦？”

喂，这可是馒头，馍，工艺面食！于是，亲友 Y 道：“心灵手巧。”

我来劲儿了，热情介绍：“就像做瓷器，面胚子做得再好蒸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出了好多残次品，就是成了的，也不理想，比如南瓜，熟了以后，瓜皮纹也没有了。小儿子笑了半天，在我动手捏时，他还说老妈是米开朗基罗。”

友人 P 道：“小儿子好幽默哟！”但我告诉小儿，这是你的祖外婆的拿手戏，她哪里知道什么米开朗基罗！

总之，我创作感超强，尽管一塌糊涂。友人 P 羡慕道：“能静下心来捏面团，好好的心态。我们这边儿人都很浮躁。”

以下是第二天群聊的主要内容——

我：“请看我劳动成果的后续反应！”

亲友 Y：“表姑的幸运桃太给力啦，您的朋友都赞不绝口。每人得到一份幸运，祝来年心想事成！万事顺意！”

我：“大家想像中的是绿叶大仙桃，但拿在手里，是呲牙咧嘴的赖皮桃。我费了半天力气，用抹茶揉出来的桃叶，被说成叶子太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在其余花样还争气，每家各得 2 样，算我家的礼物。都乐坏了！”

友人 L：“你朋友反应好强烈，惊喜万分，多快乐啊！那寿桃颜色实在不敢恭维。”



仙桃

我：“你们不晓得当时大家那个表情。但烂桃也得吃，因为塞了豆，吃出红豆的，一等奖，一名；白豆子，二等奖二名；余者安慰奖，奖励刮刮乐，一元一张。一等奖再加五元一张的，二等奖加两元一张。结果，安慰奖的还出点小奖，证明起码的运气。二等奖的啥也没刮出；一等奖的那个干脆不刮了，拿回家去慢慢刮。不断的反转，都笑安逸了。然后女眷们被招进一间屋里去做减肥操，男人们想跟进来，遭杜绝，于是一个老公大叫‘是跳脱衣舞吗？’”

友人 L：“你们的聚会太有意思了！”

我：“当然，我完全按农村走亲戚的习惯，从做花馍送花馍开始。”

亲友 Y：“花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好好发扬光大。等我退休也像表姑学习。”



花馍

我：“真的吗？太好了！向你妈妈学习！老家的巧媳妇都有两下子！”

亲友 Y：“对，我妈也做的很好！”

又三天后的群聊——

我：“刚才又做好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明天又有一个 party。扬长避短，我一个桃儿也没做。还鸟枪换梭标，改用竹蒸笼——老公特去买的，认为蒸馍更地道。当然，前后对比，熟了的金鱼发福了，尾巴也缩了。”

友人 L：“聚会很高雅嘛，人都脱俗！”

我：“昨天的 party 剩了很多鱼肉大菜，主人都分发客人带走。唯有我们的花馍一个不剩全兜起来存他家冰柜，声明要慢慢享用。还是最传统的值得保留！”

友人 P：“祝花馍被人抢收！”

连同二零二零年的新年，我参加数个聚会，全由花馍开道，自是抵不过朋友们贡献的酒肉菜馐的浓香，但作为主人青睐的次日主食，甭说我有高兴！有某女客的混血小儿对一尊小动物造型喜之不尽，他的妈妈讲解为豪猪。明明是刺猬哈！便问什么是刺猬？我就将记得的童话书里背上插着红苹果的米老鼠大小的动物描述给他听，方得要领。原来澳洲本土并不生长刺猬，尽管刺猬在世界古老文化乃至今天的叙事，都拥有极高的象征地位。很多当时并不觉得多么特别的事情，过后来看，实在逗乐惹笑，而笑乐中又赋予众亲众友佳节年华相聚庆贺的意义，且世界各地老少咸宜，源远流长矣！（于 2020-1-16）



贵族家用捧盒

【注\*】网文：“捧盒是过去大户人家才有的用器，既可作为艺术品观赏，又可致用，加之材质多样，工艺技法变化多端，为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产物，收藏潜力被人广为看好。在《红楼梦》第 11 回：“是日贾敬的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就是对捧盒的用途的具体描述。也因此，捧盒是富贵人家才有的器皿，方寸的盒体之间，盛满了昔日的享乐主义生活镜像。”

只能说上文作者太偏颇。在晋南乡下，最不济的贫户也拥有个把，残旧也罢，多为朴实大方简单耐用的红面镶黑边或黑面镶红边的鼓肚方型捧盒，多为家传什物。

## 想起潘主兰那副赠联

黄冠英

最近朋友转来吴仪的一段话。这是对我国文艺创作存在一脚长、一脚短的现象的慨叹。她说：

多年来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笼罩着我们，束缚着我们，扭曲着我们，愚弄着我们。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把八年抗日战争的故事写尽了，写绝了，打开屏幕，抗日神剧几乎天天都有，“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我们的耳朵都听出茧了！可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至今却无人涉猎，电影、电视剧连一部也没有，打开屏幕，搜遍所有频道，连‘文革’的影儿都见不到！

我们能把“三年解放战争”写得威武雄壮、淋漓尽致，却对“三年自然灾害”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我们能把1942年的大饥荒写得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却对1960年三年大饥荒遮遮掩掩，生怕人知。

我们能把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柏坡会议写得活灵活现，振聋发聩，却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1970年的庐山会议这两次改变中国命运、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会议，压在深山，不让人提，如此重大绝好的题材，至今所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敢涉猎。

我们歌颂毛泽东为人民解放苦苦寻路，英勇奋斗，写到新中国建立便戛然而止，解放后更曲折更漫长的历史却按下不表……

至于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如三大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揭高岗、反胡风、反右派、反冒进、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反右倾鼓干劲、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等等等等，何等的曲折跌宕，惊心动魄，只搅得国家天翻地覆！又是何等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成千上万甚至几亿人都激动地参与！如此绝妙的重大题材，我们的无数的文学家、剧作家、艺术家却无人涉猎，我们的一些权威领导和意识形态竟然将这些题材设为永远的禁区，谁也不敢碰，一碰就倒霉！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写，建国前的所有历史可以写，唯独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的历史不能写。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是事实，不少人其实看法相同，不过大多数的人敢想而不敢言，只有无私无畏的“铁娘子”才能如此大胆放言，真有铁肩担道义的英雄气概。当然这与她曾任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职不无关系。读罢离休老人吴仪之言，不由想起潘主兰生前的一副赠联：

### 祝穆方輿成大著 淳熙志乘賸残编

这是我调换单位后，新的办公室墙上原先垂挂着的一对条幅。联语的抬头处写“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落款是“潘主兰 书于福州隣園”。我对修志工作一窍不通，领导也没让接触业务，因此对这联并未留意。然而新单位一位Sh同事常来串门，对该联赞不绝口，声称这副对联还是他奉老主任张立之命，向潘老要来的。张立是文化人、老革命。省方志委就是在他手上创建的，连当时用做办公、宿舍的两幢五、六层的小楼，也是靠他的面子才能弄到钱建起来的。我报到时候张老已离休。据说他懂文物，惜人才，因而与知名书画家潘主兰相熟。Sh说自己有幸，也是张老亲自调他到本单位来的。

Sh每一次到来，都不忘赞叹一番墙上的毛笔字。我知道潘主兰是国家一级美术师，精于绘画，书法也有名，其亲笔墨宝委实难得，可是这两幅字，我真觉得一般般，心想是他年届耄耋，手颤眼花，笔不听使唤，无法随心所欲了。我看不出美在哪里，遂向Sh请教。他的回答只两字：“古朴！”却没说出具体美处，也许是对的。我也喜欢书法，但修养太差，读到报刊上的某些书法评论时，每有云山雾罩、摸不着头脑之感，现在听到“古朴”也一样，况且下联的“淳”“賸”两字我也不认识，便再请教，并问联语内容是什么？Sh没有逐字读来，也不作详细解释，只道：“无非是祝愿我们这班人修出一部方志大作，不要辜负大好形势，弄个不像样的残篇吧。”所云有点望文生义的意味，似通非通，猜他可能没查过辞书。我将信将疑却未敢深究，也不再关心。现在读到吴仪的话似有所悟，忽然想起这对联，于是查阅辞书找史料，发现联中之“祝”字，并非“祝愿”，而是姓氏。而Sh当时的见解，显然与潘老的本意相距远矣。

据史料记载：宋朝有位士人姓“祝”名“穆”，其曾祖祝确，是朱熹的外祖父。有这亲缘关系，祝穆自然便受业于朱熹，且“从朱子居崇安”。祝穆后来成为大学问家，并有力作《方輿胜览》与《事文类聚》存世。据其时人评价，《方

輿胜览》“名为地记，实则类书”，“无裨于掌故，有益于文章”。可是正碰上朝廷发布诏令，禁止书坊擅刻书籍。而《方輿胜览》恰恰未曾申报朝廷，于是被列为禁书。

“淳熙”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昚的年号。自金国南侵后，江北江山尽失，国势日弱。帝位下传至南宋，孝宗在位 27 年，似搞出过“乾淳之治”的小康光景，可是后来接班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期间有过联络蒙古人灭金，却因佞臣弄权，排斥忠勇，引狼入室的结果，竟是自己被蒙人所灭了。

在南宋淳熙九年（1182），一本叫《淳熙三山志》（又名《长乐志》）的福州地方志面世。《三山志》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 139 年的事……“淳熙志乘”当指这部写福州的志书了。再查潘老联中的“淳”与“剩”二字，原来是“淳”与“剩”的古体写法。于是可以知道：第一，所谓“残编”，可指只写到淳熙九年就打住的《淳熙三山志》；第二，如再纵观“淳熙”是时，正值北宋变南宋，江山半失，国已不国，纵使再写下去，只剩“残编”！连当时颇受欢迎的《方輿胜览》，不也划入禁印之列了吗？

这样看来，潘老所写的这副对联，实际上是陈列两个史实即典故，即在南宋淳熙时期，已遭禁锢的祝穆所写的《方輿胜览》，与犹可继续的陈傅良、梁克家等编纂的《淳熙三山志》。潘老陈述史实，当然也作了价值判断。我认为他的用意就蕴含在“大著”与“残编”四字之中。大概是说，《方輿胜览》虽遭禁锢，但它反映临安府的状况真实，因此不失为“大著”，而写《淳熙三山志》，却因社会小康实为宋之回光返照，便不得不打住，只留残编了。褒贬历史为的是借鉴现今，潘老的心情也许复杂难言，正如同吴仪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慨叹一样，他对当代的志书工作者寄托的厚望，是不畏艰险、秉笔直书，诚实写作、编纂信史。可惜，现实的情况却是有的新志书，却成只“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歌功颂德之章，对重大的历史过失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等等“阶级斗争”的失误，无不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

潘老地下有知，怕是难有欣慰吧！

(2020.3.16)

# 嘉义-北回归线碑

赵九歌

中华民族每年都有个纪念祖先、前辈和逝去亲人的大节叫“清明节”。或许是为了更深切地感受清明节的悲凉和哀痛，很久很久以前，老祖又把清明节的头一天定为“寒食节”。在“寒食节”这天，每户人家不能动灶火，三餐只能食用现成的食物和残羹剩饭。在乍暖还寒的春季，天气依然与冬季没什么区别，对于当日吃着冰凉食物的人而言就更冷了，经常吃着吃着就把清鼻涕吃出来了。但人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在这天你必须伤心，必须在咀嚼和吞咽的过程中感受痛苦！忍受这一天的折磨，是为了更深切地纪念已经逝去的先人们。在台湾，人们尤其尊重这个节，他们用自我惩治的方式更深切地缅怀家乡过世的祖宗和在台湾丧生的亲人。

清明正日，在台湾中部祭奠完毕的人们从高高的山上下来，疲惫地挪动着身子，穿过嘉义城拐西南向，在二省道旁，一个空旷荒凉的园林赫然展现，就来到了著名的《北回公园》。公园内游客寥寥，偌大的一片草地上只有几个形状各异的石碑伫立在料峭的寒风里，显得那般惶恐凄凉。每座碑都像是一位已经活过许多年、尝遍了太多人间苦痛、形单影吊地拄着拐杖却还翘起着跟随岁月时光踽踽行进的老者。寒风夹杂着雨点吹拂着那几块高高的碑，使它们发出阵阵战簌。

看着这些石碑，我的耳边，突然响起邓丽君唱的《雨夜花》摄人心魄的旋律和如泣如诉的歌词：“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没人知……”。凄婉的闽南语歌曲在台湾口口相传，哼唱近百年。佚名作词、曲作者悲恸地诉说着历史对这个岛屿命运数百年来凌辱和不公，诉说着善良人民哀戚的泪，诉说着百余年数易属主的屈辱和奋起反抗人民流淌的血。这首歌里描绘的台湾是冷雨夜的一枝独立无主的小花，它在漫天风雨的旷野中无助地摇曳挣扎。虽说从小听着这首歌长大，但多少年来，每每听到它的旋律，还是不禁悲从中来，潸然落泪……

几个回归线碑延一字排开，碑体大小不一，形状各有特点，做工也明显彰显着不同风格。从碑面被风雨和阳光侵蚀的斑驳程度来看，它们应是分属于不同时期的产物。有人查了资料，最早的碑竟然是木质的。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朝廷下令时任巡抚刘铭传建一个圆柱型石碑，自此以后，所有碑都采用石质，延地球的北回归线准确排列，这片荒芜的、人迹罕至的野地就成了地球上一块重要的座标。

早先台湾人知识匮乏，基本不知朝廷的初衷，却认得“回归”二字，一直把这座光绪碑当成大清收复台湾的纪念碑。每当祭祖活动，也常常有人焚香点烛向它郑重地祭拜一番。因为北回归线的这一截由东至西横贯台湾岛，岛上的花莲、南投等县市和离岛的马公岛也都建有北回归线碑。1964年，嘉义大地震震坏了原来的那座清朝敕建的碑，当地人怀着深情把残碑收藏了，又在原址上重建了另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纪

念碑，新碑顶部设计成飞碟状，又表答着怎样的寓意呢？秀丽的嘉义奋起湖边，很久以前从大陆内地四川移植来的方竹在肥沃的台湾土地上茁壮地生长繁衍，一枝枝、一排排、一丛丛地绽放着动人的翠色，一阵风吹来，枝叶摇曳，犹似一个个壁画上婆婆起舞的飞天，看看它们，心旌也随着荡漾了……

瞻仰了北回归线碑，沿着回归线碑走了一个来回，虽有绕行地球的豪放感觉，也觉着劳累和饿渴。来到公园边的小茶楼，要了几样点心，让美丽的跑堂小妹捧来一壶大冻山顶新采的茶叶冲泡的茗茶水，默然入座后，却生出了万千思绪。春天，中台湾的嘉义郊区还是很冷的。喝茶的客人都很沉默，所有的视线都翻越过窗户，凝神望着公园里的回归线碑。有的客人用手沾上茶水，在光滑的桌面上仿起茶楼墙上笔力遒劲的字，小口啜着杯中清澄的茶汤。一阵风从阿里山脉和中央山脉的夹缝中吹来，惊扰了公园旁大树上栖息的鸚鵡和杜鹃，它们又叫起来了：归去，归去，不如归去……

（本文收纳在作者散文集《台湾行》中，2002年亦曾刊载于福州晚报）

## 担心“折腾病毒”复发

普沙

方方“一不小心”连写 60 篇短文，也“一不小心”竟成热议中心。我是从微信上看到文章的，可惜无法全部看到。文本“封城日记”，大约读过半数多些。议论文中，起先多为赞扬，后来指责占上风，还有几个意气激扬的视屏。

《封城日记》是本个人日记，发表来自成公共读物，有不同的反应也属自然。但反应如此强烈，还真意外。为什么？我想，首先因为武汉暴发的瘟疫，死的人很多、死得很快，非常不幸，怵目惊心，人们不会不关注；其次是方方恰如战地记者，及时、连续地作了“第一线”的报道，而她难得的才华，能将自己所见所闻所问所思所感，准确、流利地表达出来。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我陆续读后，留下的突出印象是：方方投注了真情实感。她自己陷入困境，也同情遭受苦难的同胞，尤其牺牲的烈士们。她爱武汉，也爱中国。日记基本上反映了疫情从初发的慌乱，封城抗争，到胜利收缩，启封解放的全过程。有前段的艰苦、悲惨、无奈与后段抗疫的得法，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欢呼。方方心系民众，不忘家国的责任心与勇敢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她坚持追究、问责初期的失误。明知是件冒险之事，仍死咬不放。无私无畏的“良心作家”，颇似万绿丛中一点红，不想扬名都难。

然而自外国人表示将快速出版《封城日记》之后，批判之风骤起。臆想、歪曲、造谣、诽谤、挖老底……都有，政治大帽纷飞。还有人指之为“反党”、“卖国贼”，“与境外反动势力相勾连”、“有阴谋”，“颠覆国家”等等。这种网络暴力如极左的作派，经历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特别是文革的人都不生疏。我谓之为“折腾病毒”，真害怕国人刚从冠状病毒的恶梦中醒来又陷入“折腾病毒”的祸害，总不该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局面又重现。国内出版部门，从多家想争先出版到无人敢再提，便是被吓坏了的结果。

所谓“折腾”，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只需细思，即可知那些抨击《封城日记》及其作者的言论，都是似是而非。

有人说，方方的日记，是躲在别墅里，“道听途说”，“胡思乱想”写出来的。不对呀，武汉封城是政府的英明决策，你还要老太婆到处采访，实地考察才成？其实躲在家中才是响应号召，积极贡献。而方方得益于科技进步，可以微信、电话向在第一线的可信的熟人、朋友们询问情况，这是在做定向的调查呢。有

人要她道出提供信息的人姓名，她敢吗？我们“极左”的阴魂不散，岂非要让亲友遭罪？如实报告自己的焦虑、同情、愤慨与期盼等等，与“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有人说她写日记是为名为利，也是瞎扯。她在国内国外名声不低，退休了还在争？至于利，打从开头即已声明：所得稿费一分不留，全数送给烈士家属。有的人没看到，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恐怕也没有做这样贡献的想法与能力。

有人责问：方方所写虽为真事，但只写片面，选写悲惨、痛苦，不写悲壮与领导有方，全国支援；选写死了多少人，多么恐怖，不写前线的主动出击，诞生多少英雄。执此论者，若非未读《封城日记》，便是歪曲。我也未曾全读，已能感到她“正面”“反面”的情况都写了，初时慌乱，阴暗、郁抑的多些，后来明朗，欢快、庆贺不少。须知，那是一日一记的“前线报道”与自己的感想，而非系统总结。能面面俱到吗？要不请你也动笔试试？即是事后诸葛亮的“全役总结”，怕也会先成立个写作组，经过调查、讨论、汇报，几易其稿，然后才会有像模像样的“总结”，而且未必是周全的。实际上方方记述有所侧重，而非片面，倒是你的片面的眼光把它看成了片面。

有人说方方反对特权，却在享受特权。根据是某派出所的肖警察帮她将新加坡籍的亲戚送到机场，还有些人为她送食物到门下来。何谓特权？利用手中权力，猎取利益才叫特权。方方这时是位退休的老人，是个普通老百姓。她固然曾当过省作协的主席，但那位上恐怕也难说有啥权吧？除非你是个写手，想走个后门，在她管辖下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帮你修改、提高文稿质量，也许有可能。肖警察之所以愿意帮忙，陌生人之所以为她送食，估计是由于她的作品，曾经让他们感动过。可这不是特权，而是影响力。影响力越大，证明她的贡献越大！肖警察与众人的感恩，本是温馨的人际关系，竟被说成赤裸裸的威迫与剥削。现在怕连做好事肖警察也日子难安了。

总之，我看《封城日记》的内容无可厚非。有人不说这个，而说议论风向全反，是由于《封城日记》在不对的时机，在不对的外国去出版。因为国外有股反华力量想甩锅给中国，好向中国索赔。正当此时，《封城日记》等于给这股势力所利用。用白岩松的话说，就是给敌人递上一把刀。我想这也多虑了。且不说，天灾造成的损失，在国际间从来没有“索赔”的先例，况且毒源在哪至今尚无定论。专家钟南山的一句“毒源论”，远比文人方方的日记权威得多。方方也已作声明，封面英文的“毒源”字眼，有误导之嫌，那是出版商擅自添加的。

她看不懂未能发现，现已通知必须改回原名。白岩松指书为刀，与枪炮一样，只是武器，可伤对方，也可自伤，全在使用者如何挥舞。我们曾经支援越南许多枪炮、大米，后来在“自卫反击战”中，成袋大米堆成为他们的战壕防线，而中国制造的枪炮，反成夺我战士生命的利器。能说我们当年的支援是“卖国”？有人已指出，《封城日记》记载了可贵的中国抗疫经验，有责任心的外国人士，可从中取经、借鉴、学习。这是可以自豪之事。因此就算《武汉日记》是把刀，也随他们摆弄好了，我们姑且坐观欣赏，无须像个弱不禁风的病人，杯弓蛇影，惶惶不可终日。

有人为证明方方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还提到她的旧作《软埋》。我于是才知有这样的书，且从微信上下载 14 万字的删节本。一看始知，那是一部与莫言代表作《生死疲劳》可相媲美的佳作。《生死疲劳》是以魔幻手法，让一位被错误镇压的“好地主”，未饮孟婆汤，通过六道轮回变为畜牲，跟随展望他死后的社会进展情景。《软埋》也有虚幻的手法，然而正相反，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少妇失忆之后，再在十八层地狱，逐级回映当年亲手软埋诸亲的凄惨情景。两部著作异曲同工，都是为“好地主”喊冤叫屈，诉说极左政治的危害。

《软埋》的结构更复杂、严紧、巧妙，人物形象也更饱满生动。所以给个诺奖也是够格的。现在《生死疲劳》随处可购，而《软埋》据说早成禁书。实在莫名其妙！

不少国人与当权者有种思维定势：谁写了国耻或失误，便是卖国，写了革命中的挫折错误，则是“反党”。老是将错误与党与国捆在一起。稍不留心，便有立场问题。宁左勿右几成“传统”。这大概也是产生极左思想的温床。“欲置之罪，何患无辞”的现象于是也屡见不鲜。那些自以为是“政治正确”的“爱国者”，挥舞大棒，乱扣罪名，明显是无限上纲，就不必多费口舌辩解了。但是，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能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对以往的错误讳莫如深，实在是宣教工作的一大败笔。极左政治的肆虐，给神州大地造成巨大的惨悲后果，切不可轻易淡忘。否则“折腾病毒”的复发将是轻而易举的。围攻《封城日记》便是一例。为什么方方的日记屡遭封闭，而栽赃、污蔑的却通行无阻？为什么一追究失职责任，有人却想象为“反党”？清除污垢有益于健身的道理，为什么就不理解？这都是未能彻底清理失败教训的后遗症。

(2020.4.17)

## 瞒错：宋代爱情与当今疫情

何与怀

3月16日，武汉作家方方在她的武汉封城日记中说，很多人在微信群里转发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文章，也有朋友转给了她。她读后很感动也很感慨，觉得严歌苓的直觉好极——抓准了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瞒。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关键点，人们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可是为什么要瞒呢？是人为故意，还是疏忽了？又或有其他原因？这个话题当然非常严重，也很复杂。方方说，先置后吧。但眼下，严歌苓的文章方方还没来得及转发朋友圈，一下便被网管删除了。方方非常无奈地说：



湖北省作家学会前主席方方女士

在这里，瞒的兄弟是删。我们已被这个叫“删”的老兄折腾得痴呆麻木。真的不知自己在网上什么时候、因何原因违规违法，这件事从来都没人告诉过你。你除了接受，也只能接受。



作家严歌苓为读者签名

严歌苓的文章3月15日发出，从她的旅居地柏林。春天来了，她不无伤感地说，遥望武汉，春风又绿汉江岸，而这是个多少人没有等来的春天，这是个

多少逝者无法被吻别的春天，这是个被一千三百万武汉人错过的春天。严歌苓谈到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由于“瞒，瞒，瞒”造成惨烈的恶果。她又谈论到中国人的记性。她说，无数人丧生，无数家庭灭门，从上到下，罪孽在贯彻时，由于人性的局限，一层层的罪孽叠加，到了最底层，就成了封门，殴打，饿死不到两岁的孩子，冲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并逐个加害。严歌苓问：我们会忘记这些吗？又自己回答：难说。很多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医生。但愿这堵无形的立于阴阳两界的哭墙永远不被强拆，伴随幸存者活下去，并且记住。

严歌苓继续说，自吹哨者文亮牺牲后，又出现一位“发哨子的人”艾医生。这是个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汉人。武汉人隐忍且勇敢。隐忍高贵，而勇敢更高贵。勇敢的武汉人到处都是，他们对弄虚作假大喊“假的！”他们吃足了“瞒”字之苦。严歌苓反对不追责，而且认定：要追瞒者的责。不追责又怎样指望人们牢记？悲剧的戏核都没挖出，记住什么？悲剧都是稀里糊涂地收场，不久悲剧又上演了，剧情仿佛剽窃，还是一个瞒字了得。

严歌苓文章的题目是“借唐婉三字：瞒，瞒，瞒”。大家都知道，这背后是一出爱情悲剧。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迎娶刚刚及笄风华正茂的表妹唐婉为妻。陆游一表人才，出生于名门望族、江南藏书世家，而唐婉是才华横溢的大家闺秀，出生于越州山阴大户人家。两人可谓是门当户对，且还是青梅竹马，成亲后，琴瑟和鸣，鹣鹣情深。这本是一段金玉良缘。然而，没有想到，陆母见儿子婚后整日与妻子花前月下，吟诗作画，恐其消磨了斗志，误了功名仕途，不能光宗耀祖，加之唐婉一直无所出，而陆母又听信谗言，认为她会使陆家家门不幸，于是逼迫陆游休弃唐婉，另娶他人。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

“瞒，瞒，瞒”三字，出于相传或假托的唐婉一首《钗头凤》：



陆游奋笔题下《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方方觉得严歌苓借唐婉三字“瞒，瞒，瞒”很有意味，便就借陆游三字“错，错，错”回应。此三字出于陆游这首《钗头凤》：

红酥手，黄籐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关于这段伤心情史以及《钗头凤》的成因，宋周密《齐东野语一·放翁钟情前室》有记：

陆务观初娶唐氏，閔之女也，於其母夫人为姑姪。伉俪相得，而弗获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以语赵，遣致酒馔，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

是说陆游休弃唐婉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竟与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不期而遇。陆游内心里对唐婉的感情十年来依然如故。他想到，过去唐婉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好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同意，给他送来酒馔。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怅然久之，在粉墙之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抒发他爱情遭受摧残后的伤感、内疚和对唐婉的深情爱慕，以及对他母亲棒打鸳鸯的不满情绪。

传说，后来唐婉见了这首《钗头凤》词后，感慨万端，亦提笔作《钗头凤》词一首，诉说难忘旧情，思念前夫，但又怕人寻问，只能咽泪装欢的绵绵无尽期的凄苦。真是雨送黄昏花易落，病魂常似秋千索！最终，抑郁愁怨的唐婉怏怏而卒。

唐婉撒手人寰，陆游哀伤悔恨交加。四十年后，七十五岁年逾古稀的陆游旧地重游，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写下《沈园》二绝句：

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二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事实上，陆游告老还乡后就住在沈园附近，每年都会去沈园凭吊唐婉，每往或诗或词必有寄情，以表忏悔、愧疚、思念之意。最后，陆游辞世前一年，八十四岁，不顾年迈体弱，再游沈园，作《春游》诗：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这段爱情悲剧，几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陆游对唐婉的爱，不可谓不真挚。“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断肠诗句，是在美人作土、红粉成灰之后的几十年，陆游用将枯的血泪吟出的。真是生死以之！然而，佳人已逝，人不再少，再多的悔恨哀伤都无法挽回了。

当今华文文学世界两位著名女作家方方和严歌苓，在她们谈论眼下时政民情中，引用唐婉“瞢，瞢，瞢”三字和陆游“错，错，错”三字，一段宋代爱情悲剧与当今武汉肺炎疫情当然毫不相干，但她们的引用也在情理之中，甚至可说自然恰当，有如神来之笔。这两首《钗头凤》还各有三个字：“难，难，难”与“莫，莫，莫”，我猜想，在方方和严歌苓各自的潜意识中，这六字或许同样也有些位置。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是因封建礼教压迫造成，那么，这场祸害武汉、湖北、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肺炎疫情，这场滔天大灾难，原因如何，能否追责？这是这两位女作家最为在意最为揪心的焦点。

方方借用“错，错，错”三字，其意显然是说一错再错。方方日记最后就提到一个当日让文坛惊愕的消息：秘鲁文学巨擘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书全部下架。她说她简直不敢相信。读略萨还是青年时代的事。那时的中国作家好像都读他，很多人都喜欢他那种行文的调子以及不拘一格的结构。她听到这消息，和很多作家一样，先是震惊，尔后愤怒，最终只有郁闷，不知该说什么

才是，其实除了嘀咕几句，也没有可以说的地方。方方说，无论略萨说了什么，他不是政客，他还是个作家。这位曾经在 201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吧？我们又是何必呢。我们这个民族难道就那么脆弱？方方提到一篇文章一句这样形容作家的话：“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略萨自己也认为，作家介入公共事务是一种义务。他说：“文学就是火，它意味着叛逆和反抗，作家的价值就在于抗议、反驳和批判。”略萨从不讳言他写作的主题就是反抗独裁。

严歌苓则拿德国人做例子。她说：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个拒绝遗忘的城市。德国人为自己欠犹太人和全人类的血债命债记账。记下这笔账，对于他们难免痛苦，但不记账，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耻感，然而，荣辱孪生，无羞耻感，也就无所谓荣誉感了。德意志民族，宁要痛苦，也不要失去荣誉感。他们相信，只有牢记自己的羞耻，才能杜绝羞耻再度发生。

严歌苓的文章充满细腻悲悼与锐利反思，该文最后以这么一段话告诫她的同胞：

我们民族之所以苦难，因为我们两千年来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早就预见了一点，不知他是否预见人为失忆，被迫失忆，亦使垂哀于父辈苦难的后人，越来越少。

中共有关人士是否能听进去呢？看来，难，难，难！此刻，看到方方 3 月 23 日武汉封城日记，这是她的第五十九篇，就是最后的前一篇。在这篇日记中，方方万般无奈地叹气道：

可惜，几乎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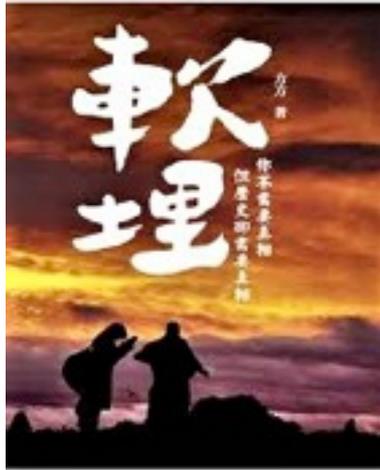
（摘自本文作者《武汉肺炎与中国病毒》，本篇初稿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

# 肯定《软埋》，拒绝“软埋”

何与怀

（前言：由于她的封城日记特别日记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武汉作家方方又遭受一波汹涌而来的恶毒攻击。本人此前曾发表多篇有关评论，现发这篇肯定她的长篇小说《软埋》的旧文，也是对方方女士的声援。肯定她的封城日记，就像肯定《软埋》一样，就是为了拒绝“软埋”！这不但是我也是许多人的呼喊。——2020年4月10日）

2017年4月23日，第三届“路遥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荣获大奖。评委会给该作品的评语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它整体结构的非凡营造，以及叙述技巧的精致独到，众口一辞，赞誉有加。所谓“软埋”，即死后没有棺材，直接埋进土里。按民间传说，软埋将不得投胎。方方从此获得灵感，描写了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中的一个冤案。故事中，丁子桃是一个特异的艺术形象，在她撕心裂肺寻找记忆碎片的过程中，川东地主陆子樵一家在土改中的惨烈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了不受污辱，不被打杀，陆家九口人一起喝毒药致死，进行了软埋。小说用两条线索交织叙述，一条是现在时顺时针展开，是今天的人去寻找和发现历史真相的过程；另一条是逆时针进行，是被软埋掉的历史事实层层复现。两者背向行进，复现的过程是倒着写的，正好同前面一条正着写的线索相呼应。作者把这个过程设计为一个早早就失去记忆而后来又成为植物人的头脑中浮现

出的一幕幕场景——失忆的背后预示一个惨烈的故事，十八层地狱十八个场景，形成一部完整的悲剧。

《软埋》借鉴悬疑小说的方法，剥茧抽丝，丝丝入扣，层层推进，彼此衔接，随时随地都有一些细节触目惊心。从情节发展来看，作者好像是一路引导读者去发现一段被掩埋和遮蔽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构成是基于极为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人性原因。这部作品的思想核心就是人性追问，富有批判性，内涵非常深广。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中共执政后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刻反思。她问道：“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如众多论者所言，这种反思和经验还超越了土改，某种意义上，方方写出了人类的一个群体，在遭受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时，是如何挣扎，如何拒绝身体和记忆一起被“软埋”，但又不得而被软埋。这种经验绝不仅仅属于土改，而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因此，通过方方这部小说，“软埋”这种意象，在哲学层面上将会变成一种极具普遍性和概括力的概念。人们甚至预言，这个词可能会成为中国人口头的熟词热语，中国学术界也会引入这个概念，用以代指一种拒绝回忆而主动选择遗忘的心理行为。

非常意外，在今天的中国，能够出现《软埋》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毫不意外，方方的“软埋”比喻引起了中国人巨大的共鸣。的确，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现实。自土改以来，中国人历经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多场运动的死亡人数都以数百万数千万计，超过最残酷的战争，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更为罕见的是，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一再出现夫妻反目、父子对立、兄弟成仇、学生毒打老师、群体开战、互相杀戮、甚至人吃人等等人伦悲剧。对受害者来说，许多经历实在太屈辱太悲惨了。而那些施害者，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太可恶太可耻了。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个政权居然能够在不同时期反反复复迫使受害者变成施害者施害者也成为受害者。这样，几十年过去，很多当事人不堪回首，更难以启齿，只好选择将记忆软埋。不过，如同那些被软埋的躯体长入泥土一样，记忆也不会轻易消失，如果没有外界强大的压力，总有一些被软埋的记忆会复活。现在，人们不能不提出：如果说，软埋是一种对历史痛苦或污点的选择性遗忘，那么，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上难免有创痛，难免有污点，

难免有难言之隐，这该如何对待？方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软埋！”这意思很明显，因为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反思通常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点，小说《软埋》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遭到某种势力的凶猛的大批判。简直就如复制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会，攻击该小说是“一株反共大毒草！”一名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撰写长文，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查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要“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两位高官也写出大文参加了大批判。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把《软埋》定性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则攻击《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有关主管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就在这些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软埋》被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

用方方回敬的话说：“好像真是在上演大戏了！”当年，毛泽东及其打手康生一伙，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罗织罪名，制造“《刘志丹》冤案”。在随后的整肃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六万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至死。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也卷入此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极其残酷又极其荒诞的悲剧还会重演吗？只需看看张、赵二个高官的狭隘心胸和陈腐反动观念，看看毛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看看打着什么“工农兵”之名大肆声讨《软埋》“大毒草”的座谈会，不能不让人担心，寒心！那场“文革”已过去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历程了，可是“文革”鬼影阴魂却迟迟不散，经常地，它们集结而起，往后拖拽的力量甚至要超过前进的拉力。

正因为时势的恶劣，残酷，就让我们喊出：肯定《软埋》，拒绝“软埋”！这是悲壮的呼喊，要喊出，即使在巨大的黑风恶浪面前这呼喊显得多么无力。

## 海外华文文学的在地化书写

张奥列

海外华文文学的在地化写作，本来是个简单的、基本的问题，我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是有感于当下海外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

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不断发光，许多海外作家作品得到中国市场的接纳，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赢得中国读者的捧场。中国市场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海外作家书写的回归。这是个好趋势，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种推力。

但这种市场吸力下，也容易引起海外华文写作的趋同心理。在这种心理下，难免会迎合中国市场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地化书写的意识，淡化了海外华文写作的本土化元素。

所谓在地化书写，并非指故事、题材的地域性，讲什么故事，选择什么题材，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不应该有什么限制。海外作家可以写身边的故事，也可以写远方的故事，可以写所在国的故事，也可以写中国故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故事。反之，中国作家也可以讲中国故事，讲他国故事，讲未来故事。不论讲什么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情感故事。所以在地化书写不是题材的地域限制。

我所说的在地化写作，即本土化、当地性书写，指的是作家的视角，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的期望受众。作家立足于当地与当下，而放眼于普世与未来。

以我个人写作为例，我初到澳洲时，从中国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一下投入异域的陌生环境，有很多思想文化碰撞的火花，有很多无以名状的生活感触，但人生地不熟，我就很想把这种感触向我熟悉的中国读者倾诉，作品拿到中国去发表。这个时期的作品，你可以因我身在海外的身份而贴上海外华文文学的标签，但实际上，它还是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思维去观察生活，去表现中国人所想象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如同今天许多中国人、中国作家出国旅游、访问、考察所看到的世界，所表达的观感一样，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的特性。

后来，因生活重心在当地，每天关切的都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关联的社会现实，就很想把这种在地生活的文化定位、身份转换、现实感悟、未来归宿，与身边及其周遭的人诉说，与海外面临相同处境的移民群体交流，寻求共鸣，反而不大在意与中国读者分享，也不在乎在中国发表与否，慢慢地与中国文学圈疏离了，与中国市场脱节了。

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迅猛，与中国文学界交流密切，我又觉得，在地化书写不应受地域限制。强调在地化，就是强调作家要立足于生活土壤，作品要接地气，不脱离现实，而不是着意困身于本土。这种地气，既来自于当地的生活，来自于作家的切身体验，也来自于作家以往的人生经历，来自于作家的精神感受，既包含当下所在国的本土经验，也包括人生过往的母国经验，通过异域视角去淘洗文化记忆，将其上升到异质性经验。

所以，这种气，既源自于生活土壤，同时也应该散发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在地化书写，也要拓展空间，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中寻求更多的艺术支撑点，不断强化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和品格，哪怕你讲的是中国故事，也还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性故事。

海外华文文学有什么特质、品格？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是中华文化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我们都知道，混血儿很漂亮，有一种不同于纯种的独特形态的美。如果你趋同于纯净的血统，不断稀释混血，慢慢地，你就失去混血的那种独特的美的特质。所以，在地化写作，就是要保持那种独特的泥土味，保持那种混血的美，保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品格。

海外华文文学的混血，体现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在地化书写，就是关注在地的风貌世态，强调在地的所思所想，以“此时此地”为支撑点，借助地方性的语义、语境导入普世性，也是在寻求文学的世界性。你可以站在异乡，回望故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扫描，但都是一个“他者”的视角，“他者”的观照。

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移民作家都是“他者”，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经验性转化为美学的超验性。在地化书写，就是一种体验性书写，让中华文化在华语文学世界中产生变异，容纳更多的新质。

在地化写作，对于海外作家也是有所区别的。来自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新移民作家，显然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新移民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往往有移居国的本土体验，又有母国的经验记忆，这种特殊经历，使他们具有双重视角、双向思维、两种心态、多元观念。在他们心里，他乡是故乡、故乡亦他乡，他们既有中国心，也有海外情。

新移民作家的思想或许进入了更加自由的领域，但不等于进入了创作自由的领域，他们的写作，往往受市场、读者、为谁而写的左右，既要在海外市场产生共鸣，也要在中国市场获读者认可。因而新移民作家的书写，也有个侧重的选择。

如果你回流中国，或长居中国，专注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中国文学作些艺术探索，这也很好，“精神还乡”合情合理。但如果你长居海外，生活重心在异域，不妨多些倾情于移居国的在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野与文化包容，发挥其混血优势，让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提供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

移民作家的在地化书写，简而言之要把握三个不同：一是目标受众的不同，首要关注与你生活密切相关的读者群，透过身边生活的典型性，折射社会的普遍性，让其作品涵义超越本土，在更广泛的领域与读者共振。二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地关注居住国的人文生态环境，关注母国社会对居住国生活的影响，关注母国文化传统与居住国文化的互动。三是文字表达的不同，有自己生活环境的语境，有居住国的语言特色、表述习惯。如是，在地化书写，可令华语文学展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独特性，使作品容量更为宽泛，文学面貌更具复杂性。

中国就在世界中，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但中国的特殊场域，中国的特殊语境，使其与海外华文文学更有一种血缘的亲近感。所以，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具有纯粹民族美的中国文学，可以作某种精神对话，在互动互补、共存共振中，为华语文学世界呈现多样化、丰富性，让华语文学获得更大提升，进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更能游刃有余。

## 古语今解需斟酌

黄冠英

诗圣杜甫的两句名言：“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引起不休的争论。争论两方可称“通派”与“不通派”。“通派”人数似乎较多，代表如叶嘉莹。她是从事诗词教授的专家，认为这两句不但通，而且妙。妙在强调“香稻”之多与“碧梧”之茂，这才极好地体现了盛唐景象；“不通派”如胡适，也是位国学巨人。他说香稻无嘴，焉能啄？碧梧是树哪会栖？若将鹦鹉与香稻、碧梧与凤凰对调个位置就行了。

应该说，诗无达诂，两位大师所言都不无道理，都可以同存共享。我起先完全赞同“不通派”的“胡说”，还曾以闽南笑讥傻孩子的俗语——“狗来阿舅吠”为例，不可说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外甥，是仿照杜诗，为强调爱狗，而让阿舅去“吠”。后来细想，又觉得老杜“严于诗律细”，他当然知道鹦鹉与香稻、碧梧与凤凰位置互调并不妨碍平仄问题，所以他是故意这么说的！也许，唐朝有过这样的说法吧。既然已经流传的千多年，我们懂得他的意思就行，无须耿耿于怀。

然而语言这东西，在时代的变化中总是与时俱进的。时隔千年，语意大变的也真不少。如“衣冠禽兽”，最初是指以飞禽走兽图画区别高低的官服，是属赞赏的，现在变成披着人衣的野物，是骂人的话了。哪个下级若自觉博学，而仍以“衣冠禽兽”颂扬其上司，怕非倒霉不可。还如“胡说八道”中的“八道”，非常正经，是指佛教的正八道，即“见思语业命进念果”等，或指道家的“入、学、仿、修、得、传、了、成”等八道。但成语意思却是无根无据的乱说。古时字少，常有借用、引伸、通假之类，一字多义，现在为了分别又创造新字，但还是容易混淆。如“朱门酒肉臭”，此“臭”当指现在的“嗅”。路过朱门，可“嗅”（闻）到华屋里面飘出的酒肉之味，是香而非臭之味。酒不会臭，而肉一旦臭不可闻，没有哪个富人会老放在家里臭自己的。再如“恨”，古诗里用得很多，但大多其意并非仇恨之恨，而是遗憾的憾，如“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对爱情损失的无穷遗憾，而非仇恨什么人与事。憾是后来的新字，字意更加确切，何必弃之而仍取“恨”呢？有的今人弃憾留恨，偏要说古话。这样易生歧义，似乎没有必要。

上举的杜诗名句，“通派”是以“倒装句”加以理解的。古诗词中的倒装句还真不少。只要言之成理，我看都是允许的。不过，如果按“正装”也可读得通时

，我想还是以“正装句”理解可能更通俗些。例如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就是“天外，七八个星；山前，两三点雨”的倒装，读来新鲜、活泼，颇有“三句半”表演的韵味。也许受此影响，许多人便将后两句也当成倒装句解释。说是遇雨跑得匆忙，沿小路转过溪桥，才“忽见”从前落过脚的那家小店，欢喜无比！“其妙在‘欲擒故纵’……如此“倒装”地理解也讲得通，但理由还不如“正装”的平常的读法来得充分。我认为“旧时茅店”不一定是曾经住过有了记忆的小店，或可指为建筑年代久远些的草屋。词人也不是跑过了溪桥转弯时，才忽见茅店。而是漫步过了茅店，才看到溪桥突显露。两句表达的，应为曲径通幽的妙趣，而非意外偶得的惊喜。我从三方面解读：

其一、本词在标题中注明是“夜行”。“行”当然可急可缓，但前面六句写的是沿途所见的赏心乐事，随意慢行，根本找不到“夜跑”、“夜奔”的暗示或理由；其二、觉察到“两三点雨”之后，词人也没有急跑、躲避之必要。天外还闪烁着“七八个星”的“两三点”夜雨，那最多只是云片雨，闽南俗称“走山撒”，连地皮也打不湿的。没有压顶乌云与大作的狂风，哪会有倾盆大雨？根本不需要跑！再说，纵真遇上大雨，苏东坡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与之并称为“苏辛词派”领军人的辛弃疾，当然同样豪放、旷达，对那连“毛毛”都算不上的“两三点雨”，岂会快跑、急躲？时当盛夏的暑热之夜，即使淋雨，说不定还当是冲凉呢。因此这里也不存在先写徐缓后改急促的所谓欲擒故纵手法；其三、更加主要的是事关全词的格调。本词的境界是宁静、恬淡，一派祥和景象，而慌乱、快跑、急躲与狂喜等等，与本词幽清、深邃的氛围与意境很不协调，落差太大。“倒装”地理解可能反成伤害了。因此无论从人物性格或者艺术渲染上讲，我以为顺读要比反读合理得多。

(2020.1.6)

## 挑刺《平水韵》

黄冠英

从广义的诗上说，好诗不一定都有用韵，但立意好又有韵的无疑更好。无韵好诗如普希金、泰戈尔等的译作，五四时期的白话诗精品，也多无韵。唐诗宋词则是有韵的极品。宋元明清至今，因之就陆续产出专用的韵谱，如《平水韵》《佩文韵》等。大陆近年也出了《中华新韵》。

现在海外盛行《平水韵》，有的诗社刊物，甚至规定不合此书之作一律不取。我赞同古今双轨同时并行，对排斥新韵的主张，则心存疑惑。窃以为今人无须尽讲古人语。少用《平水韵》也无损学诗词，应该力推《中华新韵》。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是时代要求，必须同步。语言是流动多变的，因时因地而变是自然的事。也许有人会说，《平水韵》为古籍，不宜擅改。我认为对于经典之作，擅改可能出笑话，弄不好是佛头着粪。可《平水韵》不是经典作品，它只是本韵谱、工具书。刀顿就得磨，工具坏了要修理是常识。过时的工具书为何不能修编？事实上《平水韵》也是历经几代不断修编过来的。我国韵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大体如下：

从隋朝开始，陆法言先编出《切韵》，列韵 19 部，该书至唐却散失了。但唐朝孙愐编有《唐韵》，列韵 206 部。宋朝的陈彭年主编《大宋重修广韵》5 卷，宋仁宗时丁度编成《集韵》，刘渊又编《王子新刊礼部韵略》字韵共 107 部。同代的金人王文郁另编《平水新刊韵略》韵 106 部，之后才有通行的《平水韵》。及元初，阴时夫著有《韵府群玉》。明初有《洪武正韵》缩为 76 部韵。至清，鉴于科试需要，康熙命乐诏凤等 11 人编成《佩文韵》106 部，作为阅卷取第的标准（据说此书几同《平水韵》，我没比较不知道）。此外，汪慕杜尊《韵府群玉》之例，取《诗韵珠玑》，合成《诗韵合璧》……到 19 世纪末，大陆编出《中华新韵》，在神州大地实行到现在。但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似尚不习惯。新韵未上台面，还有人编段子嘲笑简体字。推广的步履有点艰难。

罗列以上流水账，我想说明：工具书可以而且应该不断修改，前人就是这样干的，现在已届 20、21 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要像阿 Q 那样发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只是负责“摸”的人与机构，最好是像主持文字改革的周有光先生及其委员会。

第二，《平水韵》也存在不少缺陷，没必要死抱不放。其比较明显的缺陷，首先是不合时代需求。现在大陆，从学校到整个社会，著书立说或口头交流，多是实行“阴阳上去”四声制的普通话。阴阳都是平声，故名“阴平”“阳平”。上声与去声则为仄声。入声不再算数。而《平水韵》却有上下平与上去入五种，不合当今社会的普遍行式了。

再是此书编得不尽合理。也许因古今声韵有别吧，《平水韵》里韵字的分布过散太杂。以现行标准普通话对照，音韵错位几乎各部都有。有的一部之内多种韵母。我只从自己认识的若干字中，随意抽查即发现：十一真中韵字的韵母有 en、in、un、uan 等；十二文有 en、un、in、un、uan 等；十三元有 an、uan、en、un 等；十四寒有 an、uan、ian 等；十五删有 an、uan、ian 等。同一韵部便如此不纯（还不是全查），而部与部之间也有混杂乱插的，如韵母 uan，以上四部都有，en 三部里有，an 与 ian 两部有……该合的不合，该分的未分。有的连声母韵母皆同的也被拆散。如上平声的 15 部中，拼音全同却不同部即有 4 部（同 dōng 的一东与二冬、同 y 在 ú 的六鱼与七虞）。同韵母 i 被分开的 4 部（四支、五微、八齐、十灰）、同韵母 en 的 2 部（十一真、十二文）、同韵母 an 的 3 部（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去声 30 部中拼音全同遭拆的也达 8 部（同 sòng 的一送与二宋、同 yù 的六御与七遇、同 xiāo 的十八萧与十九效、同 jìng 的二十四敬与二十五径）。其他各部相似。也许在宋唐时期，这些各部之字，读音原本是不同的。反过来有的现在不同的韵字，当时却相同。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央电视台以标准普通话读来，“流”(liú)与“楼”(lóu)，哪能押韵？我们没觉得别扭，是听惯了的缘故。但“流”、“楼”在《平水韵》十一尤里，却是同部的亲弟兄。诗歌押韵目的在于顺畅、动听，有音乐性，只要韵母相同能押出谐声之韵，即可以也应该归为一部。《平水韵》混置不顾却非遵不可，是否有点刻舟求剑的意味？

其三更显眼，是各部的“废字”很多，大概都过半数吧。我手上有本打印的《平水韵》，粗略点算，全书五大声部，共分 108 个韵部。而《中华新韵》把“阴阳上去”四声同音字均各纳入同部。全书只剩 17 韵部。在字数方面，《平水韵》9603 个韵字，其中被分开的一东与二冬，是韵字 255 个。合到《中华新韵》的十五东里，只剩下 171 个，仅此一项便减少 74 字。少掉了的都哪些字呢？“废字”！比如一东的“鬻葦逢螭螭”，二冬的“灑禮蝻棒睽撞”，其他还如五微的“駟扉蠹鏃剗犁”，八齐的“榼颯鄗霎篋鏘”……说“废字”有点难听，有人会反感。

可是像大众早已不用的这些字，不死也报废了不是？不过虽曰“废物”实则并未全废。在古董鉴赏家眼里还是好宝贝，可以高价待沽或送馆展览。“废字”也一样，大众不用，自有博士、院士、专家、学者们视同生命，珍惜无限且深入研究的。然而倘非掉进书袋的怪僻诗人，大众恐怕少有问津者。因此《中华新韵》让半数以上的“废字”另请高就，实无可厚非。

第三，改版韵书，有利推广、普及。写诗而用《平水韵》对于有深厚古文根基的高手自然得心应手，不成问题。但对于初学如我者或现代青年们，则如戴枷而舞。《平水韵》的“废字”那么多，符合现代音韵的字，既分散又混杂，选用实在头痛。如果接受新韵，韵部集中了，部数、字数也都少了，尤其是基本与平常用语相符合。岂不方便得多？所以我想，实行新韵不但有利于推广与普及诗歌创作，同时也有利于简体字的推广与普及。何乐而不为！

使用普通话与简体字，已是大陆人民日常生活无法避开的内容。14亿人口讲普通话，恰如大海波涛。港澳台同胞与海外华人仍多用繁体字、文言文，毕竟属少数，终究是必然要为大波涛所推动与卷带的。实际上，无论是港澳台还是世界各地华人圈，都正慢慢地普及普通话与简体字。我见子孙们在读“中文学校”所用的课本，也是简化字加注拼音符号。所以假以时日，势如大海波涛的普通话与简体字广泛普及毫无疑问。比《平水韵》简单实用得多的《中华新韵》，也必然会风行起来的。

我手头尚无《中华新韵》，了解也不多。在电脑查看，此书总共分韵17部（此外还有“十四部”与“十八部”的叫法，不知怎回事）。有14字谣称：“麻波皆开微豪尤，寒文唐庚齐支姑”，概括新韵十四部，容易记忆，可是最后的十五东、十六居与十七耳等3部没有入列，又是为什么？删除“废字”后，《中华新韵》韵字不及《平水韵》之半，应为大好事。

挑刺《平水韵》并非看轻唐诗“三律”。平仄粘对使音响高低交错有致，尾声押韵朗读起来更趋和谐动听。所以韵、句、章“三律”的基本原则是好的，做到了，整首诗即琅琅上口，流畅悦耳。然鉴于时代越千年，语音已大变，旧韵书里的许多具体排列，与现实的习惯已有冲突。而入声，据说在祖国南方有八大语系仍有多存，可是作为文字作品，早在元朝的元曲就已消失。现在普通话也取消了。如若拘泥于已不符现实的古规则，既有韵字难觅，顺口溜也怕溜不顺，似乎没有必要！

不过海外既然尚遵宋例，可否新旧双轨同行？窃以为，沉重的青龙偃月刀毕竟不敌轻巧的曲尺小手枪，至少勿鄙视新事物。抛砖引玉，见解有错，欢迎批评！

(2020.3.30)

### 【征稿启事】

本刊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新州作协）的会员刊物，旨在为会员提供一个文学交流、学习、批评和提升写作能力的平台。

本刊常年征集稿件，要求：

- 各类短小精悍的文学艺术作品（长篇小说不在内，欢迎微型和短篇小说）；
- 文章必须原创，不得以抄袭形式投稿；
- 文章做成 **Word** 格式，图片和文章不要粘贴在一起发送，图片请加说明另发；
- 投稿电邮到邮箱：[7littledwarfs@gmail.com](mailto:7littledwarfs@gmail.com)

说明：本刊为会员刊物，不计稿酬。



本刊由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r: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联系Email: [writersnswau@gmail.com](mailto:writersnswau@gmail.com)

主编: 何玉琴  
Editor: Yuqin He

封面封底设计: Daisy Wang  
Covers designed by Daisy Wang

本期编号: 2020年第1期, 总1期  
No.1/2020, Vol. 1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652-7855